

國學基本叢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七

1

書叢本基學國

錄要年繫來以炎建

(七)

撰傳心李



行發館書印務商

國家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07868



2102

譜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

625. 2102
54. 25
v. 7

【紹興六年】八月丙申朔。詔寺監正丞博士司直評事六院倉場庫務編修刪計議官。並去替半年。方許差人。已除未到人。並別與差遣。願就祠廟者聽。議者言。今日用人之塗。自郎吏而上。莫匪遴選。其下則有寺監丞一等。蓋以待資望未深。初召用者。率三四人守待一闕。使其才可用。將試之於數年之後。是姑以虛名予之。願詔大臣。略行措置。使天下之士。才能有聞者。得效所長。毋使棲遲羈旅。終以待闕而去。庶幾人才輩出。宏濟多難。故有是旨。

戊戌。右迪功郎權濠州軍事村官林珣。特改右承務郎。以薦對也。權戶部侍郎王俟言。近年以來。諸路監司。被受朝省指揮。翫習太甚。恬不爲意。且以事干財用者言之。有坐待措置而踰年不報者。移用錢數是也。有逐季比較而全年不開具者。住賣錢數是也。有責令椿管而二年不具數者。上供錢物是也。有許令蠲減而二年不覈實者。逃開之數是也。至於稅場增分。酒務立額。擅使獻納錢。拋失綱運米。如此之類。不可殫數。雖省部舉催。他司究治。鄰路取勘。終無結絕。大抵或欲欺隱錢物。或欲庇護官司。或欲遷延歲月。或出於懈慢。或出於無術。故頑者付之以不報。黠者雖報而不盡。其視符命。蓋蔑如也。欲望明詔大臣。應諸路監司。廢弛鹵莽。乖謬出限。違欠等事。令六曹類聚。申尙書省。委官看詳。擇其尤甚者。顯責一二。其餘嚴立之期。尙或稽違。必罰無赦。庶幾少儆外服。以稱陛下孜孜圖治之意。詔如所奏。每季類聚。申尙書

省。委左右司看詳。將稽滯最多去處。取旨重行黜責。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迪言。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斗者。腳乘之費不與。臣聞閩廣之閒。往往有不舉子之風。以成丁之後。還爲家害。故法雖設而莫能禁。願詔有司。講求諸路丁錢丁米之數。隨田稅帶納。非小補也。乃命諸路漕司。具本路有無丁錢丁米。及如何催理。申尙書省。

己亥。觀文殿學士新知紹興府秦檜入見。命坐賜茶。吉州萬安縣丞司馬宗召添差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先是翰林侍讀學士范冲入對。言司馬光家屬。向者伏蒙聖慈。月給錢米。故得存在。至今竊惟光爲國宗臣。遠近中外言及之。則以手加額。功在社稷。澤在斯民。今奉祀乏主。行路之人。莫不哀之。宜有以振卹。昭示四方。爲忠義之勸。光族系單寡。目今止有族曾孫宗召一人。難以使之出繼。欲乞令宗召權主光祀。特與添差。就近一合入差遣。光名德顯著。其後衰絕如此。朝廷特恩。不容有援例者。故有是命。初。光孫植既死。立其再從孫積爲嗣。而積不肯。其書籍生產。皆蕩覆之。有得光記聞者。上命趙鼎諭冲。令編類進入。冲言。光平生紀錄文字甚多。自兵興以來。所存無幾。當時朝廷政事。公卿士大夫議論。賓客遊從。道路傳聞之語。莫不記錄。有身見者。有得於人者。得於人者。注其名字。皆細書連粘。綴集成卷。卽未暇照據年月先後。是非虛實。姑記之而已。非成書也。故自光至其子康。其孫植。皆不以示人。誠未可傳也。臣既奉詔旨。卽欲略加刪修。以進。又念此書已散落於世。今士大夫多有之。刪之適足以增疑。臣雖不敢私。其能必人以爲無意哉。不若不刪之爲愈也。輒據所錄。疑者傳疑。可正者正之。闕者從闕。可補者補之。事雖疊

書而文有不同者。兩存之。要之此書雖不可盡信。其有補治道亦多矣。於是沖真爲十冊上之。其書今行於世上。因覽沖奏。謂鼎曰。光字畫端勁。如其爲人。朕恨生太晚。不及識其風采耳。觀文殿學士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薨於台州。年三十七。訃聞。贈特進。輟朝二日。令所屬量給葬事。

庚子。集英殿修撰權都督行府參議軍事劉子羽。祠部員外郎都督行府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撫諭川陝。還至行在。新除權禮部侍郎何慤。亦自行府歸。上皆召見之。左司諫陳公輔入對。上奏曰。臣聞人君所以得天。莫先於孝。所以得民。莫先於誠。今二聖北征。遠在沙漠。願陛下跬步在念。斯須不忘。焦心勞思。以圖恢復。期於報父兄之讐。雪積年之恥。若乃前日懷姦罔上。陷吾親至此。不忠不義。負國之徒。吾痛恨之。殺而勿貸可也。今日有竭忠盡力。削平僭亂。俾廟社復安。庭闈無恙。必思所以厚報之。庶幾復還兩宮。得以盡問安侍膳之禮。如此用心。孝斯至矣。用兵以來。勞民費財。願陛下誠意惻怛。孚於四方。雖曰取之。不敢不以道。雖曰用之。不敢不知節。凡一金之細。一縷之微。未嘗妄有所費也。其間貪吏猾胥。並緣爲姦。重害於民者。吾痛懲之。罰而勿赦。儻能體國愛民。撫循不擾。俾均而無貧。勞而無怨。必思所以重賞之。事平之後。庶幾與民休息。盡罷無名橫斂。如此用心。誠斯至矣。中興根本。不出於此。願陛下守之而勿失。行之而不倦。實宗社之福。生靈之幸。疏奏。上大感動。是日。詔公輔論奏深得諫臣之體。可賜三品服。令尚書省以其奏疏修寫成圖。進入。白身穆松年。特補承信郎。添差監秀州都酒務。先是兵部侍郎司馬朴在燕。遣松年間行以敵情來告。故官之饒州童子梁瑛。賜束帛。免文解一次。瑛年十歲。能誦五經。及上親試。

射六發四中。直祕閣王庭秀卒。

辛丑。選人文旦。循二資。進士崔岩。補上州文學。岩。子方子也。先是。上遣中使持子方春秋解命學士朱震校正。而中書以旦所上春秋要義付震看詳。震言。旦博採衆說。以明聖經。非篤志此學。積之歲月。不能成書。子方一時名儒。獨抱聖經。閉門講學。專意著述。自成一派。非特立獨行之士。不能如此。子方雖沒。其後尚存。望賜旌褒。以勸來者。故有是命。子方已見編
英二年六月

癸卯。徵猷閣直學士兩浙都轉運使李迨。進職四等。爲四川都轉運使。都大提舉茶馬。賜銀帛三百匹兩。令臨安府差從卒百人。自襄。鄂。使道星夜之任。徵猷閣待制四川都轉運使趙開。俟迨至。將本司財賦文籍交割訖。赴行在所。先是。開復與制置大使席益不和。抗疏乞將舊來宣撫司年計。應副軍期。但干錢物。並不許他司分擘支用。又指陳大使司。截都運司錢。就果。關。利州糴米非是。又言。應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爲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七千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二十萬五千餘緡。蜀今公私俱困。四向無所取給。事屬危急。實甚可憂。乞許以茶馬司奏計。一赴行在。庶得盡所欲言。又言。軍務惟錢糧最爲要切。欲乞自都督府節制其調發。則無輕舉妄動。枉費錢糧。虧損威勢。自都督府節制其用度。則將兵請給。皆可覈實裁處。量入爲出。公私無由困弊。卽今公私俱困弊。無所措手矣。朝論悉言開與玠。益不可共事。故有是命。集英殿修撰劉子羽。復徵猷閣待制。知泉州。子羽自川陝歸。言敵未可圖。宜益治兵屯田。以

俟機會時張浚以淮西宣撫使劉子翼驕惰不肅密奏請罷之而欲以其軍屬子羽子羽辭乃命出守

熊克小原載此事於明年四月末蓋誤

甲辰手詔曰迺者強敵亂常阻兵猾夏兩宮北狩六馭南巡霜雪十年關河萬里朕爲人之子而難鳴之問不至爲人之弟而鶴原之難不聞春言臣子之心誰無父兄之念而又干戈未息疆場多虞遣戍經時不離甲冑飛芻越險久棄室家爾則效忠朕寧不愧是用當饋投七未明求衣弗辭馬上之勞以便軍中之務諒彼同舟之衆知茲發輒之情咨爾有官各揚其職布告中外悉使聞知時張浚自江上來歸浚到行在

未見本日日曆八月九日甲辰張浚放告謝蓋浚以內引故修注官不書也

力陳建康之行爲不可緩朝論不同上獨從其計先是三大帥既移屯而

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亦遣兵入僞地僞知鎮汝軍薛亨素號驍勇飛命統制官牛皋擊之擒亨以獻引兵至蔡州焚其積聚眉州布衣帥維藩治春秋學累舉不第至是赴行在上中興十策請車駕視帥上下其議於朝浚以爲可用會諜報劉豫有南窺之意趙鼎乃議進幸平江趙鼎事實曰是秋探報實有南窺之意乃議前期幸平江就近應接浚先在

江上已令張俊城盱眙移軍居之鼎謂非便浚堅欲爲之鼎以其行府措置不欲力爭每爲上陳其利害云

詔百司隨從人比四年三分減一應軍旅非泛支降錢穀差

出並隨行在所處分其餘百司常程事務留臨安府聽行宮留守司予決內有不可予決者卽申奏行在

所。修武郎王恪爲閣門祇候。知隨州。海賊鄭慶、鄭廣並補保護郎。慶受福建安撫使張致遠招安。故有是命。其徒十九人授官有差。

乙巳。詔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兼權殿前司解潛以所部精銳千人扈從。權主管步軍司公事邊順留臨安府彈壓。兼治殿前馬軍司事務。

丙午。新除權禮部侍郎何慤充集英殿修撰。知瀘州。慤引嫌力辭。故有是命。左朝請郎知巴州句濤爲尙書兵部員外郎。濤新繁人。少從張商英游。至是以范沖薦得召。濤入對。具言今日首行嘉祐之法。次舉元祐之政。既用其法。當究其意。既究其意。當行其實。上稱善。顯謨閣直學士知臨安府梁汝嘉爲巡幸隨駕都轉運使。直顯謨閣新除兩浙運副使李謨陞直寶文閣。知臨安府。

丁未。觀文殿學士新知紹興府秦檜充醴泉觀使兼侍讀。行宮留守。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洞霄宮孟庚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行宮同留守。權許赴尙書省治事。時檜留行在未去也。

趙銜之遺史云。秦檜爲行宮留守。張浚薦之也。初與孟庚皆除留守。而同

爲觀文殿學士。庚以先除。欲居檜上。檜曰。檜嘗爲宰相。公執政耳。檜宜居上。爭久不定。奏取旨。乃以庚爲副。案一人同日

並除。而檜先入謝。庚後數日方至。又除目已帶同字。八月丁巳。權降旨。秦檜孟庚並日下供職。與銜之所云全不同。當考。

神御令温州四孟行禮。俟還臨安日如舊。

戊申。手詔賜沿江諸帥曰。天地之大義。莫重於君臣。堯舜之至仁。無先於孝悌。一白衣冠南渡。敵馬北侵。五品弗明。兩宮未返。念有國有家之道。必在正名。盡事父事君之誠。詎宜安處。將時巡於郡國。以周視於

詔景靈宮

軍師爾其慎守封圻嚴戒侵擾虔共乃職謹俟朕行。是日湖北京西宣撫司第四副將武經郎楊再興引兵復西京之長水縣。右中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黃潛厚卒。詔侍從官更互赴行在所供職。時戶部侍郎王侯先往平江措置。於是兵部尚書劉大中翰林學士朱震侍讀學士范沖中書舍人陳與義董弢工部侍郎趙霈起居郎張燾侍御史周祕左司諫陳公輔右司諫王縉監察御史趙渙劉長源左司郎中耿自求右司員外郎徐林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迪編修官孫汝翼吏部員外郎黃次山鄭士彥戶部員外郎周聿比部員外郎薛徽言太常少卿林季仲博士黃積厚皆從。仍以大中兼權吏禮部尚書。霈兼權戶刑部侍郎。又命祕與殿前司統制官趙密彈壓舟船帶御器械劉鈞與管軍解潛同總禁衛。時吏部侍郎呂祉戶部侍郎劉寧止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宗元右司員外郎范直方皆爲行府屬。而新除起居舍人呂本中未至行在。近臣之留行宮者惟吏部尚書孫近侍郎晏敦復刑部尚書胡交修中書舍人傅崧卿左司員外郎樓炤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監察御史蕭振李誼而已。

按耿自求此時以左司兼權給事中

尚書兵

部侍郎胡世將充徽猷閣直學士知鎮江府。世將引疾乞祠。章再上。乃命出守。

庚戌廣東經略安撫使連南夫言去朝廷遠如遇經制盜賊事不可待報者乞許便宜施行訖以聞從之。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孫近充龍圖閣學士復知紹興府從所請也。徽猷閣待制程昌寓落職昌寓守江州爲漕臣逢汝霖等所劾詔南康軍治罪而昌寓亦上奏自辨且詆汝霖等不法至是獄

成法寺當昌寓公罪徒罰金。上命貶秩。後省言昌寓初自秉義卽以鄧洵仁邀進詩頌。特換京官。嘗爲吏部審量。其守鼎州拒寇無功。及移九江。恣橫廢法。望別議罪。故有是旨。

事初在去年八月癸卯。

辛亥。太廟神主發臨安。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今者車駕巡幸。措置約束。務從簡省。如陳設之具。已有儀變。舟船牽挽。已有兵梢。膳羞之俸。不過隨宜。竊恐所過州縣。帑幕供帳。極於侈靡。舟船人夫。煩於調發。飲食膳羞。過求珍異。以至應副百司。極其所須。以爲己功。不恤民力。皆非陛下恭儉愛民之意。伏望戒飭州縣。勿爲侈費。若排辦太過。有苦於百姓者。令監司按劾。從之。

壬子。直寶文閣川陝宣撫司參議官陳遠猷充祕閣修撰。四川轉運副使。朝廷以吳玠與計臣不和。故用其幕客爲副焉。

癸丑。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郭執中卒。上覽遺表歎息。特贈徽猷閣直學士。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張浚曰。執中崇寧初以上書邪等禁錮二十年。晚乃遭際陛下。而年齒已老。不得爲陛下收尺寸之效。上曰。不知當時入邪等者以何事。趙鼎曰。凡蔡京、蔡卞所惡者皆入邪等。折彥質曰。蔡卞以紹述爲說。其所斥己者。盡誣以誹謗先帝。上愕然曰。太上皇帝內禪之初。嘗遣梁師成宣諭淵聖皇帝云。朕聞司馬光爲前朝名相。今日朝廷諸事。但當以光爲法。然則上皇之意。固可知矣。且如朕今所施行。與上皇時豈無修潤者。要之一切從百姓安便而已。百姓安便。乃是上皇之意也。

執中黨籍餘官
第七十五人 龍圖閣

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耿延禧卒於温州。以元帥府屬官特贈龍圖閣學士。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

甲寅。秦檜入見。命坐賜茶。江西都轉運使趙子漬言龍泉縣民抗拒不納稅賦官物。詔有官人特勒停。

餘人杖一百。有蔭人仍不用蔭。又一月不足。並送遠惡州軍編管。其後間如此行之。

日曆無此。今以十月十九日江西運司檢準狀增入。

丙辰。中書門下省請尙書省應給降敕劄。並依舊式。給降內敕。添用中守階銜。六曹諸官司申省及承受詞狀。內有格法合取旨事。並請畢送。不須取旨事。並隨事批劄行下。又詔應章奏房舍進入用寶降奏出狀。不候畫寶。先次作奉御寶。留守司用印付所屬施行。皆用中書請也。

按此條文義未明疑有脫誤。

直徽猷閣兩浙西

路提點刑獄公事宇文時中陞直寶文閣。知湖州。

丁巳。詔權罷講筵。俟過防秋日如舊。以右司諫陳公輔言。扈從官員數不多。又當道路之間。講讀故事。皆所未暇故也。左朝散郎馮楫試宗正少卿。

戊午。孟庾入見。命坐賜茶。大食蕃客蒲囉辛特補承信郎。仍賜公服履笏。以福建市舶司言囉辛所販乳香直三十萬緡。理宜優異推恩故也。

己未。寧州觀察使提舉萬壽觀韋淵爲德慶軍節度使。充觀使。戶部乞依四年例。預借江浙民戶來年夏稅紬絹之半。盡今折納米斛。約可得二百餘萬。庶幾儲蓄稍豐。詔本部勘當。於是兩浙紬絹各折七千。

江南六千有半。以米斛價例紐折。每匹折米貳石。

戶部勸當到事理。日麻不書。今以九月十七日王贍乞不收頭子錢。劉子并九月二十七日中書門下省勸會別立米價指揮增入。

白身吳瑛補保義郎。瑛玠從弟。自陝西來歸。故錄之。

是日監察御史劉長源面對奏疏曰。臣竊謂致治

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覈實。不可懷愛憎以爲去取。不可徇朋黨以忘賢愚。不可信毀譽以爲進退。或謂應係元符以前人臣之子孫皆可用。臣恐其失近於官人以世。而其人未必皆賢。夫以房元齡爲賢相。而其子遭愛預叛逆之誅。盧奕爲忠臣。而其子杞居姦邪之列。況不逮元齡與奕。而可保其子孫盡賢乎。苟曰盡賢。則不賢者冒濫於其間。而人莫敢言矣。或謂應係崇寧以後人臣之子孫皆不可用。臣恐其失近於罰及其嗣。而其人未必皆愚。夫以邵芮有謀弑晉文公之罪。而子缺有獲白狄之大功。李義府有議立武昭儀之姦。而子洪迺復中宗之良佐。況不爲芮與義府。而可誣其子孫盡愚乎。苟曰盡愚。則賢者隱晦於其中。而人莫敢舉矣。臣嘗究前代明君之選任。賢臣之進戒。唯孜孜切切。以辨君子小人爲要。凡親賢臣。遠小人。則國無不興隆。辨小人。遠賢臣。則國無不衰替。其所謂家世。實不繫於人才之賢愚。與天下之治亂亦明矣。至若封倫。裴矩。其姦日以亡隋。而其智反足以佐唐。李勣。許敬宗。在太宗時則致治。而在高宗時則致亂。是所用之人。不易一身。可使爲治。可使爲亂。其故何哉。茲乃人君善持用人之柄。取得其道。以君子制小人。而莫不爲吾之用。則其爲治亂。又在人君之操術焉。臣敢併持是說以爲獻。伏冀陛下。以判君子小人爲先。而濟以駕馭之術。勿拘於家世。則開天下之公道。洗積年之私怨。籠絡海

內智能才德之士。使四面交歸。不復它往。則賢者皆無遺。而治道興矣。

庚申。趙鼎進呈劉長源奏劄。上曰。長源昨日多有開陳。至比戰國之士。若不用於秦。則歸於楚。論議殊可怪。鼎曰。陶愷雖邪論。尚不敢至此。上曰。然。張浚曰。長源不學無識。至如疏中引證事實。皆非所敢聞者。況元符以後。人臣子孫。誰爲可用而不用者。折彥質曰。如蔡京。王黼輩。是乃國家之深仇也。罪通於天。幸逃族誅。今日正使子孫。真有可用者。猶不常用。上曰。長源之罪。過於陶愷。當與遠小監當。朝廷明正典刑可也。於是退而批旨。長源識趣卑陋。不可真之臺列。送吏部與監當差遣。不知何以去遠小二字。制曰。御史耳目之寄。自

非剛明不惑之士。鮮克勝任。爾識趣卑陋。學術膚淺。嘗謂其恬退不競。擢真臺察。今茲論奏。殊駭聽聞。朕於人才。唯賢是用。一付之公議。汝爲是說。意必有在。匪出於憎惡。則有所阿黨。不然。則汝之昏懵無知也。乃若引用事實。尤害風教。何至是哉。紀綱之地。非汝宜處。斥歸銓選。往莅權征。循省之餘。勉思學問。熊克小麻

止稱上殿官劉長源。蓋不考眞爲御史也。 詔職事官月給米三斛。自郎官外。舊正有識錢添給。至是始增之。

辛酉。武節大夫榮州刺史兼閣門宣贊舍人薛安靖爲武功大夫文州團練使。充沿海制置司參議官。仍與右朝奉大夫通判明州李文淵同共措置海道事務。進義校尉陳晟爲承節郎。以都督行府言。晟自河北從楊珪還朝。乞推恩也。武節郎王遠除名。虔州編管。遠崑山人。以朱勔給使授官。因事至縣庭。訴

晉邑宰法寺當私罪杖該恩原守臣言其情重特有是責右奉直大夫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安郝追五官添差監郴州在城酒務左中奉大夫成都府路轉運副使賈若谷降三官放罷先是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言軍前糧食屢闕伏望句臣赴行朝應副使喚免致有誤邊防虛負罪責而撫諭官劉子羽等亦言得制置大使席益咨目稱郝端坐麻宇一向弛慢故貶

壬戌詔侍讀侍講官自今並許正謝著爲令時行宮留守秦檜同留守孟庾並兼侍讀檜以前宰相入謝詔賜衣帶鞍馬而庾亦以是日受告審於朝三省言講讀官在法雖無許正謝之文緣多係前執政及從官兼充理宜正謝故有是旨詔左司郎官樓炤兼權中書舍人書行戶房文字中書舍人傅崧卿兼權戶部侍郎吏部侍郎晏敦復兼權工部侍郎宗正少卿馮檝兼權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並行宮職馮檝兼職據職今年十一月十二日辭免卿官狀結銜如此而日歷不書當求別本參考

是日偽齊遣兵掠鄧州之高安鎮於是守城武德郎閣門宣贊舍人

韓通坐降一官

通十一月壬辰降官

癸亥左司諫陳公輔請奏蔭無出身人並令銓試經義或詩賦論策三場以十分爲率取五分合格雖累試不中不許參選亦不許用恩澤陳乞差遣詔吏部措置其後吏部請試律外止益以經義或詩賦一場年三十五以上累試不中之人許注殘零差遣餘如公輔所奏從之

吏部狀在明年四月癸卯

觀文殿學士行宮留守

秦檜言伏觀陛下親御六軍往護諸將而臣罪戾之餘猥蒙召用切願扈從變軀身冒矢石伏念臣陪敵累年敵國詭計稍知一二賊豫狂謀備見本末若有探報遠近或可以備顧問至於留司職事孟庚有已試之效其人詳練慎密欲望聖明特加財察優詔不許祕書省著作郎張九成直徽猷閣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以成言父老乞侍養故也右中奉大夫和郴州許和卿降二官放罷先是和卿之子太虛以捕獲宜章土寇之勞免文解而湖南制置大使呂頤浩言祖宗以來監使知通親戚不許於所部從軍以革冒濫乞申明行下和卿遂罷

甲子廢白州爲博白縣隸瓊州隴州爲平南縣隸潯州以廣西提點刑獄公事郭孝友言二郡土曠人稀不能償官吏之費故也

乙丑詔信安郡王孟忠厚德慶軍節度使韋淵特許赴行在是月詔權貨三務歲收及一千三百萬緡

許推賞大率鹽錢居十之八茶居其一香礬雜收又居其一焉

二十四年收二千六十萬有奇三十二年收二千一百五十六萬有奇乾道六年三月癸丑立額

左宣教郎遂寧府府學教授程敦厚應詔上書且獻所注經世十論曰畏天恤民量敵覈實正俗練兵生財專任廣聽審慮大略言敵勢方堅吾寧未復於兩河而不忍輕用於民力願汰冗兵節浮費又言宰相有好功之志非社稷之福願陛下加意審慮寧拙而遲無速而悔又上趙鼎書言今日之事戰未必爲是和而未必爲非要不可令敵執其權而反以制我鼎亟稱之張浚曰姑試而用未晚也乃除通判彭州敦

厚之元孫也。之元，眉山人，故少編，敦厚上書，以文集行狀修入，而不得其時。按今年六月下詔求言，八月張浚始自行府還朝，且附此月末當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五

【紹興六年】九月丙寅朔。上發臨安府。先詣上天竺寺焚香。道遇執黃旗報捷者。乃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所遣武翼郎李遇。先是飛遣統制官王貴、郝政、董先引兵攻饒州盧氏縣。下之。獲糧十五萬斛。上已登舟。詔守臣李謨即舟中奏事。遂宿北郭之稅亭。

丁卯。御舟宿臨平鎮。上於舟中與宰執論岳飛之捷。固可喜。淮上諸將各據要害。雖爲必守計。然兵家不慮勝。惟慮敗。爾萬一小跌。不知如何。更宜熟慮。趙鼎等奉命而退。邵武軍進士危無咎特補下州文學。以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言。無咎從軍日久。委有勞效也。

戊辰。上次崇德縣。縣令趙渙之入對。上問以民間疾苦。渙之言無之。又問戶口幾何。渙之不能對。言者論渙之儲備擾民。詔轉運副使張匯究實。匯言。渙之和借塗金溺器。至十。收辦衛士五千人。食用肉直千緡。而止。償民三分之一。乃削渙之二秩。仍令匯治罪。趙鼎曰。陛下所以延見守令者。正欲知民間疾苦耳。上曰。朕猶恨累日風雨。不能乘馬親往田間。問勞父老。

己巳。次阜林。上謂宰執曰。岳飛之捷。兵家不無緣飾。宜通書細問。非吝賞典。欲得措置之方爾。張浚曰。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青之來。彼意甚堅。趙鼎曰。河東山寨。如韋銓輩。雖力屈。就金人招。而據險自保如舊。亦無如之何。羈縻而已。一旦王師渡河。此輩必爲我用。上曰。斯民

不忘祖宗之德。吾料之必非金人所能有。鼎等曰。願陛下修德。孜孜經營。常如今日也。

庚午。上次秀州。直祕閣王□□並充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權殿前司公事。解潛。帶御器械。提舉宿衛親兵。劉錡。各割銅八斤。坐以不經御史臺印驗。旗號舟船。於禁衛內乘使。爲侍御史。周祕所劾也。起復右武大夫。文州團練使。廣南東路兵馬鈐轄。都督府。權鋒軍統制。韓京。領和州防禦使。以掩殺嶺南諸盜之勞。故有是命。

辛未。御舟次平望。

壬申。次吳江縣。平海宣承宣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關整。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行宮供職。

是日。僞齊故相張孝純。遣其客薛筇。閒道走行在。上書言利害。先是。劉麟。嘗養俠士。蒯挺等二十餘人。

待以殊禮。孝純自留得其陰謀。

孝純書云。蒯挺訪臣曰。有人自爾浙來。攜宋帝御書云。酷好黃庭堅墨跡。得之喜曰。吾得計矣。近以黃庭堅墨跡二十餘本。授挺令。道等效學。務令精肖。不久與相公別矣。臣方

知賊臣輩欲令挺輩袖匕首。微行二浙。以庭堅之書。取媚於陛下。得以肆其狠毒矣。

又言。金人於沿海州縣。置通貨場。以市金漆皮革羽毛之可爲戎器者。

以厚直償之。所積甚衆。孝純言於豫曰。聞南人治舟久矣。旦暮乘風北濟。而所在岸口。視之恬然。僥利於吾。彼寧不爲之禁。豫大懼。遽罷通貨場。又言。豫遣使封廣王。

事見三年九月乙卯。

羅誘上南征議。

事見四年七月。

盧偉卿乞師。

李成獻策。

事並見四年九月。

徐文犯通泰。

事見三年五月辛酉。

防俠士。禁商販之可爲軍器者。

並見前。

又請分兵守京西諸州。斷貝

勒之糧道。擣劉豫之巢穴。則淮南關陝之兵。不攻自解。又言山東長吏皆本朝舊人。日望王師之來。爭爲內應。以贖前愆。惟李鄴有異志。不復心懷本朝。孝純嘗與鄴論及朝廷。鄴曰。死無所憚。但恐如陸漸之禍。惡名終不可免。

漸事見二年六月戊戌。

故孝純及之。

孝純所上之書。僞齊錄有之。不得其年。其書有云。自太原失守。於今十年。以年計之。當是紹興五年。而書中所引多紹興三年事。不知何也。如云。徐文北奔。烏珠西犯。皆

在三年。敵出助兵。李成獻計。皆在四年。則其書當在金。錄未入犯之前。今且依徐夢莘北盟會編附此。疑非今年也。書首稱僞尙書左僕射。按僞齊有左右丞相。而無僕射。又孝純久已罷去。此時僞相乃劉麟。張昂爲之。姑附此俟考。

癸酉。上次平江府。以水門隘不通御舟。乃就葦於城外。百官朝服乘馬。扈從至行宮。賜百司沐浴三日。甲戌。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乞赴行在。扈從。優詔不許。

乙亥。韓世忠自楚州來朝。上特宴世忠。令入內侍省。都知黃冕押伴。上督世忠進兵。世忠不從。

此據趙銜之遺

史日麻不書世忠入見。但于今月十五日書世忠辭免御筵。今併附此。

起居郎張濬兼權給事中。

秉義郎郭彥卿、忠翊郎行營中護軍準備將

韓瑤並爲閣門祇候。以彥卿自北來歸。而張浚言瑤向其川陝宣撫司。嘗獻陳法。頗有可采也。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添差洪州兵馬鈐轄王才令。再任。

戊寅。命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宗元。撫問江東。淮西宣撫司諸軍家屬之在金陵。當塗者。詔元在職事官日輪一員面對。

己卯。上謂執政曰。前此大臣誤國。科斂百姓。以供不急之費。今日正復用兵。未能蠲除力役。真有愧也。

詔四川都轉運使李迨與制置大使司及川陝宣撫司行移並用申狀書檢不繁銜始趙開於兩司並用申狀至是改之。

庚辰趙鼎奏昨日趙密巨師古軍中苦重股之疾者得陛下所賜藥皆一服輒愈上曰駭於醫藥嘗所留意每退朝後卽令醫者診脈纔有虧處便當治之正如治天下國家不敢以小害而不速去也詔臨安府百司移行並增行宮二字行宮留守司奏以祕書少監吳表臣兼參議官直寶文閣知臨安府李謨兼詳議官祕書省正字胡程兼主管機宜文字又請右承議郎通判臨安府袁復一趙令結並兼幹辦公事大理寺丞吳彥章準備差遣皆從之

復一以十月己亥令結以十月己未彥章以十一月庚辰奏許令聯書之

詔四川應上供內藏封樁等錢並

許都轉運司拘收應用從都轉運使李迨請也一曰封樁禁軍闕額錢二曰減罷吏人請受錢三曰着戶長雇錢四曰經制頭子錢五曰贍學租課錢於是樁撥提刑司錢八十九萬後四日迨始辭行

辛巳詔龍圖閣直學士汪藻所辟編類詔旨官二員並理在任月日俟成書投進日比附自來修書體例取旨推恩右朝請大夫新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呂聽問直祕閣以樞密院言聽問在閩中招捕海

賊鄭廣宜力故也又賜福建安撫使張致遠詔書獎諭

致遠賜詔在是月甲申

壬午翰林侍讀學士兼史館修撰范冲言近重修神宗皇帝實錄於朱墨二本中有所刊定依奉聖旨別爲考異一書明著是非去取之意以垂天下後世今來□□哲宗皇帝實錄考其議論多有誣謗以當日

時政記及諸處文字照據甚明，亦乞別爲一書，志其事實，欲以辨誣爲名，每月校勘到卷數，差人吏親事官送至行在，付沖看詳修定，就呈監修相公訖，有合添改去處，卻發回史館，庶幾不致妨廢。從之。鑄行在所度支金倉部太府司農寺印。岳飛以孤軍無援，復還鄂州。是日，新除崇政殿說書尹焞發涪州，初焞因辭新命，右朝議大夫夔州路轉運副使韓固奉詔卽所居敦遣，焞始就道，固時已有罷命，俄除知

開州。

開除鄂在十月辛丑。

癸未，詔太廟神主權奉安於平江府能仁寺，遇朔享日，令太常寺焚香。詔嗣濮王仲湜、安定郡王令廩交互赴行在。武舉童子江自昭年十二，能誦兵書及步射，詔行宮戶部賜帛寵之。自昭，江山人也。直祕書准西宣撫司參議官李健知宣州。降授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陸彥欽知婺州。降授右朝奉大夫直祕閣范正己知衢州。彥欽等始爲吳玠所勅，送潼川府治罪，而中書言別無合勘理事，故以郡守處之。

事祖在去

年閏二月。

是日，左司諫王縉入對，乞江浙人戶預以米斛折納紬絹者，抵斗交量，勿收耗。凡頭

子糜費之類，皆捐之。翌日，如所請行。下時，縉以大臣不和爲憂，乃言：今陛下所以共濟艱難，復大業者，二三大臣爾。或出而總戎，或處而秉軸，交修政事之閒，進退人才之際，謀慮有不相及，則初意未必盡同。苟無私心，惟其當而已。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絕猜閒之萌，以同濟國事。至再三言之。

縉疏在此月而不得其本日因縉上殿附見。

乙酉。詔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洪州觀察使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權都督府參議軍事王彥免持服。彥行至鎮江。遭母憂。上疏乞解官。不許。仍趨還引對。時左武大夫康州刺史种潛爲彥中軍統制官。從至行在。詔潛領文州團練使。亦以金帶錫之。潛師中子也。彥入對。潛運官。並在十月丁酉。

丙戌。故左宣義郎石芳特贈一官。芳元符末爲太學正。坐上書入邪。上尤甚籍。停官。興元府羈管。至是用其家請而贈之。詔宜州守臣兼帶提點買馬。

丁亥。吏部侍郎晏敦復權戶部侍郎。王侯等上紹興重修祿秩新書五十八卷。看詳一百四十七卷。乞鑿板施行。詔侯落權字。敦復與離所提舉詳定官各進一秩。凡所刪定官。遷秩者一人。選人改京秩者五人。其後侯再辭。乃止遷一秩。三省戶刑房已下減磨勘。年有差。

戊子。詔江東轉運使向子諲應副劉光世軍錢糧。副使俞俟應副張俊軍錢糧。子諲與俊不協。俊數有論奏。而光世向氏壻也。故改命之。尋詔子諲與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俞俟兩易。子諲乞還政。不許。子諲與俞俟兩

易在十月庚子。乞致仕不允。在戊申。今聯書之。

命戶部員外郎霍盡就鄂州置司。專一總領岳飛一軍錢糧。左承議郎新提舉兩

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計有功充都督行府書寫機宜文字。

己丑。徽猷閣直學士江南西路都轉運使趙子洸陞寶文閣直學士。以中書言。子洸應副岳飛大軍及行

府官兵錢糧無闕故也。轉運判官逢汝零令再任。建州布衣胡憲特賜進士出身。添差建州學教授。憲安國從兄子也。有學行。累召不至。右朝請大夫知處州呂丕開。直祕閣。徽猷閣待制。知明州。仇愈。直徽猷閣。知衢州。吳革。各進一官。以三省言。丕開等究心郡政。吏戢民安故也。温州進士張頴。召赴都堂。審察。頴。瑞安人。以歲旱民饑。率鄉人就陶山湖之側。築陂儲水。溉田萬餘畝。小民就食者且千人。龍圖閣學士章誼。時守温州。上其事於朝。且言頴素有文行。衆所推許。乃有是命。

庚寅。直祕閣秦梓。知臺州。尙書左司郎中耿自求。言竊見祖宗以來。內自京師畿邑。外及五路。養兵數百萬衆。所以重本兵也。願詔天下諸州府。招刺一二萬衆。先足禁衛兵額。次招上中禁軍。仍寬以數年之限。歲選強壯及等之士。以充其額。詔樞密院措置。是日。張浚復往鎮江視師。初。僞齊劉豫。因金領三省事。晉國王宗維。尙書左丞。參知政事。高慶裔。在兵間而得立。故每歲皆有厚賂。而蔑視其他諸帥。左副元帥魯王昌。初在山東。回易屯田。徧於諸郡。每認山東爲己有。及宗維以封豫。昌不能平。屢言於金太宗。晟以爲割膏腴之地。以予人。非計。晟不從。及是。豫聞上將親征。遣人告急於金主。竇求兵爲援。且乞先寇江上。竇使諸將相議之。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言曰。先帝所以封豫者。欲豫關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息。從之。則豫受其利。敗則我受其敝。況前年因豫乞兵。嘗不利於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乃聽豫自行遣。右副元帥潘王宗弼。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以其子僞尙書左丞相梁國公麟。領東南道行臺尙書令。改淮西王。又以主管殿前司公事兼開封尹許清臣。權諸路兵。

馬大總管尚書右丞李鄴爲行臺右丞。講議軍事。戶部侍郎馮長寧爲行臺戶部侍郎。兼行軍參議。又以故叛將李成蒙李大諒征蒙肥。成此時爲僞中侍大夫安化軍承宣使知鄆州。孔彥舟、關師古爲將。簽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三路入寇。中路

由壽春犯合肥。麟統之。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犯定遠縣。以趨宣。徽、姪、猗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統之。僞詔榜示。指斥鑾輿。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役。謨報豫挾金兵來寇。主管殿前司公事楊存中在淮壩。先以二百騎馳至盱眙。觀形勢。還奏事。留宿內殿三日。條上禦寇之策。於是分遣諸將以備要害。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軍盱眙。沂中軍泗上。京東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在楚。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在鄂州。聲勢了不相及。獨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在當塗。光世遣輕騎據廬。而沿江一帶皆無軍馬。左僕射趙鼎甚憂之。浚乞先往江上視師。至是發行在。

辛卯。中書舍人董弇言。陛下雖當巡狩。必載廟主。然近歲時享。徒以有請勿殺牛者。至三牲不備。而謂之隨宜。今陵寢尚淪僞境。歲時衣冠之游。未獲嚴奉。獨有太廟神主。祀事必過於厚。情文始稱。願明詔禮官。舉行以稱陛下祇事神靈之意。從之。都督行府擬定盜賊徒中。自相招誘。出首實格五十人以上。守闕進勇副尉三千人。忠翊郎凡十等。仍並賜銀絹有差。

壬辰。上諭大臣曰。資治通鑑首論名分。其閒去取。有益治道。卽知司馬光雅有宰相器。若唐鑑正可爲諫書耳。何補繼。高宗之崇儒講學。卽太宗身屬棄。風瀟霖。而銳情經術。開文學館之時也。況聖訓有曰。朕之務學。欲知治亂成敗。君子小人之迹。而他日之讀通鑑。去取皆益治道。唐鑑正可爲一諫書耳。是則帝王務學也。豈徒誦說云乎哉。

左

司諫王縉言。竊見軍興以來。費用百出。州縣科敷。有不能免。已降指揮。官戶並同編戶。所以寬下民也。諸處寺院。有莊產多者。類請求於貴臣之門。改爲墳院。乞免科敷。朝廷優禮大臣。特從所請。然官戶既不免。墳院之名。蓋緣官戶。豈得獨免哉。況又前宰執員數不少。所在僧徒。僥倖干請。使莊產多者獨免。則合科之物。均之下戶。非官戶同編戶之意也。詔戶部申嚴行下。左朝奉郎林叔豹知饒州。叔豹爲御史。坐秦檜累久斥。至是稍復之。進士何疇獻孫子解語。賜束帛。

癸巳。翰林學士朱震言。按大理國本唐南詔。大中。咸通開入成都。犯邕管。召兵東方。天下騷動。藝祖皇帝鑒唐之禍。乃棄越巂諸郡。以大渡河爲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禦戎之上策。今國家南市戰馬。通道遠夷。其王和譽遣清平官入獻方物。陛下詔遣其直。卻馴象。賜敕書。卽桂林遣之。是亦藝祖之意也。然臣有私憂。不可不爲陛下言之。今日干戈未息。戰馬爲急。桂林招買。勢不可輟。然而所可慮者。蠻人熟知險易。商賈囊橐爲姦。審我之利害。伺我之虛實。安知無大中。咸通之事。願密諭廣西帥臣。凡市馬之所。皆用謹信可任之士。勿任輕環生事之人。務使羈縻而已。異時西北路通。漸滅廣馬。庶幾消患未然。詔割與廣西帥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

【紹興六年】冬十月乙未朔，上率百官遙拜二帝。右朝散大夫提舉淮南東西路茶鹽公事蔣璨直祕

閣，上召璨入對，乃有是命。璨初除不帶茶字，當時張澄改除，乃并以茶事歸監司耳。

丙申，詔諸路州軍將西北流移無歸人民，情願充軍，堪披帶少壯人，招填禁軍關額。尙書右僕射張浚言：「昨令兩浙、江東州軍勸誘大姓就買官誥，今來將欲就緒，望將每州勸誘及三十萬緡以上，知通縣令當職官各減二年磨勘，及二十萬緡減半推賞。從之。」後旬日，中書言：「恐當職官趁數希賞，卻致科敷，乃命行府覈實，如無抑配擾人，卽如前詔。」中書所奏在是月丙午。乘義郎李綱特除名，送潭州編管。綱入內黃門也。主承

受劉光世軍奏報文字，坐罪轉歸吏部。光世以其貧，乃贈之金。趙鼎、張浚聞之，奏綱不法，下大理獄。具坐嘗與光世交通，光世爲之市常州田數百畝，又遺以五十金。法寺當綱贓罪，徒，追二官罰金。鼎進呈，特有是命。綱後死於貶所。

趙銜之中興遺史，嘗思殿候李綱者，能編調善小說，主養飛禽。呂頤浩在都堂，聞飛禽數百，其聲如音樂，問之曰：「鶉鴝也，詰其所主。」曰：「內侍李綱所養，每鴝有金銀篋，其足又有鷹鷂之屬，甚衆，皆御前者。」頤浩不樂。明日，奏之。詔綱送吏部，應主管飛禽。有官人皆與遺惡州，指使綱遂居於金壇之別業。綱嘗爲劉光世承受，光世以其貧，乃贈之金。頤浩聞之，下大理寺，除名勒停潭州編管，死。詔所姓之係此事於紹興三年，二觸動後，志奈何。批旨罷張浚禮部侍郎，按此時平江未有權書。

當是傳等得沒二十一日所遺書有大逆之語。而爲此說也。世修所謂呂樞密曉事者。蓋呂頤浩奏贖中深斥官官之罪。故有此言。若樞密則頤浩爲首。無由罪張而稱呂。勝非所記必誤。張浚復辟記云。傳等得賈問手書。立之誅臣以令天下。宰相朱勝非力沮其事。至於五六遲留。凡七日。始有郴州之命。此得其實。但以日計之。亦復參差。今且刪潤修人。應鑿章疏。亦稱浚坐私書被賈與復辟記同。今附在後。

初傳正彥日至都堂議事。御史中丞鄭穀奏疏言。臣訪聞朝廷近日差除行遣。多出御營都副統制苗傅劉正彥之意。二人出入詔堂。殆無虛日。昔王淵康履之交結黃潛善汪伯彥之自謀。皆以謂舉天下不能動搖。殊不知人怨神怒。禍變之起。易於反掌。今廟堂之上。請託干輿行而不疑者。必以謂兵之強足恃。是未之思也。羸秦王莽非行乎祖宗之德澤。垂二百年。今雖潰兵散卒爲盜。未有一民奮臂其間者。戴宋之德。不可忘也。惟願民心共尊王室。乃可長久。望戒諭將帥之臣。無以私請干輿朝政。先是傳使其黨建言。凡臺諫章疏。乞露名行。下蓋欲言者懼。二凶不敢斥言其罪。穀疏入不出。穀見太后。請降付三省。后乃出其章示傳正彥。傳正彥銜之。按穀此疏以甲午上。未知何日降出。今因論張浚事附見。

及是又請留呂頤浩守金陵。張浚不當貶。太后令穀至都堂與宰相議。朱勝非等唯唯。穀再上疏言浚特以私書與傳正彥往來切磋商。而爲忠義。今峻責之。是墜天下之疑心。以動四方之兵也。日歷載此疏於十六日甲午尤誤。

報穀遂遣所親。

金使驕視爲前驅。金以精騎繼之。萬一出此。支楛不暇矣。非復以書與浚云。使楊張協軍掃蕩之後。敵騎未必不望風而遁。蓋兵家之勢如此。折彥質亦以書言之。尤切。龜爲上言之。上曰。此謀之善者也。因令龜擬定所以措置之方。

上親書賜浚。且曰。今有數條。與卿商量。初未嘗執定決行之也。其後沒謂沮害其功者此也。明年言者論折彥質言淮南之役。首議敵兵。贊賊國事。坐此落職。亦觀望者不詳首尾。一意投合。且出其私意。非公言也。按此與朱熹所撰張浚行狀及張栻所作王楙墓志全不同。

以史及他書考之。其實專爲守江之計。而沒力督諸將進兵。以此異議餘具此月癸卯趙鼎達呈注。

於是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統兵過淮。遇敵騎與阿里雅貝勒等

力戰。既而亦還楚州。或請上回臨安。且追諸將守江防海。浚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況士氣甚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不敢觀望。上乃手書報浚。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卿。今覽所奏甚明。俾朕釋然無憂。非卿識高慮遠。出人意表。何以臻此。社亦言。士氣當振。賊鋒可挫。榻前力爭。至於再四。彥質密奏。異時誤國。雖斬晁錯。以謝天下。亦將何及。上不聽。乃命社馳往。光世軍中督師。時劉猷將東路兵。至淮東。阻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於是賊衆十萬。已次於濠壽之間。江東宣撫使張俊拒之。即詔併以淮西屬俊。主管殿前司楊沂中爲浚統制官。浚遣沂中至泗州與俊合。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差跌。浚不敢私。諸將皆聽命。戊戌。沂中至濠州。會劉光世已舍廬州而退。趙銜之遺史云。劉光世軍廬州。聞劉麟入寇。其勢甚熾。密中宰相趙鼎。乞降樞密院。指揮退保太平州。叢書樞密院事。折彥質助爲之請。遂檄光世退軍。張浚大怒。遣向子諤等督光世復還廬州。林泉野記。所書亦同。按光世但私請於鼎。無緣便降密劄。許其退保。此所云恐誤。然浚沒行狀。稱鼎欲退合肥之戍。召岳飛之軍東下。而日曆十一月九日癸酉。岳飛奏。依本處分往江州屯駐。則是果嘗降此指揮也。銜之或有有所據。姑附著之。更俟參考。浚甚怪之。卽星馳至采石。遣人喻光

世之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卽斬以徇。且督光世復還廬州。右司諫王縉亦言。主帥有慢令不赴期會者。請

奮周世宗我太祖之英斷以厲其餘上親筆付沂中若不進兵當行軍法

趙鼎事實曰時鼎又督沂中徑總合肥以授光世而張浚謂楊軍新戰勝當少

休然劉麟已逼合肥光世輻重已回江北人情大懼浚急以書屬鼎曰欲上親幸江上先作一指揮行下庶諸將用命鼎慮行府號令不行有失機事即白上今者軍事已急萬一少有差跌利害不細須自朝廷主張其事庶使張浚事有骨肋上深以為然乃擬呈親筆付浚云有不用命當依軍法從事浚乃使人懷此御筆馳往合肥見光世微出示之光世驚駭大呼諸將曰汝輩且向前救取吾首級即躍馬而出諸將率其部曲倉皇追之麟兵方大集光世適與之遇血戰終日麟遂大敗是時非朝廷措置以御筆督之勝負殊未定鼎之誠心協濟如此而議者謂沮軍事可謂厚誣矣按日歷明年五月丁丑

光世不得已乃駐兵與沂中相應遣統制官王德鄴

瓊將精卒自安豐出謝步遇賊將崔皋於霍邱賈澤於正陽王遇於前羊市皆敗之是日賊攻壽春府寄

治芍陂水寨守臣關門祇侯孫暉夜劫其寨又敗之初光世言糧乏詔轉運使向子諶濟其軍

九月子諶戊子

晝夜併行至廬州而光世兵已出東門子諶直入城見光世具其綱船至岸次光世乃止

己亥詔平江府城內外民旅買賣錢物出入並各從便自上駐蹕以來有司舉行京城錢不出門之禁糴

價貴踴右司諫王縉以為言乃罷之右中奉大夫李平仲起復充四川制置大使司檢法官平仲開封

人舉明法為大理評事不去廷尉者十年職至丞梁師成用事欲見之平仲不往建炎初出知榮州代去

丁母憂寓居於蜀至是席益奏用之而平仲卒矣右從事郎平江軍節度推官趙慶孫特改右承事郎

翰林學士朱震尊言慶孫內行孝友施於政事明敏可觀故引對而有是命

辛丑。詔提點淮南公事張成憲重別措置大軍所須芟芻。毋令搔擾。時淮泗大軍所須芟芻甚夥。而成憲均之楊、楚、秦州暨高郵州。每州十萬束。至二十萬束。民間津送。每束有至五六百錢者。右司諫王縉請令諸軍願得錢。即便收買者聽。餘令采之近地。僱人以官舟運之。故有是旨。右迪功郎李若樸試大理司直。若樸。若虛弟也。左文林郎鄭剛中。右迪功郎李郁。並充敕令所刪定官。剛中。金華人。爲温州判官。受知秦檜。故檜薦用之。都巳見。資政殿學士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薦嘗任知縣人十三員政績。乞已任通判。

者與大郡。見任縣道者與小郡。並俟終更日赴任。仍從本司隨才選差。內選人俟改官。丁憂人俟服闋日。依此從之。時益所薦士頗衆。而左宣教郎馮時行。左通直郎樊汝霖爲之最。後皆知名。汝霖。金堂人也。

時行已見。罷四川諸州軍縣鎮酒官一百七員。用席益奏也。時川路多置比較務。科定人戶出錢。以資妄費。

民不堪之。上聞。命益相度裁減。益請州縣有官可兼。鎮市鄉村相近者。並罷。餘令都轉運司選差。申制大置使司審度。給割從之。詔巡幸隨軍都轉運使舉官。依發運使例減半。

壬寅。顯謨閣直學士巡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爲浙西淮東沿海制置使。帶御器械劉錡副之。翌日。更命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爲制置副使。以所部屯通州之料角。汝嘉等乞以右通直郎新知濠州蔡延世等二人充參議官。量賜激賞錢。仍令浙西漕臣淮南提點官應副軍食。皆從之。

熊克小麻載汝嘉此除於十月癸丑蓋載。

左迪功郎方疇左從事郎朱翌並爲敕令所刪定官翌載上子

載上懷寧人疇
康司農少卿

疇趙鼎客也

疇已見元
年五月

監察御

史趙渙請令御史臺今後日受諸路詞訴其事重害日久不決者申取朝廷指揮共監司州縣留滯經時裁處失當亦許依法彈奏詔御史臺所受諸路詞訟如有事理重害日久不決者具申尙書省取旨看詳餘如所請詔總制司錢令諸路州軍通判依已降指揮悉心拘收別用庫銀椿管依限起發非專降朝旨不是何官司並不得應副如違通判先降二官放罷仍令提刑司檢察時諸郡多截用總制錢申乞除破都省言總制錢乃朝廷於常賦之外講畫到錢數故申飭之尋命監司守臣擅行兌借截用者視此後旨在十一月丁卯詔廣西路宣和官鑄當二小平錢並令行使有鼓唱爲毛錢之人重行決配右通直郎督都

府幹辦公事張斛引對翌日詔賜同進士出身與陞擢差遣是日劉猷以衆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康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與猷前鋒遇於越家坊敗之猷孤軍深入恐王師掩其後欲會驕於合肥

癸卯趙鼎進呈劉光世所奏事宜上曰光世之意似欲退保采石鼎曰據諸處探報殊無金人如此則自當鏖擊若官軍與豫賊戰而不能勝或更退撓則他時何以立國但光世分兵隨處禦捍已見失策今賊兵旣以渡淮唯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茲爲得計萬一使賊得志於光世則大事去矣折彥質曰誠如趙鼎所論上顧鼎曰卿此策頗合朕意朕度金人行兵不如此止是劉豫之

衆若合張俊、光世之軍擊之，理無不勝者。

此段據日曆所記修入，按縣所奏與諸家記錄及當時諫官論列全不同。當時縣與折彥質初欲抽兵，後知無金人，乃有此奏也。不則彥質當時政記，容有修潤亦

未可知更

當詳之。

甲辰，沂中至藕塘，與祝遇。賊據山險，列陣外嚮，矢下如雨。沂中曰：「吾兵少，情見則力屈，擊之不可不急。」乃遣摧鋒軍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軍，賊兵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自將精騎繞出其脅，短兵接，即大呼曰：「破賊矣！」賊方愕視，會江東宣撫司前軍統制張宗顏等自泗州南來，率兵俱進，賊衆大敗。祝以首抵謀主李諤曰：「適見一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猶萬計，皆僵立駭顧。沂中躍馬前叱之曰：「爾曹皆趙氏民，何不速降？」皆怖伏請命。官軍獲李諤與其大將李亨等數十人，驕在順昌，聞祝敗，拔寨遁去。光世遣王德追擊之，先是上賜德親劄，諭令竭力協濟事功，以副平日眷待之意。德奉詔與沂中追驕至南壽春而還，是役也。通南路所得賊舟數百艘，車數千兩，器甲金帛，餞米僞交鈔，告敕軍須之物，不可勝計。於是孔彥舟圍光州，守臣敦武郎王莘拒之，彥舟聞祝敗，亦引去。北方大恐。

趙鼎事實曰：初驕祝之報，甚急。張浚

會皇出江上，未知爲計。鼎白上殿督諸將，皆非自擬，詔檢上親筆付諸將，於是皆恐悚奔命。楊沂中自泗上率吳錫、張宗顏直前，與劉祝遇，多破之。使驕賊失援，大衄而遁，皆鼎之始謀也。呂中大事記自紹興四年趙鼎爲相，僞齊與金分道入犯，鼎決親征之議，於是世忠、達屯揚州，流星庚牌之計一行，遂捷於大儀鎮，而金僞俱遁矣。鼎又薦浚可當大事，以樞府視師江上，將士見浚來，勇氣百倍，而軍聲大作矣。自五年楊么既平，東南無盜區，於是鼎左浚右，並平章事，餞饋樞密，俱帶都督，浚出視師，以行府爲名，而鼎居中總政，表裏相應。

孟庚沈與求有三省樞密奉行府文書之譏而鼎至公協心未嘗計較說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諸賢聚會一時號小元祐矣自六年浚親行邊盛暑不憚命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先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岳飛屯襄陽以窺中原張浚爲連屯盱眙之計而鼎與浚同心賣後以當聽行府命皆浚以邊事不必稟朝廷恐失機會故僞齊入寇浚而連有連擊無退保之論諍諸將以一人渡江即斬以陶之言於是楊沂中捷於蕪湖北方大恐而金陵劉豫矣此紹興四年以後七年以前所以又大異於紹興之初也 大司農

少卿樊賓請沿江閒田不成片段者比民間例止立租課上等立租二斗次減二升又次一斗有半召人承佃免一年租從之 故朝奉大夫俞賾追一官賾官以致仕乞任子而吏部言賾用明堂約局改秩雖已身亡亦合審量故有是命

乙巳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言被旨令催促趙開應副吳玠軍前糧餉臣卽考其稽滯之由方見得見今水運尙係以前歲計合起之數蓋緣遞年登帶以至今日臣準指揮催促雖據回申止是泛稱已牒逐路運司管認措置裝發並無的確已未起發之數由臣人微望輕無以號令諸司竊恐緣此上累國事伏望特降睿旨下趙開應本司文移略行報應庶於職事免致曠弛趙鼎乞令開分析上可之時益已命逐路漕臣分認地方遞相交割後半月又言開別不應副舟船及水脚錢乃詔開與逐路漕臣同措置津運如軍食少有不繼並一等取旨 後詔在是 月庚申 歸正人黃捷特補成忠郎捷承縣人劉豫之叛也捷率鄉民保守

山寨數報賊中事宜至是與其弟淵挺身來歸故錄之也 詔潼川府守臣景興宗進職一等廣安軍守臣李瞻果州守臣王隆宗王少卿馮熾並進一官去年蜀中旱興宗等率民賑貸熾居遂寧府自出來數

百斛以率鄉人。鄉人謹趨之。餓者賴以濟。制置大使席益聞於朝。故賞之。陸、鄆縣人也。日曆無此。今以紹興七年十月八日尙書省檢

會指揮
錄入

丙午。右從事郎鄂州蒲圻縣令劉旁。循一資再任。旁爲邑再歲。戶口益增。用部使者請而命之。

丁未。左宣教郎江西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羅薦可進秩一等。先是觀文殿大學士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聞上巡幸。遣薦可奉表問起居。且言自古用兵。相持既久。則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得力兵將。自淮南前來。斬黃間。約岳飛兵相爲犄角。以夾擊之。大功可成。繼而王師屢捷。綱又奏陳利害大略。以謂竊見間探所報。僞齊乞兵於金人。頭項頗多。未聞有渡淮而南者。其侵犯淮、澠及光山、六安等處作過。只見李成、孔彥舟叛將簽軍深慮賊情狡獪。匿重兵於後。而以簽軍來嘗我師。若一勝之後。兵驕氣墮。則爲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降詔諸將。益務淬厲。以待大敵。仍命朝廷按圖以視諸路。某路固實。當設疑以款賊兵。某路空虛。當增兵以禦侵掠。使江淮之間。表裏相資。首尾相應。上以綱所陳利害。切中事機。賜詔獎諭。綱再奏。願降哀痛之詔。憫將士罹兵革之苦。凡死於戰陣。先加封爵。厚給贖贖。收卹其家。死者褒則生者勸矣。然後明詔統帥。審定功狀。俟防冬解嚴。慶賜併行。其誰曰不然。故武經郎種廣特贈武翼大夫雄州防禦使。廣守陝州。死於難。張浚在陝西。嘗贈一官。至是樞密院以爲薄。乃申命焉。事在遼興元年四月。

左司諫陳公輔言在法臺諫官不許出謁許見客都司大理寺官並禁出謁休日許見客比緣多事廢弛往往不依法禁非惟不能杜絕請求亦恐有防職事乞申明行下從之

戊申上謂大臣曰近日淮西有警朕常至夜分方寢奏報到又輒披衣以起或至再三趙鼎曰致陛下憂勞如此臣等之罪也左從事郎張登特改左承事郎登以薦對而有是命

辛亥楊沂中捷奏至俘戮甚衆上愀然曰此皆朕之赤子迫於凶虐勉強南來既犯兵鋒又不得不殺念之痛心顧趙鼎曰可更戒敕諸將爾後務先招降其陣歿之人亟爲埋瘞仍置道場三晝夜以示矜惻上嘉張浚之功賜詔略曰賊雖犯順犯壽及濠卿率師徒臨敵益壯遂使凶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勤不忘嘉歎仍令浚具上都督府隨行官吏軍兵推賞浚言賞或濫加則將士解體乞將至龜山太平州人並轉一官資別有功人量與增賞上從之

浚奏以七年正月
丁卯下今聯書之

左文林郎江州管內安撫司幹辦公事胡執特

改左宣教郎執在政和中嘗上書言當以堯舜之道治天下不當用黃老之說又言蔡京誤國童貫梁師成等不當用事坐奪官舒州編管至是用趙鼎薦對乃有是命翌日上謂鼎曰朕昨覽執所上疏極爲忠憤而執纔編管耳此有以見道君皇帝之聖德也若據諸人之意必殺之矣制曰朕側席圖治渴聞謠言爾頃在難言之日銳然獻忠以取竄逐豈知有今日之遇乎爰因造朝召對便殿遂俾改秩錫以贊書庶幾四方知朕好惡直徽猷閣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九成改除直祕閣九成以貼職太峻固辭

不受。上不許。九成言今日辭免。非矯激要名。第不欲因九成上素朝廷綱紀。朝廷察其意。爲之改命。仍賜詔獎之。

壬子。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便宜增印錢引三百萬緡市軍儲。

七年五月
禁泛印

制司增印錢引始此。

癸丑。右司諫陳公輔言。近行在職事官輪對已周。目今臺諫止有三員。逐日上殿。班次亦少。見在行在審計官告糧料權貨鹽倉及茶場等。元不係面對。上件文臣。皆係朝廷選差之人。今來若有已見願面對者。乞許輪對一次。庶使臣下各得盡其所言。而艱難之時。亦少裨聖政之萬一也。乃命輪對如二年之詔。二年五月丙子。詔行在營務官得輪對。八月丙申罷之。

是日。張俊、楊沂中引兵攻壽春府。不克而還。

乙卯。侍御史周祕奏。貸遺所得之俘。上曰。祕此意甚善。朕方痛念西北之民。皆吾赤子。進爲王師所戮。退爲劉麟所殘。不幸如此。今當給與錢米。然後遣之使歸。翰林學士朱震、翰林侍讀學士范冲各進官一等。以建國公讀孟子終篇也。於是本閣官武經大夫帶御器械邵諤已下及資善堂官吏各進一官資。詔省部應平江府管內士民陳訴事件。不拘常制。許令受理。用權戶部侍郎王侯請也。

丙辰。直龍圖閣知建康府葉宗謬。陞祕閣修撰。中書言。宗謬治效有聞。民安其政。故陟之也。龍圖閣學士知平江府章誼入對。論平江之民所甚苦者。在於催科之無法。稅役之不均。彊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無稅之田。遂使下戶爲之破產。今欲革此二弊。若責之監司。則不過移文於郡守。責之郡守。則不過移文

於縣令是三人者。吏課叢委。酬應多方。雖有敏強之吏。功不能專。力所未暇。況吏不盡才。則又非徒無益也。伏望明降詔旨。專委通判一員。均平稅役。先開首原之路。次舉告成之令。詢考鉤稽。責以期限。賞信而罰嚴。則二弊可革。貧富俱安。公私共濟矣。乃命左朝奉郎添差通判府事孫邦措置。後不果行。詔江西制置大使司辟右迪功郎李琦。上猶縣丞指揮勿行。琦以李綱奏辟。仍乞免避本路茶鹽官親嫌。詔特許。而言者謂丞闕當用京官。琦攝官未及二考。無舉主。不在奉辟之數。徇李琦而廢朝廷之法。四臣竊惜之。命遂寢。

丁巳。修武郎張勳特換右通直郎。勳在劉光世軍中。權主管機宜文字。張浚言其有學行。乃策試而命之。戊午。改廣州奉真觀爲來遠驛。以備招來諸國貢使。

己未。趙鼎奏。比見探報。劉麟所起山東京畿人夫。有自書鄉貫姓名於身而就縊者。上曰。何故如此。鼎曰。苦其力役耳。臣昔在陝西。親見調夫。而民間大不聊生。號哭之聲。所不忍聞。是以聖人常以用兵爲戒。仁宗皇帝勤儉積累四十二年。府庫盈溢。下無貧民。上曰。他時事定。願不復更見兵革。

庚申。右司諫王縉言。州縣和糴關子。勘合繳連。多所阻滯。乞令只於關子背批鑿年月日。州州用印。給付任其使行。從之。右宣義郎賜緋魚袋李弼。追二官。改正章服。弼自國子內舍生。以進明堂。頌授官。校正御前文籍。改秩賜服。至是自言恐合審量。故有是命。是日。都督行府權錄軍效用易青爲廣東賊魯袁所執。青不屈。死之。袁本軍士。去爲盜。後受經略使季陵招安。以爲承信郎。已而復叛。至是經略使連南夫

輿權錄軍統制韓京會於惠州督諸兵討之京募敢死士七十三人夜劫袁營青在行中爲所執賊驅至後軍將趙續塞外謂續曰汝大軍爲我所擒者甚衆青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耳賊又言吾不汝殺第令經略持黃榜來招安易青呼曰勿聽任賊殺我我惟以一死報國家賊怒焚之青誓不絕口而死青無妻子事聞特贈保義郎閣門祇候官爲薦祭焉

青贈官在十一月癸卯

辛酉左從政郎王湛循二資湛獻負薪論於朝起居郎權給事中張巖言其人可用故也

按此王湛有二一人進士出身

紹興十一年除軍器監主簿其一人從軍補官紹興十一年爲樞密院計議官此乃有出身者也

壬戌直祕閣知雅州李革爲陝府西路轉運判官廢梅州爲程鄉縣隸潮州又廢長樂縣爲鎮時梅州之北四百餘里地不耕種人無室廬而長樂戶口不滿數百故用諸司請而廢之

十四年復梅州

詔太平州編管人范燾移惠州編管燾初以上書詆誣昭慈聖獻皇后奪官編置至是復獻書張浚詆毀

大將故竄之

此恐是言劉光世當考

是日日中有黑子

癸亥張浚遣左承議郎行府書寫機宜文字計有功來奏事後二日除直祕閣遣還初趙鼎得政首引浚共事其後二人稍有異議賓客往來其間遂不協及楊沂中奏捷鼎卽求去位上不許鼎因曰臣始初與

張浚如兄弟近因呂祉輩離間遂爾睽異今同相位勢不兩立陛下志在迎二聖復故疆當以兵事爲重今浚成功淮上其氣甚銳當使展盡底蘊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奉行詔令經理庶務而已浚當留臣當去其勢然也浚朝夕還俾臣奉身而退則同列之好俱無所傷他日或因物議有所去留則俱失之矣上曰朕自有所處卿勿爲慮鼎曰萬一議論紛紛曲直淆亂是時陛下必不祕今日之言臣狼狽無疑矣陛下卽位以來命相多矣未有一人得脫者豈不累陛下考慎之明乎上徐曰俟浚歸議之浚奏車駕宜乘時早幸建康鼎與折彥質並議回蹕臨安以爲守計上許之

朱熹撰張浚行狀云公未至平江時鼎等已議回蹕臨安公入見之次日具奏云云上聽然從公計今撮取附此

呂中大事記建炎二年幸揚州三年幸杭州此汪黃爲之也然自明州而航海幸越幸平江亦汪黃爲之乎自紹興八年定都臨安不復進都此秦檜爲之也六年浚獨相乃有建康之幸七年鼎獨相已有駐蹕臨安之議亦檜爲之乎胡寅有言陛下父兄在金中日夕南望曰吾有子孫爲中國皇帝吾之歸有日矣痛爲愁苦屈辱之中發此念爲此言於今年三月日迫日切而獻謀奉處之人方導陛下南狩日遠日忘遂無復顧之心別求建都之地臣所未喻不得已則知張浚所謂都建康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懣可也今乃忌心於一隅何義哉

故左武大夫貴州防禦使郝仲連贈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更與七資恩澤始錄河中死事之勞也

事見建炎元年五月

江南東路提舉茶鹽常平公事吳序賓乞去歲本路三州旱歉流移歸業之人與免差役一次

從之

十有一月乙丑朔進士詹叔憲特免文解一次仍賜帛三十匹叔憲玉山人也嘗投匭上書且獻平定策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迪言其可採故旌錄焉太常諡故贈少保种師中曰莊愨

丙寅故中大夫范純禮再贈資政殿學士其合得恩澤依數貼還以其家有請也後諡恭獻

純禮元符尚書右丞蘇籍執政

第二十二人

徐州居住

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言近勦殺劉猗賊馬盡淨生擒簽軍萬餘人已將強壯之人練團

入隊天寒無衣詔有司製綿裘四千授之

丁卯左司郎中耿自求言殺人者死古今不易之典也吏緣爲姦迎合時好希覬賞典不以情實例奏可憫苟盡原貸生者卽幸矣奈死者冤抑何願詔監司州郡今後詳究可憫之理謂所以傷人不應致死偶而致死者方爲可憫若因鬪爭毀置復有用棒刃手足等殺人致死則相犯各有輕重尙何情之可憫乎仍乞詔憲司州郡如案情疑慮誤用法意能雪活人命自合依舊日賞典施行庶幾絕官吏希覬之望使生者死者均被聖朝平允之澤詔刑部看詳申省太常諡王巖叟曰恭簡以其孫右迪功郎循友有請也

戊辰左宣奉大夫守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兼提舉詳定一司敕令張浚特遷左光祿大夫以祿秩成書也浚固辭不許請回授其兄右承事郎直徽猷閣浚於是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沈與求乞以經修一官回授其兄右迪功郎夢求上皆許之中興後輔臣以進書恩回授親屬自此始

浚乞回授在是月甲申與求乞回授在十二月甲辰

詔應轉對官如有疾故許實封投進文字更不引對

起居舍人呂本中引疾再請奉祠不許。本中言：自古中興必有根本之地，以制四方之地，必有根本之兵，以制四方之兵。今都邑未定，禁衛單弱，望諭大臣先求二者之要而力行之。武經郎閣門祇候知壽春府孫暉特遷武功郎閣門宣贊舍人，錄堅守水寨之勞也。暉言：本府進士金覺贊畫有方，乃以覺爲下州文學。

己巳，右奉議郎以知濠州韓元傑以軍儲無闕遷一官。停官人鄭謬上書言：用兵急切，邊機利害，二策詔謬敍故官爲左從政郎。左宣教郎蘇籀知大宗正丞籀，轍孫也。起居郎權給事中張巖言：比罷待闕寺監等官二百餘人，蓋欲慎選才能，天下莫不拭目以觀新除，而籀乃以專事馳驚，干請權貴，無恥而得之士，論紛紛以爲不可，遂罷其命。

庚午，詔張浚召還行在所，令學士院降詔。上又別賜手書，遣內侍勞問，仍以端石硯筆墨刀劍犀甲賜之。辛未，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陳與義爲翰林學士。

趙鼎事實曰：張浚既因羣小離間，遂有見迫之意，會中書舍人陳與義不樂於鼎，遂傾心附之，乃以資善引范冲之說告

之浚以爲奇貨，劉子羽與聞其事，嘗爲人言之。

左司諫陳公輔請措置宮廟之官，毋使太濫。曾任侍從以上，俸給優者，捐之。曾經除

名編置罪惡重者罷之。百官祿料米麥數多，亦當酌中例與折減。詔堂除宮觀依已得旨，除見任郡守侍從外，非吏部格者，令御史臺彈奏。

癸酉，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奏依奉處分往江州屯駐。上曰：淮西既無事，飛自不須更來。趙鼎曰：此有

以見諸將知尊朝廷。凡所命令，不敢不從。上曰：劉麟敗北，朕不足喜，而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也。

熊克小麻先是

詔湖北京四招討使岳飛駐江州，癸酉岳飛奏已至，按此止是岳飛起發，未至江州也。上語云：飛自不須更來，則必止其行矣。當考。

丙子，左朝請大夫直祕閣新知宣州李健，右中大夫直祕閣新知袁州汪召嗣並降一官放罷。健等爲劉光世軍中謀議官，金之入犯也，自廬遁歸，且勸光世退保采石。至是，張浚言：健等久在軍中，坐食厚祿，倉皇南渡，上下解體，故罷之。中書舍人董弅奏二人議罪施行，當坐軍法。今日正大明賞罰，以警中外之時，不容輕貸，乃又降一官。

丁丑，觀文殿學士行宮同留守孟庚自臨安來朝，翌日辭還。都督行府關立定回易庫官賞格，凡本錢萬緡歲中收息及六分，賞錢二百千，遞增及十分，賞錢千緡。本錢五萬緡已上，各更轉一官，不及六分，令檢察司取戒飭，不及五分，申行府當議酌情行遣，仍勒令賠還。從之。左文林郎新敕令所刪定官鄭剛中引對，剛中言：陛下臨御十年，寬刑罰，省科徭，戒貪賊，恤饑窮，嚴警備，每一詔下，丁寧懇惻，而德澤未徧者，蓋天下有虛文之弊。臣願爲士大夫下勵精之詔，許自今宣布實德，視斯民利害，如在其家，不得以虛名文具欺罔朝廷。使陛下之誠意，被覆赤子之身，而不在于官府文書之上。翌日，輔臣進呈，上曰：近所引對，多是人才，朕雖得珠玉珍玩，不足爲寶，但冀一歲之間，得十數輩人物，乃足爲寶也。又翌日，以其言令

學士降詔出榜朝堂。遂以剛中爲左宣教師。充樞密院編修官。

上語在是月戊寅。降詔在己卯。剛中改官在辛巳。今聯書之。

戊寅。右司諫王縉言。竊見朝廷拋降軍須之類。諸路州縣承受。鮮有不均之民間者。緣朝廷有不許科敷之文。監司不敢任科敷之責。而責之屬部。知通復不敢任責。而委之屬縣。令佐欲避其名。則付之胥吏。姦弊百出。無不至矣。若自今以後。應和糴糧斛之類。有不免均之人戶者。逐縣各具承受之數。以編戶計之。少則均及上戶。逐等分上中下三等。各若干。多則用物力或苗稅通計。每若干貫石。當若干零數。與免逐鄉開人戶姓名。逐戶具合買數目。并官給價錢。真書大字。榜之通衢。使民間知其無廣拋之數。則胥吏無所容其姦。豪右不得計囑而幸免。善弱下戶無倍出之患矣。從之。詔諸路宣撫司屬官。許本司奏辟。或朝廷差除。內京官並以二年爲任。願留再任者。取旨。時議者以爲自兵興以來。士大夫一入軍中。便竊議而鄙笑之。指爲濁流。皆緣朝廷未知審擇。一聽其辟差。故所用之人。或坐罪廢。或報私恩。或因應副。或出千求。貪利覓官。略無去就之節。有更十年而不退者。故條約焉。右宣教師知虔州信豐縣彭合。轉一官。俟任滿日。與陞擢差遣合。廬陵人。守臣孫佑奉詔薦其材。略有餘。盜不入境。故有是命。故右朝議大夫孫論特贈左中奉大夫。以其曾孫右朝奉郎致仕偉。乞以覃恩一官回授也。

偉先見諸
英二年

諭爲吏廉。紹聖初。

引年告老。有司以諭子孫皆亡。不許蔭補。遂絕祿仕。湖北諸司上其事。請官其曾孫偉。以爲天下廉吏之勸。奏可。著爲令。封嘉陵江神爲善濟侯。江自鳳州之梁泉。歷興利闕果。合恭以入大江。川陝宣撫副使。

吳玠言正係餉軍漕運水路望加封爵故也。

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真似漢人近時米芾輩所不可髣髴朕有光隸字五卷日夕寘之座隅每取展玩又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家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趙鼎曰如光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而無纖毫遺恨者也詔韓世忠駐軍淮上簡練有方金豫畏服不敢輕犯令學士院降詔遣內侍廬祖道往軍前撫問仍以銀合茶藥賜之右修職郎趙衛特賜同進士出身爲諸州教授以薦對也。

壬午左從事郎黃豐爲敕令所刪定官

豐初見建炎元年二月

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上漕運六策令學士院降詔獎

諭初宜撫副使吳玠以水運稽留欲從陸運而都轉運使趙開以其費大難之上命益措置至是益言蜀中民已告病而軍尙乏食詳觀弊源圖所以救之不一而足所以奏請轉般欲於上流水盪之時併運在閬利近處春水生後一發運至軍前庶免如今年夏秋頓至闕絕一也又奏請於利閬州就糴入中庶免如今年多支腳錢而運遠路之貴米二也又於瀘、敘、嘉、黔等州打造運船及自用收拾水流木斫伐官地木造船庶免向來擄船之弊致客旅逃避棄毀其船官失指準三也秋初於閬州急糴萬斛以應軍前急關又遣官於軍前計議梁洋就糴十萬石庶免如向來陸運之弊人民役死田萊多荒又得軍前早有糧餉四也行下三路漕司任責起發合運之米自五月後來至今在倉米數起發將盡庶免如向來積米在倉軍前告乏五也又差本司屬官齎錢物往瀘、敘、恭、涪依私下糴買新米就近發赴軍前卻於西路水運

最遠去處。兌椿米數。省水運舟船之費。而民無科糴之苦。六也。時開已召而未去。亦言制司就果閩市軍

儲。非是。

已見今年八月癸卯

議者又謂伐木造舟於邊禁非宜。

李錫直奏請

而玠與益相疑。事亦竟止。是冬復行陸運。名曰

支移民間率費七十千而致一斛糧。夫死者甚衆。

支移事以明年七月馮康國所奏修入

乙酉詔隨右郡王趙懷恩令四川制置大司使月支供給錢百千。先是懷恩自熙河入蜀。依閬州宣撫司及司廢。席益奏徙居成都。久之乃有是命。

丙戌起居舍人呂本中兼權中書舍人。時有監階州倉草場苗互者。以賊獲罪。歸之。本中奏曰。近歲官吏犯贓。多抵諱罪。且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況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亦無所及矣。論者皆以嚴刑上法。祖宗夫祖宗之時。臨機制變。事有不得已也。然自仁宗而降。寬大之政。久已成風。累聖相承。不敢輒易。今一旦盡改成法。欲用祖宗權宜之制。將重失人心。臣不見其可也。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姦臣弄權。必且借之。以及無罪。直言私議。亦不能免。何者。用之已熟。彼得藉口。不以爲異也。使國家此刑不絕。則紹聖以來。儉人盜柄。縉紳遭此。殆無遺類矣。願酌處常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從之。

苗互事日麻不載之。會要於貨門亦無之。今以本中奏議附入。按本中明年四月罷去。此事必在數月之間。故因其兼權書命書之。當求他書於係本日。

丁亥日中黑子沒。

戊子諸王宮大學生不微特遷一官不微。漢安懿王後南班官士套子也。母病割股肉爲羹以進。故褒之。己丑故翰林侍讀學士王洙之孫楚老獻仁宗皇帝所賜飛白字及御書。賜銀帛百匹。洙在翰林仁宗間今歲科舉內中合要奏告文宣王及諸賢表章。趙鼎奏此事不見於他書。上曰祖宗留意人材如此。天下安得不治。直祕閣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謀官王喚兼都督行府隨軍轉運副使。

庚寅湖北京西宣撫司參議官李若虛以所擒僞知鎮汝軍薛亨等赴行在上引對。進若虛官賜章服。仍釋亨罪。命以官付飛軍中使喚。後四日擢若虛荊湖北路轉運判官。

若虛除清在十二月甲午令賜書之其運官賜服日麻不書又日麻止云薛亨放罪而岳侯傳

云上教薛亨等賜銀絹并各人官資上更賜一官付侯軍中使喚故附此若虛運官賜服以周禮勅疏修入

辛卯祕書省正字朱敦儒兼權兵部郎中行在供職。進士朱昉應詔上書謂地震咎由失信。中書後省奏其言明切有補治道。詔永免文解仍賜帛三十匹。昉無錫人也。

壬辰上書大成殿榜賜成都府學官用左迪功郎新府學教授范仲爰請也。仲爰成都人奏疏言本府學殿建於東漢之初平漢人以大隸記其修築歲月刻於東楹。至今九百四十三年。蓋天下棟宇之古無過於此者。上從其請。命仲爰就持以歸。右承議郎知邵武軍趙子木至官言利害。詔特減二年磨勘。

日麻不載

子木官階今以武陽志增入

高麗將入貢先遣持牒官金稚圭劉待舉來朝廷懼其與金人爲間是月詔賜稚圭等銀

帛各百匹兩及衣帶器幣而遺之於是稚圭至明州而反

日歷無此今以會要及吳芾奏議參考錄入

初劉麟等既敗歸金人遣

使問劉豫之罪豫懼廢祝爲庶人以謝之於是金人始有廢豫之意矣

麟克小麻於是金人廢豫之意決矣此蓋因張匯節要所云也考之諸書金人前此未有

廢豫之意今略修調附入

豫之初出師也僞知臨汝軍宋著部夫後至麟斬之納其女於豫繼斬使臣趙倚語人曰吾已

去趙宋矣識者曰趙宋如是不可去矣麟竟敗去豫又免僞知濟南府劉復官徙知淮陽軍劉觀爲東路留守其妻弟翟綸爲南路留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

【紹興六年】十有二月甲午朔。德音降廬光、濠州、壽春府。雜犯死罪已下囚釋流已下。制曰：朕以眇質，獲承至尊，念國家積累之基，遭外侮侵陵之患，誠不足以感移天意，德不足以綏靖亂源。致彼叛臣，乘予厄運，頻挾敵勢，來犯邊隅。直渡淮濱，將窺江澚，所賴諸將協力，六師爭先。雖逆難暫追於天誅，而匹馬莫還於賊境。載循不道，深慟於心。俾執干戈，皆朕中原之赤子，重爲驅役，亦有本朝之舊臣，迫彼暴虐之威，陷茲鋒鏑之苦。繇予不德，使至於斯。申戒官司，務優存沒。知朕與懷於兼愛，本非得已，而用兵宜錫茂恩，以蘇罷俗。敕文學士朱震所草也。詔行宮圍守秦檜，令赴行在所奏事。張浚以檜在靖康中建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共天下事。一時仁賢薦檜尤力，遂推引之。

林泉野記云：檜知温州，碌碌無治聲。張浚爲相，上幸平江，檜軍浚以檜柔佞易制，薦入使備員，乃除行宮圍守。

今不取。趙鼎既與浚不咸，左司諫陳公輔因奏劾鼎。至是，德音既下，鼎復求去。上愀然不樂曰：卿只在紹興

朕他日有用卿處。是日臨安火，所燔幾萬家。詔以米一千斛賜被火之家貧乏者。

乙未，詔左修職郎陳最已降温州軍事判官指揮勿行。初，最爲端明殿學士，知温州。李光所辟，而侍御史周秘言，令大中大夫知州帶一路鈐轄許，辟本州官一員，格軍事判官差從事郎已上，爲一陳最而廢二法。豈今日之所宜。若謂光爲侍從，可以創乞，則今侍制以上，典藩者尙多，爲衆起例，尤爲不可。乃罷之。

右宣義郎通判鄧州黨尙友充湖北京西宣撫司幹辦公事用岳飛奏也。

丁酉詔權戶部侍郎劉寧止赴行在本部供職仍舊總領措置應副四大軍錢糧。

戊戌右司諫王縉入對論簽書樞密院事折彥質之罪大略謂彥質於敵馬南向之時倡爲抽軍退保之計上則幾誤國事下則離間君臣乞賜罷黜先是張浚自江上還平江隨班入見上曰破敵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惶懼復乞去浚入見之次日具奏曰獲聞聖訓惟是車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不爲則不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想戀王室金豫相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竭三歲之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以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懷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以爲之先則披堅執銳履危犯險者皆有解體之意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僮還則有識解體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日復下巡幸詔書誰爲深信而不疑者何則彼知朝廷姑以此爲避地之計實無意於圖回天下故也論者不過曰萬有一警難於遠避夫將士用命扼淮而戰破敵有餘苟人有離心則何地容足又不過曰當秋而戰及春而還此但可以紓一時之急年年爲之人皆習熟難立圖矣又不過曰賊占上流順舟可下今襄漢我有舟何自來使賊有餘力水陸偕進陛下深處臨安亦能安乎上竊然從其計浚因獨對乞乘勝取河南地擒劉豫父子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爲大將請罷之上問常與趙鼎議否浚曰未也浚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豫儿上肉耳然豫倚金人爲重不知擒滅劉豫得河南地可遂使金不

侵內乎。光世將家子，將率士卒，多出其門下。若無故罷之，恐人心不可浚，不悅。鼎復言：強弱不敵，宜且自守，未可以進。繇是與彥質俱罷去。是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引兵攻淮陽軍，敗之。

此韓道贍之遠史國史及

世忠諱諤，皆無之。日麻紹興七年正月十六日戊寅，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差右武大夫劉寬齋捷報前來，行在所投進，有旨劉寬特與轉一官回授，卽此事也。餘見七年正月辛巳。

己亥，賜劉光世、岳飛詔曰：國家以叛逆不道，狂狡亂常，遂至行師，本非得已，並用威懷之略，不專誅伐之圖。蓋念中原之人，皆吾赤子，迫於暴虐之故，來犯王師，自非交鋒，何忍輕戮。庶幾廣列聖好生之德，開皇天悔禍之衷，卿其明體朕懷，深戒將士，務恢遠馭，不專尙威。凡有俘擒，悉加存撫，將使戴商之舊，益堅思漢之心。蚤致中興，是爲偉績。毋或貪殺，負朕訓言。樞密院奏：光世之將馬欽、飛之將寇成等，捕掠各五百人，並行處斬，已詰問欽，成故有是詔。

翰林侍讀學士范冲入見，因引疾求去，不許。

庚子，進士耿繼、詹叔靈等八人伏闕上書。

繼等所上書未見，或是賈祖璋當考，叔靈已見十一月乙丑。

尙書省勘會，朝廷設檢鼓院，以求天

下之言。前後禁止伏闕指揮，非不丁寧。今月七日，進士耿繼等不遵禁約，率衆伏闕，顯是故有違戾。切慮軍事之際，因致搖動人情，理宜懲誡。詔耿繼令平江府差人伴押赴紹興府府學聽讀，叔靈差人押歸本貫信州，並具已收管文狀申省，仍令尙書省榜諭。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孫近兼沿海制置使，徽猷閣

待制知明州仇愈改兼管內安撫使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陳堯充淮西宣撫司參議官用劉光世奏也。

辛丑以時雪賜沿江諸軍柴炭錢四宣撫司各萬五千緡殿前行司八千緡詔築南壽春城貴州助教唐斌陞循州文學斌連州人元符末爲太學生上書詆誣送本貫自訟齋聽讀至是特奏名入五等從例乞推恩特錄之。

壬寅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兼監修國史趙鼎充觀文殿大學士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制曰粵惟入輔之初密贊親征之議力與同列共濟多虞協股肱心膂之爲張魏虎熊巖之氣捷方奏而祈去章屢卻而復來其詞學士朱震所草也詔鼎辭日令上殿出入如二府儀。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趙鼎張浚爭權浚自謂有卻敵之功興復之策當獨任國事諷侍從台諫及其黨與攻鼎出之案紹興九年四月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論鼎初罷相詞命之臣欺主以保交乞不爲貶責之詞蓋指此事然是時

陳公輔章疏既不詳出則恐不應爲實詞姑附此更須參考

召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赴行在將代折產質也翰林侍讀

學士兼史館修撰資善堂翊善范冲充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冲再疏求去乃有是命龍圖

閣學士知紹興府孫近試吏部尙書

熊克小麻載近此除在甲午蓋誤

命右司員外郎范直方宣諭川陝諸州及撫問吳

玠一行將士三省言頃遣宣諭五使川陝獨不及故命直方往勞軍且察官吏能否上召見賜御寶手麻

而遣之。如有違戾詔條者，許先次改正。江東宣撫使張俊遣參議官直徽猷閣史愿，降授左朝奉大夫。鄒漸來奏事，且獻所俘僞統領官杜斌等，上貸斌罪，進愿一職，漸一官，遣還。

癸卯，詔岳飛行軍襄漢，正當雪寒，令學士院降詔撫諭一行將士。

甲辰，尚書司封員外郎蘇符兼資善堂贊善，赴行在代范冲也。資政殿學士成都等路安撫制置大使

兼知成都府席益陞資政殿大學士。命吏部侍郎都督行府參議軍事呂社往建康措置移蹕事務。

乙巳，上與宰執語唐開元之治，曰：姚崇爲相，嘗選除郎吏，明皇仰視屋椽，崇驚愕久之。後因力士請問，知

帝所以專委之意，人主任相當如此。張浚曰：明皇以此得之，亦以此失之。楊李持柄，事無巨細，一切倚仗，

馴致大亂，吁可戒焉。上曰：不然，卿知所以失否？在於相非其人，非專委之過也。浚曰：明皇方其憂勤，賢者

獲進，逮其逸樂，小人遂用，此治亂之所以分。陛下灼見本末，天下幸甚。尚書左司郎中耿自求引疾求

去，罷爲直顯謨閣，知嚴州。直寶文閣知臨安府李謨與本府二通判，火作地分兵官皆貶秩，坐不卽救火

也。是日，趙鼎入辭。熊克小麻載鼎罷相在此日蓋誤。鼎旣行，上趣令之鎮，鼎力辭新命，且言：臣才疏智短，昧於周防，無補

毫分，徒招怨咎，是宜引分屏迹山林，詔不許。鼎在越，惟以東吏恤民爲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

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

以致解。鼎之學得於易者如此，至是姦猾屏息，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丙午秦檜入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折彥質以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鼎既去位。彥質引疾求退。章累上。乃有是命。崇信奉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使張俊加少保。靜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仍舊。宣撫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密州觀察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爲保城軍節度使殿前都虞侯。主管殿前司公事。先是右司諫陳公輔言。前日賊犯淮西。諸將用命。捷音屢上。邊土稍寧。蓋廟社之靈。而陛下威德所至。然行賞當不踰時。廟堂必有定議。臣聞濠梁之急。俊遣楊沂中來援。遂破賊兵。此功固不可掩。劉光世不守廬州。而濠梁戍兵輒便抽回。如渦口要地。更無人防守。若非沂中兵至。淮西焉可保哉。光世豈得無罪。此昭然無可疑者。又沂中之勝。以吳錫先登。光世追賊。王德尤爲有力。是二人當有崇獎。以爲諸軍之勸。若韓世忠屯淮東。賊不敢犯。岳飛進破商。虢擾賊腹脅。二人雖無淮西之功。宜特優寵。使有功見知。則終能爲陛下建中興之業。朝廷以俊、沂中功尤著。遂優賞之。沂中時年三十五也。

丁未。手詔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爲民。比年以來。重內輕外。殊失治道之本。朕甚不取。可自今監司郡守秩滿。考其善狀。量與遷擢。治效著聞。卽除行在差遣。其郎官未歷民事者。效職通及二年。復加銓擇。使之承流於外。仍令中書御史臺籍記姓名。俟到闕日。檢舉引對。參考善否。取旨陞黜。庶幾天下百姓蒙被實惠。以稱朕意。時張浚專任國政。首言親民之官。治道所急。而比年以來。內重外輕。祖宗之法。盡廢。流落於外者。終身不獲用。經營於內者。積歲得美官。又官於朝者。不歷民事。利害不明。詔令之行。職事之舉。豈能

中理民多被其害。遂條具以聞。故有是詔。

明年三月癸未
所書可參考

尚書省言。湖南制置大使呂頤浩。江西制置大

使李綱。撫存饑饉。招集流亡。甚稱朝廷委寄之意。並賜詔書獎諭。仍令江東西湖南帥臣監司。於早傷州縣。將奉行優劣。各比較三兩處。申省取旨賞罰。福建市船司言。蕃舶綱首蔡景芳。招誘舶貨。自建炎元年。至紹興四年。共收息錢九十八萬緡。詔補景芳承信郎。

戊申。手詔曰。朕惟養兵之費。皆取於民。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蠶綠軍須。培斂無藝。朕甚悼之。監司郡守。朕所委寄。以惠養元元者也。今漫不加省。復何賴焉。其各勤乃職。察吏之侵漁。納賄者。劾按以聞。已戒敕三省官。閒遣信使。周行諸路。苟庇覆弗治。流毒百姓。朕不汝貸。自今軍事所須。並令州縣揭榜曉諭。餘依紹興元年五月二十四日詔旨施行。無或違戾。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秦檜。令行在所講筵供職。觀文殿學士行宮同留守孟庚。充行宮留守。詔川陝進士。將來省試。令四川制置大使。司依舊例施行。其合預殿試人。並赴行在。仍給五人衙門駙券。自是爲例。都官員外郎馮康國言。四川州縣。稅色輕重不同。祖宗以來。正稅重者。折科稍輕。正稅輕者。折科稍重。折科權衡。與稅平準。所以無偏重偏輕之患。

四川地狹民貧。行之百有餘年。常產之民。甚以爲安。近年川陝宣撫司。隨軍漕臣。與總司官屬。貪應辦之賞。矜措置之能。悉將祖宗兩稅舊法。折科輒肆改易。反覆紐折。取數務多。折科一改。遂爲永例。棄業逃移。由茲而致。天聽高遠。聲何由聞。此蜀民之大患。朝廷之所未知也。伏望並行住罷。一遵舊例。詔如康國請。

行下仍令憲臣察其不如法者。

己酉詔自今前宰相到闕並許張蓋爲秦檜故也。左從事郎江西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許忻特改合入官堂除見闕知縣令中書籍記姓名俟滿日考其治狀與內外陞擢差遣忻翰弟上召對而命。庚戌詔官職如在職二年已上知縣資序人與除大郡通判通判資序人與除知州軍任滿到闕令閣門引見上殿當參考治狀善否取旨陞黜仍令中書省御史臺籍記姓名。

辛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自常州入見即日除參知政事。詔監司守貳委寄非輕除授非人百姓受弊比年員多闕少致有除代敷政尙慮選擇失當其間不無實望未副之人可令中書省開具已除監司守貳姓名送中書後省御史臺今後遇闕到前半年並加銓量如有不可任用之人具詣實聞奏與改作自陳宮觀。三省言知通等闕近來往往取作堂除致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詔知通除依舊格堂除并量闕外餘闕并寺監正丞博士登聞檢鼓進奏官告文思諸司諸軍糧審院倉場庫務局所法寺官外路學官並令吏部按法差注呂頤浩秦檜之共政也嘗以寺監丞以下闕歸吏部。紹興三年

四 旋又復之趙鼎爲政稍取諸郡倅闕堂除。五年閏二月至是復以內外百闕隸銓曹然不能久也。詔樞密

院都督府效士並令附來年春選入類試所就試時務策一道分優平兩等優等人再令學士院召試訪以時務文理優異者取旨推恩。

壬子。詔張守兼權樞密院事。江州進士孫復禮投匭訟德安令黃觀不法。御筆令監司究實。上諭大臣曰。復禮亦須知管。如體究所訟不實。卽痛與懲戒。檢鼓院止許士庶陳獻利害。倘挾私怨。有所中傷。不惟長告訐之風。亦非求言本意。司農少卿提領江淮營田樊賓等言。淮南自兵火之後。肥饒之地。今多荒蕪。蓋因民戶稀少。艱於廣行招募。深恐所闕田土。不至大段增廣。今諸大帥屯戍淮上。而瀕淮之地。曠土千里。賊馬遠遁。邊境肅清。欲望特降睿旨。令諸大帥標撥係官空閑無主荒田。倣古屯田之制。斟酌多寡。於所部軍兵內。以十分爲率。摘取下等一分或二分。置立屯堡。使就田作。仍差諳曉農事將領主管。使臣監轄。依已降指揮。官給牛具借貸之類。其所收斛斛。除椿出次年種子。官與力耕之人。中停均分。請給衣糧。並不裁減。其官中所得分數內。支四釐充主管官。六釐充監轄使臣職田。如遇軍事緊急。則權住作田。併充軍用。候至歲終。比較以所收斛斛。從本司保明申奏優異推賞。如蒙俞允。乞以田五十頃爲一屯。作十莊。差主管將領一員。監轄使臣五員。軍兵二百五十人。如次年地熟。人力有餘。願添田聽從其便。詔二大帥相度可否行之。僞通直郎劉駘自耀州脫身來歸。以爲右修職郎。

乙卯。右司諫王縉言。風俗頹弊。起於士大夫貪冒無恥。不可不革。今有不用舉主。不問考第。因近臣薦對。卽改官陞擢者。用此以待才能之高。而廉退自守。固善也。如亦與人不相遠。或事請謁而得之。聞者歆羨。安得不馳驚乎。初改官略資序差通判者。用此以待治狀著聞。獎擢示勸。固善也。如亦碌碌蚤緣干託而得之人。皆有求進之心。而憚於作縣。安得不馳驚乎。故欲息奔競。必在朝廷有以息之。不澄其源。雖降約

東無益也。欲乞明詔大臣自今除賢能之人宜擢用者。待以不次外。其餘並依吏部格法。則各安分守。職業交修。頽風復振。賢才輩出矣。詔三省遵守。

丙辰。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呂頤浩爲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仍赴行在奏事。訖之任。寶文閣學士新知襄陽府劉洪道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仍兼都督府參謀軍事。新荆湖北路兵馬鈐轄張旦仍舊知襄陽府。尙書禮部員外郎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楊晨爲夔州路轉運判官。用丙午詔也。初命詞給告。仍詔自今視此。侍御史周祕請內責之。戶部外責之。漕司搜括失陷。裁損冗費。以每歲所入者。專充經常之費。以向所泛取者。畱爲不時之用。詔赴戶部。詔淮北之民。皆朝廷赤子。迫於暴虐。使犯兵威。憐其無辜。死於鋒鏑。可更遣官於藕塘鎮設黃籙醮。三晝夜追薦之。故武節郎劉廣特贈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與三資恩澤。廣張浚部曲。淮西之役死焉。

丁巳。少保武寧保靜寧國軍節度使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爲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光世以王德追賊之勞。乃有是命。翰林學士朱震乞以自古循吏傳編成一書。遇守令有治行者。賜之上。曰。不若有治行者。或進官。或擢用。無治行者。隨輕重責罰。賞罰旣行。自有懲勸。賜循吏傳。恐無補於事。詔諸路監司。今後分上下半年。開具所部知縣有無善政顯著。繆懦不職之人。申尙書省。時巡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言。國家方重縣令之任。然近在輦轂之側。耳目所接。無慮數十邑。尙有不能戢吏愛民。以

副軫念元元之意。望督責監司。俾之按察。故有是旨。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家彥投獻。川陝邊防利害。且言宜撫司自王似。盧法原後。便宜轉行朝議大夫至四十五員。皆非殊功異績。特以請求賄賂而得之。詔制置大使席益。取索雜功。改轉之人。速行改正。彥。眉山人也。

戊午。詔自今吏部注擬知通守令。並選擇非老病及不曾犯賊與不緣民事被罪之人。仍申中書門下省審察。旬具注擬人脚色。關御史臺。如非其人。許本臺彈奏。用中書請也。既而行宮吏部請曰。民事犯徒已上罪人如今詔。吏部奏在七年六月己酉。自祖宗以來。以公私賊三等定天下之罪。至是始增民事律焉。

己未。兵部尙書兼權吏禮部尙書劉大中。充龍圖閣直學士。知處州。免朝辭。趙鼎既罷政。大中引疾求去位。疏再上。乃命出守。大中入言。臣以慙愚。積多仇怨。優職使郡。豈臣可堪。至於直降指揮。免辭天陛。進退之際。臣竊有疑。重念臣父左宣教郎湜。見任處州州學教授。有此妨嫌。不敢隱默。乞一在外宮觀。詔不許。中書勘會。混合該避親。乃命湜易婺州州學教授。左司諫陳公輔言。朝廷所尙。士大夫因之。士大夫所尙。風俗因之。此不可不慎也。國家嘉祐以前。朝廷尙大公之道。不營私意。不植私黨。故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以議論相可否。未嘗互爲朋比。遂至於雷同苟合也。當是時。是非明。毀譽公。善惡自分。賢否自彰。天下風俗。豈有黨同之弊哉。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爲定論。自成一家。使人同己。蔡京因之。挾紹述之說。於是士大夫靡靡黨同。而風俗壞矣。仰惟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積弊。變天下黨同之俗。甚

盛舉也。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體聖明，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之，是以趨時競進，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程頤，頤死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喻，曰：此伊川之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舍此皆非也。臣謂使頤尚在，能了國家事乎？取頤之學，令學者師焉，非獨營私植黨，復有黨同之弊，如蔡京之紹述，且將見淺俗僻陋之習，終至惑亂天下後世矣。且聖人之道，凡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非有離世異俗之行，在學者尤蹈之而已。伏望聖慈，特加審斷，察羣臣中有爲此學，相師成風，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然後明詔天下，以聖人之道，著在方冊，炳如日星，學者但能參考衆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唯不背聖人之意，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修身，以此事君，以此治天下國家，無乎不可矣。毋執一說，遂成雷同，使天下知朝廷所尚如此，士大夫所尚亦如此，風俗自此皆知復祖宗之時，此今之務。若緩而急者，輔臣進呈，張浚批旨曰：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覽臣僚所奏，深用憮然，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先是范冲既去位，公輔以冲所薦，不自安，會耿繼等伏闕上書，或者因指公輔靖康鼓唱之謗，公輔懼，見上求去。因上此疏，詔公輔朕所親擢，非由薦引，可令安職，毋得再請。時朱震在經筵，不能諍論者非之。

熊克小麻略載此事於明年正月，但云上因語學者

當以孔孟爲師，按日歷，此日無聖語，但於公輔奏後書有旨云云，則是大臣批旨也。今從日歷。

湖北經略安撫使王庶乞令澧、辰、沅、靖四州以閑田共招刀弩手

三千五百人。沅州千五百。辰州千人。澧靖州各五百。餘田召人承佃。從之。四郡刀弩手舊額萬人。靖康末。調赴河東。少還者。至是朝廷命相度招填。故有是請也。詔宗室添差不釐務者。皆作宮觀嶽廟。尙書駕部員外郎張宇知撫州。宇守兄避親嫌也。權戶部侍郎王侯請申嚴截留兌借上供及右曹錢物執奏不行之法。詔今非因軍期急速。不得輒有陳乞支借。餘從之。

辛酉。詔張浚監修國史。御筆徵猷閣直學士知鎮江府胡世將爲給事中。上謂參知政事張守曰。本不須親批。恐卿以鄉人爲嫌。守曰。臣蒙恩備位政地。纔旬日。未有一毫以慰中外。首召世將。必謂臣私於鄉黨。實以常州多士。時有進用者。臣頃在廟堂。屢遭此謗。凡惡臣者。皆以此藉口。上曰。擢用人才。豈可以嫌疑。世將之賢。朕因知之。守曰。如世將人才。誠不易得。臣頃因嘗論薦。亦不敢以臣之私防嫌賢者。但世將雖陛下親擢。恐遠近不能戶曉。上曰。無慮也。詔以山陰至長沙四十縣並作堂除。浙西之邑十四。浙東九江東八。江西福建各四。湖南一。先是上既詔銓擇郎官補用。而左司諫陳公輔言。縣令之職。尤爲近民。望將寺監承簿編刪六院官已改秩未歷民事之人。各與銓擇。取繁難大邑。近見闕作堂除一次。還日陸黜如詔旨。詔見是月丙午。事下左右司。至是都司請以編刪已下嘗歷州縣未滿三考之人。堂除大邑。俟去替

半年未有堂除之人。卽於本路注擬。從之。直徽猷閣知廬州趙康直進職二等。敵之寇淮西也。康直乘城不動。民賴以安。故有是命。賜故安化郡王稟家建康田十頃。銀帛五百兩。匹。稟守太原死節。事見靖康元年

九月 其子忠訓郎莊等流寓貴州。前是樞密院言其忠，召莊至行在，以爲樞密院准備差遣。至是，又優卹。

焉。

僞齊劉豫密知金人有廢己之謀。是冬，遣皇子府參謀馮長寧請於金，欲立淮西王麟爲太子，以嘗其意。金主亶謂之曰：「先帝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於河南之民也。爾子還有德耶？我未之聞也。」徐奮遣人咨訪河南百姓以定之。夏，國主乾順遣兵渡河，自天德軍至塔坦，取所亡馬而歸，不假道於金。時左監軍薩里千在雲中，不敢詰。僞齊錄有劉豫謝封曹王表云：「俄知廢罷之議，急聚措畫之心，是金人廢之之意，豫蓋先知也。」今略採取附見。

是歲，樞密院始空名給據，許諸軍代名之人赴軍書填，一切不問。

紹興九年九月辛卯所書可參考。

兩浙轉運司始取婺

州平江歲計寬剩錢二十二萬緡，自是以爲例。右奉議郎河北軍前通問使魏行可爲金所拘，至是九年，或謂行可嘗上金帥書，警以不戢自焚之禍，以謂大國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哉？若亟以還趙氏，賢於奉劉氏萬萬也。是歲，行可卒。未幾，其副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郭元邁亦卒於金中。

行可十四年正

月丁酉

贈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八

【紹興七年】

歲次丁巳。金熙宗夏天會十五年。僞齊劉豫阜昌八年。

春正月癸卯朔。上在平江。手詔曰。朕獲奉不圖。行將一紀。每念多故。

惕然於心。屬叛逆以來。幸以時而克定。重念兩宮征駕。未還於殊俗。列聖陵寢。尙隔於妖氛。黎元多艱。兵革靡息。永惟厥咎。在予一人。其敢卽安。彌忘大業。將乘春律。往臨大江。駐蹕建康。以察天意。播告遐邇。俾迪朕懷。時左司諫陳公輔亦勸。上幸建康甚力。公輔嘗言。臣熟思今日恢復之策。不出攻守二字。攻者。以我攻彼也。守者。防彼攻我也。以我攻彼。則乘機而動。量敵而進。可速可遲。其勢皆在我也。防彼攻我。則突然長驅。忽然入犯。有莫測之變。有難當之鋒。其勢皆在彼也。以彼我之勢論之。攻雖爲難。而守之爲尤難。攻雖在所急。而守之尤在所急。今朝廷分委大將。各提重兵。天威震疊。士氣鼓勇。所謂攻之之策。廟堂有成算。主帥有遠略。臣不得而議也。唯守之之策。臣請詳言之。陛下已詔移蹕建康。前臨大江。俯近僞境。非若臨安之比也。防守之備。可不嚴乎。又况豫賊雖屢敗。而未曾殄滅。事窮勢逼。必須求救金人。我之所患。不在豫賊。唯防金人。雖嘗逆料金人不爭土地。惟利金帛。知吾國家所有。不如往時。彼無所貪。必不妄動。然原其所以立豫之意。非唯使我國中自相屠戮。亦欲爲其藩籬。今聞車駕進蹕建康。有北向之意。若漸逼中原。豫賊難立。金人必須援之。矧河北便是敵區。驅兵而入。計亦不遠。吾豈可不過爲計哉。勿信探

報之言謂敵勢已衰不足深慮。事守之而不來不可俟其來而不守也。臣竊見淮東州縣相連道里不遠。楚泗兩州城壁堅牢大軍分屯烽燧相望此其勢不易犯也。唯淮西路分闊遠止有一軍今將移躡建康則其地尤重於淮東矣。臣愚欲乞措置淮西先選大臣以臨之更增兵將以實之要害之處不可空虛。使西連岳鄂東接楚泗皆有犄角之形勢仍令諸大將緩急相援首尾相應則雖敵騎之來不足畏矣。公輔又言議者皆以兵少爲憂臣獨以兵多爲憂望諭諸大將據見在兵數擇羸弱者別項差使老病者去之仍罷諸般私占盡以壯強日赴閱習則雖少而精可以取勝。又言諸將或邀求無厭以致各爲異議輕視朝廷此無他御之未得其道願加之以威處之以法苟有惡不問有罪不治且將肆其桀驁又安能望其立功耶。置御前軍器局於建康府歲造全裝甲五千矢百萬以中侍大夫岷州觀察使行營中護軍忠勇軍統制楊忠憫充提點仍隸樞密院及工部。

甲子命巡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先往建康趣繕行宮及按視程頓。皇伯閩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懋爲鎮東軍承宣使以積閱遷也。

丙寅上諭大臣曰昨日張俊呈馬因爲區別良否優劣及所產之地皆不差。張浚曰臣聞陛下聞其聲而能知其良否上曰然聞步驟之聲雖隔垣可辨也。凡物苟得其要亦不難辨。浚曰物具形色猶或易辨惟知人爲難。上曰人誠難知浚因奏人材雖難知但議論剛正面目嚴冷則其人必不肯爲非。阿諛便佞固寵患失則其人必不可用上亦以爲然。直寶文閣知臨安府李謨移鎮江府。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言。

知劍州王彥智勇謀略自其所長而爲政治民有古循吏風一郡信服其條教伏望特加褒異詔賜金帶

仍降敕書獎諭

趙銜之遺史云王彥爲人好著喜佞矯僞不情當考

丁卯左宣奉大夫守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張浚以破賊功遷特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沈與求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戶部員外郎霍蓋自鄂州軍門來奏事言今軍事所須而病民最甚者莫如月椿錢所謂月椿錢者不問州縣有無皆有定額所椿窠名曾不能給其額之什二三其餘則一切出於州縣之吏臨時措畫銖銖而積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迫矣願詔諸路守臣各條具逐州所椿之錢實有窠名者幾何臨時措畫者若何而辦召諸路漕臣稟決可否而罷行之詔諸路通判開具申尙書省翌日賜蠶五品服遣還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再遷一官以編類元符庚辰以來詔旨成書也其屬官右朝奉郎新知無爲軍鮑延祖左從政郎新徽州歙縣丞孟處義皆進秩初詔處義比類循資而處義言自來修書推恩卽無比類例體乃命改次等京官

二月乙巳降旨

己巳履正大夫崇信軍承宣使行營中護軍江南東路宣撫使司前軍統制軍馬張宗顏爲武信軍承宣使賞功也初命宗顏帶軍職落階官爲麟州觀察使而宗顏辭軍職於是改命餘統制官鄴瓊田師中以下第賞有差左宣教郎新夔州路轉運判官楊晨直祕閣用行府官屬賞也詔京東陝西來歸之民

已命湖北京西宣撫司授田給種。其令岳飛以軍儲米萬斛付諸州賑給之。

辛未。中書舍人兼權禮部侍郎董莽充集英殿修撰。知衢州。免謝辭。先是有旨禁伊川學。錄黃下禮部。吏部員外郎兼權郎官黃次山欲鏤板。莽曰。少俟之。乃以己見進對。莽即申奏。御史臺謂莽沮格詔令。御史周秘見上言。昨者在庭之臣。以一家之學。誘天下之人。而使之同己。士大夫靡然從之。風俗幾爲之變。陛下灼見其弊。乃因臣僚論列。特降聖訓。且使布告中外。命下禮部。郎官欲遵故例。徧牒所屬。莽獨難之。戒諭曹史。無得卽發。其意猶不以前日所行爲非。而今日命令爲是也。蓋莽素無士行。躡躑侍從。今朝廷略其朋附之罪。已賜寬容。而莽猶敢肆其凶悞。沮格詔令。無所忌憚。一至於此。若不斥之於早。臣恐陰邪害政。無所不至。故莽遂罷。

日麻正月六日戊辰中書舍人董莽以己見進對七日己巳侍御史周秘本職進對

直秘閣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九成

罷。先是左司諫陳公輔入對。論九成平日所爲。無非矯僞。苟無仕宦之心。自當不事科舉。旣僥倖一第。而堅欲辭榮。亦可謂不相副矣。不知朝廷何意。每因其辭。輒復遷擢。彼亦何憚而不辭。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罷浙東提舉。與宮觀差遣。遂其自高之志。且爲矯僞者之戒。詔九成與小郡。九成又辭。乃以九成主管江州太平觀。詔江東宣撫使張俊特賜御筵。令入內侍省。都知一員押伴。時俊自軍中來奏事。復還泗

州。俊入朝。未見本日。按此月丙寅。上諭大臣。已稱昨日。

張俊呈馬。或是歲前入朝。亦未可知。當求他書參考。

壬申。龍圖閣直學士新知處州劉大中降充龍圖閣待制。侍御史周秘論大中平日委親從官。蓋非安分。

知足之人。今陛下待遇之禮未衰。而大中汲汲求去。乃以不獲陛辭。疑陛下進退羣臣之禮未盡。可謂無禮矣。欲望竊奪職名。少警在位。故有是命。

癸酉。張浚懇辭特進之命。上曰。朕以賞罰治天下。如卿大臣。固不俟勸。然賞不行。則四方萬里。無由知卿之功。浚曰。爲陛下宣力。臣之職分。而恩禮之優。固不敢當。且向緣富平敗事。受天下之責。借或自效微勞。僅足補過。兼諸大將及偏裨。邇來策勳。無由厭足。所欲惟臣不受賞。庶幾有以服衆。上曰。富平之失。卿以宮祠去位。朕所以示罰也。今日有功。則賞可後乎。卿每有制除。必再三辭避。恐於君臣之義有所未安。浚恐悚奉詔。詔兩浙、江東、西、湖北漕臣向子誼等七人。以餉軍之勞。各減三年磨勘。翰林學士兼侍讀朱震引疾求在外宮觀。不許。先是董芬免官。震乃白張浚求去。徽猷閣待制胡安國聞之。以書遣其子徽猷。閣待制寅曰。子發求去晚矣。當公輔之說纔上。若據正論力爭。則進退之義明。今不發一言。默然而去。豈不負平日所學。惜哉。且復問宰相云。某當去否。旣數日。又云。今少定矣。此何等語。遇緩急則是偷生。免死計。豈能爲國遠慮。平生讀易何爲也。於是安國自上奏曰。士以孔孟爲師。不易之至論。然孔孟之道。久矣。自程頤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之文。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鄙言怪語。豈其文哉。頤之行。則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馬光、呂大防。莫不薦之。頤有易、春秋傳。雍有經世書。載有正蒙書。惟顥未及著書。望下禮。

官討論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仍詔館閣哀其遺書。以羽翼六經。使邪說不得作。而道術定矣。

甲戌。淮西宣撫使司隨軍使喚張遠。特補右迪功郎。遠。歸正人也。

乙亥。祕書省著作佐郎句龍如淵。爲尙書祠部員外郎。祕書省正字張釀。爲祕書郎。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高閔。爲校書郎。直祕閣。新知信州周葵。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直祕閣。新知吉州謝祖信。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祖信。爲御史。坐與章惇。連姻。補郡。趙鼎。旣罷。姑以部使者處之。葵。以論事。語侵鼎。去朝。及是。並命。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官冗之弊。浸廣。當有所汰。軍興之費。日繁。當有所補。今宮廟之官。文武不下千有餘員。如未曾去官。及世家厚祿之人。皆可減罷。其諸司屬官。州郡攝官。悉宜減省。詔左右司取索看詳。可減者行之。

丙子。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董耘。卒於明州。特贈資政殿學士。

丁丑。太常少卿林季仲。以母老乞補外。除直龍圖閣。知泉州。祕書省著作佐郎王蘋。通判常州。從所請也。

戊寅。吏部尙書孫近。兼史館修撰。尋又兼侍讀。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帶御器械。提舉宿衛親兵。劉錡。權主管馬軍司。并殿前步軍司公事。初。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鎮金州。其使臣王善。亡去。至是在權主管馬軍司公事。解潛軍中。彥遣將執之。兩軍之士。交鬪於通衢。中外洶洶。會平江民居火。潛所部兵。

入入室，聲言救火而攘其貨。巡幸隨軍都轉運使梁汝嘉時在平江，亦頗爲所掠。侍御史周祕論潛罪，詔軍士免推治。管幹使臣李堯臣等降二官，潛闔門待罪。張浚因薦錡文武兩器，真大將才，故有是命。右承事郎王大智落致仕，張浚薦之也。右武大夫興州防禦使李琮落致仕，與宮觀。琮故宦者，娶童貫女，以嘗給事藩邸，故復起之。右司諫王縉論琮在宣和間，倚貫聲勢，罪惡不可具言，望賜追寢，以快輿人之論。命遂止。

縉論列在五月丁亥，縉墓誌云：內侍李琮，童貫嬖也，已致仕，詔起之奉祠，公言：梓宮未還，天下痛憤，忍令童貫嬖再仕乎？命遂止。按日曆中所載縉疏，乃無此語，當是朝廷節貼，或止上簡口奏，亦未可知。日曆五月甲戌，右司諫王縉本職進對，在此前十三日，自後別無降出縉章疏，故知縉入對卽是論此事也。

己卯，吏部尙書孫近言：竊見陛下戎輅撫師，凡六曹事有格法者，悉付之有司，而廟堂始得專意於恢復之功。今已過防冬，將遂解嚴，苟常程細務，又復彙集，則恐廟堂之上，日力有不暇給，而一、二大臣將不得專意於恢復之圖矣。伏望明詔三省樞密院，惟甲兵征伐、土地開闢、金穀饋運、戰士功賞、叛亡招納，凡所以靖中原、禦外侮者，日夜講究，而常程之事，仍復付之有司，有不能決者，然後申覆。庶幾早克有濟，輔臣進呈曰：近所論甚當，常程事盡可付之六曹，令與決行。下。張守奏：六曹有常法，故四方所奏稟，或不能專決，而朝廷則取旨施行。上曰：固然，但六曹長貳不任責，則巨細皆取決於朝廷。任責，則朝廷事自清簡，要當慎擇長貳而已。乃如所奏，令三省樞密院遵守。是日，直寶文閣新知鎮江府李謨過行在，入見。時都督府統制官種潛屯江上，軍民不得相安，人情惶恐。謨次丹陽，或勸謨繕騎嚴兵而後入，巡尉部千百人

執戈以衛。笑曰：設有急，若軍足恃乎？趣使散去。延見吏民如平日。一府帖然。潛見，謾感泣。

庚辰，起復洪州觀察使，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協忠大夫華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解潛各貶秩一等，仍與遙郡上降。坐總兵扈衛軍政不肅故也。給事中胡世將奏：潛統軍無律，不黜無以明賞罰，乃罷潛管軍，提舉江州太平觀。潛，趙鼎所薦也。

熊克小麻稱彥為樞密院都統制，又稱是月併罷彥。潛以兩軍屬劉錡，皆小誤，彥罷兵柄在三月庚辰。

左朝奉

大夫淮西宣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王擇仁、右承務郎張體統等六人，以從軍之勞，各進一官。初，命吏部侍郎兼都督府參議軍事呂祉相度築采石、宣化渡二城。祉言：宣化渡之靜安鎮，度城圍千三百步，其半依山修築，采石渡有舊城基，因而爲之，度三百五十步有奇，工料可省，從之。

辛巳，韓世忠奏已還軍楚州，上因諭淮陽取之不難，但未易守。張守曰：必淮陽未可進，故世忠退師。張浚曰：昔西伯伐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以要害之地不可失也。淮陽今劉豫要害之地，故守之必堅。上曰：取天下須論形勢，若先據形勢，則餘不勞力而自定矣。正如弈碁布置，大勢既當，自有必勝之理。秘書少監吳表臣試太常少卿。

癸未，翰林學士兼侍講陳與義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新除提舉禮泉觀兼侍讀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左修職郎朱倬特改左宣義郎，倬爲廣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用明棗薦得召對，論得天下有道，在得民心，因舉咸平中以戶口增減爲計，臣之殿最，祥符中以雪活冤獄爲憲臣之上第，願申戒有司，勤恤

民隱今西北之民已思見官儀矣陛下幸大固其心勿小小以傷之天下幸甚詔下其章而倬有此命詔內外諸軍今年大禮賞給除禁衛諸軍外令戶部酌度增減一等支給自渡江以來神武右軍中軍之屬從者賞給與禁衛比而前左後軍及劉光世部曲則視承平時向陽關戍卒例給之輕重殊絕韓世忠嘗以爲言事見四年十月至是尙書省言在外諸軍屏捍外寇事體爲重其所得賞給反輕在內軍兵役使爲輕賞給反重若不別行措置終恐未均故有是旨

甲申給事中胡世將兼權直學士院

乙酉詔宥密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祖宗故事置樞密使副宰相仍兼樞密使其知院以下如舊自元豐改官制而密院不置使名宣政開鄧洵武以少保知樞密院其後童貫以太師蔡京攸以太保鄭居中以少師皆領院事中興因之至是張浚將引秦檜共政以其舊弼不可復除執政官於是浚自兼知樞密院事改兼樞密使吏部侍郎呂祉在建康聞禁伊川學上奏曰臣竊惟孔子刪詩序書繫周易作春秋明禮樂興門弟子答問則見於論語凡學孔子無如子思孟子與中庸七篇之書具存自漢室至本朝上所教下所學鴻儒碩學端亮閎偉之士接武於時何嘗不由此道豈特程頤而後傳也臣竊詳程頤之學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爲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時中程頤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見靖康以來其學稍傳其徒楊時輩驟躋要近名動一時意欲歛慕之遂變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於朝則曰此伊川之

學也。其惡直醜正，欲擠排之，則又爲之說曰：此王氏之學，非吾徒也。號爲伊川之學者，類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蓋小人之所不爲。有李處廉者，知瑞安縣，專事貨賂，交結權貴，取程頤文并雜說，刊板作帙，徧遣朝士，朋比者交口稱譽，謂處廉學伊川。近聞處廉犯入贓，已繫獄，罪當棄市。遠近傳笑，此皆子思所謂小人之中庸而無忌憚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非其學之謬，乃學者之罪也。臣寮所論，可謂切理。望將前日聖旨指揮，連臣寮所論，出榜諸路州縣學舍，使學者皆知舊學，而不爲近世小人之所習，以補治化。從之。先是處廉以右宣教郎知瑞安縣，爲監司所按，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又疏其罪，詔趣具獄。故社言及之。

公揆論處廉罪，在是月辛巳。

寶文閣直學士江西都轉運使趙子漬復知西外宗正。子漬、趙鼎

所用也。福建路轉運判官蘇良治、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李若虛、兩浙東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鄭績，提舉兩浙路市舶王時並罷。先是朝論欲重監司之選，而侍御史周祕奏良治、時貪鄙無行，又言若虛止嘗歷秀州司戶一考，績自提轄文思院徑除監司，二人尤爲超躡，故並罷。仍以若虛爲湖北京西宣撫司參議官。命四川制置大使司存恤劉惟輔、張嚴家屬，其兄弟子孫皆與陞等差遣。無官人具名申樞密院。丙戌，詔以知州軍諸郡通判任六十一闕歸吏部，用左右司奏也。於是堂除郡守之闕一百九，通判之闕八十。

丁亥，閣門祇候充問安使何蘇、承節郎都督行府帳前準備差使范寧之至自金國，得右副元帥宗弼書。

報道君皇帝、寧德皇后相繼上仙。張浚等入見於內殿之後廡，上號慟，躄踊終日不食。浚奏：天子之孝，與士庶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至譬深恥，亘古所無。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猶以爲晚也。上猶不聽。浚等伏地固請，乃少進粥。是日，百官詣行宮西廊發喪。故事，沿邊不舉哀，特詔宣撫使至副將以上，卽軍中成服。將校哭於本營，三日止。時事出非常，禮部長貳俱闕，而新除太常少卿吳表臣未至，一時禮儀皆祕書省正字權禮部郎官孫道夫草定。方議論之際，翰林學士朱震多依違，人或罪其緘默。

朱震事據呂大綱見聞志附入。大綱又言：獨王頊以爲若子發建明，是已取名而歸過于上也。子發之意，或取於此。按：建明時已出爲常侍兼祕書省正字，在

臨安，今且附此俟考。

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秦檜爲樞密使，應干恩數，並依見任宰相條例施行。故事，宰執

新除，雖到堂，卽時還第辭免。至是以何夔等還，留檜議事，不許歸第。尙書右司員外郎徐林直顯謨閣，充江南西路轉運副使，以林引更迭詔書有請也。一命內侍梁邦彥提舉欽奉几筵。

戊子，爲太上皇帝、寧德皇后立重，詔諸路州縣寺觀各建道場七晝夜，禁屠宰三日。新除樞密使秦檜乞立知樞密院事班，不許。檜又乞於常臣之後執政之前，別作一班，亦不許。檜又奏言：竊恐未盡祖宗典故，欲望依臣所請，仍乞應干恩數。比宰臣並行裁減，上優詔諭之。

檜第二奏，是在月辛丑。第三奏，在二月甲辰。今聯書之。林泉野記云：檜爲樞密使，無所建明，惟奉張

浚面

己丑上成服於几筵殿。做景靈宮。分前後設帳。宗室各以其服服之。無服者三日。除建國公瓊。和州防禦使璩。各以其官服。手詔降諸路流罪以下囚一等。內鬪殺情輕者降配。釋杖以下。詔平江諸佛寺聲鐘十五萬杵。選僧道三十五人醮祭作佛事。降授武功大夫高州刺史福建路兵馬鈐轄藍公佐復左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閣門事。

庚寅張浚等請入奏事。上遣幹辦御樂院趙轅宣旨曰。知欲奏事。以荒迷中未能裁決。庶政兼不知祖宗故事。嘗以此否。恐今日行之便爲典禮。浚等曰。祖宗故事未聽政之時。大臣亦得進見。今日臣等非敢奏事實以爲上哭。踊過哀。不勝憂懼。欲一望天表。轅入奏復宣旨曰。深欲一見羣臣。以哀迷未能支持。借或相見。不過慟哭而已。浚等流涕奉詔。右司員外郎權太常少卿樓炤等言。陰陽家每遇辰日忌哭。張浚曰。合取自聖裁。詔辰日不得忌哭。

辛卯詔百官禁樂二十七日。庶人三日。行在七日。宗室三日外。勿禁嫁娶。用太常請也。是日四川都轉運使李迨始視事。時茶馬司闕官。命迨兼領。自熙豐以來。始卽熙秦戎黎等州置場買馬。而川茶通於永興四路。故成都府秦州皆有權茶司。買馬監牧司。各置官吏。至是關陝既失。迨請合爲一司。名都大提舉茶馬司。以省冗費。從之。後月餘。迨至成都。徵猷閣待制趙開乃辭漕職。

都運司題名趙開
今年三月八日啓

是月名周處廟曰

英烈。後封處忠勇仁惠侯。

封侯在二十
六年二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

【紹興七年】二月癸巳朔百官七上表請遵易月之制。詔外朝勉從所請。其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者。朕悉於宮中行之。

丙申夜。太平州火。丁酉。鎮江府火。

日曆。太平州。二月初五日。在城火起。而李致遠家陳狀稱。二月四日。城內遺火。所云不同。按本州所申。又云上丁釋奠。知通致書。則是初四夜火也。

先是僞

齊劉豫遣姦細縱火於淮甸及沿江諸州。於是山陽、儀真、廣陵、京口、當塗皆被其害。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軍於當塗郡治。其府被焚。軍須帑藏一夕而盡。太平州錄事參軍呂應中當塗丞李致虛悉以焚死。致虛時攝縣事。後求得其屍。尚握縣印。事聞。詔鎮江府、太平州各給米二千石。賑民之貧乏者。應中、致虛皆官其家一人焉。二郡賜米。在是月甲辰。應中與恩澤。在己酉。致遠與恩澤。在三月丙寅。

己亥。小祥。百官五拜表請聽政。許之。

庚子。上始御几筵殿西廡之素幄。召輔臣奏事。張浚見上。深陳國家禍難。涕泣不能與。因乞詔諭中外。詔曰。朕以不敏。不明。託於士民之上。勉求治道。思濟多艱。而上帝降罰。禍延於我。有家。天地崩裂。諱遠至。嗚呼。朕負終身之戚。懷無窮之恨。凡我臣庶。尚忍聞之乎。今朕所賴以宏濟大業。在兵與民。惟爾小大文武之臣。早夜孜孜。思所以治。詔巡幸建康。可令有司擇日進發。右文殿修撰主管台州使崇道觀王

倫爲徽猷閣待制充奉使大金國迎奉梓宮使武節郎閣門宣贊舍人高公繪爲武經大夫達州刺史副之賜裝錢如前數仍加賜銀帛各二百兩匹

二月丙午降旨支賜蕭克小麻於四月丁酉始書詔倫等奉迎梓宮乃朝辭之日也

命內侍撫問劉光世韓

世忠吳玠楊沂中仍賜銀合茶藥起復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以親兵赴行在翌日內殿引對飛密

奏請正建國公皇子之位人無知者及對風動紙搖飛聲戰不能句上諭曰卿言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飛色落而退參謀官薛弼繼進上語之故且曰飛意似不悅卿自以意開諭之

此以蕭克小麻張戒

默記及薛季宣所錄參修默記又曰薛弼以甲子正月遣由建康謂戒曰弼之免於禍天也往者丁巳歲被旨從蕭舉入觀與蕭舉遇於九江之舟中蕭舉說曰某此行將陳大計弼請之蕭舉云近謀報敵人以丙子元子入京闕爲朝廷計莫若正資宗名則敵謀沮矣弼不敢應抵建康與弼同日對蕭舉第一班弼次之蕭舉下殿面如死灰弼造膝上曰飛適奏乞正資宗之名朕諭以弼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弼所當與也弼曰臣雖在其幕中然不與聞昨到九江但見飛習小楷况密奏皆飛自書耳上曰飛意似不悅弼自以意開諭之弼受旨而退嗟夫蕭舉爲大將越職及此其取死宜哉又曰正不知若何書生教之耳蕭舉飛字也但克記此事繫於今年四月丁未飛求解帥時事則恐誤飛與弼此時同入對未嘗再至行在也日麻二月庚子勅會岳飛已到行在奉聖旨令入內侍省引對自後更無對班而當月二十八日乙卯降出弼劄子乞爲靖康以來死節之臣立廟故知弼與飛繼對在此日也飛三月乙亥已朝辭弼三月丙子除京四帥管張且過滿闕便當赴任安得四月半閒尙與飛對乎克考不詳是以差誤然亦以日麻不載內引之故難以稽考須反覆參究乃見本末耳餘見今年四月丁未并注

辛丑吏部尙書孫近率從官同班入見詔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令中外侍從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

一人自復賢良方正科。久未有應者。至是張浚乞因災異降詔。上從之。賜修武郎朱弁家湖州田五頃。

弁初副王倫北使。十年未歸。倫爲之請。於是詔諸郡存恤奉使未還魏行可。郭元遇。建炎二年十一月。洪皓、龔璣。

建炎三年五月。崔縱、郭元明。建炎三年七月。杜時亮、宋汝爲。建炎三年七月。張邵、楊憲。建炎三年九月。孫悟、卜世臣。建炎三年十一月。家屬各賜

錢三百緡。詔監司郡守應朝辭上殿人。並權免。願伺候御殿者聽。

壬寅。行宮太常寺言。按此時少卿權煥博士黃積厚隨行在所。謂行宮太常寺乃丞華權博士陳康伯也。仲春薦獻諸陵。乞依乾興故事。行事官權易吉服。

內祀祭天地及諸大祠。亦乞依時日排辦。從之。先是有旨。未祈廟前。停宗廟祭。享及中小祠。故禮官以爲請。左承事郎知汀州長汀縣嚴褒特遷一官。以父老言其政績。且親統民兵。捍禦盜賊。保護州城。故也。

故通仕郎致仕周永徽特贈宣教郎。永徽嘉州人。元符末。應詔上書。入邪上尤甚。籍奪官。羈管。故錄之。是夜雷聲初發。

癸卯。參知政事張守言。姪女適秦檜之兄。今檜除樞密使。雖無回避之法。而同在政府。不能無嫌。欲望除臣一在外差遣。詔祖宗故事。不合回避。毋得再請。起復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沿海制置副使馬廣知鼎州。命樞密院計議官李棗往江淮詢究營田利害。先是司農少卿樊賓等措置營田才甚歲。議者以爲奉行峻急。抑配豪戶。或強科保正。田瘠難耕。多收子利。民間類有鬻己牛以養官牛。耕己田以償官租。

者而爲營田者之言。則謂去歲所用本錢二十三萬緡。歲中收雜色斛斗共三十一萬石。除客戶六分。并知通令尉職田五釐外。官實收十一萬餘石。已粗償所費矣。惟是州縣殘破。戶口凋零。募民開荒。最爲難事。非歲月間可望成功。而州縣奉行之初。不無違戾。又形勢之家。詭請冒佃。見官莊不利於己。遂百端鼓唱。意在沮壞良法美意。欲望朝廷假以數歲之期。勿責近效。庶幾有補。仍乞選忠厚彊明官一二員。分詣諸處。詢究利害。檢察官吏。其措置有方。奉行違戾。卽乞依元旨賞罰。或有不便於民。卽與本處官吏商量便宜措置。疏奏。遂命案行。如有未便於民者。令案與樊寶。王弗商量。先次改正。夜大雪。

甲辰。輔臣奏事。上曰。朕常日不甚御肉。多食蔬菜。近日類雜以豆腐爲羹。亦可食也。水陸之珍。並陳於前。不過一飽。何所復求。過殺生命。誠爲不仁。朕實不忍。沈與求曰。陛下舉斯心以加諸彼。天下不難治矣。先是太陽有災異。張浚奏曰。臣以非才。備位宰相。致天象如此。罪無所逃。上曰。此乃朕不德所致。浚因引咎。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惟君臣交修不逮。可以消變。浚曰。臣等敢不恭承大訓。命參知政事陳與義撰謄冊文。張守書。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篆證寶。右司員外郎川陝宣諭范直方乞金字牌旂榜二副。所過緩急。招收盜賊。許之。因命直方與都轉運使李迨措置市馬。赴行在。尋賜直方三品服。遣行。直方賜章服在是月戊申。

皇叔象州防禦使士街爲華州觀察使。以積閔遷也。承節都督府帳前準備差使范寧之特遷忠翊郎閣門祇候。

乙巳臺諫官周祕、石公揆、陳公輔、王縉、趙渙同班入對。惠州羈管人劉相如移雷州。相如以書遺廣東經略安撫使連南夫，首引漢高祖不斬韓信，唐神堯不斬李靖事。又云：聖人作而萬物覩，未見聖人之作，南夫械繫之以聞，故有是命。武經大夫蓬州刺史閻門宣贊舍人高公繪自言本右學諸生，嘗鎖廳得文解，乞以奉使轉官恩例換文資，詔特換右朝請郎，仍假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充國信副使。

丙午，詔內中祖宗神御殿，俟權制畢，遇節序等酌獻如舊。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初置銀會子於河池。

錢一

銀十四萬紙，四紙折錢引一千，半錢銀十萬紙，八紙亦如之。

乞今不改。

玠元額四萬七千五百緡，行於魚關及階、成、岷、鳳、秦等州。歲一易，十七年七月，總領所復造於大安軍，再歲一易。乾道四年四月增印一錢銀三萬紙，今總印一錢銀二十三萬紙。

半錢銀三十六萬紙，共折錢引十萬緡。

徽猷閣守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方孟卿卒。

丁未，詔堂除知縣並借緋章服，供給依簽判例。任滿赴都堂審察，其有治狀者甄擢之。卽治行顯者，監司列薦，當不次除擢。通侍大夫華州觀察使知思州兼夔州路兵馬鈐轄田祐恭令再任，仍賜金帶及敕書獎諭。先是祐恭言得溪州報，有兵萬餘自鼎、澧州來，聲言欲入川界。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聞，詔益遣人伺其實，故褒錄之。尙書禮部侍郎兼都督府參議軍事邵溥充徽猷閣待制，知衡州。溥乞在外宮觀，且言已終喪制，見起發沿路聽旨。張浚進呈，乃有是命。溥乞尋蜀郡，特改眉州。左朝奉郎新知峽州吳樵特轉一官，折產質之守潭也。樵知湘陰縣，彥質奏樵招納田明一行人兵。

田明未見。

乞量加旌賞，至是檢舉。

行之。

日展。紹興五年六月辛未。都督行府。關左承議郎知澗陰縣吳樞已轉行兩官。奉聖旨。依七年二月戊申。又書折添實奏。左朝奉郎知澗陰縣吳樞有旨轉一官。前後不同。當考。

戊申。詔韶州故工部尚書余靖祠堂載在祀典。春秋祭享。以州人言靖有平蠻之功也。

己酉。上與輔臣論兵器。因曰。前日岳飛入對。朕問有良馬否。飛奏。舊有良馬。已而亡之。今所乘不過馳百餘里。方便乏。此乃未識馬故也。大抵馴而易乘者。乃驚馬。故不耐騎而易乏。若就鞍之初。不可制御。此乃馬之逸羣者。馳驟既遠。則馬力始生。張浚曰。人材亦猶是也。但當覈御用之耳。上曰。人材若只取庸常。易悅者。何以濟天下之事。浚曰。既知其可用。則當不責近效。以待有成。苟爲不然。則其材終無以自見。上又曰。飛今見之所進論議。皆可取。朕當諭之。國家禍變非常。惟賴將相協力。以圖大業。不可時時規取小利。遂以奏功。徒費朝廷爵賞。須各任方面之責。期於恢復中原。乃副朕委寄之意。昨張俊來覲。亦以此戒之。詔自今大理評事闕。本寺以試中刑法第二等以上。年未六十。無賊私罪人。關吏部。仍令刑寺長貳共赴吏部長貳廳審驗差注。如無應格人。並申朝廷選差。

日展無此。今以紹興九年九月二十七日臣僚劄子修入。

庚戌。吏部尚書孫近等請諡大行太上皇帝曰聖文仁德顯孝廟號徽宗。於是監察御史已上先集議。而後讀諡於南郊。用翰林學士朱震給事中直學士院胡世將請也。自是遂爲故事。親文殿大學士江西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聞諫官陳公輔以伏闕事求去。上疏乞奉祠。優詔不許。

辛亥。大祥。詔俟至建康日。奉安太廟神主於天慶觀。天章閣神御於法寶寺。故中散大夫魏彥明特

贈中大夫官其子。先是其家以彥明死事延安。

事見建炎二年十一月。

乞優恤。事下四川制置大使司究實。而莫有知

者。左朝奉郎通判鳳州郭奕嘗爲郵延經略司幹辦公事。具狀力言其忠。乃有是命。

癸丑禫祭。先是几筵朝夕上食各五十品。自是減爲三十。權戶部侍郎王侯申明常平廢弛事件。乞令諸路主管官檢舉約束。一拘籍戶絕投納抵當財產。及所收租課。二封椿義倉斛斛。三出賣坊場河渡。四椿收免役寬剩錢。五立限召人陳首侵欺。冒佃常平田產。六根括贍學田租課。已上窺名錢物。自去年正月已後。州縣侵支之數。並立限撥還。自今毋得擅用。從之。左朝散大夫提舉廣南市舶林保進中興龜

鑑。詔賜三品服。其書令進入。

日歷無保陪銜。今年九月二十七日保以上件官職朝見。

是日雨雹。

甲寅改諡寧德皇后曰顯肅。建康軍節度推官杜隱等並循一資。以本府言勸誘大姓買官告錢三十

萬緡了足故也。自是率如此例。

三月庚寅。秀州四縣勸誘大姓買官告。四十三萬緡。四縣知令各減二年磨勘。

乙卯百官三上表請御殿聽政。許之。直徽猷閣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司參謀官薛弼請褒靖康以來盡節死難之臣。詔州郡於通衢建立廟廷。揭以褒忠之名。且望致酒脯之奠。春秋修典禮之祀。使忠義之節。血食無窮。詔樞密院三省賞功房開具自靖康元年後來。不以大小文武吏士。應緣忠義死節之人姓名。取旨。

丙辰。上始御便殿。素仗在庭。上服淺黃袍黑銀帶。望之若純素。羣臣莫不感動。先是左司諫陳公輔嘗論視朝當服淺黃。上納用焉。此據今年九月癸酉公輔所奏修入。直祕閣知果州宇文彬降一官放罷。去歲果州旱。守臣王鶯

率民出粟貸。會鷓滿歲。彬代之。乃與通判州事龐信孺繪禾登九穗圖獻於朝。吏部侍郎兼權行宮禮部侍郎晏敦復言。去年四川饑饉。米斛價錢三千。細民艱食。流爲餓殍者十室而五。鶯等以勸富戶釀米賑濟。朝廷嘗與推賞。則蜀民疾苦。朝廷固已盡知。今知通與彬相繼到官。目擊其事。乃繪禾登九穗圖。號爲瑞應。萬里遣人投進。苟置而不問。則遠方觀望。意謂朝廷甘受僉人諛佞。百姓疾苦。無由上達。其於治體爲害不細。臣等職在禮部。苟有所見。不敢緘默。三省擬各降一官。上曰。此不出誕謾。卽詔諛爾。去年四川荒旱。黎民艱食。安有瑞禾。正使偶然有之。何足爲瑞。往年知撫州高銜進甘露圖。朕疾其佞。罷其守符。彬等可降官。仍放罷。秦檜曰。如此行遣。足使四方知陛下好惡矣。彬成都人也。

丁巳。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爲太尉。賞商、虢之功也。翌日。陞宣撫使飛威名日著。淮西宣撫使張俊益忌之。參謀官薛弼每勸飛調護。而幕中之輕銳者。復教飛勿苦降意。於是飛與俊隙始深矣。飛時留行在。未去。遂衛上如建康。起居郎張巖試中書舍人。趣尹焞赴行在。用張浚請也。詔祕閣修撰知建州魏玠治狀有聞。令再任。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黃州杜湛降一官放罷。初。湛與通判州事葉介不協。介率其僚七人。走鄂州。訴湛語言不順。朝廷聞之。命岳飛究實。飛奏

湛忠勞。今來止是語言疑似。別無跡狀。乃兩罷之。介乃鐫二秩。衢州進士毛夢符。毛歸各上書論事。詔賜帛二十四。是日。徽猷閣待制王倫。閣門祇候何薜皆引對。以使事也。

己未。上發平江府。以舟載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几筵而行。將發。召守臣章誼升舟奏事。上每旦乘輦詣几筵前焚香。宿頓亦如之。

庚申。上次常州。泊荆溪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乞在外宮觀。先是議者謂光世。昨退保當塗。幾誤大事。俊雖有功。可以贖過。不宜仍握兵柄。又言其軍律不整。士卒恣橫。張浚自淮上歸。亦言光世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拂然。乞賜罷斥。以儆將帥。上然之。光世聞上進發。乃引疾乞祠。是日奏至。上曰。光世軍比之韓世忠。張俊之軍。訓練殊不至。一軍皆驍銳。但主將不動耳。月費錢米不貲。皆出民之膏血。而不能訓練。使之赴功。甚可惜也。大抵將帥不可驕惰。若沈迷於酒色之中。何以率三軍之士。

趙鼎事實云。屬至建康。當輔者

以光世不足仗。遺其腹心呂祉誘脅之。俾請宮祠。罷兵柄。欲以此兵付岳飛爲北向之舉。按此又與秀水錢所云張浚搆岳飛之說不同。

後三日。乃以親筆答光世曰。卿忠貫神明。功存社稷。

朕方倚賴。以濟多艱。俟至建康。召卿奏事。其餘曲折。併俟面言。時上賜諸將詔書。往往命浚擬進。未嘗易一字。此據朱熹所撰張浚行狀。平江府進士張亨衢。進歷代中興論。給事中胡世將看詳。言亨衢所論。若少康之得民。

高宗之任相。周宣之自治。漢宣之待外國。光武之任智勇。晉元之遷都。肅宗之仁孝。憲宗之果斷。其說有

可取。然於晉元帝乃取其遷都則非也。上讀至是。曰。肅宗以張后李輔國之故。不能盡子道於明皇。可以謂之仁孝乎。武德郎閣門宣贊舍人湖北京西宣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岳雲爲武德大夫。飛再辭不受。

辛酉。上次常州。賜無錫知縣李德鄰五品服。初。上引德鄰入對。問以民間疾苦。德鄰論民戶避役。田土悉歸兼并之家。近旨雖令單丁女戶募人充役。然每都不得過一名。欲望增爲五人。俾得均濟。詔付戶部。上以德鄰留心民事。故有是賜焉。

壬戌。上次呂城關。

三月癸亥朔。上次丹陽縣。京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以親兵赴行在。遂衛上如建康。

甲子。上次鎮江府。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以所部赴行在。詔沂中總領彈壓車駕巡幸一行事務。

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湖北京西宣撫司都統制王貴落階官。爲棣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賞功也。統制官中侍大夫武泰軍承宣使牛皋亦落階官。爲建州觀察使。

乙丑。詔駐蹕及經由州縣。見欠紹興五年以前稅賦。並與除放。

丁卯。尙書吏部侍郎呂祉。試兵部尙書。陸兼都督府參謀軍事。顯謨閣直學士梁汝嘉。試戶部侍郎。仍

兼巡幸都轉運使。權戶部侍郎劉寧。止權吏部侍郎。

己巳。上發鎮江府。乘馬而行。晚次下蜀鎮。上謂張浚等曰。道中清明。因閱韓世忠背嵬軍馬。極驍健。事藝

比往日益更精彊。凌等因論奏。諸將才能不同。大要在得士心。則人肯用命。上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將帥能得士心。則上下和輯。樂爲之用矣。

庚午。上進發。道中望几筵輿。輦在前。恐趣行頓滅。駐馬久之。晚宿東陽鎮。

辛未。上次建康府。賜百司休沐三日。時行宮皆因張浚所修之舊。寢殿之後。庖圍皆無。上旣駐蹕。加葺小屋數間。爲燕居及宮人寢處之地。地無磚面。室無丹雘。

壬申。詔軍旅方興。庶務日繁。若悉從相臣省決。卽於軍事相妨。可除中書門下省依舊外。其尙書省常陳事。權從參知政事分治。合行事令。張浚條具取旨。浚奏。欲張守治吏禮兵房。陳興義治戶刑工房。如已得旨。合出告命敕劄。與合關內外官司。及緊切批狀堂劄。臣依舊書押外。餘令參知政事通書從之。

浚條具在是月

乙亥。

癸酉。祕閣修撰知建康府葉宗諤。率在府文武官入見。輔臣奏事畢。率百官詣几筵殿焚香。手詔降建康府流罪已下囚。及鬪殺情輕者釋杖已下。建康府太平宣州紹興五年以前稅賦及五等戶。今年身丁錢並放。又免建康府五等戶科敷一年。太平宣州半年。

甲戌。遣內侍往軍前勞問江東宣撫使張俊。仍賜銀合茶藥。時俊軍士兼家戍盱眙。尙未至也。

乙亥。中書言。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已朝辭。所降立功將佐告命。乞免進入。詔趣行給付。時中原遺民有

自汴京來者言劉豫自猓麟敗後意沮氣喪其黨與皆攜貳金國謂豫必不能立國而民心日望王師之來朝廷因是遂謀北伐飛謂豫不足平要當以十萬衆橫截金境使敵不能援勢孤自敗則中原可復張浚不以爲然會劉光世乞奉祠飛乃見上請由商虢取關陝欲併統淮右之兵上問何時可畢飛言期以三年上曰朕駐蹕於此以淮甸爲屏蔽若輟淮甸之兵便能平定中原朕亦何惜第恐中原未復而淮甸失守則行朝未得奠枕而臥也飛無以對

飛朝辭不見本日今因中書所奏附此當卽是其辭日也癸乞取陝右等語見日曆今年四月丁未

丙子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新知臨安府呂頤浩入見初頤浩至平江欲勸上輟行而不得見乃隨上而來至是引對言者論其罪上不聽撫諭久之

熊克小麻載呂頤浩見上在駐蹕建康之前又稱行宮圍守皆小誤頤浩除圍守在是月辛巳

召徽猷閣待

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赴行在時安國上所募春秋傳翰林學士朱震乞降詔嘉獎上曰安國明於春秋之學比諸儒所得尤遠向來偶緣畱程瑀而出可令召來張浚曰若安國乃君子之過過於厚耳小人必須觀望求合豈肯俯旨上曰安國豈得爲小人俟其來當置之講筵故有是命仍用金字遞行安國自言所著傳事按左氏義取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辭多以程氏之說爲據凡三十年乃成上甚重之其書今行於世直徽猷閣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參謀官薛弼陞直寶文閣知襄陽府前旬日詔弼兼都督行府隨軍轉運副使至是改授

弼兼隨軍運副在是月乙丑

直寶文閣知鼎州張夔陞直龍圖閣知處州

先是山寇周十隆等未平，直徽猷閣孫佑以選爲守，佑至官未幾，言隨宜討蕩了當，詔書嘉獎。

正月

俄又

言賊大猖獗，乞統制官李貴以所部措置，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亦言佑爲謀不密，漏泄事機，致令諸盜反側，且薦廢材術，正可任此，朝廷以爲然，遂命魯代佑。

佑七月癸亥行遣

賜都督府摧鋒軍統制韓京金束帶戰袍

銀筇槍，先是虔寇劉宣犯梅州，京引所部解圍，遂至惠州之河源，討軍賊曾衰，衰挺身出降，故有是賜。

八月

丁未，帥臣連南夫轉官

僞成忠郎閣門祇候李清詣岳飛降，詔補正，仍進二官。

丁丑，宰臣率文武百寮遙拜淵聖皇帝畢，詣常御殿門進名奉慰，自是未禱廟皆如之。

戊寅，手詔撫勞將士，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進知院事，詔敦武郎閣門祇候劉光世特與換文資。

忠翊郎閣門祇候丁禛爲江南東路兵馬都監，禛初爲劉光世部曲，至是離軍，詔江、浙、福建五分禁軍

弓弩手，並揀少壯武藝高強人一半，赴都督府教習，旣而浙東制置大使趙鼎言，本路將兵約六千五百

餘人，半習弓弩，於內摘其半起發，計一千六百餘人而已，朝廷得此千餘儒怯南兵，不足爲用，而一路之

間，千百人內摘去強壯百數，則其餘益不堪矣，况本路兼備海道，與其他路分不同，望賜存留，詔鼎依數

遣赴殿前司教閱，俟防秋月分，遣兵往明州屯駐。

鼎奏下在四月丁未

己卯，尊宣和皇后為皇太后。先是，上諭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安處。翰林學士朱震乃奏引唐建中故事，乞遙上寶冊，且言陛下雖從權宜，而退朝有高世之行，謂宜供張別殿，遣三公奉冊，以伸臣子之志。冊藏有司，恭俟來歸，詔禮官條具。太常少卿吳表臣請依嘉祐治平故事，俟三年禮畢，檢舉施行，乃先降御札播告中外焉。

上諭輔臣在癸酉，震奏下在戊寅，太常奏下在庚辰，今並聯書之。

都省言：尹焞已過鄂州，詔所至州軍守

臣以禮敦遣。武功郎閣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孫暉進一官，令再任暉守南壽春。凡六年。

庚辰，上諭輔臣曰：欽慈皇后、寧德皇后近屬多流寓南方者，可令所在訪尋推恩。皇太后本家合得恩數，亦令有司以次施行。起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降授雄州防禦使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彥復、洪州觀察使知邵州解潛既罷，彥亦不自安，因乞持餘服，故有是命。彥入辭，上撫勞甚厚，曰：卿能牧民，故付卿便郡，行即召矣。將行，又錫以金帶，詔彥軍併隸權主管馬軍司公事劉錡。於是錡始能成軍。

彥入辭在四月乙未。

右朝請郎陶愷知吉州，左朝散郎劉長源知眉州。二人初以言紹述責監當，至是並復之。武功大夫

辰州刺史兼閣門宣贊舍人于鵬，令後省策試，降等換文資，用岳飛薦也。

明年二月庚辰，換右朝散大夫。

辛巳，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新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呂頤浩為少保，兼行宮留守。頤浩不稱判府事，失之也。先是，潭州學廢，頤浩出羨錢五千緡，付學官葺治。州東之二十里，因諸山之

泉築堤儲水曰龜塘。溉田萬餘頃。歲久湮廢。頤浩募饑民補築之。至是請帥臣劉洪道續其事。上皆許焉。頤浩浹旬間三入對。比至臨安。處事甚有緒。豪右莫敢犯禁。時已命百司漸赴行在。所謂留守司名存而已。朱壽非秀水開房錄。呂相頤浩酒色。侍妾十餘。夜必縱飲。前戶部侍郎韓招家畜三妾。俱有殊色。名聞一時。招死。諸大將厚賂取之。呂力爭。用數千緡得一人。焉。號三搢人。大寵嬖之初。則專其家政。既而呂爲留守。兼判臨安。權勢甚盛。三搢人者。遂預外事。公然交通韓氏。中外因以謀逆。

時呂六十七歲

召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行宮留守孟庚赴行在。庚在臨安。軍士嘗有爲飛

書怖之者。庚因盛陳兵自衛。浙江並海。漁火夜明。庚以爲寇至。大驚。一城震恐。事聞。故罷去。尋命庚知婺州。孟庚罷留守。日麻全不載。趙銜之遺史云。以呂頤浩爲留守。而召孟庚回。今從之。日麻九月二日辛酉。直龍圖閣周綱知婺州。在任。差孟庚替罷回朝見。不知庚以何日除也。尚書吏部員外郎辛次膺爲荆湖

北路轉運判官。

左通直郎都督府幹辦公事張斛知桂陽監。

前此歸正官未有典郡者。故著之。

壬午。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閣門宣贊舍人范溫添差兩浙東路兵馬鈐轄。依舊鎮江府統轄人兵。

癸未。中書奏銓量監司守貳資格。應監司知州見帶職名。及嘗任館職。若監察御史以上。通判曾任職事官。及得旨陞擢人。並更不銓量。其餘通判資序人任監司節鎮知州。次任知縣資序人任知州軍通判。並依舊。其不應逐項資格。及嘗犯贓罪笞私罪徒。與贓罪。論列停替人。並罷。願就宮觀者聽。先是有詔。中書後省御史臺銓量監司守貳。而中書言未有立定資格。故申明焉。事初見去年十二月丙午。

甲申少保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淮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爲少保仍三鎮舊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時光世入見再乞罷軍且以所管金穀百萬獻於朝乃以其兵屬都督府而有是命張浚因分光世所部爲六軍令聽本府參謀軍事呂祉節制詔行在職事官命轉對一次乙酉賜劉光世府第一區給親兵三百人右朝請大夫韓璉直祕閣璉爲劉光世參謀官隨府罷用光世請而命之

丙戌左文林郎林獻材令吏部與先次占射差遣一次獻材爲海豐令以宣諭官薦對故有是命自是選人引對之恩殺矣

丁亥通侍大夫武康軍承宣使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王德落階官爲相州觀察使劉光世旣罷軍都督府以德提舉訓練諸將軍馬故優擢焉故勒停人王毅追復承議郎毅倫父也宣和間坐論蔡京罷謫死嶺表至是倫訴於朝上謂大臣曰倫萬里遠使宜與施行上因言靖康中耿南仲用事每遣使出疆必降旨有免行者當以軍法從事旣行雖身分請給往往不支其家至有狼狽失所者比使還則合得恩澤亦例從醵減如此何以使人張浚曰南仲誤國何止此事

戊子故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郝中正特贈翊衛大夫中正宣和末守涇州城陷死張浚在陝西承制贈官五等至是賜告焉

己丑禮部太常寺言今歲當行大禮而郊天法物未備國朝故事仁宗皇祐五年南郊嘉祐元年恭謝四

年禘祭。七年明堂。蓋嘗踰九年而不再郊。將來大禮。請合祭天地於明堂。祖宗並配。兼祀百神。於禮未爲便。詔行明堂大禮。令有司條具以聞。此時太常少卿乃吳表臣。而禮部侍郎則未知何人筆補。左承議郎通判彭州施庭臣爲祕書省校

書郎。庭臣。成都人也。祕閣修撰。知建康府。葉宗謬。直祕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韓膺胄並引對。初。

命宗謬營治行宮。至是官府營柵皆備。上嘉其勞。賜以鞍馬焉。此據武陽志附入。寶文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趙

子樸卒。

庚寅。詔京西帥臣薛弼措置荆襄屯田。時已賜錢五萬緡爲營田本。又市蜀牛三千賦之。言者謂凡兵火所過。地廣人稀。皆可徙新附之民。授以遺地。故以命弼。僞武義郎監盧氏縣酒稅楊茂時補正。岳飛之出師也。茂挺身歸附。故錄之。翰林醫診俞喆押歸本貫。喆三詣匭上書。尙書省言喆所陳皆告訐事。故有是命。仍令尙書省榜諭。喆。岳州人也。

是春。廣西大饑。斛米千錢。人多餓死。桃李互實。李實變成桃。皆可食。凡物多類此。此據蔡條叢談。金左副元帥魯

國王昌居祈州。右副元帥潘王宗弼自黎陽歸燕山。左監軍薩里千居雲中。以前知相州杜充爲燕京三司使。尙書左丞高慶裔以賊下大理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

【紹興七年】夏四月壬辰朔癸巳張浚奏雨既霑足又卽晴霽庶於蠶麥不妨上曰朕宮中亦養蠶雨霑許欲知民間蠶熟與否浚等曰陛下敦本憂民如此天下幸甚上又曰朕聞祖宗時禁中有打麥殿今後圃有水朕亦令人引水灌畦種稻不惟務農重穀示王政所先亦欲知稼穡之艱難爾詔築太廟於建康以臨安府太廟充本府聖祖殿起居舍人呂本中直龍圖閣知台州本中引疾求去疏再上乃命出守本中辭乃以本中主管江州太平觀修武郎閣門祇候龍陽軍水軍統制覃敵知靖州用張巖薦也

詔左朝奉郎王弼中已降追一官指揮勿行初吏部以弼中爲童貫保奏改官當追奪而左司諫陳公輔言朝廷設審量之法蓋爲崇觀宣和以來奸臣用事一時士人朋附結託夤緣改轉冒濫太甚乃若弼中實係方賊徒黨呂師囊等起兵攻圍台州而本州司戶滕膺率衆官與軍民併力死守保全一州偶貫宣撫一路合行具奏遂並轉一官不爲濫賞若今追官恐失朝廷審量之意故有是命

甲午少師萬壽觀使劉光世特許任便居住從所請也光世遂居溫州鎮江府進上蔣將士書論十事詔永免文解

乙未直祕閣新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周葵移兩浙西路尙書吏部員外郎黃次山爲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次山引疾乞補外會給事中胡世將舉次山自代張浚因擬次山修注上曰非告許董莠者

耶。此風不可長。遂令補外。浚意甚沮。此以禮部雜記增修。

丙申。詔昭憲皇后本族親屬。令所在訪求。參酌推恩。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劉錡奏以前護副軍及馬司。

見在通爲前後左右中軍。及遊奕凡六軍。每軍千人。共爲十二將。從之前護副軍卽八字軍也。(按)馬司元管六百人後

又益以解潛二千人。及劉錡帶到軍馬。又有八字軍萬人。今六軍十二將。止共管少壯正甲軍六千人。則老弱數多故也。

丁酉。徵猷閣待制王倫。右朝請郎高公繪入辭。倫自平江至建康。凡四召對。上使倫謂金左副元帥魯國。

王昌曰。河南之地。上國旣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奉詔而去。上因倫行。附進皇太后。淵聖皇帝黃。

金各二百兩。熊克小麻云。皇太后禮物。依例支金一百兩。附倫等行。誤也。日麻二月十三日乙巳。勅會王倫等奉使大金。所有禮物。理合附帶前去。有旨。淵聖皇帝金二百兩。宣和皇后金一百兩。並令戶部依數支給。三月二十八日庚寅。有旨。皇太后

贈王倫等進納。克不詳攷爾。中書言。宇文虛中。朱弁奉使日久。宜有支賜。以慰忠勤。詔賜虛中黃金五十兩。

綾絹各五十匹。龍鳳茶十斤。并黃金綾帛各三十兩。匹茶六斤。樞密使秦檜言。孫傅。張叔夜家屬。在金中。

貧甚。願因倫行。有所賑給。詔賜金如虛中之數。虛中等賜金。以三月乙酉得旨。傅叔夜以丙戌得旨。今併書之。熊克小麻但稱詔傅叔夜依虛中例與之。而不言虛中所賜何物。蓋不詳攷也。

初。願謨閣待制知荆南府王庶聞何蘇來歸。乃草疏。略曰。先帝志慕道真。宜用鼎湖故事。奉衣冠弓劍。起。

陵廟葬之名山。盡舉送終之典。使海內咸知梓宮還與否。不足爲國重輕。彼雖有姦萌。何自而生。然後遣使。僮或請之未獲。則大兵臨之。問罪致討。不爲無名。因神民痛憤之情。刷宗廟存亡之恥。臣知梓宮可不請而得。爲策之上也。疏將發。知朝廷遣使已定。乃止。

戊戌。御批武功大夫貴州刺史鄭謨帶御器械。翌日上諭宰臣曰。謨除命未須行。朕宿思之。昨召用徐俯。外議謂謨所薦。朕何嘗容內侍薦人。徐俯之召。止緣洪炎進黃廷堅文集。有云徐郎或徐甥者。後因胡直孺薦俯自代。朕問之。始知其人。直孺稱其行義文采。過人遠甚。質之汪藻。亦以爲然。遂召用。後程俱論俯與謨往還狀。始知外議乃爾。今謨新命。又恐外間紛紛。不若止與在外宮祠。張浚等曰。陛下聖慮如此。敢不奉詔。右司諫王楮言。近詔吏部注擬守武縣令。精加選擇。止欲得人而已。而差注之日。例出文引。差人追請。又令醫者診視。因緣邀乞。士大夫實恥之。夫癘老疾病。可以見於步趨。答問之間。何必醫人望視看診。以示禮重士大夫之意。從之。

庚子。直寶文閣兩浙路轉運使張澄陞直龍圖閣。知建康府。祕閣修撰知建康府葉宗謬爲福建路轉運使。右承議郎韓元傑知楚州。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都督府幹辦公事楊珪知濠州。右司諫王楮入對。奏疏論江淮營田利害。以爲地段之零碎。土色之不等。莊屋之難置。耕客之難招。若召募土居人戶佃種。取其情願。而輕立租稅。庶幾可也。若以官田之總數。均之逐鄉之人。或人丁少而不能耕。或去家遠而不能耕。或瘠薄甚而不堪耕。或不曾標撥而出租課。人有受其害者。又況輸納之際。專斗多端。邀乞

水旱之變。官司艱於檢放。寄養之牛。來自廣西。乍遇寒凍。多有死損。近免陪填。人心欣悅。其有置莊去處。人耕百畝。給牛一具。耕作既勞。尤多困斃。此皆利害之不可不講者。欲望申敕所差之官。所至詢審的確。利害無或苟簡。觀望去其所謂害。成其所謂利。以爲悠久可行之制。輔臣進呈。上曰。營田誠今日大利。如兩淮閒田。不可數計。但恐召募不行。而奪見耕之農。則爲民害矣。要須遲以歲月。以漸爲之。第使耕種日廣。便爲大利。張守曰。但地無曠土。則國用足。上曰。然。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乃命以綰章示樞密院。計議官李燾及營田官樊賓。王弗如所請。詔張浚母蜀國太夫人已出峽。可令所在州津遣赴行在。

壬寅。太常少卿吳表臣權尙書禮部侍郎。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都督府諮議軍事張宗元權兵部侍郎。陸都督府參議軍事。司封員外郎蘇符試祕書少監。仍兼資善堂贊讀。右司員外郎樓炤守起居郎。右文殿僊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岑充徽猷閣待制。知池州。先是向子諲爲江東大漕。劾池州守臣右朝請大夫徐昌言軍儲弛慢。至是三省檢會降昌言一秩而用岑。左武大夫和州防禦使知閣門事韓恕爲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從所請也。

癸卯。尙書右司員外郎范直方。左朝散大夫知吉州李彌遜並爲左司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迪。兵部員外郎句濤並爲右司員外郎。濤嘗入對論今日之勢。莫如先取山東。膏腴之地。財賦所出。叛臣因之以活國者數年。若合江淮之師。連衝以進。一出淮陽。一出徐泗。伺敵之釁。徑趨其地利。則山東可得有也。又聞襄陽之衆。欲自唐。穎走汴都。而唐州之地。綿數百里。皆爲荆棘。餉道不通。非用兵之利。宜卷甲

由信陽掠順昌。窺陳、蔡。自陳至汴，才兩日耳。僭偽之衆，必視魄喪膽。莫知所出。其勢必搖。杜牧之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

丁未，起復太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解官持餘服。飛與宰相張浚異論。歸過江州。上疏自言與宰相議不合，求解帥事。遂棄軍而廬墓。上不許。

日麻止書進呈岳飛求解帥事，更無他語。今以諸書參考，增入熊克小麻，稱張浚與飛議不合，飛喪母，乞持服。乃棄軍去。居江州廬山。誤也。飛丁憂在去年四月。此行蓋自建康四上，道過江州。因入廬山耳。岳侯傳云：秦檜富國、方主和議。侯申奏乞持母服。棄軍廬山。檜遂舉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軍事。詔侯赴行。在此益誤。檜明年冬方獨相。十一年夏飛方赴行。在今不取。

觀文殿大學士左

銀青光祿大夫江西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特遷左金紫光祿大夫。時綱遣本司幹辦公事韓昇奉表問上起居。且上疏論時事。略曰：願陛下益廣聖志，與神爲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爲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爲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之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既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相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疏入，詔綱典藩躡年，民安盜息，故有是命。

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張浚薦李綱帥豫章，以報之。未至也。訛其弟維及其腹心鄒柄等，皆立於朝。又以所薦陳公輔爲諫官，居頃之。議者謂靖康伏闕之變，乃公輔爲綱謀，不當在言路。綱聞而懼，抗章丐罷。浚又思所以安之，經言江西盜息，民安，轉綱官爲金紫光祿大夫。是時浚、吉盜熾。上召昇入見，進一官，遣還。昇，侯官人也。旁郡亦擾，歌問如此。

庚戌命權兵部侍郎兼都督府參議軍事張宗元權湖北京西宣撫判官往鄂州監岳飛軍。

宗元爲宣判日
屢無一字及之

但於四月十九日書兵部侍郎張宗元朝辭進對八月四日甲午書張宗元先次引見初六日丙申書宗元屬士劉子帶權宣撫判官銜而云臣出使湖北所過郡縣云云則使還時所上也今依林泉野記岳侯傳朱勝非開居錄錄入以補史闕餘見今年七月丁卯八月乙

未并

左朝散大夫方俟高提點荆湖北路刑獄公事

左奉議郎林待聘知處州

左宣教郎孫汝翼

注。建康府溧陽縣汝翼嘗爲樞密院編修官至是堂除大邑新制也

故追官人何灌追復正侍大夫忠

正軍承宣使

灌已見建炎元年正月辛卯

灌既死城下言者論其不能守河之罪盡褫其官灌子閣門祇候蘇使金而歸

訴於朝故有是命

壬子張浚辭往太平州淮西視師浚因論劉光世以八千人爲回易沈與求奏臣聞光世之去嘗語人以

陶朱公自比是誠可以致富矣浚等論范蠡之賢人所難及上曰蠡固賢朕謂於君臣之義猶有所未盡

也。熊克小廬載浚出行淮上撫諭諸軍

先是左司諫陳公輔請對上因語及岳飛事公輔退上疏言昨親奉聖語

說及岳飛前此探諸人言皆謂飛忠義可用不應近日便敢如此恐別無他意祇是所見有異望陛下加

察然飛本蠹人凡事終少委曲臣度其心往往謂其餘大將或以兵爲樂坐延歲月我必欲勝之又以劉

豫不足平要當以十萬橫截敵境使敵不能援勢孤自敗則中原必得此亦是一說陛下且當示以不疑

與之反復詰難。俟其無辭，然後令之曰：「朝廷但欲先取河南，今淮東、淮西已有措置，而京西一面緩急，賴卿飛豈敢拒命。前此朝綱不振，諸將皆有易心，習以爲常。此飛所以敢言與宰相議不合也。今日正宜思所以制之。如劉光世雖罷，而更寵以少師，坐享富貴，諸將皆謂朝廷賞罰不明。臣乞俟張浚自淮西歸，若見得光世怯懦不法，當明著其罪，使天下知之，亦可以警諸將也。」

公輔此疏不得其日，按此疏首云「昨親奉聖語，而其末云乞俟張浚淮西視師歸，則必浚未還時所」

上日辰十月十八日己酉，左司諫陳公輔本職進對，在此前三日自後至浚還朝，公輔更無對班，則知所云親奉聖語即己酉之日也。熊克小原繫之此月丁未，岳飛乞解師之後，按是時公輔未對浚亦未往淮西，今宜附浚行之後，庶不抵牾。克又於此月末書浚欲以劉子羽領光世軍，子羽不可，乃詔子羽知泉州，尤觀子羽知泉州，在去年八月癸卯已併附本日，蓋浚欲易光世之意已久，不在今年也。

詔羣臣俟祈廟畢，純吉服。卒哭日，建康、臨安府禁屠宰三日。大小祥，諸路州縣禁樂七日。屠宰三日。初，禮官奏百官卒哭日純吉服，左司諫陳公輔請今日服黑帶，以俟梓宮之還。如梓宮未還，須小祥後，又乞百姓禁樂三年。上曰：「禁樂固當，但念細民以樂爲業者，無以得衣食耳。」事下禮官討論。至是條上，禮官言：「卒哭禁屠樂無故事，然卒行之二都，蓋上指也。」公輔初議在是月癸

卯羣臣吉服，十二月辛酉所書可參考。

直祕閣提舉淮南東西路茶鹽公事蔣璨以課息登羨進職一等。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俞俟以營膳之勞除直祕閣。度支員外郎莊必強面對言：「近聞廬壽間微有邊警，詢之道塗，則其說曰：「淮上之師頗有失伍離次，去而不爲用者，將臣諱其事而不言也。臣不知所傳之虛實，萬一有之，則是必」

有姦人陰爲間諜。以誘我師。其軍中失於撫循。有以離其心也。使將臣不以爲諱。而聞於朝。則可以因事設備。果諱而不言。則賊勢猖獗。軍情疑貳。朝廷不知。夫豈不敗乃事。欲望密詔諸將。明斥堠。廣耳目。嚴爲警備。毋輒懈弛。凡軍中之事。悉以實聞。雖無稽之言。勿聽。然聞之亦足以戒。願陛下過聽而深戒之。後二

日。詔關都督府。必疆此奏行下在甲寅今附面對之日。

癸丑。故奉議郎贈直祕閣諡忠襄楊邦乂。加贈徽猷閣待制。增賜田三頃。於是樞密院奏邦乂忠節顯著。宜極褒崇。上曰。邦乂忠烈如此。顏真卿異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孫。邦乂爲朕死節。不可不厚褒。以爲忠義之勸。故有是命。詔臨安府寄留諸軍家屬。已命赴行在。沿路毋得一毫擾民。犯者許越訴管押官。重寘於法。

甲寅。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言。先奉詔編次元符以來。詔旨。今史館注修日麻。恐此書非私家可爲。乞住罷。詔藻接續編類。

丙辰。都官員外郎馮康國面對。論曩者金、豫相挺。連年寇蜀。吳玠據險得利。全蜀賴之。玠之功績。不可誣也。然蜀地狹民貧。山險道隘。紹興四年秋。陸運始行。役夫飢餓疾病相仍。斃於道者三之一。蜀民至今痛之。自後歲頃不登。斗米二千。死者枕藉。去年冬。是役復興。更名支移。計其所運一石。民間費七十千。逃亡死損。又未論也。有爲救蜀之說者。曰。省冗官。節浮費。裁損軍中請給。亦庶幾矣。夫冗官浮費。固當節省。而

軍中請給。易搖軍心。未易輕議。臣觀蜀中之弊。患在糧運不繼。而折支太優。嘉陵江險。灘磧相望。夏苦漲流之失。冬阻淺澁之患。終歲水運。終不能給。是以時起陸運之役。兼軍前將佐。俸給優厚。類皆正色。米斛價高。銀絹價平。既闕正米。不免折支。每以低價銀絹。估折高價之米。所以歲費浩大。錢糧兩不給也。若遣官委曲。諭玠三月以後。九月以前。除關外防。擬合用軍馬數目外。其餘將兵。移屯內郡。歇泊就糧。且以二萬人爲率。兼選仁厚牧守。分治梁洋兩郡。招集流散。二年之後。耕鑿就緒。可贍戍卒萬人。歲又省蜀中二十萬斛之運。誠如此行。於吳玠軍中無損。於全蜀生靈稍寬。保蜀善道之策。無易於此。伏惟陛下財察。丁巳。詔送都督府。既而祕書省正字兼權左司郎官孫道夫轉對。上諭曰。召自遠方者。朕必詢民間疾病。至如職事官轉對。既以朝廷闕失訪之。誠欲追法祖宗。不特舉行故事爲文具而已也。卿蜀人。宜熟知蜀中利害。水運與陸運孰便。道夫奏。水運運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向宣撫司初由水運。每石取民錢十千。後以其緩。起兩川夫十數萬人。陸運。每石費五十餘千。利害可見。上曰。水運既便。自當行之。戊午。遣內侍往淮西。撫問張浚。仍賜銀合茶藥。是月。僞齊有梟鳴於後苑。又有鳥數千。鳴於內庭。皆作休也之聲。劉豫不樂。命立賞捕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一

【紹興七年】五月

(按)是月
壬辰朔

甲子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張澄言臨安建康均爲駐蹕之地而財賦所入多寡

殊絕本府所得僅支半年不惟軍儲窘乏兼慮闕於供億以速罪戾欲望許依駐蹕近例參酌應副詔與權免分撥二年

乙丑上與輔臣論淮西事因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耳趙奢用趙兵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兵破齊而騎劫代之則爲田單所敗豈不在主將得人乎秦檜曰陛下用兵可謂得其要矣初劉光世之罷也以其兵隸都督府而檜與知樞密院事沈與求意以握兵爲督府之嫌乞置武帥臺諫觀望繼亦有請乃以相州觀察使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王德爲都統制德光世愛將故就用之

王德爲淮西
大將日廩全

不書據張浚行狀以爲浚在廬州時秦檜等所除而日廩於此日較上論淮西事在主將得人則必是此日議差除然不見除日六月九日王德奏淮樞密院劄子奉聖旨除左護軍都統制乞追還成命不允六月九日已亥去此月乙丑凡二十五日德此時在淮西不應被受如此之遇日廩五月二十三日甲申後殿進呈臣浚等奏事上方議諸軍置副二十八日己丑照殿前司等並許差都副統制以前後指揮參攷之則德除命必在乙丑已後矣未已前但未知的在何日耳今因上語附見當求他書繫其本日廩克豫呂祉行狀乃稱七月除王德都統制益誤矣

丙寅詔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趣遣所募西兵。初命益於團集人內選三路少壯人二千兼家赴行在。專充
扈衛。益言已遣統押官顏漸部兵千一百人出峽。故命趣之。

元降指揮未見日麻紹興五年十二月七日乙巳檢會。今年十二月四日已降指揮顏漸下軍兵使臣民兵義兵數

用等並撥隸步軍司顏漸差充湖南安撫司使喚。此時席益方去湖
南當時漸不之潭州而從益入蜀也。此事已附其年十二月庚子。

丁卯詔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趣捕虔吉諸盜。時以山賊周十隆等未息。命江西統制官李貴往討之。左司
諫陳公輔言虔民素號凶惡。方承平時亦自歲往廣南劫取財物。率以爲常。自國家多事。乘此擾攘。徒黨
愈熾。然此弊亦起於朝廷容忍太過。凡有盜賊。盡是招降。所謂渠魁者。例皆不誅。且寵之以官。此豈足以
奪姦雄之氣。又况虔賊實非他處之比。若不痛加誅殺。未必肯止。但令向前破蕩。早見撲滅。不可更議招
降。必謂弄兵潢池。皆吾赤子。不欲多殺。亦當誅其首領。而脅從者量與釋放。庶使頑民知懼。不敢復肆凶
惡。而盜賊可息。故有是旨。

戊辰金部員外郎宋棗請詔中外臣寮。採訪勇力權略之士。不時薦舉。以備采擇。從之。棗。莆田人也。兩
浙轉運使向子諲奏修練湖。初鎮江府呂城夾岡。地勢高。久不雨。則運河涸。而漕舟艱。子諲命屬官李澗
致唐韋損。劉晏故事。建言置斗門二石礎一。以復舊跡。度費萬緡。今冬可畢。從之。澗。江寧人也。

庚午侍御史周祕入對。言臣聞兵法曰。上下同欲者勝。故自古用兵之勝者。皆以其志同。敗者。皆以其意
異。唯將帥諧和。士卒輯睦。戰勝攻取。無往而不利矣。方今外侮未已。僭叛未平。朝廷必欲小戰以練師。頻

勝以積威。則以輕兵出近地。時有不得已者矣。然上下之欲。不可不同。雖帷幄之中。已有定謀。而心符之臣。豈無所見。苟其所見。或有不同。畏朝廷之威。而不敢盡。有怯懦之嫌。而事不敢辭。口順心違。但以疾故。爲遷延之計。如此者。雖強之使行。必不能成功矣。願陛下於命將之際。先授以所任之事。使自揣其可否。或於廟謨有所未論。則姑與之往復問難。俾其胸中曉然。見勝於未戰之前。然後遣之。庶幾上下同欲。不至於敗。仰副陛下孜孜治兵之意。

壬申。詔禮官條具舉行文宣王、武成王、英惑、壽星、岳瀆、海鎮、農蠶、風雷、雨師之祀。用太常博士黃積厚請也。文宣王以春秋二仲。併從祀。凡九十八。武成王及從祀。凡六十三。皆用兩少牢。英惑以立夏。其禮與文宣王皆如感生帝。壽星用秋分。岳瀆、海鎮用四立日。及夏季之土旺。先農以孟春。先蠶以季春之巳日。風師以立春後丑日。雷師以立夏後申日。自壽星以下。皆用酒脯。積厚又言。太常定諡。率以行狀銘誌爲憑。多不得實。又僥倖寵靈之人。類戒子孫毋請諡。故惡諡不行。望自今。臣僚陳乞遺恩。卽命太常移史官采其始終定諡。從之。上以積厚論事可採。遂以爲尙書比部員外郎。積厚除比部在乙亥。今併降旨除郎之日。直祕閣都督府書

寫機密文字。計有功。陞直徽猷閣。提點潼川府路刑獄公事。時張浚在廬州。遣有功赴行在。前二日。引對。有功嘗獻所著晉鑒。上曰。朕乙夜觀之。且爲艱難之戒。又面問著春秋防微之旨。對曰。婦笑於齊。六卿分晉。此書之所爲作也。上首肯之。有功以母老求去。乃有是命。浚引親嫌力辭。疏累上。詔仍舊職。有功仍舊職在六月。

已。癸

癸酉起居郎樓炤請命有司講究屯田、鼓鑄、市舶、常平四事。一曰募民以耕而兵無與焉。是以墾闢未廣。今縱未能使甲士從田於其中。擇所謂不入隊者十取三四。使之因田致穀。以省大費。何不可之有。二曰鑄錢一司。坐費糧食。今銅料不繼。鼓鑄日稀。謂宜廢罷。俟數年之後。銅料稍多。卽令逐路運司措置鼓鑄。似亦爲便。三曰蕃舶不至。蓋官吏侵漁之故。宜擇心計之臣。示遠夷之信。明賞以激勸。立法以關防。則所入必豐羨。四曰常平之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今諸道間有豐凶之不齊。宜擇人使之兼總數路。以通其州縣。豐凶盈虛而斡旋之。庶有贏貲以給軍用。詔戶部侍郎梁汝嘉、王俟條具約確利害申省。後不果行。甲戌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疾速赴行在。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奏。今以詞賦經義取士。而攷校者患不能兼通。陸黜安能得實。今歲科場。望令諸路轉運司取詞賦經義兩等各差攷官從之。

丁丑左朝請郎何鑄主管台州崇道觀鑄初以選爲諸王宮教授。需次兩省。至是乞祠也。

戊寅賜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知興元府王俊知洋州楊從儀詔書獎諭。以張浚言玠命俊等部兵修築梁洋廢堰就緒也。上因謂秦檜等曰。治天下須恩威賞罰並行。若有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以爲治。朕自卽位以來。未嘗以私怒降一人官。所以言此者。蓋姑息之風。不可長也。楊沂中。朕當日撫綏之過於子弟。

去年淮西有警。朕親筆戒之。若不便進。當行軍法。沂中震恐承命。遂以成功。楡曰。陛下英武。中興不難致矣。既而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世將請因此風厲諸將帥。各務究心水利。措置營田。仍命利路監司候成熟日。具梁、洋、渠、堰所溉頃畝。所增租稅。覆實以聞。將俊與從儀並加旌賞。以爲忠勞之勸。從之。世將所奏。在是月甲申。

己卯。廣西進出格馬。上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國中而已。申公巫臣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詔禮部討論大火之祀。先是行在多火災。言者論國家實感炎德。用宋建號。康定間。因古商丘作爲壇兆。以關伯配大火之祭。多事以來。地陷賊境。望詔有司。卽行在所。每建辰戌出納之月。設位望祭。從之。用酒脯。六月壬辰。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論左朝散大夫新知廣德軍王

討論將上。擇仁。左朝奉大夫新知永州熊彥詩。右朝請大夫新知江州趙伯瑋等八人皆罷。公揆言。擇仁頃在河東之幕。欲奪官長之權。自擁潰卒。殘金破商。劫盜居民。無所不至。彥詩乃王時雍愛婿。今自京官二年而爲正郎。以至典司祠曹。機宜都督府。極其要選。不知朝廷何以愛其材。獨不念圍城之事乎。伯瑋素無才行。昨奉苗、劉薦爲郎官。衆所鄙棄。故並罷。存此以見王擇仁、商問事及伯瑋。明受除郎因依當各付本年削此段。

壬午。知舒州周方文遷一官再任。以宰臣張浚言其治郡有方也。時浚自淮西還行在。畱參謀軍事兵部

尙書呂祉居廬州。以護諸將。始浚往視師。參知政事張守遺書戒以毋輕改軍政。浚不從。賜龍圖閣直學士四川都轉運使李迨詔書獎諭。以其能裁抑冗濫。以寬民力故也。先是詔迨以每歲收支之數。具旁通驛奏。去年八月
丙午降旨。既而迨言。本司案牘簿籍。並皆不全。紹興四年。所收錢物。計三千三百四十二萬餘緡。

比所支計闕五十一萬餘緡。五年收三千六十萬餘緡。比所支計闕一千萬餘緡。皆以宣撫司攢剩錢。及次年所收登帶通那應副。六年未見收數。支計三千二百七十六萬餘緡。今年所收。計三千六百六十七萬餘緡。比所支計闕一百六十一萬餘緡。紹興五年。鹽酒息錢最增。然以支數增多。終是應副不足。是致六年大段窘迫。頓增起之數。後來已難繼。侵用過之數。後來又難補。逐月拖欠大軍折估。及梓夔路糧本水腳計司。坐此取怒大將。實非其罪也。然今來七年帳內收數。係是額管約收之數。逐年有虧無增。其支數係是按例實支之數。逐年有添無減。若將來取數稍虧。支數稍添。則不待來年。便有闕少。自來遇歲計有闕。卽添支錢引補助支遣。紹興四年。添印五百七十六萬道。五年。添印二百萬道。六年。添印六百萬道。成都運司及
大使各半。見今泛料太多。引價減落。本司緣此不增添印。去秋畫旨。上供及該稅不盡諸窠名錢。並許拘

收通融應副。除封椿禁軍闕額等錢五項。折計錢引七十萬道。已指數科撥外。細數見去年
九月庚辰。見準戶部符催

督總制司錢。大使司拘收提刑司常平司錢物。充稱提錢。並與本司通融取撥指揮相妨。既不敢添印錢。

引又別無窠名錢物。可以補足所闕錢計。宣府司但責應辦。大使司乃責以蠲減勢相矛盾。尤難措置。卽今歲計見憂不足。設若將來緩急調發。歲計之外。別有支費。委是無從辦集。切慮必致誤事。兼歲收錢物。因有上供進奉士貢三路網坑治課利等窠名錢物。共計一千五百九十九萬。係四川舊額所管歲入之數。其勸諭激賞增敷役錢。助軍頭子錢。免支移米腳錢。秋稅上出納地理腳錢。鹽酒增息錢等課名錢物。共計錢二千六十八萬。係軍興後來所增歲入之數。今比舊額。已增過倍。取於民者。可謂重矣。若計司不卹。更增賦斂。民力困竭。事有難測。此亦朝廷所當深慮矣。臣嘗竊讀劉晏傳。見史臣稱晏理財。謂亞管。蕭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筦榷居其半。今四川區區一隅之地。榷鹽榷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過於劉晏所榷之數多矣。并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於大軍歲計。闕一百六十一萬。彼以一千二百萬貫贍六師。恢復中原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贍一軍屯駐川陝而不足。然則拖欠折估糴本水腳之類。豈計司之罪乎。議者皆謂軍中支費冗濫。臣初亦疑之。近因檢察。乃得其實。且如折估錢一項。每年計錢引一千三百一十七萬。以上件折估錢十貫折米一百石爲率。約計米一百六十八萬。今每年應副正色米九十七萬。七十九萬係水運。八萬石係就納。九萬九千石係就糴。通估錢所折米共二百六十五萬。本司不見得宜撫司卽今官兵實數。止有紹興六年。朝廷遣使取會到諸頭項官兵共計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二百六十五萬石米之理。其折估錢不止是官兵坐倉折估。灼然無疑。據諸處糧審院供到折估錢名色。除

官兵各有身分料錢。已係隨折估錢過勘外。官員有驛料折估錢。廚料祿粟米。贍家錢供給錢。月犒錢。旬設錢。支糧錢。添支絹錢。軍兵有坐倉折估錢。攬搶又貼射錢。添支食錢。鹽米紙筆錢。草估錢。共十四項。但緣官員有驛料折估。軍兵有坐倉折估。故特以折估錢總之。又有諸帥諸將公使錢。人吏作匠請給錢。並係於按月折估錢內應副。是致此一項已用劉晏歲入之數。應副不足。此議者所以謂其支費泛濫也。又諸頭項官兵數內。官員一萬七千七員。軍兵五萬七百四十九人。

宣撫司上項官員數內。有入隊。有不入隊。兩等。近據開州本司金廳具到開州屯駐官兵一萬七千九百三十一人。其官員內。有不入隊使臣三百三十人。軍兵內。有不入隊敢勇效用義兵弓箭手共五千八百七十八人。訪聞不入隊人數。除輜重大頭合破數目不多外。餘盡是繫名充占之人。所有諸州屯駐官兵去處。本司近備坐攬具旁。通朝廷。累行會問。並不報應。未見的確。不入隊人數。官員之數。比軍兵之數。約計六分之一。軍兵請給錢。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一。卽是冗濫在官

員。不在軍兵。去年宣撫司屢以拖欠軍兵折估錢。聞之朝廷。趙開亦緣此而罷。然臣契勘本司去年應副折估錢。逐月差官剗刷。但緣萬數浩瀚。不能如期起發了足。若宣撫司將撥到錢。先支軍兵。次支使臣。後支將官。雖有拖欠。必不闕事。蓋自將官以上。每月請俸。大段優厚。故也。然欲脅持計司。則須以拖欠軍兵坐倉折估爲辭。此乃宣撫司屬官爲主將所畫之策。朝廷不可不知也。臣近到軍前。經由綿。劍。利。州。大安。軍。興。州。皆屬屯駐軍馬去處。間有軍兵陳訴拖欠折估錢。至於衣賜。則所在皆有支散不盡數目。糧食亦

有探支過一兩月。或一兩旬者。足見軍前衣糧寬剩也。然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雖知寬剩。亦未敢

除減。但旦夕憂懼。歲計不足。此朝廷不可不知也。蜀人所苦於折估錢。猶未爲甚。其所甚者。糴買般運也。蓋緣糴買不科敷。則不能集事。苟科敷。則不能無擾。般運事稍緩。則般戶獨受其弊。或稍急。則稅戶皆被其害。紹興四年六年。兩次支移陸運至軍前。次損人夫甚多。勞費猶不足道也。欲省漕運。莫如屯田。近因興元府洋州守臣修築堤堰。特旨獎諭。蜀人皆知德意在此。然臣會問屯田等事。皆不報。止有紹興六年朝廷遣使取會到陝西路屯田頃畝共六十莊。計田八百五十四頃七十九畝。當時已種七分。以上今年耕種既徧。又有增墾頃畝不少。漢中之地。自古沃野。訪聞屯田。盡係膏腴。且據前項頃畝會計。每畝除出種糧。止以三石爲率。約收二十五萬餘石。若將一半椿充自來不係水運。應副去處。歲計米一半對減。川路糴買般發歲計米。亦可少寬民力。兼臣近體問得利路興元府洋州陝西路岷州夏麥大熟。皆可就糴。除興元府洋州已委利路轉運副使句光祖措置就糴五十萬石外。岷州緣宜撫司屬官異議。措置未得。若屬官肯於岷州就糴二十萬石。兼用營田所收一半之數十二萬石。三項共計五十七萬石。每年水運應副閬利州以東歲計米五十八萬石。願得此三項。歲計足矣。可以盡數蠲免。川路糴買般運。此乃卹民之實惠。守邊之良策。朝廷所當留意者也。不知務此。但責應辦。今之所入三倍劉晏。而猶不足。雖晏復生。亦不能辦。況如臣者。豈敢望晏之萬一。能保其不敗事。誅責計臣。雖不足道。然四州生靈。休戚所繫。朝廷所宜動念也。裁節冗濫。措置糴買。臣累有奏陳。未準回降指揮。今輒復陳本末。是皆臣之職事也。不敢隱

默事。苟避譴訶。伏望聖慈。特賜容察。

迨此疏。關全蜀大計。故止削去錢物奇零數目。外並全載之。不得其本月日。且因獎諭。詔書附見奏中。言累準朝旨。不許添印泛料。又言近因梁洋守臣修築堤堰。特降獎諭。又言

錢節冗濫。累有奏陳。未準回降。梁洋獎諭事。已見此月十七日戊寅。不許添印泛料。指彈在此月二十八日己丑。以事攷之。迨此奏必在今年六月以後。未被受。今此獎諭詔書之前。當求他書。攷其本日。

癸未。左武大夫宣州觀察使王公亮知閣門事。

甲申。張浚奏江南宣撫使張俊遣參議官史愿來議修城事。上曰。昨內殿引愿入對。問軍中教閱曲折。因使告俊。每隊五十當增旗頭一人。常養之以待用。每遇出戰。旗以簸揚而壞。泊收軍而退。或無以寓三軍之目。於是植所增之旗。則衆無惑矣。時上方議諸軍置副。浚奏曰。此亦旗頭之副。上以爲然。先是浚自淮西歸。以除王德爲不便。奏論之。左護一軍。皆故羣盜。驕悍自恣。而統制官中侍大夫武泰軍承宣使鄺瓊素與德不叶。光世以瓊屢立奇功。待之與德等。瓊聞德爲帥。不自安。乃以瓊爲副都統制。瓊除左護軍副都統。不見本日。張浚

行狀云。秦檜等奏以王德爲都統制。即軍中取鄺瓊副之。公俱以爲不然。奏論之。按日麻所書議諸軍置副。在渡還朝之後。則二人非並除也。殿前司等處置副統制。指揮在後五日己丑。或可移附彼日。

詔以時暑。命行在所及

行宮御史各一員。慮諸獄囚。諸路州軍令監司分詣。右朝散大夫呂錫山。依舊知果州。錫山。大忠子也。

大忠。大防兄。紹聖

寶文閣直學士。寓居於蜀。上召之。錫山辭不至。集英殿修撰知衢州董舜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初。命學士院策試行在所及行宮樞密院都督府效士五十三人。得陳壽昌等十人合格。詔優等授官。

平等免文解一次。餘皆賜帛罷之。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提舉江州太平觀鄒諶卒。

乙酉。手詔自今內外臣寮薦士。或不如所舉。及罪當并案者。必罰毋赦。上以薦舉法壞。甚者以子弟姻親互相薦論。至犯吏議。則僥倖首免。故條約焉。尚書省言。自來立法太重。不能必行。乃詔自今犯贓私罪者。舉主遞降二等。其以子弟親戚互薦者。令臺臣察之。監察御史趙渙乞令侍從至職事官。不限資序。各舉才堪大縣者一人。俟三二年之間。按其治狀。同其賞罰。詔行在所侍從官限一月通舉二十人。

丙戌。右宣教郎知劍州梓潼縣侯臨。今再任。以士民舉其政績也。

丁亥。中書言。諸路監司除授。依祖宗法。卽不避本貫。詔如故事。仍止避置司州。

戊子。詔皇太后三代特封贈一次。姪誠忠郎謙。訊各進七官。爲閣門宣贊舍人。以后初正尊號故也。左

從政郎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王滿。特改合入官。以薦對也。滿已見去年十月辛酉。

己丑。張浚奏論史事。因言紹聖以舊史不公。故再修。而蔡卞不公。又其每持一己褒貶之語。以聘其愛憎。今若不極天下之公。則後人將又不信。上曰。謂之實錄。但當錄其實。而褒貶自見。若附以愛憎之語。豈謂之實錄。上又曰。今日重修兩朝大典。不可不慎。浚曰。敢不恭承聖訓。自趙鼎去位。有言神宗實錄改舊史非是者。故浚奏及之。日曆己丑。後殿進呈。臣浚奏史館事云云。其上又必須別有言語。餘見六月未并注。

名徽宗皇帝神御殿曰承元。時未有殿。而禮官

言明堂前一日太廟朝饗當用原廟殿名爲樂曲之名乃命學士院撰定焉

此乃黃樓厚爲博士時所請

詔殿前司行

營右護軍後護軍並許置都副統制

日麻不載中前二軍當攷

中書言四川錢引近來印數多慮害成法詔禁止令置

制大使司覺察如違重寘典憲四川錢引舊書放兩界爲二百五十一萬餘緡至是通行三界爲三千七百八十餘萬緡故條約焉

庚寅尚書右僕射張浚言臣先備員川陝宣撫處置使竊見和靖處士尹焞緣叛臣劉豫父子迫以僞命焞經涉大河投身山谷自長安徒步趨蜀崎嶇千餘里乞食問路僅獲生全臣常延請至司與之晉接觀其所學所養誠有大過人者紹興甲寅春被命還朝蓋嘗以焞姓名達之天聽今陛下博採羣議召置經筵而焞辭免新命未聞就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遣初焞行至九江會諫官陳公輔請禁伊川學焞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浚乃顯言其學行請趣召之焞猶不至

熊克小廡略載此事於今年正月末又云浚顯言其拒僞之辭焞乃

就職登誤矣江州去建康不遠而焞以九月上旬方及國門至此已百餘日況其間一再辭新命至閏月上旬方聽令就職是時浚得罪已久非因此奏而遂就職也今不取

是月汴京無雲而雷有龍起據宣德門滅宣德二字 僞齊陷隨州劉豫以進士張浚爲僞皇子府準備

差使

漢景州人初見建炎四年春末

六月辛卯朔，改諡惠恭皇后曰顯恭。

壬辰，右承議郎新知楚州韓元傑罷，坐前守濠州日，其兄元英私往宿州，而不以聞也。時元英已奔劉豫，豫用爲戶部員外郎。

癸巳，祕書少監蘇符言，史館見重修哲宗皇帝實錄，元祐政事屢致紛更，尤當盡付天下公論，非符所宜參預。望改除一閑慢奏遣三省勘會。元豐紹興指揮，係令祕書省長貳通修日曆，詔劄與符照會。左司監陳公輔入對，而奏興復之策，因言衆論謂南兵不可用，上慨然曰：赤墜之役，曹操敗於周瑜，泥水之戰，符堅敗於謝元，北人豈常勝哉？越王句踐卒敗吳王，兵強諸國，亦豈北方士馬耶？

日曆六月己酉，後殿進早陳公輔劄子，比緣奏對興復之

策云：按公輔此月戊申，對劄子即其日所上，則得上語，乃癸巳面對之日也，故附於此。

詔建康府守臣遇有奏稟事，許非時上殿。直祕閣京東淮東宣

撫處置使司參謀官王奐罷，以樞密使秦檜引親嫌有請也。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平海軍承宣使權主管行宮馬軍司公事蘭整罷軍職，提舉台州崇道觀，以墜馬有傷故也。命主管步軍司公事邊順兼權。甲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遣左朝奉郎本司主管機宜文字趙子琇奉表起居，因統所選衛兵赴行，在上引對及還，賜益詔書獎諭，又賚以銀合茶藥毬文帶象簡。子琇、燕懿王後東平侯令鑑子也。賜益詔書等，以是月戊申降旨。

乙未，罷江淮營田司，以直祕閣淮東轉運判官蔣璨、直祕閣淮西轉運判官韓璣、直祕閣江東轉運副

使俞俟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副使汪思溫竝兼提領本路營田仍督責州縣當職官接續措置提領官樊賓王弗俟結局還行在先是議者數陳營田之害上命樞密院計議官李燾按視頗如議者所云中書乃言自置營田司數年已有成效但路分闊遠難以周徧若不專委帥漕就近措置深慮卒無增廣卻致廢弛成法故有是旨三省又言恐州縣觀望乞命帥漕察其稽違與增廣者而賞罰之從之

後旨是在是月壬寅

丙申御筆史館重修神宗皇帝實錄尙有詳略失中去取未當恐不可垂信傳後宜令本館更加研攷逐項貼說進入以俟親覽先是秘書著作郎何掄面對乞刊正新錄說謬前三日命掄兼史館校勘

是月癸巳

至

是批出掄所言張浚意也輔臣進呈上曰史官公心去取方可以垂信萬世知樞密院事沈與求曰神宗一朝史至今紛紛未定此蓋史官各以私意去取指爲報復之資故久而未就但能公心實錄庶可傳信

趙鼎行實云初因臣僚上言稽泰三史是非失實始命官重修鼎去國之後有言其非者乃降御筆改修又鼎事實稱御筆乃宰相擬定見今年七月戊寅并注

戊戌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劉錡兼都督府諮議軍事錡時以所部戍廬州故也詔四川制置大使司津遣隱士張大猷赴行在大猷龍水人隱居翠微巖知天象嘗倣唐制爲蓋天圖謂可置之几案及備軍帳中候驗因爲木式以獻席益爲上之乃詔大猷併齋所藏天文祕書赴行在

己亥德慶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韋淵爲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壬寅詔徹獄開待制新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胡安國累上章引疾可與使郡以右司諫陳公輔等有言也乃以安國知永州倉部郎中兼權大理少卿薛仁輔言比年以來法官寢闕斷刑官十四員而應格者無三數人試刑法官恩例增重而每年中選者無一二人加以數歲恐遂曠官望詔有司討論祖宗設法科之制於京西荆湖淮南江西每路量立明法科解額以收遺才詔刑部條具申省

甲辰武功大夫鳳州團練使殿前司選鋒軍統領吉俊降三官俊所部修武郎輔於私役軍士俊杖之死主帥楊沂中勅於朝故有是命

乙巳知樞密院事沈與求薨於位特輟視朝二日贈七官爲左銀青光祿大夫卽湖州賜田十頃上將臨奠之其家辭而止與求再執政僅數月未及有所建明後諡忠敏詔宣撫司屬官自今毋得選羌人

丙午攝太尉張浚率羣臣爲大行太上皇帝請諡於南郊先是江端友爲禮官建議攝太尉名實不正乞改用三公奉册至是浚復攝是官失之也旣而浚亦以爲疑乃命禮官討論其事後遂改爲攝太傅

七月壬戌

皆降

戊申兵部尙書兼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往淮西撫諭諸軍祉初在建康每有平戎之志張浚大喜之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欲罷之參知政事張守以爲不可浚不從守曰必欲改圖須得有紀律聞望素高能服諸兵官之心者一人乃可浚曰正爲有其人故欲易之也時祉亦自謂若專總一軍當生擒劉豫父

子。然後盡復故疆。及光世罷。乃命社先往淮西。直祕閣詹至聞之。遺浚書曰。呂尙書之賢。固一時選。然如此軍。恩威曲折。卵翼成就。恐不得比前人。兼此軍今已附王德。德雖有功。而與鄴瓊輩故等夷。恐其下有不能平者。願更擇偏裨。素爲軍中所親附者。使爲德副。以通下情。會社還朝。而瓊與其下八人列狀。訟德於都督府。且乞回避。都督府謂德爲直。寢不行。瓊等又訟於御史臺。德亦言瓊之過。乃詔德還建康。以所部一軍隸都督府。復命社往廬州節制之。社將行。賜以鞍馬。犀帶象笏。撫諭甚寵。皆非從宮故事。中書舍人張燾見浚言。社書生不更軍旅。何得輕付。浚不從。社又辟都督府準備差遣。陳克自隨。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與克厚。謂之曰。呂安老非取將之才。子高詩人。非國士也。淮西諸軍。方互有紛紛之論。是行也。危矣哉。亦弗聽。社克皆畱其家。以單騎從軍。右司諫王摺請於都督府。屬官中選知兵者。助社謀議。且畱軍中。撫循訓練。以通將士之情。不報。

此以趙牲之遺史。熊克小廡。唐至。王耀墓誌。張燾行述。參修。小廡稱瓊等列狀。都督府以訟王德之過。而張浚行狀稱訴於御史臺。今從之。徐夢莘北盟會編云。鄴瓊狀王德之罪於朝。德密

知之。遂赴行在上。問之。德具言諸將驕暴。恐別生患。上愕然。遂命德以本軍入衛。熊克小廡云。德亦訟瓊等之過。乃召德以本軍還爲都督府都統制。今年九月二十四日。德申薛死事狀。猶繫左護軍都統制銜。與克所云不同。今且云。社都督府庶不差互。

詔

以欽廉邕州去歲大水。米踊貴。令本路常平官蠲賦稅。賑飢乏。其公私欠負皆停之。右承議郎直祕閣

新提舉荆湖兩路常平茶鹽公事張叔獻貶秩一等。坐前爲江西提刑。不覈實殘破州郡逃亡人戶。蠲減

上供錢。雖該恩免。特責也。

此未知與五年三月丁丑叔獻申江州隱匿上供事有無相關當攷。

己酉。皇叔檢校少師光山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儂開府儀同三司士儂嘗因對勸上畱意卹民。上曰。朕以兵戈未息。不免時取於民。如月椿之類。欲罷未可。一旦得遂休兵。凡取於民者。當悉除之。時建康有積欠左藏庫錢帛。乞免輸。上曰。建康兵火後。遺民無幾。朕何忍更取積逋耶。可並除之。因謂輔臣曰。朕嘗諭趙鼎。宣和以前。宰輔非其人。費用無節。誅求無藝。四海之民。困於科斂。不得安業。朕嗣位以來。思與之休息。又以邊事未靖。軍費之資。取辦於諸路者尙多。斯民之災如此。儻他日兵寢。朕當蠲罷。雖租賦之常。亦除一二年。朕之此心。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張浚等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民之休息。固有期矣。他日更在陛下選用大臣。推行德意。上曰。然事亦在朕。秦檜曰。陛下聖志固定。人誰敢違。因論及唐太宗不能去封德彝。宇文士及。朕以爲恨。既知其奸佞。猶信之不疑。陳與義曰。古人謂去佞如拔山。浚曰。太宗所謂惡惡而不能去也。命參知政事陳與義撰顯恭皇后諡册文。吏部尙書孫近。兵部尙書呂社。篆三諡寶。詔顯肅皇后外家有服親各遷官有差。左宣教郎田如鼈。主管亳州明道宮。理作目陳。如鼈爲御史。坐上疏。詆張絢等斥去。及是復之。

辛亥。祕書省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張榘守著作郎。左朝奉郎李良臣爲校書郎。良臣已見紹興三年六月。良臣自蜀召

歸。上召見而有是命。賜龍圖閣直學士汪藻銀合茶藥。以其纂緝詔旨之勞也。

壬子。左通直郎林安宅主管西外敦忠院。安宅舊爲宣諭官。朱異所薦。至是始命之。安宅初見三年七月甲寅。左朝奉

郎四川制置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趙子琇再入對言四川財賦自茶鹽權酷與夫常賦之外可以供公上之求者經營措置固已曲盡在今無復理財之術但有惜財之術爾望明詔主兵者念民力之已殫應泛濫不急之費當自有以蠲減典計者知戍兵之久勞煩大軍經費之須務求所以贍給如此則兩司相通皆能贍軍卹民同濟國事詔川陝宣撫使吳玠都轉運使李迨措置後五日擢子琇提舉荆湖置北路常平茶鹽公事時川陝贍軍錢闕迨遣官屬分行三路召三等井戶量增貼納錢上等每百斤增千錢中等七百錢下等三百錢自是爲例而子琇未知也

子琇奏下在是月丙辰除命在丁巳今因引對遂書之李迨增貼納錢在此月而不得其日今附子琇奏疏之後蓋克小麻云上殿官趙子琇

頗知蜀中事云云蓋不詳其本末也

丙辰尙書省請申命舉人程文許通用古今諸儒之說及自出己意但文理優長卽爲合格從之

乙卯執政進呈左朝奉大夫蒲贊乞駐蹕江陵上曰荆南形勝自古吳蜀必爭之地宜諭王庶益濬治城塹招徠流移練兵積粟爲悠久之計張浚曰庶在荆南頗有治行元係雜學士猶未復舊職上曰可還舊職使悉心府事上又曰蜀中多士幾與三吳不殊近日上殿如李良臣蒲贊極不易得因論士人各隨所習如蜀中之士多學蘇軾父子江西之士多學黃庭堅浚等曰大抵耳目所接師友淵源必有所自贊閬中人浚在閬州引爲宣撫處置司主管機宜文字至是自知彭州召入後六日遂以贊行尙書兵部員外郎左司諫陳公輔權尙書禮部侍郎降授左朝散郎致仕王次翁令再仕秦檜之再召也道由婺州時

次翁居於婺。與楡遇。至是起居郎樓焯爲楡言。次翁甚貧。兵部尙書呂祉等奏次翁天資孝友。履行清修。年未六十。浩然求退。召置朝列。必有可觀。故有是命。

次翁去年四月方除湖南大制司參議官。不知何時致仕。熊克小原云。樓焯爲秦楡言呂頤浩。次翁鄙人也。頤浩再相。而次翁困一至此。槍笑曰。非其類也。遂落致仕。以兵部郎官召之。按紹興三年秋。頤浩在相位。次翁自廣西漕召還。會頤浩免相。次翁亦乞祠而去。比頤浩再起。又以上饋辟之。與克所云全不同。當致。又次翁此秋雖落致仕。族又得嗣。明年三月方除兵部郎官。克不詳致耳。

丁巳。吏部尙書兼侍讀兼史館修撰孫近引疾乞奉祠。張浚等皆言近之賢。宜畱朝廷。張守曰。聞近信命甚篤。以爲自此當有災。故亟求去位。上曰。此安足深信。陰陽技術。惟卜筮最爲近古。古人精於術數。故無毫髮差。今人能如是乎。君相造命。固不當言命。况近時日者。尤不足信。朕未嘗問也。

己未。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世將。權尙書禮部侍郎吳表臣。並兼侍講。詔回易庫撥隸都督府。權戶部侍郎王俟仍舊總領其事。務苛細者皆除之。

是夏。金左副元帥魯國王昌等以內起大獄。各不之華地避暑。太師領三省事。晉國王宗維乞免官爲庶人。以贖尙書左丞高慶裔之罪。金主亶不從。斬慶裔於會寧市。慶裔臨刑。宗維與之哭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今日豈至此。蓋慶裔常教宗維反也。山西路轉運使劉思河。東北路轉運使趙溫。訊坐累當誅。東京畱守宗嵩與溫。訊善。匿其斷命以俟赦。乃得免。其餘連坐甚衆。皆宗維之黨。

金中雜書云。烏奇邁即位十年。儲位久虛。呢瑪哈利於幼主易制。陰謀立阿古達之孫。而慮烏奇邁將以子爲嗣。乃創建三者。首除烏奇邁之子爲尙書令。阿古達次子固倫貝勒。次尙書事。呢瑪哈利等二人。而處身於下。揆立二太子之子爲皇太子。丙辰年。烏奇邁死。皇太子即位。尼瑪哈利陰謀既成。後以烏奇邁之子尙書令者封宋王。阿古達

次子錄尚書事者封秦王。置兩人於閒散。尼瑪哈遜太傅領三省事。拜都元帥。內外之政皆出於己。金主十二年少守虛位而已。秦宋二王方悟尼瑪哈之術。丁巳春。因羣聚會。所謂宋王者。以所受封王之命。擲於尼瑪哈前。歷吐胸中。積憤。尼瑪哈深被沮毀。包羞忍辱。亟歸私第。感疾不起。以是年十月二十一日死。國政復歸於秦。宋二王遂去。尼瑪哈腹心之人殺左轄高慶裔。山西漕使劉思。黜左揆。固新。右轄蕭慶爲庶人。尼瑪哈用事日。凡所施設。一切廢罷。宗嵩太祖晏第六子。博勒郭也。宗嵩所居官必復租稅。甚得蕃漢間心。然時有酒過。及除東京留守。金主竄敕令止飲。道有渤海僧以酒杯獻者。卽命敲殺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二

井研 李心傳撰

【紹興七年】秋七月辛酉朔直祕閣提舉廣南市舶宗穎與宮觀理作口陳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章傑爲廣南東路轉運副使傑初以家世坐斥至是復起左文林郎成都府成都縣尉羅萬改京

官堂除大邑萬以薦對而有是命

十二月丁卯改監進奏院

癸亥光山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錢愐爲樞密副使都承旨右朝奉大夫直徽猷閣孫佑奪職降二官坐守虔州不捕盜且奏事失實也佑聞張覺來代己乃引病乞宮觀故責之直祕閣京東淮東宣撫使處置使司參議官韓球陞參謀官兼都督府隨軍轉運副使

甲子祕書省校書郎兼史館校勘高闕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今樞密院雖號本兵之地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都督專主用兵亦宜屬於樞密不宜以宰相主之是朝廷以上兵柄是分爲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雖利害灼然可見官長者不敢自決必請於朝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漕官屬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之行給舍得以繳駁臺諫得以論列若給舍以爲然臺諫以爲不然則不容於不改祖宗時有繳駁臺諫章疏不以爲嫌者恐其得於風聞致朝廷之有過

舉。然此風不見久矣。臣恐朝廷之權。反在於臺諫。且祖宗時。監察御史亦許言事。靖康中。嘗舉行之。今則名爲臺官。而實無言責。此皆名之未正者也。宗正丞譚知柔奏宗室訓名。睦親宅。希字下連必字。廣親宅。夫字下連時字。親賢宅。居字下連多字。棣華宅。卿字下連茂字。並從之。直祕閣修撰四川轉運副使陳遠猷兼川陝宣撫司參議官。提點本司營田。詔紹興府聽讀進士耿鏐放還本貫。都督府請諸軍有面刺大字及燒炙之人。不許入皇城門。從之。時西北忠義人多有刺面爲殺敵報國等字。故申明焉。乙丑。直龍圖閣知虔州張巖條上措置盜賊事件。張浚等言。巖有才。必有措置。秦檜曰。巖向知南劍州。能平賊。甚有功。而言者以爲多殺平民。毀譽是非。不公如此。上曰。大凡人爲血氣所使。而愛憎移之。所以毀譽是非不公。在上察之耳。浚曰。士大夫少學。故如此。孔子許顏回爲王佐。蓋唯不遷怒不貳過者。可以爲天下國家也。上曰。孔子所許。顏回一人而已。可知其難。士大夫少時爲血氣所使。而輕任喜怒。更事既多。若能知悔。則亦少累。朕爲親王時。或因事輕用喜怒。至今不能忘。常自悔責。

(中興聖政史臣)曰。人君過失。與常人不同。天下臣民。惟以願君爲義。莫

或拂之。而亦莫或回之。惟上聖卓然特立。異於常情。乃能自反。爾故以過失爲跡者。常千萬。文過以自安者。常千百。悔過而能自反者。幾千一也。

丙寅。祕書郎張戒提舉福建路茶事。上因論館中人材。以爲戒好資質。而未更事任。可令在外作一任。復召用之。戒聞。請補外。後二日。上謂輔臣曰。士大夫須更歷外任。不必須在朝廷。若旣練達。而止令在外。則又不盡用材之道。陳與義進曰。前日陛下惜張戒人材。除外任以養成之。聖意甚美。上曰。中書省可籍記。

他日復召用。右朝散大夫宇文師瓊知建州。以其母安定郡夫人黎氏有請也。修武郎閣門祇候何蘇添差兩浙東路兵馬副都監。

丁卯起復太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遣屬官王敏來奏事。初飛請解官未報。乃以本軍事務官張憲攝軍事。憲在告而權宜撫判官張宗元命下。軍中籍籍曰。張侍郎來。我公不復還矣。直寶文閣新知襄陽府薛弼在武昌未上。請憲強出臨軍。憲諭羣校曰。我公心事參議必知。盍往問之。羣校至曰。張侍郎來。由宣撫請也。宣撫解軍政未久。汝輩乃如此。宣撫聞之且不樂。今朝廷已遣刺使起復宣撫矣。張非久留者。衆遂安。

此段熊克小歷繫之於今年四月丁未已前蓋誤是時張宗元未權宜判今移附此又薛弼今年三月已除襄陽今稍修潤其文令不舛悞。

上命參議官李若虛統制官王貴詣江州

敦請飛依舊管軍如遠並行軍法。若虛等至東林寺見飛。具道朝廷之意。飛堅執不肯出。若虛曰。相公欲反耶。且相公河北一農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相公謂可與朝廷相抗乎。公若堅執不從。若虛等受刑而死。何負於公。凡六日。飛乃受詔。

此段蓋據徐夢莘北盟會編修入。但日歷所載降旨參佐將校敦請乃去年四月事。今年全不見指揮。且繫此更當求他書參攷。

赴行在。張浚見

飛。具道上所以眷遇之意。且責其不俟報乘軍而遽募。飛詞窮曰。奈何浚曰。待罪可也。飛然之。遂具表待罪。此亦據徐夢莘所記修入。據林泉野記。中興遺史。岳侯傳。皆稱上謂飛赴行在。論遣還軍。而日歷全無之。按此月戊辰。上宣諭輔臣。有云。飛臨行時。朕明諭之云云。則飛嘗入朝審矣。據陳公輔四月間所奏。亦云陛下且當與飛反復詰難。又云。俟張浚自淮西歸。當明著劉光世之罪。以警諸將。以事故之。則謂飛赴行在。當在張浚未往淮西之前。飛還武昌。當在張浚既回建康之後。但未見本日耳。今因王敏來奏事。遂併書之。當求他書參攷。

上慰遣之。將行。上謂飛曰。卿前日奏

陳輕率，朕實不怒卿。若怒卿，則必有行遣。太祖所謂犯吾法者，惟有劔耳。所以復令卿典軍，任卿以恢復之事者，可以知朕無怒卿之意也。飛得上語，意乃安。

〔中興聖政〕史臣曰：人主平時馭下，不過恩與威而已。至於馭將，又非平時恩威之所能盡也。是必有不費之恩，出於望外，不測之威，出

於物表，然後可以折其力，服其心，而得其死力也。太祖遣王全斌伐蜀，一日念其寒，脫所服裘帽賜之。其伐江南也，曹彬等入辭，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此無他，駕馭英雄之術當然也。高宗亦嘗曰：朕拊楊沂中過於子弟，及淮西有警，則親筆戒之。若不使適當行軍法，沂中承命皇恐，至於岳飛奏陳輕率，自知必抵罪，而乃開示胸腹，略無留難，飛深極感。激二人者，卒皆成功。此其術豈在太祖下，若乃濫賞以發其恩，姑息以玩其威，其欲諸將之爲用，難哉。至是遣敏求來奏事，委曲

感恩云：非官家保全，何以有今日。翌日上以其語諭輔臣，奏檜見飛舉趾已有忿忿之意矣。左司員外

郎李彌遜言：臣聞善爲國者如持衡，本末輕重常使適平，無偏而不舉之患。唐自中葉以還，方鎮驕橫，稔

成禍亂。至於五代益甚，藝祖躬親其弊，故削州郡之權，以尊王室，以攬威柄，誠得銷患救時之宜。然當是

時強兵勁卒，悉屯京師，及西北近畿，往來更戍，不絕於道。百姓逸樂，財用豐衍，州郡奉行詔條，得以無患。

其後承平既久，兵制浸墮，民益無聊，而州郡之權益輕，本末俱弱，以致禍患。此已然之明效也。至於今日，

曾未少革，帥守但具空名，兵寡民貧，城池隳敝，財賦悉以上供，餽餉不足，枝梧目前，常不暇給。平時稍爲

備守之計，則羣議而力沮之，萬一有警，拱手罔措。賢者則甘心守節，不肖者則奉身逃生。雖誅竄失職之

吏，其害已不可勝道矣。臣愚願慎擇賢材以任帥守，假之事權，使得竭才展效。鎮安方面上寬顧憂，下銷

姦宄，以效臂指之用。詔樞密院措置，自祖宗世，陝西、河東、北三路皆以文臣爲經略使，領大兵，武臣爲總

兵號將官受節制。熙豐後始置武帥。論者非之。自渡江以來。沿邊之兵盡歸諸大將。帥臣反出其下。故彌遲有是言。然至今不能改也。

戊辰起居郎樓炤言。竊見國家募兵露師之日久。有財匱之憂。近者妄陳財用四事。雖蒙開納。有司終不能小有損益者。必主計之司未嘗親見其本末也。竊攷唐故事。宰相領鹽鐵轉運使。而同時在位者。或判戶部。或兼度支。臣愚以謂使宰相兼有司之事。則不可。若參攷唐制。使戶部長武兼領諸路漕權。何不可之有。若戶部兼領諸路漕權。內則總大計之出入。外則制諸道之盈虛。以時巡行。如劉晏自按租庸。以知州縣錢穀利病。而事之本末皆身親而目覩之。何者可行。何者可能。斷然無復疑。伏望聖慈。下臣之說。詔

大臣講究之。詔三省相度措置。

是月戊子施行。

炤又請令行在侍從官各舉通判資序。或嘗任監察御史以上。可

以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皆具已試之狀。保任以聞。朝廷籍記姓名。遇闕除授。後有不如所舉。則正繆舉之罪。詔如所奏。仍令中書門下省置籍。

壬申。張浚以旱乞率從官禱雨。又乞弛役慮囚等數事。因奏如浙西諸郡及宣州廣得軍。地形下。未覺旱。如鎮江。建康。地形高。最覺闕雨。上曰。朕患不知四方水旱之實。宮中種兩區稻。其一地下。其一地高。昨日親閱之。地高者其苗有槁意矣。須精加祈求。庶幾數日間得雨也。時方盛暑。浚一日坐東閣。參知政事張守突入執浚手曰。守向言秦舊德有聲。今與同列。徐攷其人。似與昔異。晚節不免有患失心。是將爲天下

深憂。蓋指樞密使秦檜也。浚以爲然。監察御史李誼守右正言。徹獻開待制邵溥。上其父伯溫所著辯誣三卷。上曰。事之紛紛。止緣一邢恕耳。數十年來。士大夫相攻詆。幾分爲國。幾分爲民。皆由私意。託公以遂其事。宣仁之謗。今已明白。紛紛之議。可止矣。

熊克小歷稱都督府幹辦官邵溥。避其父所著辯誣。蓋誤其實溥。權川陝宣副時。被旨繕寫。今始付出耳。

提舉修內司

王鑑特降一官。時以金陵宮室未備。置修內司。主其役。而命鑑領之。鑑請聖祖殿基爲私第。部曲多占民居。又遣使臣儲毅。市王安石家田之在宣城。蕪湖者。號曰御莊。因冒占腴田。大爲姦利。會有訴者。按驗得實。上命籍其田。降毅官中書舍人。張彙曰。此與宣和間李彥西城所何異。毅不足道。鑑實使之。卽奏鑑以內侍出入宮禁。乃敢公然遣人假託御前。經營莊產。並在宣城。蕪湖。去行朝特一水耳。無所忌憚。一至如此。不加竄逐。何以示懲。疏入。毅坐停官。而鑑有是命。併御莊罷之。

癸酉。左承議郎施鉅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甲戌。直龍圖閣知宣州趙不羣充祕閣修撰。知廬州。

丙子。右金吾衛大將軍提舉台州崇道觀陳仲堅復爲夔州觀察使。仲堅。開封人。欽慈后兄子也。靖康中。例換環衛。至是特復之。檢校少傅靖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仲湜薨。以上在諒闇。用故事。不舉哀成服。輟視朝三日。賜其家銀帛五百匹兩。追封儀王。諡恭孝。仲湜酷好珊瑚。飲食起居。不忘把玩。大者一株至數百千。上嘗問仲湜。墜地則何如。曰。墜地則碎矣。上曰。以民膏血。易此無用之物。朕不忍也。

仲湜無以對。

戊寅祕書省著作郎兼史館校勘張嶼面對。先是有詔刊修神宗新錄說謬。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李彌正、胡程見右僕射張浚辭史職。浚曰：「正欲平其事，故令史官自簽貼。若辭非本意，既而嶼對湜，申後省以所得聖語云：『范冲任申先止，憑校勘官便以爲是。』故實錄多舛誤。彌正、程再辭史職，從之。」

趙鼎事實云：彌正、程再辭史職，再相一日見上。

論及此事曰：「似是修訛錯者，非有所改也。謂曰：『但所降御筆如此，外間不得不疑。』上曰：『此乃宰相擬定者，俟一併降出，轉自可見。』」謂曰：『近見起居注載著作郎張嶼所得聖語，亦復如此。』上愕然曰：『安得有此嶼小人也？』乃取爾耶上駭甚，謂曰：『嶼所記不得存留。』謂曰：『前此已修入時政記，付之史館矣。』上曰：『爲之奈何？』曰：『俟他日修日歷，當論史館除去之。』上曰：『甚善。』蓋此事本非上意，特重違用事者之言耳。按今日歷已無此聖語，故知罪遺事可信也。李彌正辭校勘，日歷不書，但於十月壬寅書二人可依舊校勘。今因嶼面對附此，庶免小歷云。李彌正高開辭史職，恐誤。按紹興八年十一月丙寅，彌正因罷郎官章疏云：『趙鼎再相，彌正乃以前日之罷爲不易逢之機，閱以前日之舉爲不得已之事，則知刊修之際，閱未嘗辭史職也。』

左朝散郎王勳提舉廣南

市舶，勳知長興縣，有薦其治狀者，上召對而有是命。

己卯，上諭張浚曰：「昨夕有雲物，意遂作雨，而夜深乃散。卿等更求可以感召和氣事，悉意爲之。」浚曰：「敢不恭承聖訓。」右承事郎新提舉福建茶事陳正同罷，用銓量詔書也。初，命郎官已上免銓量，正同嘗除尙書郎，以資淺而罷，乃自言在於久例亦同經歷，言者以爲不可以一人之私遂廢天下公法，故卒罷焉。左迪功郎嘉州司戶參軍趙雍特改左承奉郎，雍，臨邛人，以薦對而有是命。萊州防禦使權主管行宮步軍司兼殿前馬軍司公事邊順疾篤，留守呂頤浩以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章淵代之，及是奏

至上不欲以戚里管軍。乃詔淵見任使相。難以差權。令頤浩別選將。順尋卒。

辛巳。張浚等奏。禱雨備至。未獲休應。上曰。應天須以實。如恤刑弛役之類。當更有實惠可及民者。朕曉夜思之。如積欠一事。爲民之害甚大。比因移蹕。所過州郡。下蠲除之令。民間極喜。可將諸路紹興五年以前稅賦積欠及其他逋負。議蠲之。庶幾少蘇民力。浚等退而條具。悉施行焉。右承議郎通判閩州王利用。行國子監丞。左朝奉大夫行尙書屯田員外郎王弗貶秩二等。坐措置營田違戾也。言者又奏。弗體究誕護。遂罷去。日歷無此。今以閏十月二十八日刑部檢舉狀修入。是日。金領三省事。督國王宗維卒。高慶裔既誅。宗維恚悶。絕食縱飲。

至是死。年五十八。

范仲熊北記云。呢嗎哈庚申生。

權太原少尹烏陵囑思謀。自戍所來奔喪。金主亶以思謀爲福州觀察。

使去權字。

徐夢莘北盟會編有呢嗎哈獄中所上書。及金人誅呢嗎哈詔。其文鄙陋。他書無其事。今不取。

壬午。右宣教郎直徽猷閣張浚。特賜進士出身。與郡。浚奉其母至。行在上。引對而命之。中書舍人張諫言。自宣政以來。姦臣子弟。濫得儒科。陛下與浚圖回大業。當以公道首革前弊。浚首蒙賜第。何以塞公議。上以浚有功。欲慰其母心。乃命起居郎樓炤行下。炤又封還。祕書省著作郎兼起居舍人何掄曰。賢良之子。宰相之兄。賜以科第。不爲過也。乃書黃行下。後旬日。浚引嫌復辭。尋除知鎮江府。浚乞免賜出身。在此月己丑。

癸未。手詔中外臣民。各許實封言事。在外令附驛以聞。旱故也。宰相張浚。樞密院使秦檜。已下引咎乞罷。

黜詔曰。亢陽未雨。憂心如熏。咎在一人。非卿等罪。各安乃位。勿復陳詞。夙夜勉旃。以輔台德。時臺臣有謂右司諫王縉曰。上任我輩言路。而求直言。何也。縉曰。此故事也。豈以臺諫而廢哉。左宜教郎簡州州學教授黃源應詔上書。言中興之主。當與創業同。創業當視藝祖。其大計大議。取謀於宰相。則趙善等是也。大勳大烈。責成於大將。則曹彬等是也。內則講修政事。爲萬世計。外則削平僭僞。爲一統計。十有六年。而天下泰定。非但藝祖聰明神武。亦維冠劍大臣。憑藉威福之至此也。今陛下中興。將相豫附。保國備寇。忠勤篤至。然而十有一年。政事則講修不逮。僭僞則削平不果。何也。無乃隆主勢以論上相。嚴威斷以馭大將。作威作福。直與藝祖不同故耶。因條上六事。一曰。躬一德以享天心。二曰。正東宮以嗣國統。三曰。勵宗親以策勤勞。四曰。厚禁旅以鞏宸極。五曰。連秦夏以臨三晉。六曰。田淮甸以傾全齊。其論國統略曰。往者宗社不幸。明受之變。皇太子居櫪襍中。爲賊所污。不克正位。今既九年。而皇嗣未育。陛下蓋嘗選宗親之賢。納之宮中矣。此誠社稷至計。然而其名未正。無以係天下望。乖謹重之議。開覬覦之端。藝祖櫛風沐雨。以開洪業。挈天下之重。不以私其子。願授之太宗。仁宗在位四十有二年。而國統不絕者如綫。亦取宗親於濮邸而立之。是爲英宗。今陛下卽位之日。不爲不多。建儲之計。不爲不急。以爲皇嗣未育。不可遽議乎。則祖宗故事。可致而知也。以爲兵戈未戢。不可遽立乎。則漢高帝嘗立太子於關中。而身在兵間也。以爲儲貳體大。非疏屬可定乎。則後周太祖嘗以異姓之親。尹京邑而付大統也。今宗親之賢。既足以仰承聖意。而日復一日。未留睿斷。臣愚以爲恐左右前後。或懷姦心者。朝浸暮潤。以行其譖。非社稷之福也。厥今

天下亦多變矣。是在他日必得長君。然後可辦。非赤子可得而臥治也。大江以北亦多寇矣。是在他日必得賢明。非母后可得而制政也。夫求成不諱敗。圖存不諱亡。況宗親之賢。越自支庶。陛下取而歷試之。典冊所加。以上公矣。陛下必不得已。姑少須之。何不使攝居儲貳之位。皇嗣之生。退居藩服。社稷豈不益固。天祐聖祚。陛下則百斯男。抑未可知。然而宗親之賢。臣竊念之。非藝祖之昭。則太宗之穆也。陛下勿謂昭之爲遠。穆之爲近。藝祖應天順人。除五代之暴。用永清於四海。陛下嗣景命於祖宗。擇其後。何遠近之有。陛下使之出居東宮。就師傅。則敵國必不敢輕繼體之幼弱。姦佞必不敢幸廢立之非福。國以之安。而家以之全。此萬世之業也。源臨邛人。舊游太學。有聲。雖爲小官。聚族百口而養之。然亦尙氣好罵。故仕不達而卒。源所上書不得其月日。因求言附見。

甲申。獨諸路民戶。紹興五年以前欠租。上旨也。坊場淨利五年正月以前所負亦除之。建康府居民貧病者畀之藥。死者助其葬。

乙酉。權戶部侍郎王俛請就建康權正社稷之位。詔本府踏逐如所請。進士蕭建功特補將仕郎。建功新淦人。通經史。陳瓘。李樸皆器重之。隱居江濱。士大夫乘舟上下者。必禮於其廬。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薦於朝。召試中書。而有是命。

丙戌。宣州觀察使董曼爲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填創置闕。仍兼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提舉一行。

事務。

丁亥左奉議郎新江南西路提舉茶鹽常平公事李公懋爲監察御史。詔今後士民陳獻利害令給會子細看詳其可採者取旨施行。

戊子刑部尙書胡交修言諸州縣奏勘公事稽滯甚多乞責罰上曰大抵刑獄須當從寬乃命本部開具稽滯尤甚三五處申省取旨。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朱勝非知宣州尙書省言州縣財賦率多妄用亦或失取緣此上供虧欠漕計不足詔戶部逐時輪那長貳一員出外巡按其奉行詔令違戾等事按劾以聞州縣財賦利病並攷究以實措置使各條具聞奏餘聽一面行訖具申朝廷合行事依本等奉使格法初用樓昺請也。詔諸路州縣逃亡民戶未開墾田畝通限八年輸全稅初用江西轉運副使逢汝霖請免五年升科至是又推於諸路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二

井研 李心傳撰

【紹興七年】八月壬辰。

（按）是月辛卯朔。

張浚奏探報偽齊簽軍自六十以上則滅之五十以下則增之科條之煩民不堪命出軍之際自經於溝瀆者不可勝計上覺額歎息曰朕之赤子至於如此當思有以拯救之可諭江淮諸郡凡歸附者加意撫納厚與賜卹勿令失所以稱朕意。

癸巳上與執政論漕臣能否因及向子諲上曰元帥舊僚往往淪謝汪伯彥實同艱難朕之故人所有無幾伯彥宜與牽絃張浚奏曰陛下念舊如此實甚盛之德但伯彥無所因而牽絃則必致紛紛恐非徒無益臣等已商量俟因大禮取旨更得親筆數字爲明帥府舊勞庶幾內外孚信上曰俟到九月當復職與郡伯彥之末第也嘗受館於王氏奏檜從之學而浚亦伯彥所薦故共贊焉中書舍人張彥起居郎樓炤以嘗論駁張浚賜第事不自安皆求去不許言者繼論之乃以彥爲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

後省

題名彙以八月除職奉祠而日歷不載今因彙乞去遂書之或可移附乙未日並除兩舍人之后。

乙未少保江南東路宣撫使張俊爲淮南西路宣撫使盱眙軍置司保成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楊

沂中爲淮南西路制置使。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劉琦爲淮南西路制置使。並
廬州置司。時呂祉至廬州。而瓊等復訟王德於社。社諭之曰。若以君等爲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但喜人
向前。倘能立功。雖有大過。彼亦能闕略。況此小嫌疑乎。於是密奏乞罷瓊及統制官靳賽兵權。乃命二帥
往淮西。召瓊等還行在。鄭克撰呂祉行狀。稱社密以利害開於廟堂。未
可易將分軍與諸書全不同。詳具八月戊戌注。顯謨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曾開。徽猷

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趙思誠。並爲中書舍人。思誠嘗除舍人。坐其父挺之直陳紹述。爲言者所論。至
是張浚復用之。權尙書兵部侍郎兼都督府參議軍事。權湖北北京西路宣撫判官張宗元。爲徽猷閣待
制樞密都承旨。岳飛復任。宗元乃還。既對。遂有是命。司農少卿樊賓罷。知袁州。左朝議郎常明爲祕

書省正字。明自西充丞。召對策試。而后命焉。

明以今年六月辛卯降旨試。按是時校
書多不試。而正字有試者。不知何故也。

丙申。尙書戶部員外郎霍蠡轉一官。用權湖北北京西路宣撫判官張宗元奏也。

日歷惟此日宗
元繫宜判銜。

蠡在鄂州。應副

岳飛軍錢糧。宗元言其奉公守正。故特遷焉。先是飛數言軍中糧乏。乃命蠡按視。至是蠡言。飛軍中每歲
統制統領將官使臣三百五十餘員。多請過錢。十四萬餘緡。軍兵八千餘人。多請過一千三百餘緡。總計
一十五萬餘緡。於是右正言李誼言。蠡職在出納。理當究心。然慮點檢苛細。若行改正。却合支券錢六萬
餘貫。才省九萬緡而已。望令依舊勘支。務存大體。以副陛下優恤將士之意。

蠡奏不得其日。今因其轉官送書之
熊克小歷繫之。去年八月戊子蠡初

受命時誤矣。是時李誼止爲監察御史。今年七月方除正官。此段或可移付今年十月戊戌入對之日。但是時乃淮西兵變。后恐不應議裁減。更須詳攷。

詔知桐城縣魏持。知太湖縣張鼎。知武昌

縣唐時侯秩滿。並令入對。以權湖北宣撫判官張宗元言其政績也。先是樞院計議官李燾奉詔行視江淮營田。還言其不便。又論持及知秦興縣李慥違法殃民。比之諸邑尤甚。望細責之。張浚不樂。燾時監西京中嶽廟而去。於是宗元奏持爲政有惠愛。淮南諸司亦上慥治狀於朝。乃令再任焉。

注此以見李燾本末。燾明年三月自嶽廟除

官未知其罷日。今附此。按王弗。樊賓之罷。去此不遠。必相先後也。持明年九月爲張戒所論。

丁酉。左從事郎朱松特改左宣教郎。爲祕書省校書郎。松。婺源人。以薦者得召見。言自昔中興之君。惟漢光武可以爲法。晉元帝。唐肅宗可以爲戒。元帝東渡。賞刑失中。疆臣跋扈。晉室終以不振。肅宗雖復兩都。而急於罷兵。是以終唐之世。不能取河北。上曰。光武固無可議。若元帝僅能保區區之江左。略無規取中原之心。而肅宗猶能克復兩都。再造唐室。則肅宗爲優。然肅宗當明皇西幸。旣不能扈從以行。晚復感於張后。李輔國之讒。而虧人子之行。此其可恨也。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與都轉運使李迥有違言。交懟於上。詔川蜀去朝廷甚遠。全藉兩司協濟國事。今覽益迥所奏。務爲嫌隙。必致生事。深以爲憂。可令學士院賜詔戒諭。仍當深體朕意。毋得因今旨在告待罪。妨廢職事。詔四十大邑。許通除選人。供給依職官例。代還甄擢如先詔。

戊戌張浚進呈顯謨閣待制荆南府王庶復徽猷閣直學士上曰庶嘗云今天下不可專用姑息要當以誅殺爲先謂朕太慈聞仁宗皇帝嘗云寧失之太慈不可失之太察此祖宗之明訓也今百姓犯罪自有常法何以誅殺爲先乎浚等曰聖人三寶一曰慈未聞以慈爲戒也庶學識淺陋不知大體浚因奏僞齊尙用本朝軍器上曰祖宗有內軍器庫在調門幾百門所藏弓弩器甲不可勝計及軍器庫在酸棗門外數亦稱此原祖宗置庫有內外之異及弓弩弦箭亦各異藏分官主之皆有深意陳與義因奏頃爲澶淵教官嘗見甲仗甚勝日久不用往往朽敗上曰此等物得不用亦美事也是日中侍大夫武泰軍承

宣使行營左護軍副都統制鄧瓊叛執兵部尙書呂祉徐夢莘北盟會編云祉舉監驛倣不諳軍法統制官社簡倨自處將士之情不達

有兩使有正使者橫搗唱喏祉領應之有何候終日稱歌息喫食調弄聲樂之類不得見者其下多憤怒按祉此時不將家以行所云調用聲樂之類恐當求他書參攷惟熊克小歷云說者皆曰祉簡倨自處將士之情不達今從之淮西轉運判官

韓璉舊在劉光世幕中光世待之不以禮至是諸校或以罪去趙鼎逸事曰張浚自當國引呂祉授除兵部尙書復用韓璉爲淮南漕運管倅建康日劉光世待之不以禮

又嘗爲其屬劉觀所辱諷此二忿故力建議罷光世軍遂以祉代爲宣撫判官祉爲人剛愎自任昧於應變既代光世謂執政可跬步而得璉亦很傲志在復仇故李著王默光世所厚也志以罪去王德者光世之腹心也軀復者光世所招徠之益也光世以璉屢立奇功待之與德等祉慮其部曲難制故專任德以悅軍情璉不自安會祉密奏朝廷乞罷璉及新寨軍師史未照漏譯於璉璉懼翌日發社舉軍奔僞齊社聞瓊等反側奏乞殿前司權鋒軍統制吳錫

一軍屯廬州以備緩急又遣璉詣建康趣之鄭克作呂祉行述曰公往合肥護諸將還朝奏事懇切皆寢不報留行朝再決旬上令執政諭旨且暫往續有處分復遣中使押賜鞍馬單帶象筋撫諭甚寵

皆非從官故事蓋示將欲大用也公拜賜退語家人曰君命如此義不可辭勢須即往一死固不惜第恐議論不定無益於國家耳與不
要學相對涕泣如訣別然蓋以事有牙蘗往不保還故也合肥一軍如鄧瓌輩將校軍卒皆故羣盜也居則戢食動則鳴鏜光世紀律其
嚴暴橫殊無畏忌其所憚者惟德耳十月除王德都統制然瓌輩與德等舊為等伍者私受其節制也乃列狀詣都督府數其過而訟
之並乞回避都督府謂德為直故襄不行瓌等又詣御史臺或語之曰爾輩如此是訟宰相跡甚危矣遂憂懼不自安一旦瓌等二十人
橫過廳庭哀訴於公曰不合極備朝廷今日未知所告尙書教取某等公令升階慰諭之曰若以公等為是則大相難然此事何可醫治
蓋張丞相但喜人向前耳備能向前立功雖有大過者彼亦忽略況此小嫌疑乎當力與諸公辦之保無他慮切不可置胸中也詞直意
誠宋皆感泣於庭下誠如尙書之言某等誓當效死圖報其事遂定公見德與瓌等置如冰炭然乃密以利吉聞於廟堂且加撫循徐為
措置未可遽易其將驛分其軍尋有旨召王德諸將皆喜謂德之往必有行遣而公所言不妄矣先是官廳趙不羣為淮西帥且乞吳錫
一軍廬州駐劄準備緩急又遣轉運判官韓運詣建康而囑之曰諸將反側幸已定矣然有他議則必愈乖煩子細自知宰相此可見
公之慮周也時都督府機宜蓋諒別因職事經過合肥遂乃問公蓋歸去曾令說否公曰亦曾屬渠第恐不敢盡達此意復煩開陳曲
折諒果不敢盡言遂行至和州以疾作滯留已而諸將聞王德留都督府為都統制且錫資極優瓌等皆狀望曰我初訟彼罪也今彼
既受賞我必有偏首領且不保矣於是始萌叛意時有旨除張浚楊沂中劉錡三人為淮西宣撫使副判官軍中已傳聞而八月七日命
字牌指揮令易置分屯次日瓌等遂叛按日歷八月八日戊戌有旨韓運令開門引見上殿與克所云略同今從之但所言社事
亦多條飾恐須詳致徐夢莘北盟會編云楊沂中遣吳錫先以兵往淮西察其動靜瓌等覺之按此時錫實未至今則謂修入 瓌聞
頗有異志統制官康淵曰朝廷素輕武臣多受屈辱聞齊皇帝折節下士士皆為之用衆皆不應猶相視
以目先是統制官王師晟戍壽春挈營妓去其家訟於社時將士方不安社之政師晟乃與瓌及統領官
王世忠張全等謀作亂已上並據徐夢莘會編社之乞罷瓌與靳養也其書吏朱照漏語於瓌此據趙鼎逸事瓌令人遮社所遣

置郵，盡得社所言軍官之罪，瓊等大怨怒。

此據徐夢莘會編

前一日，被旨易置分屯。

此據社行狀，按張浚等以乙未日除宣撫制置，至此三日正當被受所謂分屯。

乃瓊等被召之旨也。諒被召不見於諸書，以今月十一日手詔修入。

康淵曰：歸事中原則安矣。詰朝，諸將晨謁，社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官

張景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社見之大驚，欲退走不及，爲瓊所執。有瓊之黃衣卒者，以刀斫瓊中臂，瓊大呼曰：何敢爾！願見有執鐵鎗者，瓊取以擊卒，斃於塔下。瓊親校已殺景於廳事，又殺都督府同提舉一行事務喬仲福及其子武略大夫嗣古。統制官劉永衡友，遂執閣門祇候劉光時，率全軍長驅以行。已上並據徐夢莘所編，其張景以下官職則以日歷增入，但夢莘以衡有爲邪友，蓋字誤。至州東樓下，社謂瓊曰：若社有過失，當任其咎，奈

何？乃如此負朝廷。

此據張宗元所奏

軍士縱掠城中而去。時直徽猷閣前知廬州趙康，直祕閣修撰知廬州趙不羣

皆爲所執。

此據徐夢莘會編

既而釋不羣歸，蓋不羣至官未旬日，無怨憾於軍中故也。

此亦據徐夢莘會編，但稱瓊至霍邱縣殺社而從不羣歸，則恐誤。按張宗元所

申，社以十三日被殺，而日歷八月十二日壬寅知廬州趙不羣，申已回本州，則是不羣未至霍邱先得歸也。今併附此日。

瓊遂以所部四萬人渡淮降劉豫。

熊克小歷云：瓊以全軍七萬人北走降劉豫。趙鼎事實云：瓊以

全軍五萬之衆歸於豫。張戒奏上語云：淮西失精甲四萬，日歷云：失三萬人，數皆不同。按光世一軍，王德所部八千人，已還建康，其餘必無此數。趙姓之遺史亦云四萬人，似得其實。今從之。

己亥，吳國長公主言，妾選尙潘正夫三十年矣，伏見祖宗以來，駙馬都尉如石保吉、魏咸信、柴宗慶，皆除

使相見今戚里亦多得之。正夫歷事累朝。於靖康園城中。首乞迎立陛下。早正大位。又於杭州召對。嘗言陛下倉卒渡江。禁衛未集。預宜防變。今望特除開府。仍將檢校少保。落檢校字。詔近除士。窺開府儀。同三司。係任宗正十年。合依故事。剖與本位都監。自後毋得妄有陳請。

庚子中衛大夫秀州刺史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前軍第三將魯彥降。橫行遙郡七官。令本軍自效。彥嘗幽軍吏韓全。絕其食而死。爲韓世忠所按。故絀之。

辛丑上始淮開西失師。手詔諭鄧瓊等曰。朕躬撫將士。今逾十年。汝等力殲寇讎。殆將百戰。被令入衛於王室。蓋念久戍於邊陲。當思召汝還歸。方加親信。豈可輒懷反側。遂欲散亡。倘朕之處分。或未盡於事宜。汝之誠心。或未達於上聽。或以營壘方就。而不樂於遷徙。或以形便既得。而願奮於征戰。其悉以聞。當從所便。應廬州屯駐行營。在護軍出城副都統制以下。將佐軍兵。詔書到日。以前犯罪。不以大小。一切不問。並與赦除。熊克小歷書壬寅淮西奏至。蓋不致此手詔也。

壬寅張浚見上引咎。上曰。失三萬人。不繫國安危。譬猶臨陣折傷。亦是常事。卿等不可以此介意。當益鎮安人心。激厲士氣。以爲後圖。浚曰。去年劉麟賊兵一敗塗地。無慮殺數萬人。亦復能軍。況軍將時有叛亡。亦所難免。要是臣非才。誤國。上貽聖慮。今聖志先定。臣復何憂。敢不黽勉。以圖報效。趙鼎事實曰。劉光世既死。其下已不安。當軸者俾呂

社者以都督府參議官總其事。社不閉軍旅。措置不厭衆心。既又除劉錡制置。副使楊沂中制置使。張俊宣撫使。劉光世將。鄧瑄併其衆。以全軍五萬之衆歸於豫。報到中外皇駭。莫知所措。意現挾豫衆爲倒戈之計。當軸者謂參知政事陳與義。張守曰。萬一侵犯。使上往何地避之。與始議移。遣中使以銀合茶藥勞賜新淮西宣撫使張俊。且犒修城將士。時俊在盱眙未受命也。

是日兵部尙書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社爲鄧瑄所殺。先一日瑄與其衆擁社次三塔。距淮僅三十里。社下馬立棗林下。謂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衆逼社上馬。社曰。死則死此。爾等過去。亦豈可保我也。軍士聞之。有傷感咨嗟者。瑄恐搖衆心。乃急策馬先渡淮。至霍邱縣。令統領官尙世元殺社。世元以刀刺社。且顯統領官王師晟。師晟不肯。社罵瑄不已。遂碎首折齒而死。年四十六。於是直徽猷閣趙康直亦爲所害。世元斬社首示瑄。瑄標之木末。從者江渙取而埋之。主管馬軍司公事劉錡殿前司摧鋒軍統制吳錫尋至廬州。以兵追之不及。上遣樞密都承旨張宗元往招叛卒。制置使楊沂中聞瑄已渡淮。乃遣人持羊酒相勞苦。於是錡復還濠州。

甲辰御筆觀文殿大學士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趙鼎充萬壽觀使兼侍讀。疾速赴行在。是日張浚留身求去位。上問可代者。浚不對。上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始知其闇。上曰。然則用趙鼎。遂令浚擬批召鼎。檜謂必薦己。退至都堂。就浚語良久。上遣人趣進所擬文字。檜錯愕而出。浚始引檜共政。既同朝。乃覺其包藏顧望。故因上問及之。詔新除崇政殿說書尹焞疾速赴行在。以焞再辭除命故也。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樓炤充祕閣修撰。知温州。炤爲言者所劾。力上疏請奉祠。上謂輔臣曰。朕聞

深知焯。但言者不已。恐非所以愛惜人才。暫令去。除職與郡。三數月間。召用未晚也。朕於人才。惟恐傷之。彈擊不已。非焯之福。

乙巳。故右宣教郎知筠州高安縣步汝霖。特贈右承議郎。官一子。故迪功郎高安縣李聃。年特贈右從事郎。與一子下州文學。先是劇寇熊清作亂。汝霖等統民兵射士與戰。爲所執。死焉。帥臣李綱上其狀於朝。故有是命。是日。僞齊劉豫得鄆瓊降報。大喜。先是豫聞王師移屯。遣僞戶部員外郎韓元英乞師於金主。以我師進臨長淮爲詞。欲併力南寇。金主不許。至是。穎昌馳報喜旗至。言江南劉相公下全軍人馬及淮西百姓十餘萬來歸附。已交收器甲。接納矣。豫乃命粉飾門牆。增飾仗衛。以待其至。又命僞戶部侍郎馮長寧爲接納使。僞皇子府選鋒統制李師雄副之。

此以僞齊錄及徐夢莘北盟會編參修。熊克小歷云。元英乞師未回。歸項降。僞齊錄云。七月間。人回探報。王師北征。

遣韓元英乞師大金。金人不許。今從之。

丙午。左朝奉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右觀趙令於行尙書都官員外郎。令於。令歲弟靖康初。爲軍器少監。坐言事斥。至是復用之。

丁未。張浚論淮西地勢險阻。可以固守。陳與義曰。見王德呈淮西圖。道路幾不可方軌。上曰。地形雖險。亦在將兵者如何耳。李左車謂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韓信卒由井陘口以破趙軍。要是險阻不足恃也。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世將言。舊制常平錢。義倉米。皆有專法。不許支撥。近年以來。州郡急

於軍期。侵借殆盡。朝廷雖有立限撥還指揮。緣在窘乏。終無可還之理。今既張官置吏。自合舉行舊制。務興實利。截止將見在錢穀。及以後所收之數。專一椿管。仍委主管官逐季巡察。如有借兌之數。卽剗刷本處。係省錢物撥還。申提舉官將撫支官吏按劾。除義倉合備水旱外。其常平錢專充糴本。朝廷亦宜權住支取。並令趁此豐歲。盡數糴米。別倉收貯。不得與漕司米相雜。遇春夏之交。民間貴糴之時。比市價量減錢出糴。如此積三五年。官本既豐。糴糴增廣。則可以低昂百貨。劉晏所謂常操天下贏資以佐軍興者。可復見矣。然後寬留糴本。而取其贏餘以濟緩急之用。如此雖無目前之近利。而有無窮之實效。所謂富國而民受其利者。實在於此。詔戶部看詳申省。寶文閣學士知廣州連南夫特進一官。仍賜詔獎諭。以招捕惠賊曾堯之勞也。後數日。南夫言。今水陸別無大寇。乞收還便宜指揮。從之。是月癸丑降旨。

戊申。權禮部侍郎吳表臣言。科舉校藝。詩賦取其文。策論取其用。二者誠不可偏也。然比年科舉。或詩賦稍優。不復計策論之精粗。以致老成實學之士。不能無遺落之歎。欲望特降諭旨。今年秋試。及將來省闈。其程文並須三場參攷。若詩賦雖平。而策論精博。亦不可遺。庶幾四方學者。知向慕。不徒事於空文。皆有可用之實。輔臣進呈。上曰。文學政事。自是兩科。詩賦止是文詞。策論則須通之古今。所貴於學者。修身齊家治國以治天下。專取文詞。亦復何用。張守曰。此孔門四科。所以文學爲下科也。乃如所奏行下。己酉。尙書左司員外郎李彌遜爲起居郎。右司員外郎句濤守起居舍人。賜吳玠漢中田二十頃。

辛亥贈故中侍大夫榮州防禦使熙河蘭廓路兵馬都鈐轄喬仲福爲保信軍承宣使故降授武功大夫恩州刺史兼閣門宣贊舍人張景爲光州觀察使故武功大夫果州刺史劉永故武功大夫吉州刺史衛友並爲右武大夫亳州觀察使皆錄淮西之死也瓊之叛也將官成忠郎張遇不從率其麾下四十餘人歸壽春詔遷遇一官

熊克小歷以衛友作史衛恐字誤又稱辛亥張遇至建康詔轉一官按日歷上是壽春府申遇未嘗至建康也

壬子詔祕閣修撰知廬州趙不羣俟淮西轉運判官韓璣至本州日暫赴行在

癸丑贈呂社資政殿大學士例外官其家二人加賜銀帛五百匹兩先是樞密都承旨張宗元至廬州而社之從校江渙馬師謹言其死狀宗元具以聞故有是命時有得社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淑人吳氏持之自盡以殉葬聞者傷之

吳氏事以張部廬州百韻詩修人

觀文殿大學士趙鼎奏辭新命上不許繼遣中使往紹興宣

押赴行在又以御劄趣行

此以鼎奏議修人日歷並無之

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淮西軍叛或謂朝廷緣此諸事稍沮見

謀改圖不知今日當如何耶謂帥不應罷將復任之耶謂兵不可馭將姑息之耶謂大臣無謀將別用之耶謂進臨建康爲失將回蹕耶此皆徒爲紛紛未見有益臣謂正當鎮靜使敵無所窺於是張浚求去位故公輔請對論之左宣教郎金安節召對論士大夫苟且之弊且言編削計議廷評等官多用選人蓋取其才不論資序比乃令改官卽罷往到任一年皆去則是朝廷設此特爲選人改官之地而已不幾示

人以苟且乎。又言軍興以來言利者日益衆。然皆瑣碎培剋而無益於國之大計。爲今之計獨有推行營田之策。以省邊地轉輸。抑奢長儉。簡事情費。命郡邑守長禁游惰。招流亡。興滌澤蓄泄之利。以備水旱。使民敦本力農。以廣播植。庶幾田野闢而穀粟多。緩急有以供公上之求。而無吝怨。是爲長久之策。如目前匱乏。不免下取於民。莫若昭然布告。使知所以取之之意。不必避科斂之名。而別爲之法也。如避其名而別立法以取之。則事益多。文書益繁。不唯胥吏得以爲姦。而重困吾民。且示天下以不誠。非所以感人心而孚萬邦也。

甲寅。中書言命官犯賊抵死。祖宗之間。有杖脊刺面。係一時酌情斷遣。近來刑部引爲常例。甚非朝廷欽恤之意。詔自今似此案狀。令刑部更不坐例。止申朝廷酌情斷遣。自是賊吏不復黥配矣。進士閔夏特補右迪功郎。令引對。夏獻六論。故策試而論之。

乙卯。詔來年禮部奏名進士。依祖宗故事。更不臨軒策試。先是祠部員外郎兼權禮部句龍如淵引天聖治平諒闇故事爲請。召侍從討論。吏部尙書孫近等言。皇帝臨御天下。發號出令。已踰十年。即與前世嗣君新立。諒闇不言事體不同。所有將來御試貢士。乞用臨軒之制。奏可。是月辛丑行下。未幾。權禮部侍郎陳公輔

入見。請罷經筵策士等事。以爲三年之內。凡涉吉禮者未宜講。上以爲然。公輔乞罷臨軒。日歷不載。此以公輔奏疏修入。是日御史

中丞周秘入對。論右僕射張浚輕而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而專任

其數若喜而怒。又怒而喜。雖本無疑貳者。皆使有疑貳之心。予而陰奪。奪而復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意。無事則揚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志。鄧瓊以此懷疑而叛。然則浚平日視民如草菅。用財若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下若不逐浚。則紀綱何由張。輔相何所憚。敵人誘掖之謀。將日至。將士搖動之情。將日生。百姓無以慰其愁歎之心。衆情無以安其憂懼之意。陛下如有區區之心。尙欲觀其後效。則臣謂浚之才術。止於如是而已。願早正其誤國之罪。以爲後來之戒。

丙辰。左護軍使臣林堅、黃貴並杖脊刺配南海。堅等爲鄧瓊持書往僞境。順昌府取糧。而霍邱縣令執之以獻故也。是日。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入對。論右僕射張浚罪大略言。浚強很自專。往年富平之敗。論者謂有不軌跋扈之漸。今枚括錄用。復爾寡謀失策。使數萬之衆。一旦叛去。舍而不戮。何以示威而勸來者。丁巳。左宣教郎金安節守監察御史。是日。右司諫王縉入對。言劉光世屯淮西。士卒數萬。惟王德一軍。忠勇敢戰。餘皆驕悍自肆。不可用也。一旦以德鍾光世之後。鄧瓊等憚其威嚴。訴於朝。旣爲之改命。而召瓊等赴行在。乃懷疑貳。相率北去。則潛爲此謀有日矣。今張浚引咎求罷。方防秋之際。二大將又入奏事。朝無宰相。無乃不可乎。時已詔韓世忠、張俊入見。議移屯。故縉言及之。

己未。刑部尙書胡交修等奏。以故尙書左僕射贈太師魏國公諡文定。韓忠彥配享徽宗皇帝朝廷。三省勘會。內有在告及新到行在官。未經詳議。詔令詳議以聞。八年三月壬寅下詔。此事必有故當致。詔自今當講日。只令講讀。

官供進口義更不親臨講筵。以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恐日臨講筵有妨退朝居喪之制故也。直寶文

閣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參謀官薛弼乞追還所進職名不許弼初除襄陽未赴而罷故請之。弼罷襄陽日歷不書但弼申狀

中有云今來災譴允合公議不知何日降旨當致

武經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武糾知襄陽府。糾明年九月庚子轉宣未見初除之日且附此

降授左朝奉大夫

直祕閣李健知太平州。

是月諸路大旱江湖浙被害甚廣江西制置大使李綱獻言乞修政事大略以謂前年江湖閩浙嘗苦大旱殍踏相望陛下軫慮之深親灑宸翰勸誘振濟其所存活不知其幾千萬人至誠動天報以休應曰雨而雨曰暘而暘歲大豐穰民以安樂自經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復勤恤民隱朝廷百色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虛額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關子絲蠶未生已督供輸禾穀未秀已催裝發州縣困於轉輸文移急於星火官吏愁嘆閭里怨咨感動天心旱災復作然則陛下欲銷弭災異導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用心自然感召和氣休應立臻繼旱暘復爲豐年矣夫今日之患欲民力寬則軍食闕矣欲軍食裕則民財乏矣二者如鐵炭之低昂此首重則彼尾輕非有術以權之使斂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而均也惟陛下留神邦本天下幸甚。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四

井研 李心傳撰

〔紹興七年〕九月庚申朔。贈故武略大夫喬嗣古爲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故秉義明蛾泱爲修武郎。泱。嗣古內弟。同死於淮西故也。

辛酉。申命吏部審量崇觀以來濫賞。初。范宗尹既免相。遂罷討論。及是復開坐二十四項。凡調官遷秩任子。皆令吏部審量以聞。自是追奪者復衆矣。

此以王次翁章疏
修入日歷無之

尙書戶部侍郎梁汝嘉充寶文閣直學士。知

平江府。汝嘉力求去。故有是命。起復太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之爲效用也。張所爲河北招撫使。見而奇之。用爲中軍將。所以斥死。飛欲厚報之。至是請以明堂任子恩官其子宗本。仍依近例補文資。從之。是日。左正言李誼入對。論右僕射張浚頃以樞臣宣撫。妄作威福。致全陝傾覆。健將叛亡。其罪當誅。姑從薄責。未幾。召還爲相。而尙循故轍。撫馭無術。措置乖方。致鄭瑄以數萬衆叛去。計浚前日之功。曾掩過之不足。望收還政柄。置之閒散。

壬戌。武德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韓世良領榮州團練使。以世良行在供職日久。備見忠勤。故也。左朝散郎王次翁主管台州崇道觀。次翁以呂祉薦。落致仕。復請奉祠。故有是命。武功大夫榮州

刺史江南西路兵馬都監都督府選鋒軍統制申世景以捕盜之勞陞充洪州兵馬鈐轄 武德郎申友

忠翊郎路真進武校尉袁章以不從鄧瓊叛北各進一官

袁章轉官在丁卯今聯書之

甲子攝太傅張浚率百官上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諡冊於几筵殿

乙丑御史中丞周秘入對言近上殿論宰相張浚失謀誤國乞正其罪未蒙付外施行臣謹據所聞爲陛下言之兵之有帥不可一日闕浚於劉光世之軍不命帥者幾四月始則別爲六軍使專聽節制於呂社比至命帥而將士已懷疑慮浚罪一也置戍守之域當據要害今盱眙之域圍二十七里虛費公私之力無補捍禦之事罪二也今夫兵備宜取勇夫重閉之說爲往來更戍之計而浚不知此悉兵邊而使江淮乏表裏之勢敵人無腹背之虞罪三也浚力遠衆議遣諸軍家屬盡之戍所軍士不便於薪米百姓倍費於將輸使緩急之際將士有骨肉之累而不得專意於王事罪四也淮西今爲戰地而浚復置權貨務於眞州再給牛種於濠壽江南之錢貨盡轉於淮甸使敵人他日有可因之糧罪五也淮西之兵當資地利乃於合肥之北創築長堤調夫四千人役之幾數月勞民費財不適其用罪六也創造牙牌欲賞復地之功去歲劉猷入寇遽以是付之大將又如奇功給歷本爲戰勝金人浚於是時亦出黃榜許以付給既而悔之人皆怨望罪七也去歲淮西戰捷得降卒萬人陛下命給裝齎遣歸東北而浚不審其願盡刺爲義兵使人心失望而陛下德意未能孚於中原罪八也兵以間探爲先而浚一意僥倖惟望美報有言敵勢

衰弱中原誠望則賞賜優賸不然止令責狀給以軍令故忠信敢死之士無復肯出敵之情僞今皆不知罪九也功同賞異爲政之大害而浚於將士妄有厚薄使有異論罪十也浚自前歲以來大爲培克之政始則給散戶帖擾及四方次則出賣官誥重困江浙次則斂及僧道以至科買雜物其視疲瘵之民略無卹心罪十一也浚以培斂所得盡入都府支用之數皆不關於戶部遣戍多而津發之兵不貲移屯數而營蓋之用倍費多築無用之城濫養俘降之衆以至犒設鄴瓊等軍下至小校人賜金一兩連歲橫斂數千萬緡幾盡費於浚之妄用罪十二也浚於培克之人獨加旌賞出賣官誥則知其爲抑配而以所得之多寡賞以減年如無錫縣令劉寬剝民最甚遂降倅永州爲國斂怨不卹後患罪十三也浚於財利之事專任黷偷如鎮江則有范深朱熙之徒建康則有錢意王似之流且黷偷之傑黠者浚皆任以回易之事使挾朝廷之勢以爭利於市井罪十四也建康兵火之後全乏第舍而浚建議移蹕謀不素定使倉卒遷徙之家暴露失所罪十五也營繕之初宗廟宮室皆所未備而浚起府第獨盡壯麗罪十六也監司郡守責任至重而浚以妻父宇文時中爲湖州太守以舅計有功爲成都提刑又除親兄澁知鎮江府任用親戚無以督責吏治罪十七也四川士久失職差除尤宜盡公浚所任用惟其親故舊任方滿新命已下或至兄弟數人常占佳闕而孤寒不爲所知者皆絕望於祿仕罪十八也浚爲性忌嫉果於自用臣僚有所論列陛下以爲可行浚必再三執議力抗君父專權自恣罪十九也贊佐謀畫當用忠智之士而浚以高明自許非狂狡性與己合或愚佞能順己意者一切無所收用罪二十也凡此二十事雖未足以盡浚之

所爲而不達軍情。不卹民力。不用善言。不畏公議。其所以至於敗事者。實皆由此。今猶強顏廟堂之上。以淮西之變爲細事。以呂祉之死爲奇節。尙欲文飾其過。以欺聖明。此亦可謂無恥矣。望將浚前後罪狀。明正典刑。以爲人臣誤國者戒。浚聞復求去。自是不復入對矣。

張浚行狀云。浚以五月九日得請。接浚初五日尙率百官行事行狀恐誤。

丁卯。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皆入見。議移屯。秦檜曰。臣嘗語世忠。俊。主上倚兩。大將。譬如兩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盜不敢近。上曰。此喻猶未切。政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也。乃命俊將所部自盱眙移屯廬州。時俊軍士皆以家屬行。而官舟少。參知政事陳與義請賜餼舟錢萬緡。上曰。萬緡可惜。其令楊沂中以殿前司官船假之。詔泗州并盱眙縣仍舊隸京東。以張俊移屯故也。直徽猷閣。新知鎮江府張浚爲周秘所論。乞奉祠。以浚主管台州崇道觀。進士鄧酢特補右迪功郎。酢上書言利害。故策試而命之。

己巳。詔將來明堂大禮行在諸軍賞給。並依紹興四年例。先是張浚奏令戶部參酌裁損。至是寢焉。庚午。張浚言。已具奏解罷機政。所有都督府職事。別無次官交割。詔交與樞密院。

辛未。百官受警戒於尙書省。上易吉服。先是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請先期一日。盡哀致奠。奏於太上皇帝。以將有事於明堂。暫假吉服。既奏。然後卽齋宮。入太廟。行明堂事畢。服喪如初。詔禮官集議。七月已而太

丙子。

常博士孫邦乞受誓戒日。皇帝權易吉服。

八月

權禮部侍郎吳表臣又請以未受誓戒前行祭告几筵之

禮。

八月
戊申

至是參用焉。

龍圖閣學士知平江府章誼試戶部尚書兼提領權貨務都茶場觀文殿大學士

江西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疏論淮西兵叛因勸上以兼聽上深以爲然令學士賜詔獎諭時綱疏所陳朝廷措置失當者五深可痛惜者五及鑒前事以圖將來者五凡十有五事且言天地之變不足爲災人不盡言國之大患侍從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心腹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爲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靈之休戚者初未嘗聞有一言及之陛下試察如淮西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爲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懷祿而不敢見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憂者又以書遺張浚言今春閣下專任大政以來薦進人才調護將帥措置邊防均理財用皆未卓然有以慰天下之心者聲譽損於前時規模爽於舊說中興氣象邈未有期不知何爲而然也且以近日淮西叛將事觀之官吏軍民二十餘萬一朝相率而北去將佐遇害者甚衆閣下平日信任以爲可屬大事如呂祉者被執以往挫威辱國中外震驚於誰責而可乎閣下才識高遠自任以天下之重前無古人而事有出於意外者愚謂所以致此知任而不知所以爲任之道故也今有人於此力足以舉百鈞而益之以萬鈞則力必不勝矣然有可勝之理者與人共之也今閣下以一人兼將相之權總中外之任而無與人共功名之心軟美者進鞭諒者疏逆耳苦口之言不

聞曲突徙薪之謀不至。變生所忽。不足怪也。方今國勢日蹙。人心弗寧。疆敵憑陵。僭竊窺伺。加以旱暵。爲災。財用殫竭。而閣下獨幹化鈞。佩天下之安危。豈可使措置多失。以蹈覆車之轍哉。因淮西之變。痛自懲創。輯睦將帥。博詢衆謀。惟其是之爲從。幡然改圖。則未必不轉禍爲福也。閣下不自知其爲非。而無改之之意。豈惟宗社傾危。而生靈告病。閣下之禍。可立以待。而綱雖欲退休。亦莫知稅駕之所矣。安危休戚。與國家及閣下同之。綱書凡一千五百言。其大要如此。

朱勝非秀水錄論李綱竒釣直事見今年閏十月辛巳李綱提舉洞霄宮注

和靖處士尹焞言。誤

蒙召命。以及國門。癯老廢疾。委實可矜。伏望敷奏。許之自便。輔臣進呈。上曰。尹焞可謂恬退矣。辭免之奏。至數十上而未止。可降旨不允。俟其痊安。卽召對之。初。以旱故求直言。而太學生有應詔上書論兵事者。且言。以淮西一事論之。去歲劉豫以羅誘三不救之說。力攻淮西。劉光世遂欲南渡。爲退保之計。苟非張浚親至江上。使楊沂中絕賊之後。一舉而大破之。則江南之民。亦危甚矣。如光世之罪。天下欲共誅之。尙賴陛下不加刑戮。而以善罷。惜乎朝廷以光世部曲。付之呂祉。臣在淮東。聞有讖無讖。皆稱祉必敗事。臣嘗謂鄧瓊等所統軍馬。其來久矣。而光世遇之甚厚。非其他大帥之比。及光世旣罷。當且令諸軍人馬。各自爲一頭項。仍數加存卹。使之不疑。俟諸軍稍寧。朝廷或別作措置。然亦未晚。夫何呂祉天資驕傲。以尙書自居。至於檢察冒請之類。欲爲之一新。如瓊等驟見窘迫。日生猜忌。疑似之間。朝廷又除張俊爲淮西宣撫。楊沂中爲制置。以瓊等屬焉。其叛必矣。如瓊等軍馬。平日驕惰。終不爲用。陛下勿以瓊等上勞聖

慮天下之事有大於此者。臣請爲陛下言之。自古中興之世。則必有中興之臣。臣觀張浚區區之心。實有是念。惜乎浚才力有限。舉非其人。且如泗州之兵。事無大小。則知有張俊。楚州一軍。則知有韓世忠。襄陽一軍。則知有岳飛。殿前一司。則知有楊沂中。一旦緩急之際。人皆各爲其主。誰復知有陛下者乎。陛下卽位以來。所任宰執。至於十八九。惟張浚庶幾。呂頤浩次之。趙鼎雖有大臣之才。而無大臣之器。至於尙僻學而臨事失措。視頤浩又其次也。浚器識深遠。所患者才不足也。向使浚才術兼濟。如因曲端。罷劉光世。不爲人詆罵。而更相短之也。浚之孤立。無一介爲助者。爲陛下自任以天下之責。此亦今日之所難矣。臣願陛下應諸軍馬。各置都督一員。如呂頤浩仍張俊所畏服。淮西一路。願除頤浩爲都督。以俊副之。楊沂中屬焉。孟庾與韓世忠有湖南。福建之舊。淮東一路。願除庾爲都督。世忠副之。秦檜見任樞密。寬而有器。襄陽一路。除檜爲都督。以岳飛副之。趙鼎、劉光世皆西人。願陛下除鼎爲川陝都督。以光世副之。詔折彥質爲參贊軍事。以王瓌、馬擴爲參謀議官。仍以王德爲都統將。光世見存軍馬。沂流而上。願假鼎重權。令措置四川財賦。任便駐劄。間遣吳玠軍馬出沒僞境。亦措置關中之一端也。臣竊見明堂大禮在卽。陛下親乘此機會。召諸大臣。盡赴行在。拜張浚爲大都督。陛下親御戰馬。往來問勞。庶使蕃僞之情。不能探伺。陛下之神策也。臣聞張俊一軍。號曰自在軍。平居無事。未嘗閱習。甚至於白晝殺人而圖其財者。惟韓世忠、岳飛兩軍人馬整肅。其失有傷於太嚴。願陛下速置諸路都督。以通上下之情。無使諸軍復有淮西之禍也。

此疏據徐夢莘北盟會編修入。而不得其日。夢莘繫之今年十月。貶浚之後。恐誤。按此書乞以張浚爲大都督。又乞趙鼎、川陝都督。當在浚未去鼎未相之前。且附此俟攷。

壬申特進守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監修國史張浚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制曰春秋之義責備於股肱賞罰之功必先於貴近朕行法而待人以恕議罪而不忘其功用能全君臣進退之恩成風俗忠厚之美粵有定命告於外庭張浚頃嘗奮身事朕初載入勤王室位冠樞機出捍疆陲謀專帷幄乃矜宿望俾踐臺司期左右於一人庶贊襄於萬務屬者式遏戎寇經理淮壖番休禦侮之師更戍乘邊之將而乃撫御失當委付非才軍心乖離卒伍亡叛郵傳各至駭聞怨怒之情封奏踵來請正失謀之罪然念始終之分察其平昔之懷許上印章退休真館錫名祕殿庸示眷私於戲枸邑遣兵鄧禹致威權之損街亭違律武侯何貶抑之深尙繼前修免圖來效學士朱震之詞也浚爲相凡三年詔張浚特免辭給事中兼侍讀直學士院胡世將試尙書兵部侍郎先是趙鼎言臣蒙恩召還經帷方再辭而復遣使宣押臣感深且泣至西興又奉宸翰促行且諭以圖治之意臣無地措足然先事言之則不敢昧蓋進退人才乃其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妒賢黨惡如趙鼎胡世將周祕陳公輔陛下能去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敢措其手也昔姚崇以十事獻之明皇終致開元之盛臣何敢望崇而中心所懷不敢自隱惟陛下擇之疏入上爲徙世將於是公輔等相繼補外武議大夫左護軍中軍第二正將蘇懷挺身來歸淮西制置使楊沂中受而言之至是遷一官是日鄧瓊至汴京劉豫御文德殿見之僞授瓊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閣門祇候劉光時爲大名府副總管統制官趙四臣爲歸德府副總管王世忠爲皇子府前軍統制靳賽爲

左軍統制。以次諸將爲諸州副鈐轄。餘則授准備使縣之類。正軍廩給。皆不及朝廷之數。人人悔。獨瓊以爲得策。具言王師必欲北征。且告以諸軍虛實。豫入其言。復遣僞戶部侍郎馮長事乞師於金國。

王瓊 撰

存中神道碑云。鄧瓊。拜王爲淮西制置使。追之。瓊乘間王至。相率去瓊來歸。曰。可舍吾父而從。瓊亡耶瓊已渡淮。王遣人說羊酒相勞苦。賊聞疑之。遂以瓊之拱州分其軍。此事他書皆不見。更須詳攷。

癸酉。樞密使秦檜爲明堂大禮使。代張浚也。詔三省事權從參知政事輪日當筆。俟除相日如舊。更不

分治常程事。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伏觀陛下移蹕建康。將遂恢圖之計。近忽傳淮西軍馬潰叛。鄧

瓊等迫脅軍民。事出倉卒。實非士衆本心。亦聞本道逃歸人數不少。於國計未有所損。不足上軫淵衷。然度今日事勢。恐未能便有舉動。襄陽上流。卽日未有敵馬侵犯。臣願提全軍進屯淮甸。萬一番僞窺伺。臣當竭力奮擊。期於破滅。詔獎之。罷諸路軍事。都督府合行事。並撥隸三省。其錢物令三省樞密院同共

椿管。遂併入激賞庫。

朱勝非秀水開居錄論激賞庫事。已見前卷。五年正月戊午。支金付樞密院激賞庫注。

是日。右司諫王縉請對。乞留張浚。大略謂以叛

將之故。進退大臣。非知大體。望陛下厚其禮貌。退之以俟。後相不從。

厚其禮貌。石公揆劾疏云爾。

甲戌。張浚落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宮觀。浚旣罷相。而御史中丞周秘復論浚自再用之後。日欲僥倖功名。每以侈言誕計。欺惑聖聽。陳設利害。幾於卻持。論其專則豈特王恢之比。今旣敗事至此。而猶以祕殿隆名。退安真館。如此則浚之誤陛下信任者。其何所憚。伏望削奪官職。重賜竄責。以爲人臣專權誤國之戒。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亦論浚罪請投之遠方故有是命。召徽猷閣直學士知荆南府王庶赴行在上。意也。

乙亥大理少卿薛仁輔乞天下獄有半年未決者委提點刑獄親問一年未決者具因依申省張守等奏累降旨催諸路結獄不得淹繫若依仁輔所奏則許及半年或一年矣上以爲然且曰獄重事也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送一人入獄。淮西宣撫使張俊言軍中營寨未辦張守等乞贈支錢上因論財用皆出民力若如此之費實不可已苟可已者須極愛惜張俊嘗奏軍中費卻陛下無限金錢朕語之朕何嘗有一錢與卿此皆百姓膏血也不可窮竭務與朝廷爲一體則中興之功不難致矣。右承事郎都督府準備差遣陳克送吏部與遠小監當御史石公揆論克每爲誇大無稽之語呂祉信之置之幙中凡社失軍情者皆克所爲故有是命先是淮西安撫司屬官任古任之邵嚴毅皆爲鄴瓊所執帥臣趙不羣以爲言乃命賜趙康直家銀帛百匹兩卹古等家有差古定陶人也。

丙子觀文殿大學士正左奉大夫萬壽觀使兼侍讀趙鼎爲左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鼎再相進四官異禮也前一日鼎至行在上召對於內殿首論淮西事鼎曰方得報時臣在遠不得效所見少補萬分今固無及然臣愚慮不在淮西恐諸將竊議因謂罷劉光世不當遂有斯變自此駢縱益難號令朝廷不可自沮爲人所觀上以爲然。

喻樛語錄曰時樛至問見趙鼎首問相公何以處張相鼎曰方力辭樛曰上意如此豈容辭也以樛鄙見若後

住爲上第恐上意不許。朝論不然耳。其次意若以宣撫使處之淮西。張相方以近事不忘補過。緩急必有以報。況失賊之家。方知防賊。兼註譯建謀。全是張相之謀。相公今日豈應調任其責也。自來宰相之出門人。鮮有不遺誣。相公決無此事。但恐言事親望。在相公包容之耳。願以爲然。

吏部尙書兼侍讀兼史管修撰孫近復爲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兼沿海制置使。左承議郎丁

則入對。則爲陰平丞。永興經略使郭浩撤則主管機宜文字。會則以撫諭官楊震薦召。浩因遣則部所進

西馬弓劍借來。尋賜則五品服。

九月乙酉

進一官。

十月丁卯

以爲大理寺丞。

十一月壬寅

特進張浚言。臣荷陛下知遇。出

入總兵。將近十年。其所施爲。不無仇怨。臣今奉親借行。去家萬里。汎然舟寄。未有定居。望許臣於都督府。借差使臣四員。存留親兵五十人。以備緩急。如蒙俞允。令所在州於上供錢米內應副許之。自趙鼎召歸。浚每以回鑾爲念。泊罷政登舟。諸人往餞。猶以此言之。秦檜起曰。檜當身任。果有此議。卽以死爭之。其後檜卒爲異論。

丁丑。上問趙鼎防秋大計。鼎曰。淮西雖空闕。當以壯根本爲先務。又問。去留如何。鼎曰。來已失之。遽去不可復耳。今國威少挫。惟勉強自振。上以爲然。且曰。初聞淮西之報。未嘗輒動。執政奏事。皆皇權失措。反求以安慰之。鼎曰。正須如此。見諸將尤須安靖。使之罔測。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矣。仍以推制之事。專責之二將。曰。光世之兵。本不爲用。我之所賴。惟汝二人。彼必感陛下倚任之重。且不敢以朝廷爲弱也。前此大臣曾以此答否。上曰。彼皆倉皇無地措足。何暇及此。詔顯恭皇后近屬各進一官。徽猷閣學士詹義

卒。

戊寅。上致齋於射殿。喜羊祐傳賜樞密使秦檜。左朝散郎魏良臣知漳州。詔廬州壽春府居民遭鄙瑣捕掠者皆捐其稅一年。

己卯。上酌獻聖祖於常朝殿。特詔尙書左僕射趙鼎侍祠。

庚辰。朝饗太廟。上顯恭皇后改謚冊寶。

辛巳。合祀天地於明堂。太祖太宗並配。受胙。用樂。赦天下。故事。當喪無享廟之禮。而近歲景靈宮神御在

温州。率遣官分詣。至是禮官吳表臣奏行之。

今年四月甲子。

翰林學士朱震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

越縉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穀梁傳曰。喪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太后之喪。卽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於圓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參議孫近時爲吏部尙書。與議者十五人。皆言按唐故事。以皇帝將行大禮。奏告太廟太清宮。本朝因之。蓋告也。非祭也。上從之。於是監察御史趙渙不從衆議。而獨上疏言。兩致之於古。凡國家大喪。升附以後。宗廟常祭。皆不當廢。而居喪祭廟。亦有顯據。春秋傳曰。蒸嘗禘於廟。曾子問曰。已葬而祭。此不當廢也。周頌成王卽位。諸侯助祭。春秋文公四年十二月。僖公薨。六年十月。猶朝於廟。此顯據也。若夫書吉禘於莊公者。譏其不待三年。而

亟舉終喪之吉祭爾。非謂喪服之中。宗廟四時之祭。皆不當舉。亦非謂諸侯居喪。則不得入宗廟行吉祭也。然而將來宗祀。有於典禮未安者。受胙用樂。貳事而已。蓋拜跪受釐。既爲嘉慶之事。而虞祔既畢。則廟

加先帝之坐。金石絲竹。雖然並奏。豈不傷陛下之孝心哉。事下禮官。

六月 癸丑

權禮部侍郎吳表臣、陳公輔、太

常博士孫邦言、檢詳景德熙豐故事。皆在諒闇之中。奏樂受胙。俱不敢廢。蓋樂爲上帝宗廟而設。受胙爲

民祈福。攷之故事。合之典禮。可行無疑。詔從禮部官議。

七月 庚午

中書舍人傅崧卿言。明堂之禮。主於嚴父配

天。周公之所行。孔子之所言。蓋當萬世奉以周旋而勿失者也。歷數漢唐行禮。異此則指以爲非。循此行之。以爲得禮之正。本朝皇祐中。創議明堂大饗。合祭天地。而以祖宗並配。特出於權時之宜。熙寧據經。首加釐正。迺推英宗。專配上帝。元祐之初。登用故老。熙豐政事。往往改從祖宗之舊。獨明堂之禮。踵而行之。無所更易。昨者陛下駐蹕浙東。以太上皇帝遠狩朔漠。合宮之事。於古有嫌。是以姑循皇祐舊典。仍以天地合祭。祖宗並配。蓋亦出於權宜。非以爲永制也。今諱問奄至。而季秋大饗。不及太上。理實有未安者。意者以親郊尙未有其時。天地之祀。疑於簡闕。謂宜卽禮之權。明詔有司。於正配四位之外。增設太上皇帝一位。於太祖皇帝之次。以配昊天上帝。復詔待從臺諫禮官同議。

七月 戊辰

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今暫釋凶

制。權行吉禮。豈有陛下方居太上皇帝之喪。而太上皇帝神靈方在几筵。遽可以預配帝之吉禮。況又梓

宮未還。禘廟未有定議。輕舉此事。求之禮經。質之人情。恐皆未便。臣竊意天地祖宗上皇神靈。所以望於陛下者。必欲興衰撥亂。恢復中原。迎還梓宮。歸藏陵寢。以成中興之功。以隆我宋無疆之業也。若如議者之言。以陛下貴爲天子。上皇北狩。十有一年。未獲致天下之養。今不幸升遐。且欲因明堂之禮。追配上帝。謂是足以盡人子之孝。則於陛下之志。恐亦小矣。天地祖宗。所以望陛下者。恐不止此。上皇神靈。所以切然於陛下者。恐亦不止此也。上出其奏。命近臣禮官併議。議者孫近等言。攷之於詩。郊祀后稷者。祖有功也。宗祀文王者。宗有德也。前漢孝武祀明堂。以高祖配上帝。後漢明帝祀明堂。以光武配五帝。本朝治平中。英宗皇帝因王珪、孫樸等奏。欲以仁宗配上帝。司馬光論之曰。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也。熙寧中。神宗皇帝問輔臣曰。今明堂乃配先帝。如何。王安石對曰。此乃誤引嚴父之說。故以考配天。神宗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配考明矣。自紹興以來。權時之宜。斟酌典禮。宗祀明堂。合祭天地。並配祖宗。議者爲太祖皇帝實兼后稷。文王之事。而混一區宇。亦在太宗之時。太祖雖以配郊。則今明堂之禮。宜與太宗並配。今論者乃欲祖宗並配之外。增設太上皇帝一位於太廟之次。不唯不合乎詩禮格言。兩漢故事。與夫治平、熙寧之議論。而揆之人情。蓋亦近於豐於昵矣。又

況梓宮未還。几筵未除。山陵未卜。而遽議配侑之事乎。松卿議遂格。

八月壬寅

時景靈宮未卜。故以常御殿爲

宮。及明堂。吏部員外郎鄭士彥請。徧設從祀羣神。禮官以殿小不能容。且祭器祭服之類。數益加多。勢難

猝請。須後行之。乃用四年故事。設四百四十有三位。上朝獻畢。復還射殿齋宿。以太廟無齋殿故也。

五月癸亥

太常

寺中。宮廟當用玉爵。瑤爵十有五。以福州壽山白石代之。

六月己酉降旨題造

而飲福用金爵。蓋權禮也。

此據紹興九年十月己巳太常

寺狀

修入。時少保淮西宣撫使張俊至行在。特詔俊赴大禮侍祠。

召少師萬壽觀使榮國公劉光世。感德軍

節度使萬壽觀使高世則。赴行在。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臣鄉者妄奏淮西軍叛。正當鎮靜。使敵無所窺。偶合聖心。今則陛下赫然改圖。所罷帥果已復召。所移兵更令姑息。大臣又以無謀賜罷。惟未回蹕。臨安爾。是臣所言。上惑聖聰。無一可取。便當俟竄殛。然尙有餘說。若遽不言。死不瞑目。臣竊謂光世之召。非出聖心。乃因大將之言。如是則朝廷威令可否。皆在諸將。今後大將有過。何以處之耶。張俊一軍。久在盱眙。今令過淮西。而老小不欲。遂養之於行在。議者謂俊兵祇欲住此。緩急恐難遣。可否任其自擇。何姑息之甚耶。張浚之罷。亦緣稍振紀綱。衆皆不喜。遂激怒陛下。乘此擊而去之。幾於助將帥而罷宰相。何倒置之甚耶。至於回蹕。則臣愚深以爲不可。臣鄉奏事。親聞玉音。謂建康若不可居。臨安又豈能保。堅斷如此。但恐羣臣主進者少。主退者多。則陛下不能無惑。更望陛下勿因小害而沮。則中興之功可望。臣蒙超竄。諫

頃今又列在侍從將乞骸以去故卒獻此說惟陛下貸其狂

光世之召日歷不載獨趙銜之遺史係於九月庚辰今以連書大禮事故移附於此公轉奏疏必不在此日因光世

事聯書之世則

十月己卯進對

壬午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言近論列淮西事宜其言指陳朝廷措置失當但欲納忠於國情迫言切必有抵忤難以復當帥守之寄乞降旨黜責或除外任宮觀詔答之

甲申故武德郎行營左護軍中軍准備差使薛抃特贈二官祿其家二人以都督制王德言其不從叛而死也

乙酉趙鼎監修國史武節郎張子儀特換右通直郎尋以子儀監登開檢院未上改軍器監丞大將子

孫除職事官始此子儀同十月己卯除檢院其除監丞日歷不書但於八年二月壬午書陳確除軍器監丞已差下張子儀改替陳確不知初以何日除也是日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

趾郡王李陽煥薨子天祚立陽煥在位九年范成大柱海廣衡志云交趾李乾德死子陽煥立乾德有遺腹子屬之占城占城奉而立之或云有黎牟者乾德妻黨也嘗子於李氏與遺腹子爭殺之年十

二牟立姓李氏名天祚實紹興九年其國人者稱黎王此與史不同今附此餘見興九年六月乙亥并注

丙戌右宣教郎李處廉除名新州編管處廉知永嘉縣坐以官錢雕伊川集板及印造與人并他贓當絞特貸死籍其貲自是以爲例

丁亥。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張宗元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宗元本唐之一富人。初無材能。張浚喜其便佞。獎借提挈。亟躋從班。今當深引不能贊佐之咎。自爲去計可也。而乃隨衆詬

罵。力詆其非。故繼之。

趙銜之遺史曰。張浚落職。張宗元素與浚善。因得進用。懼以浚黨見逐。欲示其直氣。明非浚黨。乃表請斬浚。士論羣之。此說恐過當矣。

尚書都官員外郎趙令衿罷。臺

諫之論張浚也。令衿以急速請對。乞留浚。石公揆論其無所忌憚。令衿遂罷。中書言。川陝宣撫副使吳玠於梁。深勸誘軍民營田。今夏二麥并約秋成所收。近二十萬石。可有饋餉。詔獎之。

戊子。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兼淮西制置副使劉錡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仍兼制置副使。初。淮西宣撫使張俊既還行在。朝議復遣之。俊欲毋往。臺諫交章以爲淮西無備可憂。趙鼎獨顯言於衆曰。今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使敵騎至臨江岸。吾無所懼。惟是安靜不動。使人罔測。渠未必輒敢窺伺。何至自擾擾如此。倘有他虞。吾當身任其責。俊軍久在泗上。勞役良苦。還未閱月。居處種種未定。乃遽使之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於是議者即欲還臨安。起居舍人句濤直前奏事。言今江淮列戍猶十餘萬。若委任得人。尚可用。方此危疑。詎宜輕退示弱。以生敵心。因薦錡以所部守合肥上。從之時。主管殿前司公事淮西制置使楊沂中亦已還行在。在淮西者。錡一軍而已。

日歷九月二十七日丙戌。起居舍人句濤直前奏事。上

以馬部二帥並闕。乃命沂中兼之。沂中辭曰。祖宗置三衙。使之鼎列相維。今獨以命臣。非所敢安。不許。

沂中

徐馬步帥以王曠所撰墓碑增入。但碑載此事在除淮西制置之前恐誤。祕閣修撰趙不羣知荆南府。

是月加封南海神爲洪聖廣利昭順威顯王。僞齊戶部侍郎馮長寧以劉豫之命乞兵於金主亶。且言鄴瓊過江自効。請用爲鄉導。併力南下。金主亶慮其兵多難制。陽許之。遣使馳傳詣汴京。以防瓊詐降爲名。立散其衆。先是徽猷閣待制王倫奉使至歸德府。豫授館洪慶宮。遲之不遣。檄取國書。及問所使何命。倫答曰。國書非大金皇帝不授。而所銜命。蓋祈請梓宮。留彌旬。金廷使乃至。於是倫使渡河。見左右副元帥魯王昌。藩王宗弼於涿州。具言劉齊營私民怨之狀。且其忍負本朝厚恩。若得志寧不負上國。時金人已定議廢豫。頗納其言。

連齊等乞廢劉豫事。見前卷。十年五月金人取河南。注。金中雜書云。尼瑪哈死。國政復歸秦。宋二王。遂去。尼瑪哈腹心之人。殺左轄高慶裔。山西漕使劉思。左撥固新。右轄蕭度爲虛人。尼瑪哈用事。日凡所施。

設一切廢罷。時右副元帥連齊自鄆州徑赴集穴。助宋王。變更尼瑪哈事。聞馮烏奇幼年曾出繼連齊之父。故與連齊情好親厚。連齊深欲宋王之立。而尼瑪哈廢之。故連齊與宋王共惡尼瑪哈。常有身滅數國之語。三人力攻之。以爲忘自矜伐耳。且如比有契丹達錫林牙。尙備伯一隅。軍聲日著。則可見遼未滅。金立齊八年。徒勞軍馬。遠涉民力。耗盡四太子。昨在淮南敗師。僅以身免。尙欲肆志。以圖後舉。似此等事。豈足言功。爲今之策。當廢劉豫。遣使報知江南。則國家太平。民得安息。此所云與諸書差不同。今併附此。

是秋金國大內都點檢超固什之子與金主亶之妃亂者皆伏誅。尙書省令諸路以桑木多寡定絲課。鄉民自伐者甚衆。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五

井研 李心傳撰

【紹興七年】冬十月庚寅朔。上謂大臣曰。向緣亢旱。詔求直言。自是上書者甚多。雖經親覽。猶恐未能詳究利病。可令後省官子細看詳。有可採者。中書條上。取旨行之。庶詔令不爲虛文。詔依舊間一日開講筵。用右正言李誼奏也。初。權禮部侍郎陳公輔建議。以爲上日臨講筵。有妨退朝居喪之制。乞令講讀官供進口義。今年八月己未。事既行。而講讀官孫近。胡交修。朱震論天子之孝。有百姓四海。其勢不得與諸侯卿大夫同也。且以古今論之。喪禮唯而不對。今陛下親庶政。決萬幾。可否天下事。其可唯而不對乎。喪禮未葬。衰麻不去身。今越紼行事。被黼服冕。其可不去衰麻乎。今便殿按弓馬。撫將士。金革之事。有不避也。何獨至於講筵而疑之。真宗咸平元年。在諒闇之中也。是年正月。詔訪明達經義者。召崔頤正。講尚書於廣福殿。又於苑中說大禹謨。二年。置翰林侍講學士。命刑曷講左氏春秋。亦在三年之中。伏望以時開講筵。見儒生。臣等不勝大願。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胡世將。時爲給事中。言神宗皇帝治平四年四月。同知諫院傅卞請開經筵。詔俟祈廟畢。取旨。按祖宗舊制。卽無前件供進口義典故。況陛下親御經筵。講明治道。與其餘事體不同。臣恐於居喪之制。實無所妨。伏望更令侍從官討論事故。奏可。今年九月乙丑。公輔復言。

今陛下親決萬幾。此蓋外廷以日易月之制。明堂祀上帝。不敢以卑廢尊也。至於咸平治平故事。臣非不知。蓋以祖宗時並遵漢文故事。以日易月。未嘗明言行宮中三年之喪。則以日易月外。自不妨聽講。今陛下以太上皇帝奄終沙漠。痛不可言。所遭變故。實異前世。臣所以每切切於此。欲以將順陛下之美。至論視朝當服淺淡。羣臣未純吉服。遇禫日。天下禁屠宰作樂。朝廷並已略賜施行。前日又乞不行臨軒策士之制。蓋欲陛下於三年之內。凡涉吉禮者。皆未宜講。亦蒙依臣所奏。今日所議開講。非固立意違衆。自速一時嫌謗也。實望陛下深念爲人之子。十年不獲致天下之養。而萬里告哀。病傷無及。今居宮中之喪。雖日月逾邁。不可暫忘。故凡遇退朝。且以追思悲慕爲先。然陛下孝性純篤。何待臣言。伏望斷自聖心。特賜

詳酌。乃命從官一併詳議。

九月
癸酉

於是誼奏。臣備位言責。不嫌出位。爲陛下別白而明言之。臣竊考之於詩。

成王訪落之初。羣臣進戒之始。其言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是成王居三年之制。未嘗廢學也。英宗皇帝嗣服之始。司馬光首以開講筵爲言者三。是司馬光所以輔導人主。於三年之制。亦未嘗廢乎學也。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故曰。喪復常。讀樂章。是未復常以前。除樂章之外。皆可以讀也。又曰。居喪不言樂。自樂之外。皆可以言也。臣質之禮典。論之人情。以謂三年之制。聽備樂。悅備色。饗備味。則有所不可。至於聞先王之正道。監祖宗之成訓。亦何不可之有。伏望陛下斷自聖志。依舊間一日開講筵。燕見羣臣。講求至道。庶幾聰明不蔽。以增聖德。以闡大猷。實天下之幸。疏奏從之。右司諫王縉罷爲

直祕閣知温州。從所請也。浙東諸司言婺州金華縣士民舉知縣蔡材治狀。詔遷一官。令再任。壬辰。御史中丞周祕入對。論張浚罪。乞更賜貶責。

丙申。權尙書禮部侍郎陳公輔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既得罪。公輔再上疏。乞奉祠。自言進退之際。有不得不去者。故有是命。

丁酉。徽猷閣待制新知永州胡安國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趙鼎進呈。因言安國昨進春秋解。必嘗經聖覽。上曰。安國所解。朕置之座右。雖間用傳注。頗能明經旨。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過。居常禁中。亦自有日課。早朝退省。閱臣僚上殿章疏。食後讀春秋。史記。晚食後。閱內外章奏。夜讀尙書。率以二鼓。鼎曰。今寒素之士。豈能窮日力以觀書。陛下聖學如此。非異代帝王所及。上曰。頃陳公輔嘗諫朕學書。謂字畫不必甚留意。朕以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以至其他玩好。皆足以蠱惑性情。廢亂時政。朕自以學書賢於他好。然亦不至廢事也。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奏成都府漢州賑濟有方。全活甚衆。賜益詔書獎諭。漢州守臣仍進一官。是日。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入對。論張浚罪。且言浚之敗事。天下之人。皆痛憤切齒。恨不食其肉。而直祕閣新知温州王縉方且爲決癰之論。陛下厚其禮貌。以俟後相。懷奸竊望。欲爲後圖。望褫其職名。還之銓曹。以爲言者之戒。詔縉落職。主管台州崇道觀。免謝辭。戊戌。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責授左朝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先是趙鼎奏欲降一詔以安淮西軍民。上曰。當以罪己之意。播告天下。俟行遣張浚。畢降詔。鼎曰。浚已落職。上曰。浚誤朕極多。

理宜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上曰：勤王固已嘗之爲相也。功過自不相掩。

此據趙鼎雜記。

於是臺諫周

祕等論浚罪未已。祕奏：浚去國之數日，乃與賓客置酒高會，從容遊觀，殊無恐懼循省之意。今聞盛兵自衛，居若警間，若不稍申遣詞，則浚必不自知其罪，而四方之人亦未必知浚之所以去也。石公揆奏：浚之罪惡，上通於天，竭天下之財，東南爲之困，覆富平之師，西北爲之擾，止於褻職，人心謂何。李誼奏：浚罪戾之餘，更求衛卒之衆，頃年責居福州，於未行間，亦上章以官田爲請，其意以此。卜陛下眷禮之盛衰，惟祕奏罪大責輕，未知所懼。

已上並據日歷。

祕對後四日夜降祕等各兩章。

惟祕第二章論浚二十罪不出。

後批浚散官安置嶺表，中書

舊例，御批卽時行出。至是鼎封起未卽行。

此亦據鼎雜記。

翌日至漏舍，約諸人救解。

此據趙鼎事實。

鼎奏曰：前日趙令衿

之言，外頗傳播，以謂浚之出，皆諸將之意。今又如此行，外間益疑矣。上曰：若宰相出入，由於諸將，卽唐末五代之風。今幸未至此。鼎曰：今竊浚雖非諸將之言，亦少快諸將之意矣。上曰：此不恤也。

此據趙鼎雜記。

樞密院

秦檜奏曰：臣等前日不敢言，今日卻當言。

此據趙鼎雜記。

參知政事張守曰：浚爲陛下捍兩淮，宣力勤勞，前此罷

劉光世，正以其衆烏合不爲用，今具驗矣。羣臣從而媒孽其短，臣恐後之繼者必指浚爲鑿，孰肯身任陛下事乎？且其母老矣，惟陛下哀憐之。

此據趙鼎之遺史。

上顧而不答。鼎開陳累數百言，上意殊未回。鼎又曰：浚有母

老。今過嶺不必能將老母。浚有勤王功。陛下忍使其子母爲死別乎。上猶未解。鼎又曰。浚所犯不過公罪。恐不應如此。上乃曰。來日再將上商量。鼎又留身再懇曰。浚之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謀欲施之際。豈不思慮。亦安能保其萬全。儻因其一失。便置之死地。後雖有奇謀妙算。誰敢獻之。此事利害。自關朝廷。非獨

私浚也。上意解。

此據趙鼎事實。

鼎朝退。召祠部員外郎勾龍如淵。都官員外郎馮康國。工部員外郎馮楫。至都堂。

三人見鼎皆踰縮。鼎曰。上憐德遠母老。有復辟功。決不遠謫。無過嶺之患。諸君速以書報上意。三人退。鼎

又目之曰。鼎不負德遠。德遠負鼎。

此據趙鼎遺事。又張浚行狀云。上令浚擬詔召鼎。既出。樞密使秦檜謂浚必應已。就閣子與浚語良久。上遣人趣過所擬文字。檜錯愕而出。後反謂鼎曰。上召公而張相遲留。上使人聽

始進入檜之

又翌日。乃有是命。制略曰。浚奮自孤生。驟膺重寄。既執廟堂之柄。遂專帷幄之籌。獨幸成功。力

排衆議。委用非人。而境土侵削。綏懷無策。而將士叛離。廣費以盡邦財。重斂而屈民力。乃至勾賜田以探

主意。請衛卒而爲身謀。論其前後之愆。難以一二而數。念嘗奮身以赴國家之急。提兵而拯社稷之危。屈

法申恩。姑投善地。記功閔舊。忍寬嚴科。尙體寬容。毋忘循省。

此據日歷。

鼎之初相也。上謂曰。卿既還相位。現任

執政。去留惟卿。鼎曰。秦檜不可令去。張守。陳與義。乞罷。上皆許之。檜亦留身求解機務。上曰。趙鼎與卿相

知。可以必安。檜至殿廡。起身向鼎。謂曰。檜得相公如此。更不敢言去。

此據趙鼎事實。

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上疏言。

臣竊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敢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

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伏望陛下堅聖心而勿動。修軍政以自強。無爲趨時獻言者之所搖。古語曰。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夫張浚措置失當。誠有罪矣。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

此據綱
奏議

戶部員外郎霍蠡自鄂州赴行在。詔引對。

今年八月
所書蠡奏

岳飛錢糧事
或可移附此

是日。僞齊遣兵犯泗州。守臣起復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劉綱率官軍拒退之。尋詔綱領文

州刺史。

庚子。手詔曰。朕不敏。不明。誤用柄臣。寄以兵政。乃謀猷乖戾。委付非才。致淮西一軍。懷疑反側。而莫以告朕。遂使積年忠義之衆。一旦陷於叛亡之罪。凡取於民力以事此軍者。委於空虛而無效。此朕所以慨惜叛者。而深愧吾民也。中外文武。將何以副朕焦勞願治之意。應監司守令。各務存恤百姓。非供軍費。定數之外。無得妄取於民。將帥之臣。撫綏其衆。毋使失所。訓練整齊。毋使驕惰。毋怠毋忽。助朕遠圖。有違朕言。則有常罰。都官員外郎馮康國乞補外。趙鼎奏。自張浚罷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留行在所。幾十餘人。往往一時遴選。臣恐臺諫以浚里黨。或有論列。望陛下垂察。上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則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乃朝廷使之爲朋黨。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鼎等頓首謝。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陳公輔知處州。右朝請大夫知楚州胡紡直祕閣。武功大夫文州團練使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右軍第一將高傑除名勒停。本軍自效。

傑醉擊隊官。統制巨振笞之。傑怒。自斷其指。韓世忠以聞。故有是命。初。虔賊毛順掠武平縣。武德郎汀州弓手准備將領吳辛率諸巡尉捕之。官軍失利。辛與右迪功郎上杭縣尉王表皆死。至是。贈辛武節大夫。表右承事郎。官其家有差。

辛丑。詔御史中丞周祕累乞外任。可。除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中書舍人趙思誠入對。論任子之弊。以爲每遇親祠之歲。補官者約四千人。是十年之後。增萬二千員。科舉取士不與焉。臣將見寒士有三十年不得調者矣。比歲朝廷置討論之法。羣起怨謗。不果。盡行。夫該討論之人。盡是緣橫恩私謁而得之。雖盡追奪。猶不爲過。今以士大夫本分。得恩澤。而議裁抑之。則其羣起怨謗。愈甚於前。大臣不敢專任其怨。日復一日。以至於今。祖宗朝。祕書監。今之中大夫也。諸寺卿。今之中奉。中散大夫也。仕至此者。皆實以年勞功積得之。年必六十。身不過得恩澤五六人。政和之後。私謁行。橫恩廣。有年未三十而官至大夫者。員數比於祖宗之時。不知其幾倍。而恩例未嘗少損。有一人而任子至十餘者。此而不革。實政事之大蠹也。望特詔侍從官共議。所以革弊之術。示之以至公。斷之以必行。翌日。詔侍從官討論。申尙書省。會思誠補外。議遂格。

壬寅。祕書省正字胡程。李彌正。復兼史館校勘。趙鼎因奏事。議及改修神宗實錄。上曰。止。修訛謬。非有所改也。鼎曰。所降御筆如此。上曰。乃宰相擬定者。鼎曰。起居注載著作郎張嶠所得聖語亦然。上駭曰。安得有此。卽詔嶠所記勿存留。鼎乃知是事。本非上意。鼎言。何掄本與祕閣修撰會統所進本小異。掄乃蜀本。

有朱字處。統本卻無之。自合重修。其李彌正、胡瑄不應嫌避。史職令依舊兼之。上曰：朱勾去者太冗。鼎曰：此乃美事。蔡卞輩不學。故不知去取。如吳奎傳有曰：臣願陛下爲堯舜主。不願爲唐德宗。卞乃刪去。臣謂主聖則臣直。載之乃見神宗之聖也。使魏徵、王珪傳不載其直言。則後世不知太宗能納諫也。上曰：然。鼎又曰：臣去國半載。今觀聖意稍異前日。上曰：尋常造膝。每以孝悌之說相搖撼。其實紹述之謀也。鼎曰：秦檜莫有正論。上曰：無之。自卿去。唯朱震不改其舊。鼎曰：臣觀持中論者。皆惑聖聰。乃是沮善之術。故以爲不可。太分當兼收而用。則得人之路廣。臣謂君子小人並進。何以爲治。與其多得小人。寧若少得君子之爲愈也。蓋分善惡唯恐不嚴。稍寬則落其奸便。君子於小人常恕。小人於君子不恕也。上復以爲然。乃詔昨令史館再加研考。新修神宗實錄。止緣會統所進本脫落不全。又九卷不載舊史。理宜修整。別無同異之嫌。元校勘官胡瑄、李彌正可依舊校勘。是日有星隕於僞齊平康鎮。壕寨官賁百祥見之。謂人曰：齊帝星隕。禍在百日之內。劉豫問可禳否。曰：惟在修德。豫怒以爲誑。斬於市。

癸卯。上曰：昨布衣賴好古上書論度賊事。頗有理。趙鼎奏大意以招安爲非。張守曰：招安固非策。其始州軍非不欲勦殺。而賊據險負固。師老財費。則不免於招安。固非得已。陳與義曰：招安討殺。不可偏廢。以重兵臨之。而後招。則賊可得也。上曰：用兵則不免害及良民。止當誅其首惡。餘悉縱之。乃善。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遣親校溫濟來奏事。且圖上淮陽形勢。言賊並淮陽增築保障。欲遣偏師平之。使濟諒於朝。上戒濟曰：歸語汝帥。當出萬全。不宜輕動。以貽後悔。濟既稟命。復要他日將士之賞。上曰：有功則

當賞。但須覈實。然後有功者勸。世忠既以狀來上。則朝廷不欲違。如去年攻淮陽。賞一萬七千餘人。不以爲當也。濟恐悚奉詔。至是趙鼎奏濟已行。上曰。昨呼來訓飭之矣。熊克小歷稱世忠使其屬官溫濟送於朝。按濟乃世忠軍中事務官。非屬官也。日歷紹興九年九

月戊戌。濟自拱成大。夫威州防禦使勒停。

甲辰。少保鎮南軍節度使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行宮留守呂頤浩以明堂恩封成國公。

右承事郎陳正同知大宗正丞。正同以銓量罷。故改命之。

乙巳。左承事郎趙雍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丙午。荆湖北轉運判官辛次膺行左正言。先是右正言李誼言。古者爭臣七人。唐六典。諫大夫以次六員。祖宗時。諫員竝置。當其盛際。以言相高。今臣獨員供職。緜力寡助。深恐不逮。望增置一二。庶有補於聖聰之萬一。至是以命次膺。誼所奏不得其日。熊克小歷附之。今年六月末。實甚誤。此時王繼爲右司諫。不得云獨員也。直寶文閣湖北京西宣撫使參謀官薛弼行

戶部員外郎。

丁未。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守侍御史。中書舍人趙思誠充寶文閣待制。知南劍州。從所請也。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王進以收捕虔寇毛迪之勞。領忠州刺史。

己酉。承節郎張久中特進二官。賜銀帛。以樞密院言。先令久中往諭叛黨。得其千照而歸故也。所論事當考。按千照字

詳宋

辛亥權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乞以諸路所起禁軍弓弩手揀刺上四軍。

事初見今年三月戊寅日歷止云諸路所起弓弩手而省禁軍二字熊克小歷

又去弩字止云諸路弓手遂失其實

趙鼎等因論及南兵可教張守曰止是格尺不及耳上曰人猶馬也人之有力馬之能行

皆不在驅幹之大小故兵無南北顧所以用之如何耳自春秋之時申公巫臣通吳於上國遂霸諸侯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橫行天下以至周瑜之敗曹操謝玄之破苻堅皆南兵也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汪伯彥復資政殿大學士用中書檢舉也制曰朕卜季秋之月躬總章之祀顧雖輝炮之微悉蒙慶賚困園之賤咸與滌除況嘗居於輔臣敢獨忘於甄敘伯彥頃膺鼎鉉之寄旋致覆餗之凶投置散地歷年於茲矣爰因合宮之享稍復神殿之聯昔漢家故事宰相之不任職事者賜之牛酒歸老於家唐室舊制凡郊祀之慶百官庶士屬於刑書者皆以赦除朕雜用漢唐之典以御臣工非獨爾私也服我至恩

無忘補報

按此時舍人是曾開獨員不知此制誰當筆也

壬子秦魯國大長公主入見上謂大臣曰大長公主今日入內朕以仁宗皇帝之女朕之曾祖姑待遇加禮每入內朕必迎見聲喏朕惟仁宗深仁厚澤涵濡海內大長公主眉壽康強亦仁宗盛德遺澤之所致甲寅中書舍人曾開充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開與趙思誠皆張浚所引故力請外而命之徽猷閣待

制知嚴州胡寅移知永州。先是寅父徽猷閣待制安國自衡山以書訓寅曰：汝在桐江一年矣，大凡從官作郡一年未遷，卽有怠意。汝今宜作三年計，日勤一日，思遠大之業。若有遷擢，自是朝廷非我所覬也。至是寅言：父病初愈，迎侍不來。近者妻室喪亡，乞湖南一小郡，乃改命焉。直祕閣詹太和知江州，仍趣之任。太和既落致仕，上引對而用之。趙鼎進呈除目，因言：士人有不可爲郡守而必欲得之者，往往不肯就宮祠。上曰：爾則不肯，其如一方赤子何？鼎退而歎曰：大哉帝王之言也。武翼郎行營左護軍部將張世安以爲鄴瓊所殺，特贈武節郎，官其家二人。

乙卯，上謂大臣曰：昨降出劉瑜論書十事，皆民間疾苦，可擇其當行者行之。趙鼎等曰：所論皆善，然法令已詳密，當申嚴行下。上曰：若申嚴未必濟事，須去其不便於民者。謂如向來浙右水腳錢，其後造成綱船，遂免此患。瑜以布衣應詔言事，上納用之。感德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高世則來朝，召之也。

丁巳，中書舍人傅崧卿、權尙書禮部侍郎吳表臣並試給事中。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常同試禮部侍郎、祕書省校書郎高闕，正字李彌正並爲著作佐郎。正字胡理爲校書郎，仍並兼史館校勘。左宣義郎通判永州羅孝芬爲祕書省校書郎。孝芬，岳州平江人。宣和初中，進士甲科，屏居邑之石牛山，躬耕養親十年不調。至是湖南憲臣趙伯牛等薦於朝，上召對，乃有是命。詔遇六參日，輪行在百官一員轉對。右正言李誼奏：昨扈從臣僚不多，止令輪對一次，今已輪徧數月矣。望准建隆天聖故事，日輪一員，俟百官俱集，則依舊制，故有是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六

【紹興七年】閏十月己未朔。故左中大夫李回追復端明殿學士。官其子孫三人。以其家有請也。

庚申。權尙書吏部侍郎劉寧止。權戶部侍郎王俛並落權字。監察御史金安節守殿中侍御史。安節爲察官。嘗論大功未立。羣情凜凜。而昧者乃欲竭民之力。而僥倖於一舉。豈不殆哉。臣謂今日之計。莫若早自治而已。欲自治。則選將以訓兵。擇吏以安民。卹費以豐財。誠當世之急務。又論自用不若用人。用寡不若用衆。國家所以用輔弼之臣。而置諸左右者。非苟且充位而已。蓋欲可否相濟。彌縫朝政之闕也。今天下多事。正馳驚而不足之時。欲望陛下斷自宸衷。衆建大臣。而使均任其責。庶幾廟堂之上。分職率屬。而不至於專權。同寅協恭。而不容於備位。可否相濟。謀無不獲。至是遂進之。

安節所言。不得其日。必張浚未去。位以前所上。今因遷職附書之。

直

龍圖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本中試太常少卿。直龍圖閣。新知泉州。林季仲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季仲既至。建言禍亂未平。不足憂。風俗未革。深可畏。比年以來。大臣去位。凡其所行之事。所引之人。皆廢而逐之。輩出輩入。相傾相擠。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至於今未決也。遂使陛下願治之心。憤憤然無所底定。而在位之臣。亦或畏首畏尾。不敢展四體以從事。蓋懼後患之必至也。嗚呼。士大夫如此。

亦已甚矣。今日何日而忍爲是哉。臣願陛下體貌大臣進退以禮。唯當疇咨於未用之前。不當致疑於既用之後。誠得其人。則委以庶政。責以成功。使夫讒聞之口不得以入焉。必不得已而罷出之。姑示涵容。而露彈章於天下。如漢故事。策免三公。但以陰陽失度。盜賊未弭爲言。雖不斥言其罪。人亦自知之矣。孰與淫言醜語。狼籍白簡。內見侮於中國。外取笑於強敵。使之輕其臣。以及其君乎。至於所行之事。不必概廢。問其當否可也。所引之人。不必概逐。問其賢否可也。如此則皇極建。私黨銷。而風俗可革矣。尙書戶部員外范瑋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絢。薨於平江府。特贈七官爲左光祿大夫。

辛酉。寶文閣學士知廣州連南夫條上市舶之弊。大略言。市舶司惟藉番商往來貿易。大商蒲亞里者。昨至廣州。有武臣曹納利其財。以女適之。亞里遂留不歸。上因令南夫勸其歸國運番貨往來。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耳。進士江浚明獻陣圖。詔賜束帛。

壬戌。給事中傅崧卿兼史館修撰。時崧卿在行宮未至也。詔江東西州縣民戶輸納米。每石收水腳錢

二百文。此以紹興十七年六月戊申葉義問所奏修入。日歷無之。

癸亥。左正言辛次膺論士大夫營私不任事之弊。詔榜朝堂。時趙鼎再相已逾月。未有所施設。朝士或以

此責之鼎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趣死之也。張德遠非欲有爲。而其効如此。亦足以戒矣。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董弁充徽猷閣待制。知嚴州。故直徽猷閣趙康直特贈徽猷閣待制。依所贈官祿。其後時僞境揭榜言。康直與呂祉已被害。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得而上之。故優卹焉。是日趙鼎奏張俊措置河道事。上曰。俊每事必親臨。所以濟上。因言。朕每論將帥須責其挽弓騎馬。人未知朕意。必謂古有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不在弓馬之間。抑不知不能弓馬。何以親臨行陣。而率三軍使之赴難。況今艱難。將帥宜先士卒。此朕之深意也。時俊已全軍還行在。上欲令俊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鼎曰。淮西寂然無驚。似不必爾。外間便謂朝廷乘淮西矣。當一向勿顧。不發一兵。彼未必敢動。上以爲然。

乙丑。上諭大臣曰。川陝茶當專以博馬。聞吳璘軍前。向或以博馬價易珠玉之屬。艱難之際。戰馬爲急。可割下約束。端明殿學士致仕翟汝文。端明殿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宇文粹中。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崇福宮王孝迪。並復資政殿學士。

丙寅。左宣教郎尹焯爲祕書郎。兼崇政殿說書。焯及國門。稱病未已。上趣之。既而焯入見。遂就職。焯每當講前夕。必齋戒沐浴。或問之曰。欲以所言感悟人君。安得不敬。焯時年六十七矣。焯既至。講筵數日。卽乞致仕。翌日。趙鼎言。焯有山林志。不樂居此。願陛下以禮留之。因加賜。焯乃止。後有言於上者。乃謂其徒相與造謀。欲朝廷見留以爲高云。監察御史趙渙以親年高求去。除江南提點刑獄公事。主管殿前

司公事楊沂中乞三綱馬。上曰：川廣馬到，朕未嘗留。盡以均給諸將。若小不均，則謂朕有所偏。沂中馬少，而張俊近以老馬數百匹納樞密院，可以兩綱付沂中，而以一綱付俊。

己巳，上謂大臣曰：朕思今日安民之要，無過擇監司郡守而已。士大夫求差遣，苟其履歷可爲，便以與之。雖滿求者之意，而其間或有不材之人，奈一方赤子，何可降旨令侍從官不限員數舉，可以爲監司郡守者，中書置籍，遇有闕，卿等議以差填。朕亦當書屏風，置諸左右，以時揭貼。見在已差人，不任職而無他過，與自陳宮觀，公議亦必爲是。上又曰：繆吏之害民，甚於賊吏。賊吏一吏取錢爾，繆吏爲州，則一州之胥吏皆取錢爲縣，則一縣之胥吏皆取錢。其害民豈不甚於賊吏也。秦檜曰：向令內外侍從舉知縣，而有互舉其子者，其子又皆貪賊。上曰：侍從官，朕之所取信也，而其任私欺謾如此。朕當時不知，若知之，當竄之嶺表。卿等可諭從官，須妙選實可爲監司郡守者，使實惠及民。若苟求著中人材，以應詔令，則所得不過平常之人爾。他日若所舉稱職，朕當賞其知人。趙鼎曰：敢不祇承聖訓。

庚午，殿前司中軍統制官王存進武校尉賀允升並降兩官。存上書乞許張浚自便。趙鼎進呈，乞黜責。上曰：朕非不容一王存，但進退輔弼，豈小臣所當議。他日將帥或干預其間，非國之福。先是允升獻詩百篇，其間多醜詆浚，乃詔存允升不循分守，並降官。仍黜存爲本軍正將。右朝散郎莫將行太府寺丞將洪州人通判利州代還，上疏論時事，後省看詳，以爲援古證今，皆有條理，遂詔對。而有是命。將疏言：天下之事，成敗得失，在理不在形。形者衆人共爭之地，理者衆人不見之處。願陛下游心於所不爭之地，以求治。

安之理。勿貪功於須臾。勿喪志於少屈。彼劉豫者。助敵爲虐。石敬瑭。趙德鈞之禍。豫必不免。陛下姑俟之。
詔侍從官各選可爲監司郡守之人。不限員數。具名以聞。務令實惠及民。不爲文具。故左從事郎徐鼎特贈左承事郎官一子。鼎權桃源縣。爲水賊龔享所殺。故錄之。

辛未。詔堂除吏部窠闕。並依去年十二月丙午指揮以前舊制施行。自張浚獨相。欲革內重外輕之弊。乃詔郎官館職二年並補外。又取寺監丞以下至外州學官送部者百闕。而取知縣堂除者四十處。未幾郎曹館職請外者衆。終不克行。至是又復其故焉。詔史館見修徽宗皇帝日歷。以實錄爲名。時祕書省著作郎何掄言。日歷視實錄格目尤詳。今記注不存。編次無日。故有是命。

甲戌。戶部尙書章誼等請用禮官議。爲徽宗皇帝作主禱廟。詔恭依初。趙渙之爲御史也。建言。今雖迎奉梓宮。未可指日。請不俟梓宮之還。作主禱廟。於是禮官亦有以宗廟久闕。祭享爲言者。今年五月。朝廷業已遣

使。欲少俟之。至。祠部員外郎兼權禮部勾龍如淵言。宗廟祀典。不可久曠。請依明德皇后故事。行埋重虞

祭。禱廟之禮。詔侍從臺諫議於尙書省。四月十日尋又詔禮官同議。議者言。如淵所請。權時制宜。於禮爲得。

乃做虞禱練。祥次第於小祥。前擇日行之。左朝議大夫周審言降授左宣議郎。不得與親民差遣。審言。浦城人。登政和貢士第。爲朱勳子壻。以選人進。頗改京官。累遷直徽猷閣。知秀州。至是以討論不得調。訴諸朝。詔以爲左朝散郎。聽參選。左正言辛次膺論審言登科第而甘心婚朱勳之息。其間僥冒可鑑者。詎

止五官望存出身一資外追奪乃又降五官

乙亥檢校少保瀘州軍節度使充中太一宮使錢忱開府儀同三司忱從其母秦魯國大長公主入朝主奏忱自建節鉞十有七年欲望聖慈以仁祖之甥戚里之舊特於節鉞之上優賜推恩詔三省樞密院進擬而有是命主入謝上從容語之曰大長公主壽考如此乃仁宗皇帝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天下愛戴鍾慶於長公主在家待遇諸子宜法仁宗皇帝之用心須是均一長主曰未嘗敢不均一也上知愜愜非主所出常偏厚於忱故調諭及之

丙子詔左朝奉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彌大降二官左奉議郎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韓璜降一官彌大之守靜江也璜提點廣西刑獄有強盜屈巢弟等作亂陽朔尉王鎬爲所殺法當絞彌大以經略司酌情處斷盡斬之璜勳於朝去年四月乙卯遣大理寺丞吳彥璋卽靜江鞠治十二月乙未獄成璜亦坐所

奏不盡實故有是命彥璋又言鎬因捕賊被害情有可矜乃錄其子爲下州文學王鎬得恩澤在今年八月癸卯今聯書之按屈巢弟強盜殺

死縣尉而彌大乃坐誤引較入斬提罪不知何故當考熊克小歷於是月書彌大自工部尙書出爲廣西安撫使實甚誤矣

丁丑詔以春寒賑恤行在建康府貧民如平江例

己卯龍圖閣待制知處州劉大中試禮部尙書徽猷閣直學士知荆南府王庶試兵部侍郎趙鼎以庶

知兵。故薦用之。

庚辰。韓世忠乞統制官許世安功賞。上曰。世安雖勇果。不及呼延通等。而平穩曉事過之。平居議論。多有補於世忠。上於諸將偏裨。其材性短長。亦照臨無遺如此。起居舍人勾濤爲故觀文殿大學士張商英

請證。詔令太常寺定證。

紹興十四年五月丙寅證文忠

辛巳。觀文殿大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趙鼎、秦檜已叶議。回蹕臨安。綱聞知。上疏諫。大略謂。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臬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恐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鬪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奸民。從而附之。虎踞鸛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幸疆場未有警息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既又具防冬畫。一事件言之。遂忤當路意。時江西大旱。而綱課民修城。民不以爲便。侍御史石公揆因劾綱妄自

尊大恣爲苛擾。在江西尤無廉聲。張浚初謫居福州。綱意復用。欲以爲援。所以交驩浚者。無所不至。近聞其置將不善。致淮西之變。勢必譴責。遂貽書痛詆。傳布行朝。欲以欺衆取譽。爲進用之計。繼聞已用趙鼎。其意大沮。乃自言指陳朝廷措置失當。必有抵牾。乞行黜責。聞者竊笑。殿中侍御史金安節。左正言李誼。右正言辛次膺。亦論綱違法虐民。毒流一路。乞賜黜責。三省乃檢會綱累乞宮觀奏章行下。時未有代者。綱懲靖康之謫。乃具以本司積蓄財穀之數聞於朝。自是不復出矣。

朱勝非秀水困居錄云。合肥兵亂。執呂祉以入。齊執侍粉紅。綱意浚必收。條十五事奏浚。指畫

之失。又貽書抵浚。痛詆其過。以副本傳示遠近。欲濟浚而鉤奇。且示於浚不厚也。浚既貶。永州綱亦坐浮薄及舉橫貪墨。而罷復相。窮治浚事。至今未已。嗚呼。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其三相之謂與。綱貽浚書。已見今年八月辛未。

壬午。趙鼎等奏。權貨務出賣度牒。而遠方不能就買。欲量付諸路。上曰。如此則州縣將科敷於百姓矣。鼎等奏。不責以限數。則無科敷之弊。上曰。宜嚴爲約束。毋使民受其患。戶部尙書兼提領權貨務都茶場章誼言。務場見係誼總領。別無同官商議。竊恐誤事。望仍撥隸戶部從之。詔臨安太廟。且令留存。初。以行在建康。故以太廟爲本府聖祖殿。及是將回蹕。議者乃言。本朝推尊聖祖。比之有唐尊奉老子。事若相類。而禮實不同。爰自仁祖纂承以來。五聖百年。踵行不易。協於禮經。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之義。今乃賜太廟爲聖祖殿。在理實有未安。故有是旨。工部侍郎王俛。乞今從官所舉監司郡守。必取曾經治縣。聲績顯著之人。從之。

癸未。復漢陽縣爲軍。用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奏也。尋以右奉議郎通判鄂州孔戊知軍事。

戊之除。在是月丁亥。

尙

書右司員外郎王迪爲左司員外郎。吏部員外郎薛徽言、都官員外郎馮康國並爲右司員外郎。
乙酉趙鼎奏比得旨復置茶馬官。舊有主管至提舉官凡三等。上曰俟擇得人當考其資歷命之。尋遂以
左中奉大夫直祕閣張深主管成都等路茶馬監收公事。自趙開後茶馬無專官者近十年。先是知熙州
吳璘常取茶馬至軍前博馬。因以易珠玉諸無用之物。上聞之數加戒飭。故復置官領其事。深、雙流人也。
日歷止書至考其資歷而命之。自後更不見除人。按茶馬司題名張深
以紹興八年正月二十日到任。則其餘命必在此月末或十二月初也。

丁亥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鄧名世爲校書郎。

戊子詔應淮西脫歸使臣不候整會失去並先次支破本等請給。如有冒濫卽坐以法。初淮西軍中諸使
臣爲鄧瓊劫去。至是復歸者甚衆。有司以文券不明例降所給趙鼎與執政議不合。乃密白於上曰。此曹
去僞歸正當優假之。今乃降其所請反使棲棲有不足之歎。上卽批出各還其本。於是人心欣然。來者相
繼。鼎因奏事又言來春去留之計望更留聖慮恐回蹕之後中外謂朝廷無意恢復。上曰張浚措置三年
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寸之地而壞事多矣。此等議論不足卹也。趙鼎事實曰上議回鑾諸公初無異議鼎獨曰
今日復回臨安四方必謂朝廷但務退縮無與
事之寬。今知陛下聖算初不如如此。今固不可戶曉。惟是他日淮上有警。當須前進。鼓作諸軍庶幾進退合宜。上嘉納。於是降旨先發百
可使民間預知乃以建康守臣兼行宮留守示往復兩都居無常所。蓋自十二月降旨至明年二月始離江左期既不迫上下帖然。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七

〔紹興七年〕十有一月

按是月
己丑朔

庚寅尙書兵部員外郎蒲贊比部員外郎黃祖舜並徒吏部員外郎左

承事郎新提舉福建茶事張城守兵部員外郎樞密院編修官鄒柄守比部員外郎國子監丞李維爲屯田員外郎祕閣修撰福建轉運使葉宗諤爲江南西路轉運使以中書言礪本貫也其餘見任人皆徙官

癸巳監察御史蕭振提點兩浙西路刑獄公事振引親年高求去不許振復因給事中吳表臣右司員外郎薛徽言請於趙鼎甚切鼎乃從之

此據趙鼎事實

侍御史石公揆等論李綱罪未已初謂朝廷檢舉綱前後屢

請宮祠使之善去則長惡不悛何所忌憚乃詔言章報行

同十月
乙酉

至是又請鑄綱職名上曰前宰執政所

體貌綱已罷帥不必更有行遣朕待遇羣臣未嘗容心賞罰適當於功罪足矣

甲午用戶部尙書章誼請初置贍軍酒庫於行在命司農寺丞蓋諒主之賜浙東總制錢五萬緡爲釀本其後歲收息錢五十萬緡

二十九年七月南外東外二庫共收三十萬緡三十年二月癸亥增置新中庫又收二十萬緡三十一年三月庚寅所書可考

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幹辦

皇城司韓公裔帶御器械。承務郎楊適監行在都進奏院。適時子也。淮西宣撫使張俊入見。爲上言。劉光世罷軍政閒居。自有登仙之歎。上不樂。謂俊曰。卿初見朕。何官曰。副使。是時家貲如何曰。貧甚。從陛下求戰袍以禦寒。上曰。今日貴極富溢。何所自耶。曰。皆陛下所賜。上曰。然則卿宜思所以自效。而有羨於光世耶。俊惶恐謝。先是都督府既罷軍。左護軍都統制王德未有所屬。俊每以厚幣結之。德遂以其軍八千歸於俊。俊軍以故益強。然俊在建康。其下多不戢。頗爲民患。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見上嘗言。治兵者一於嚴而不撫之以恩。則怨。一於恩而不御之以嚴。則驕。怨固不爲使。驕亦不足恃也。比者朝廷以禁旅軍弱。遠盱眙之戍。以實行朝。精銳之衆。無慮數萬。是宜武備增重。百姓恃以無恐。而近日以來。羣情恇恇。咸不自安。以爲朝廷之患不在外寇。甚駭聞聽。臣切憂之。所以然者。以撫御非才。士心不附。慮其緩急非所恃。且爲百姓之患故也。臣竊聞其下裨佐材力不堪。陛下睿明。悉已知之。願因閱武之際。精加選擇。喻以聖意。使歸申明紀律。訓齊士伍。令不特有勇而且知義。則將爲用而兵足恃。軍國之勢順。兵民之情安矣。彼爲將而日興土木之工。以廣邸第者。旣失拊循。以致其怨。復爲姑息。以長其驕。其於申儆。固有所不致矣。亦無怪乎羣情之過慮也。惟陛下圖之。

子則此疏必已亥所上

也。今因俊事附書之。

俊軍頗爲民患。林泉野記云。爾安節奏議集無月日。下注第三字。按日歷。此月十一日巳亥。金安節本職進對。十二月庚子。降田安節第一第二論。填闕任子兩劄。

丙申。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使臣呂政求犒軍。上詔政諭之曰。歸語吳玠。玠自小官拔擢至此。皆出於朕。

非由張浚也。大丈夫當自結主知，何必附託大臣而後進。所須犒軍物，已支百五十萬緡，非因浚進退有所厚薄也。宜以此諭之。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奉詔舉鄉貢進士劉度，應直言極諫科。且上其詞業。詔兩省官共考以聞。不果召度，歸安人也。宰相趙鼎之帥東也，以近旨與監司分上下半年舉知縣之有政績者，遂舉松陽令唐閱。至是檢舉循二資，俟終更令赴都堂審察。

丁酉，執政擬臨安火禁條約。凡縱火者行軍法，遺火延燒數多者，罪亦如之。上曰：遺火豈可與縱火同罪。立法太重，往往不能行。趙鼎曰：遺火數多者，取旨可也。上曰：止於徒足矣。庶可必行。兼刑罰太重，亦非朝廷美事。端明殿學士知温州李光爲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名彭澤縣唐相梁國公狄仁傑廟曰顯正。

戊戌，右承直郎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王濬上六朝進取事類，詔與陞擢差遣。

己亥，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余應求直祕閣，淮南西路轉運判官韓璉並罷。璉仍奪職，用侍御史石公揆章疏也。公揆言：呂社之自用，失軍士心。人皆言陳克與璉之謀，望賜罷黜，以快士論。應求坐與李綱連姻，故併劾之。殿中侍御史金安節入對，論比年以來，吏員衆多，而闕不足以處之。近者每改遷事故，必別差人承替。仕者始不安其分，乞應在外堂除去處。如見任及待次人，別有差遣者，令已投人次第之任。庶幾授受之際，悉歸至公。從之。始趙思誠之請減任子也。上命侍從官討論來上。

事見十月辛丑。

安節言：迄今累

月未聞有所施行。倘謂其來已久，難以過爲裁損，亦當約以中制，去其太甚也。今欲除初遇大禮，許其依格蔭補外，其後並令遞展一郊，仍自宰執侍從以及庶官，皆爲之限。通前後奏薦，以至致仕遺表，恩澤各不得過若干人。如此庶幾稍合人情，可以悠久。雖未能盡去官冗之弊，亦可以少損矣。乃命疾速討論如初詔。安節二疏以庚子日行出左朝散大夫新知信州梁澤民爲淮南西路轉運判官，用從官應詔所舉也。後三日，澤

民入辭，又加直祕閣。

庚子，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成都府席益以母福國太夫人朱氏憂去官。

辛丑，左正言辛次膺言：比來臣寮因罪降黜，初若峻厲，閱月既久，往往增飾情詞，巧爲辨訴。前日所坐之罪，雖嘗經推鞠，迹狀明白，貪賊姦惡，不可容貸者，一切除免，復其故秩，謂之改正。其間隔過郊恩，任子磨勘轉官者，一旦盡得，謂之給還。援例紛然，干乞不已。欲望稍嚴定制，自今應訴雪者，必須在一年限內體究得實，而後別勘。果有異同，卽專委刑寺官看詳定奪，委係冤濫，方與改正。仍議元勘官司不當之罪，以爲懲戒。從之。

壬寅，上謂大臣曰：張俊事上御下，慮事臨敵，皆不易得，獨好廣邸第，營土木，朕數鶚諭，莫能改也。比因其入對，面諭以朕來建康行宮，皆因張浚所修，朕不免葺數間小屋爲燕居及宮人寢處之地，當與卿觀之。初不施丹雘，蓋不欲勞人費財也。浚曰：略加雅飾，不過二三千緡。朕語以國用艱窘之時，以二三千緡崇

土木之飾亦所不忍也。倭感嘆而去。先是倭營第建康廣袤占居。民王縉爲右司諫。奏其事。請敕倭密自還之上納用焉。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儉爲百王之至德。然有矯激沽名者。有出於天稟之自然者。其爲檢閱而所以爲檢閱者。問矣。晉武之焚雉頭裘。夫裘則焚矣。而修心自若也。平吳之後。後宮益以侈麗。卒之晉祚陵夷者。以此。唐明皇始罷織錦坊。而錦則無用矣。侈心猶是也。驪山華清遊幸之盛。極其侈麗。唐遂以衰。二者之爲儉。無乃非其真情。而徒竊其美名乎。太上皇帝愛倭俊之材勇。而恐其以侈故殫民力以事上。乃諄諭如此。雖然。方庶事草創之初。戒土木之功。示教。以先天下。似非甚難也。乃其行之悠久。奉養有節。而費用彌省。至今不改其度。然後知慈儉之德。始由天稟。與大禹之菲食。文王之卑服。同風。宜以爲聖訓之尤也。

乙巳。金右副元帥潘王宗弼執僞齊尙書左丞相劉麟於武城。先是金主亶已定議廢豫。會豫乞師不已。左副元帥魯王昌謂之曰。吾非不欲出兵也。顧以用兵以來。無往不捷。而自立齊國之後。動輒不利。恐蹈覆車。挫威武耳。豫請不已。乃以女真萬戶布爾噶蘇爲元帥。府左都監屯太原。渤海萬戶大托卜嘉爲右

都監。河間令齊國兵權聽元帥府節制。遂分戍於陳蔡汝亳許穎之間。於是尙書省上豫治國無狀。

齊尙錄

書省上劾奏。自趙氏北遷後。準元帥府申指以大河爲界。河外別擇賢人。使爲民主。施此厚恩。庶其知報。協力兩獲安便。早致成平。以此準申建立張楚。無何。旋爲彼人所廢。王師再舉。無往不克。後來帥府復申而議。册立劉豫。建號大齊。置國之初。恐其不能自保。故於隨路分駐兵馬。至今八年。載念上國大事。已來遠戍。兼齊國有遠元議。闕乏軍需。比年以來。益漸減損。遂致艱窘。多有逃亡。隨路百姓。亦各不得息肩。與之征討。則力既不齊。爲之措辦。則民非我有。凡事多誤。終無所成。況齊人假我國家之力。積有歲年。事悉從心。尙不能安民保國。論其德不足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衆。豈實有垂從初。康濟生靈。免其荼毒。使天下早致隆平之意。反使世民困苦。兩國耗乏之端。精度從初所申。實爲過舉。既知其非。豈可不改置。若混同四海之內。聖德廣運。睿澤旁流。霜露所沾。孰不歸附。今臣等議欲定一民心。變

廢齊國不准宋國舊疆。至於普天之下。盡行撫綏。是爲長便。奏訖奉聖旨。齊國建立於今八年。道德不修。家室不保。有失。從。兩變便安之意。豈可坐視。生民久被困苦。宜依所奏。施行。委所司速爲措置。所有其餘隨宜事件。仍別商量行下。

金主竄下

詔責數之。略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尙勤吾戍。安用國爲。寧負而君。無滋民患。

齊錄。教行。奏尙書省。朕不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成平。

故自濁河之南。割爲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誥征。固不食其土地。從其變置。庶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邦。逮今八稔。尙勤吾戍。安用國爲。寧負而君。無滋民患。能爲託子之友。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便宜事件。已委所司。盡下元帥府去託。外處分不盡之事。亦就便計議。從長施行。仍布告。逐處。咸使聞知。遂令昌等以犯江爲名。伐汴京。先約麟單騎渡河計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與宗弼遇。金人張翼圍之。數日。悉擒而囚之。

丙午。詔潯州編管內侍李綱留滯衢。撫州踰年不去。令兩路憲臣體訪押赴貶所。上諭趙鼎曰。兩州守臣亦須行遣。鼎曰。候體訪到取旨。陛下於近習不少假貸。如此。上曰。小事便須繩治。無使滋長。鼎曰。如此。必不至如童貫之典兵。梁師成之預政。上曰。童貫。梁師成。豈是一日至此。要在不可假以事權耳。是日。金人廢劉豫爲蜀王。初。右副元帥宗弼對執劉麟。遂與左副元帥昌。三路都統葛王。襄同馳赴京城下。以騎守宣德。東華。左右掖門。襄太祖。曼孫。潞王宗輔子也。宗弼將襄等三騎突入東華門。問劉齊王何在。僞皇城使等錯愕失對。宗弼以鞭擊之。徑趨垂拱殿。入後宮門。問劉齊王何在。有美人揭簾曰。在講武殿。按射。宗弼等馳往。直陞殿。豫遽起欲更衣。宗弼下馬執其手曰。不須爾有急公事。欲登門同議。於是偕行出宣德門。就東闕亭少立。宗弼乃廢小卒持羸馬。強豫乘之。約令偕至寨中計事。豫拊手大笑上馬。從衛猶數

十人宗弼露刃夾之囚於金明池。

張浚行述云浚常遣人高手榜人僞地誘劉豫略曰如能誘致使之疲弊精兵健馬漸次銷磨茲報國之良圖亦爲臣之後効金用事者見疑榜已疑豫八月間豫聞王師北渡遣韓元

英普金乞兵同舉金謂豫終欲困己益疑之會歸復叛去浚復多遣間持蠟書入僞地故遣之大抵謂豫已相結約故遣瓊等降而豫再乞兵於金十月金謂元帥宗弼徑領兵來廢豫惜其有此機會而浚已去位矣趙鼎事實云鼎欲使張浚出不意往越壽春取其城措置已定會金廢豫乃止其所措置當求他書詳考何補龜鑑方遼豫之陸梁也羣盜縱橫謀踐京汴囚讎狂悖子麟姪瑛擾動江淮其鋒不易當也李橫之謀復東京而豫之氣已折岳飛之敗復襄陽而豫之鋒已挫內有趙鼎贊親征之謀外有張浚董督師之事張韓劉岳又從而請遣進兵自是而囚徒授首強敵解纜六年而廢豫之謀定金人廢豫自願

下未故朝請大夫陳師錫加贈諫議大夫。

告詞無左右字。

其子右朝奉郎顯言黨籍餘官任臺諫者凡七人其五

人已皆贈諫議大夫故有此命。

師錫已見元年四月按餘官自司馬康元祐中已贈諫議大夫陳瑾靖康中追贈常安民任伯雨江公望魏夫紹興中追贈凡六人而第十六人殿中侍御史黃隱第三十人諫察御史馬涓

第三十一人右正言孫諤第三十六人監察御史王回第四十五人殿中侍御史孫倚第四十六人左司諫陳輔此六人與師錫皆未加贈凡十三人今顯乃以其父及康瑾伯雨安民夫倚爲七人不知爲何當歟

右朝奉郎程江軍使

游輔丁憂去官詔以其有卻敵之功特復起初宣和間進士王問進書萬卷補承務郎上卽位有越州

布衣諸葛行仁亦因進書得迪功郎至是吏部以爲不倫追問兩官問訴之詔與改正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李彌遜以爲不可上謂執政曰求遺書自是美事朕方多難之時故行仁之賞薄宣和承平留意墳

典與授京秩不爲過然既有論駁可錫一官

熊克小歷以彌遜爲中書舍人蓋誤彌遜除舍人在十二月

是日金右副元帥魯王昌等復入

汴京召僞齊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壽拜金詔於宣德門下。宣詔已。昌與宗弼張紫蓋從素隊數十人立西朱樓下。僞尙書左丞相張昂左丞范恭右丞李鄴等趨前欲拜。昌斂身令通事傳言慰勞。昂等次第進揖。次見宗弼。宗弼不爲禮。昂等退。二帥入居東府。遣鐵騎數千巡繞大內。又遣小卒巡行坊巷。揚言曰。自今不用汝爲簽軍。不取汝免行錢。不取汝五釐錢。爲汝敲殺親事人。請汝舊主人少帝來此住坐。於是人心稍定。尙書省行下。齊國自來創立重法。一切削去。應食糧軍願歸農者。許自便。齊國宮人除劉豫所留外。聽出嫁。內侍除看守宮禁人外。隨處住坐。自來齊國非理廢罷大小官職。並與敍用。見任官及軍員。各不得侵奪民利。自來逃亡在江南人。卻來歸投者。並免本罪。優加存恤。應州縣見勸諸公事。不得脫漏。始豫僭位。作楮幣自一千至百千。皆題其末曰。過八年不再行用。其兆已見矣。逮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絹二百七十餘萬匹。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十餘萬兩。糧九十萬斛。而方州不在此數。豫拘於瓊林苑。蹙額無聊。謂魯王昌曰。父子盡心竭力。無負上國。惟元帥哀憐之。昌曰。蜀王汝不見趙氏少帝出京日。萬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十餘里。今汝廢在京。無一人憐汝者。汝何不自知罪也。豫語塞。昌逼之北行。問以所欲。豫乞居相州韓琦宅。昌許之。先是進士邢希載。毛澄。上書請豫密通朝廷。爲所殺。至是留錢五萬。命道士追薦諸直言者而去。豫弟京兆留守益。輕財好施。禮賢下士。與士卒同甘苦。頗有遠略。金人忌之。將廢豫。遣左監軍薩里干。右都監布爾噶蘇。以寇蜀爲名。伐京兆。襲益以歸。金人以僞齊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張孝純。權行臺尙書左丞相契丹蕭博碩諾。爲右丞相。金人溫騰師中。

爲左丞燕人張通古爲右丞

博碩諾師中通古未見其前銜後不書官名者准此

僞齊戶部侍郎馮長甯爲戶部尙書燕人張鈞爲禮部

侍郎又以杜崇爲兵部郎中張仲熊爲光祿寺丞皆在行臺供職崇充子仲熊叔夜子也鈞始事遼爲鴻

臚少卿遼興軍節度掌書記奉張覺歸順表來朝除徽猷閣待制至是復用罷僞齊尙書右丞相張昂知

孟州左丞范恭知淄州右丞李鄴知代州殿前都指揮使許青臣同知懷州僞皇子府左軍統制斬賽同

知相州戶部員外郎韓元英爲忠武軍節度副使南路留守翟綸爲橫海軍節度副使又以金人完顏呼

沙呼爲汴京留守僞齊河南監酒李儔同知副留守知代州劉陶

僞齊錄作劉陶

爲都城警巡使宗室趙子濂爲

汴京總判僞皇子府選鋒軍統制李師雄爲馬軍都虞候前軍統制王世忠爲步軍都虞候僞知萊州徐

文爲汴京總管府水軍都統制僞鎮海軍節度使山東路留守李成爲殿前都指揮使兼知許州孔彥舟

爲步軍都指揮使兼知東平府涇原路經路使張中孚爲陝西諸路節制使權知永興軍秦鳳路經路使

張中彥權知平涼府麟府路經路使折可求環慶路經路使趙彬熙河路經路使慕容洎資政殿學士知

開封府鄭億年

僞齊錄云億年自吏部兼禮部侍郎除吏部尙書而朱勝非因居錄及當時臺章皆稱億年爲尙書左丞資政殿學士今修潤附此更須詳攷

知河南府關師古知拱州鄭瓊

知亳州王彥光知宿州趙榮大名府副總管劉光時並依舊職時晉國王宗維已亡金主亶以太師領三

省事宋國王宗磐乃太宗晟長子豪猾難馭而京東留守宗雋實親叔父有才望乃拜宗雋太保領三省

事。封竟國王以制之初。金國自其祖宗以來。雖名爲帝。而與其下無尊卑之別。樂則同享。財則共用。自竇幼時。詞臣韓昉已教之學。稍賦詩染翰。及嗣位。左右儒士日進諂諛。導之以宮室之壯。侍衛之嚴。入則端居九重。出則警蹕清道。視舊功大臣浸疎。且非時莫得見。盡失女真之故態。由是宗戚思亂。

己酉。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言。諸路和糴米加耗太多。如饒州一石至收四斗。三省擬下提刑司體究。上曰。郡守爲誰。侯體究得實。當痛與懲戒。趙鼎等奏。江東郡守有掊斂不卹民者。上曰。郡守以字民爲職。掊斂不卹。朕何賴焉。當悉罷與宮觀。選除循吏。如周綱。陳囊之流。使罷者不失宮觀之祿。而民被實惠。實爲兩得。上諭諸軍使臣。猥多歲增俸廩。因曰。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不惟無以勸有功。兼亦蠹國用。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罰當先自上。鼎曰。聖慮高遠。豈諸將可及。

庚戌。承信郎劉偉等各進二官。偉左護軍使臣也。自僞地來歸。故錄之。初。修武郎朱弁旣爲金人所拘。至是遣使臣李發歸報。尼瑪哈等相繼死亡。秦檜曰。金國多事。勢須有變。上曰。金人驕恣。理無足恃。我藝祖皇帝兵不血刃而得天下。故福祚悠遠。自古帝王未聞窮兵黷武而能久長者。金人連破大國。而兵弗戢。其可久乎。檜曰。陛下但積德。中興固自有時。上曰。亦須有所施爲。而後可以得志。但今年政猶病人。誤服藥。氣力尙羸。來春當極力經理中原。

辛亥。右迪功郎李時雨特循二資。

時雨初見建炎元年七月。

時雨獻玉壘忠書三十篇。論形勢。選兵任相。攻取等事。故有

是命其間有鹽鐵論。欲罷四川官賣鹽引。而征民間鹽貨三分之一。又欲盡權天下銅鐵而輸之官云。壬子。樞密院計議官呂稽中。司農寺丞蓋諒並罷。二人皆爲都督府官屬。故侍御史石公揆論之。趙鼎等開陳稽中諒之爲人。上曰。用人不須太速。須使名實加於上下。然後無異論。賢士大夫衆所未知。驟加拔擢。一遭點污。則爲終身之累。非所以愛惜人才也。可且與外任。

乙卯。爲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立虞主。不視朝。故事。山陵埋重於皇堂之外。及將祔徽宗主。翰林學士朱震

言不當虞祭。又請埋重於廟門之外。上命禮官議。

四月辛巳

太常以爲不可。乃埋重於報恩觀。立虞主。昭慈之

喪也。工部侍郎韓肖胄題虞主。至是震引漢唐及永昭陵故事爲言。乃不題。

丙辰。上與大臣言。嗣濮王仲湜酷好珊瑚。趙鼎因言。頃到蔡行家。見其奢麗可駭。如臥榻亦滴粉銷金等爲飾。上曰。朕頃在藩邸。猶用黑漆床。渡江以來。止用白木。上施蒲薦。素黃羅褥。素黃羅三條而已。睡後豈復知有華好也。直祕閣新知台州秦梓。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先是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論梓人品凡下。自爲諸生日。固已不安。義命出入權門。厥後以儻從往高麗。始授校尉。又闕直赴殿試唱名後。自第二人以下。皆未有所授。而梓已爲太學官矣。其無忌憚如此。以梁師成爲之援也。梓附麗匪人。惟意所欲。而討論之法。又獨不行於梓。郡守民之師帥。風化所係。而梓之所履如此。難以望其化民成俗矣。疏入。不報。安節又言。近降聖旨。欲實惠及民。不爲文具。故博詢侍從。不限名數。各以名聞。是務得其人以副除

授臣之區區。必欲罷梓所授者。蓋欲使郡守之選。自此加重。以稱陛下及民之意。非止爲一郡言也。梓聞乞宮觀。乃有是命。樞密使秦檜深恨之。右朝奉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錢端禮直祕閣。端禮。忱子也。上

召對而有是命。旣而言者論今日艱難之時。所以激勵多士者。職名爲重。端禮未有勞效。非所當得。傳之

四方。必有譏議。乃以端禮通判嚴州。端禮寢職名。在十二月癸亥。除停在辛未。今並書之。時朝廷方優假勳臣。故以右通直郎張子儀爲

軍器監丞。右承議郎韓彥直直祕閣。按韓世忠碑誌。世忠四子。彥直。彥模。彥質。彥古。而日歷。世忠長子亮。紹興四年十二月庚午。自右宣徽郎特轉三官。不知亮復是何人。碑誌何以全不及之。當攷。殿中

侍御史金安節言。國家賞延之典。有子人以爵祿。無假人以職名。崇觀以來。因父兄秉政。而得貼職者。近

制皆在討論之數。蓋惡其濫也。今彥直復因父功而授。得無類於昔乎。況侍端一啓。則攀援僥覲。他日必有難從者。又言。軍器不除武長。唯以丞專治其事。任責非輕。子儀行能。旣未有聞於時。而方換文資。殊無

履歷。伏望併賜追寢。不報。張子儀除日。已見今年九月乙酉并注。但未知的以何日遷監丞。按安節劾章云。乞詔大臣。選用去年八月初一日差官指揮。勿使輕變。考之日歷。紹興六年八月一日丙申。有旨。寺監丞等。並去替半年。方

許差人。而安節七年閏十月方除御史。則其論列正在此時也。韓彥直除職。亦不見月日。因錢端禮除職事。遂書之。安節所奏。有二。近以韓世忠屢有捷奏。特授其子彥直初等貼職。而安節明年二月丁憂。則彥直之除。亦在此時矣。日歷明年二月壬子。陳確除軍器監丞。已

差張子儀改替陳確。則安節所論不行可知。然本監題名。乃無子儀姓名。則是後來竟不到官當攷。

是月。左丞直郎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胡銓爲左通直郎。充樞密院編修官。銓。廬陵人也。僞

知臨安軍崔虎詣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降。

此據徐夢莘北盟會編增入日歷無之。按岳飛今年十一月八日申先次到歸正人崔虎劉水壽孟榮華旺等將帶兵已供申朝廷云云。則知果有此事。但

日歷說
落耳。先是劉豫建新蔡縣爲軍。後使虎守之。

十有二月庚申。禮部尙書劉大中言。浙東之民。有不舉子者。蓋自艱難以來。姦臣持不恤之說。虐用其民。爲國斂怨。民被其毒。無所赴愬。一身不恤。遑恤其他。臣嘗承乏外郡。每見百姓訴丁鹽紬絹。最爲疾苦。蓋爲其子成丁。則出紬絹。終其身不可免。愚民甯殺子。不欲輸紬絹。又資財遣嫁。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舉。誠由賦役煩重。人不聊生所致也。望令州縣五家爲保。保內有姪。及五月者。次第申縣。除其籍。守令滿替。以生齒增減爲殿最之首。增減甚者。取旨別行賞罰。其殺子罪賞。並依見行條法。趙鼎進呈。上曰。可。嚴行禁之。朝廷法令備具。往往不能奉行。如銷金鋪翠。立法甚嚴。禁中有犯。罰俸三月。無一人敢犯者。而聞士民之家。尙有服用。如鋪翠一事。非特長奢靡之風。而殘害物命。不知其數。朕甚矜之。俟軍務少休。當更申嚴。且行下廣南。福建。禁採捕者。鼎退而批旨。以大中所言。送戶部措置。

日歷載大中奏疏。節略生男女賜帛一段。遂失所奏本指。今具書之。八年

五月庚子降

旨如所奏

辛酉。左承直郎趙成之。特改左奉議郎。成之知萬安縣。劉大中爲宣諭。薦於朝。至是引對。而有此命。癸亥。禮部侍郎常同奏。奉詔舉可爲監司郡守之人。輔臣進呈。上曰。朕已令書於屏。其間有除授者。則註

之先是旬日前建昌軍守臣趙叔潑以御史金安節論罷三省奏用註待舉者填闕安節又論建昌有次待者而朝廷別用人爲疑上曰言者不知待舉乃近日從官所薦之人故也今後監寺郡守有闕有已差人不足任皆當用所薦人填闕雖不滿一人所欲而千里之民休戚所繫當權輕重而處之退遂批旨監寺郡守自今罪罷處許於舉到人內先次選除填闕

乙丑上親行卒哭之祭用酒幣先是虞主還几筵殿上服袍履奉迎遂行安神禮自理重至於癸亥皆太常代行九虞及是又親祭焉

丁卯禘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神主於太廟第十一室初議禘廟畢純吉服及太常以爲請上詔曰情有不安可並如舊其百官俟過小祥取旨

初議易服已見今年四月壬子太常建請在十一月乙卯百官過小祥取旨是在是月辛酉今併於此書之

左承事郎羅萬監都進奏

院萬自初官改秩始命堂除大邑至是趙鼎以京局處之

戊辰中書門下省奏勘會已降指揮來春復幸浙西

日歷不見此指揮

所有太廟神主合先次進發詔恭依協忠

大夫華州觀察使提舉江州太平觀解潛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後二日又命潛兼權馬軍司

熊克小歷於今年九月

月戊子劉琦除淮西帥時邊書之蓋誤(按此時馬步二司職事皆楊沂中權管今始命潛耳王曠撰沂中神道碑云馬步乏帥詔兼領其職王辭不許閱數月復乞免乃令舉人自代其養安如此按解潛乃趙鼎所厚其兩除管軍皆隨鼎進退恐非沂中所舉蓋碑有緣

也飾 僞齊武略郎兼閣門宣贊舍人統制官王宗等帥衆來歸上命引見賜銀帛趙鼎奏令有司供進上

曰已令內帑辦賜禁中所有未嘗一毫妄用皆以賜將士耳乃詔宗遷官三等餘吏士各進二官

熊克小歷於此月書

宋趙來降今移附八年正月

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言臣竊聞劉豫爲金所執驅之以北雖得於諜報未審其由敵情多變

難以遙度然有以知去順效逆禍終自速金人無信不可恃以爲援也臣蚤夜思之神州既非外國所可居而變詐若此誰復爲用是殆上天悔禍復爲國家驅除以啓中興之運爾要在修人事以應之而已蓋中原重擾外敵中強或狃勝之兵估其詐力尙敢憑陵或喜亂之民起於盜賊輒肆越軼則防遏之備不可以不嚴轉禍而爲福者或舉城而內附去危而卽安者或率衆以來歸則撫綏之方不可以不至此誠天下舉安之機南北復合之會不可失也臣謂正當申嚴守禦以固吾疆陸多遣間諜以招彼僞武通好之使未可遽遣順動之計更宜緩圖使民心不搖軍聽無惑養威持重徐觀其變然後起而赴之則定計審而臨機果庶幾無遺策矣臣願陛下上承天眷下副人望命心腹大臣深謀審處無失機會以定中興之業天下幸甚

安節疏不得其所上之日據日歷是月十七日甲戌安節進對又在此後六日恐太晚今因奉迎太廟神主及王宗等來降遂書之更須詳攷

宗正少卿馮檝言國家自金人犯

順以來謀所以恢復平定之策不過和擊二議而已和則遣使擊則用兵然使屢遣矣而好未通兵屢用矣而功未見者何也時勢未革而機會未至故也中原荒蕪無可須索敵人追求悉厭所欲事已極矣邇來傳報金執僞齊叛瓊而歸似時勢欲革而機會之將至也願朝廷措畫以趨其機會者如之何耳聞見

議遣使此正得策。然爲今日之使。全藉有識見。謀畫膽氣。又有辭辯副之。適能有濟。倘有請行者。乞令宰執召而密詢之。今金執僞齊。叛瓊而歸。謀出何策。前去見金。合致何辭。金與論事。說以何道。事畢而還。當有何功。若於此四者。皆有建明。使可遣矣。倘或於此初無先見深畫。更在陛下與大臣熟議而慎擇之。

此據

馮徽所上時議錄。錄稱紹興七年十月內。在建康府投進。然金執劉豫乃閏月事。不應前十月先言之。今且附金安節奏疏之後。

庚子。祕書省校書郎施庭臣。諸王宮大小教授黃鏞。並守監察御史。

日歷無鏞。除日本臺題名在十月。今併附此。俟攷其本日。

庭臣。勾濤

所薦。鏞。范冲所薦也。

樞密院進呈。先得旨。令京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移司鎮江府。留兵以守楚州。秦

檜奏曰。諸軍老小。旣處置得宜。萬一警急。諸帥當竭力捍寇。時已命張俊。岳飛。皆留屯江內。故檜奏及之。

世忠上奏。極論敵情巨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蔽遮江淮。誓與敵人決於一戰。上賜札曰。朕迫於強敵。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願以頻年事力。未振。姑鬱鬱於此。前日恐小或有未便。委卿相度。今得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亦何以過。使朕悚然興歎。以爲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關外之事。將軍制之。今旣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辛未。資政殿學士翟汝文落致仕。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壬申。不視朝。百官進名奉慰。先是太常言。禘廟畢。遇朔望日。皇帝御殿。百寮更不奉慰。上以宮中實行三

年之喪，乃命如舊。

癸酉，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折彥質知福州。趙鼎去位，彥質亦奉祠。至是復起。

甲戌，禮部侍郎常同面對，言兵革未息，正當馬上爲治之時，而上自三省，下至州縣，尙循承平之舊，窮日之力，以從事於煩文曲禮，豈救弊之道。望詔大臣，屏細務，專帷幄之謀，責任六曹，隨事裁決。凡禮文法令，悉命裁定，以趨簡便。翌日，上謂宰執曰：聞三省文書極繁，卿等省閱，日不暇給，皆由六部官不任責，事申明故也。豈有爲尙書不能任一部之事。朕若擢爲執政，便可裁天下之務。昨常同亦奏此事。陳與義曰：今日事比承平時極多。趙鼎曰：承平時，朝廷尊嚴，上下有分。昨一小使臣馬前喧呼，臣恐其訴冤，乃求差遣耳。政由臣不才，致朝廷之勢陵夷。上曰：此須與行遣。天下事實罰而已。若有罪不行罰，漸成姑息之風。誠爲不便，乃命六部措置條具申省。

命六部條具，在是月丙子。

金人徙劉豫於上京，給舊夫子廟居之。後封曹王。豫廢。

年六十五。

乙亥，戶部尙書章誼入對，上諭曰：天下苗米，須與措置。其不熟處，除檢放外，止令輸錢，仍運錢於豐熟之地糴米。如此則公私兩利矣。誼退，以上旨告執政行之。

丙子，徵猷閣待制知池州劉岑移知鎮江府。

己卯，祕書郎羅孝芬提舉荊湖南路茶鹽常平公事。

辛巳。尙書禮部侍郎常同試御史中丞。試尙書戶部侍郎王俛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侍御史石公揆論俛在戶部所行皆誅剝之政。初爲趙鼎所用。及鼎與張浚爭論不合而去。則百計譖短。以求合於浚。又諂事呂祉。張宗元。因緣求哀。且謂得革心洗慮。以求自效。社常笑其語。對士大夫語之。然後說其謬。力爲游說。浚遂喜而用之。力言回易之利。呼吸賈僧市井爲之用。破費官錢數百萬緡。而莫收其利。伏望亟加貶斥。投置閑散。故有是命。俛辭後三日。改充集英殿修撰。

壬午。吏部員外郎蒲贊面對論當建都險要之地。時已議定回蹕。故贊言及之。

此以明年正月戊戌上語修入。

溫州布衣黃

石應詔上書論內事之可治者七。外事之可治者四。詔與免文解。仍賜束帛。

癸未。有司奉九廟神主還浙西。百官辭於城外。是日徽猷閣待制王倫。右朝請郎高公繪還自金國。初劉豫既廢。左副元帥魯國王昌乃送倫等歸。曰。好報江南。旣道塗無瘞。和議自此平達。前七日。知泗州劉綱奏倫歸耗。上頻覺曰。朕以梓宮及皇太后。淵聖皇帝未還。曉夜憂懼。未嘗去心。若敵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趙鼎曰。仰見陛下孝心焦勞。上曰。國家但能自治。以承天心。豈無復疆之日。

日歷云臣倫以屈辱爲憤。

此奏檜爲秘書少監時所修也。恐非其實。

倫言。金人許還梓宮及皇太后。又許還河南諸州。上大喜。賜予特異。時通問副使朱弁

因以表附倫歸進。上覽之。感愴。卹其家甚厚。

王明清揮塵後載弁表略曰。節上之幣盡落。口中之舌徒存。又曰。款馬角之未生。魂銷雪窖。樂龍舞而莫逮。誤灑冰天。按此乃弁等北地。徽宗文中語。明清

誤記也。

初知泗州劉綱乞調滁州千夫修城有旨從之。言者以謂非是。甲申上謂宰執曰：百姓誠不可勞，但邊城利害至重，天下之事亦權輕重而爲之。朕愛民力一毫不敢動，惟此役不得已也。趙鼎曰：昨得旨已令優給錢米矣。

丁亥以王倫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充大金國奉迎梓宮使。高公繪爲右朝奉大夫，充副使，樞密使秦檜乞以元日假內往山中上冢，焚黃許之。

是日起居郎李彌遜起居舍人，勾濤並試中書舍人，尙書祠部員外郎勾龍如淵守起居舍人。時已定議回蹕浙西，羣臣對者多言建都事，而如淵獨言在德不在險，故擢用焉。

三人之除，日歷不載，今以後省題名附入。
〔按〕十二月十三日庚午起居舍人勾濤

十八日己亥起居郎李彌遜並直前奏事，則三人之除必在下旬，或是常同除中丞之日當致。

是冬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裨將馬希仲攻熙州。希仲素安庸，得檄卽氣索，不得已進營熙州城外數十里。熙州父老聞官軍來，有欲率衆歸附者。金將宣言曰：北軍今日大至，當共劫營。希仲聞之，昏時拔寨遁去。時別將鄭宗、李進攻鞏州，垂破。希仲引兵會之。金守將龍虎衛上將軍富察烏遣人約降。希仲許諾，獨進疑其詐，衷甲待之。烏出城，援騎四至，蘭州歸明將王宏曰：事急矣，何不遂取此人，卽刺之不殊。騎士張

玘斷其首。坐者皆烏獸散。獨宗死城下。久之。玘以希仲失二郡機會。梟其首。令諸軍此據袁興宗西陲筆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八

【紹興八年】

歲次戊午 金瓶
宗宣天眷元年歲

春正月戊子朔。上在建康。尙書左僕射趙鼎率百官遙拜淵聖皇帝於南宮。

門外。退詣常御殿門進名奉慰。以上在諒闇故也。賜淮西將士宴於本軍。以帥臣劉錡主之。

庚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王俛落職。用侍御史石公揆再疏也。

辛卯。金國宣義郎總管府議事官楊堯弼、迪功郎楊懋獻書於左副元帥魯國王昌、右副元帥潘王宗弼、和議三策。上策還宋梓宮、歸親族。以全宋之地。責其歲貢而封之。中策守兩河、還梓宮。下策以議和款兵。重邀歲幣。出其不意。舉兵攻之。俛倖一旦之勝。又言。今宋使以梓宮爲請。萬一不許。大軍縞素遮道。當此之時。曲在大金。而不在宋。昌後頗用其言。

壬辰。詔浙西制置大使呂頤浩暫赴行在奏事。時上將還臨安。而建康留鑰未有所付。趙鼎以頤浩之政長於彈壓。故奏用之。

癸巳。言者請今後從官作守。不許衝見任人。趙鼎曰。祖宗以來。侍從官如此。上曰。若遇從官無異庶官。宰執無異從官。則非朝廷之體矣。陳與義曰。人臣何有重輕。但堂陛之勢。不得不存。秦檜曰。嚴堂陛。乃所以

尊朝廷也。

趙克小歷稱壬辰奉執奏事云云蓋差一日

是日起居舍人勾龍如淵且前奏事。先是奉使王倫之還。言金人廢劉豫

之謀。自己使人發之。如淵言。倫迎梓宮。問諱。曰使指也。梓宮未還。諱日猶祕。而一言之合。遂使廢豫。此其可信哉。上曰不然。倫奉使時。朕嘗以此意諭之。渠果能游說。亦未可知。如淵惶恐謝。

甲午。祕閣修撰兩浙轉運使向子諲。陞徽猷閣待制。充都轉運使。

丙申。給事中充史館修撰傅崧鄉。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御史中丞常同論其陰險也。同又言。自大臣用事以來。沮抑言路。喜怒好惡。一出私意。臺諫章疏。多不報行。朝廷命令。既無所因。而言事之官。亦被緘默之謗。陛下既以更正其非。而近者言章所論。尚循前例。請之再三。然後報出。或加節貼。文理不通。殆非所以明是非。公賞罰。肅紀綱。廣言路也。道揆法守。不宜分彼此之嫌。進賢黜姦。當共守至公之道。言章若實。使天下知朝廷議罪之當。若其不實。亦使被罪者異時得以自明。欲望特降處分。隨時割下報行。以稱陛下無偏無黨之意。從之。古後不赴。改用田晟。右中奉大夫陳古知興元府。

戊戌。詔復幸浙西。以二月七日起發。上因諭趙鼎曰。建康諸官司及百官廨舍。皆令照管。他時復來幸。免更營造。以傷民力。鼎等奏。己令建康府拘收。且言。若金人遂以大河之南歸我。當駐蹕建康。以俟經營。羣臣上殿。多論建都事。蒲贊謂當擇險要之地。勾龍如淵謂在修德。而不在險。以二人之論校之。如淵爲勝矣。左中大夫參知政事張守。充資政殿大學士。特遷左通議大夫。知婺州。仍加恩從優。禮也。初。上將遷

臨安而守謂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江流險闊。氣象雄偉。且據要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可爲別都。以圖恢復。每對必爲上言之。及將下詔東歸。守與趙鼎議於都省不合。又謀諸朝。上顧守曰。何如。守曰。昨日都省已與趙鼎言之矣。陛下至建康。席未及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動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鼎持不可。守引疾求去。故有是命。詔席益起。復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制置大使。遣內侍往宣押之任。益固辭不起。

己亥。詔右朝請郎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林師說職事修舉。令再任。

辛丑。左宣教郎張絢復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李公懋求去。除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僞齊武

顯大夫知壽州宋超率軍民來歸。閣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孫暉以聞。上曰。此事於朝廷無毫髮之益。但如人子來歸。爲父者豈可卻而不受。然已遣使人與金議事。可下沿淮。不得擅遣人過淮招納。引惹事端。

乃命淮西帥臣劉鈞入朝處超等。俟畢復還合淝。

趙鼎事實曰。金既廢豫。鼎密遣譯者。散之沿淮一帶。誘其守將。由是盡毫陳蔡諸郡。率其部曲來歸者。相繼不絕。兩月間。得精兵萬餘。西馬數

千。朝士相謂曰。前日大作措置。未進一步。潰亡者五六萬衆。今不動聲色。自致士馬如許之盛。可謂過人矣。熊克小歷。係此事於去年十二月末。徐夢莘北盟會編。亦於去年十一月書劉鈞來朝恐誤。

是日。僞知蔡州劉永壽

殺烏嚕貝勒。率城中遺民來降。永壽爲淮西安撫使。烏嚕副之。永壽以小隙劾其罪。金人移烏嚕同知德州。未幾。忽報烏嚕以女真兵三千來蔡者。提轄白安時請永壽南歸。永壽不從。曰。朝廷若賜我死。當死之。安時恐其謀泄。卽拘永壽。勒兵以待之。烏嚕引衆入城。不爲備。安時乘勢盡殺之。遂驅城中軍民來歸。湖

北京西宣撫使岳飛遣統制官張憲等往接納之。城中人往往有還北者。

此據徐夢莘所編。夢莘又云。安時授武功大夫高州刺史。日歷未見。且問之。今

年八月戊辰。張節夫以招誘永壽之故。改京官。

壬寅。考功員外郎方庭實爲禮部員外郎。左承事郎陳棗守司勳員外郎。右武郎同知開門事潘永思

爲右武大夫。落同字。永思尋卒。

癸卯。徽猷閣待制致仕蔣璿卒。璿之奇子中進士第。事徽宗爲大司樂。卒年七十六。手書遺奏。使其子上之。書無一字欵傾。亦無一語及私者。

乙巳。趙鼎言。士大夫多謂中原有可復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不免議論。謂朝廷失此機會。乞召諸大將問計。上曰。不須恤此。今日梓宮。太后。淵聖皇帝皆未還。不和則無可還之理。參知政事陳與義曰。用兵須殺人。若因和議得遂。我所欲。豈不賢於用兵。萬一和議無可成之望。則用兵所不免。上以爲然。

丙午。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曾開試尙書禮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婺州孟庾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御史中丞常同言。庾少號博徒。奴事王黼。昨爲行宮留守。士卒怨憤。幾至生變。今守婺州。郡政不理。乃詔庾奉祠。而同章不下。同又上兩疏。卒行之。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范冲知婺州。冲力辭不赴。左正言辛次膺直祕閣。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次膺論左中大夫王仲彥與直祕閣王曠之父。在建炎中。皆嘗投拜。曠不當與郡。仲彥不當復官。二人樞密使秦檜妻黨也。檜力營救。次膺乃併劾之。曰。是將有

蔽朝之漸。時檜議復遣王倫使北請和。次膺言。國恥未雪。義難請好。面陳及上疏者六七。不從。乃以母疾求去。故有是命。宗正少卿馮楫直祕閣。知劍州。以御史中丞常同論楫。詔事張浚。有同僕隸。浚罷。宣撫使還。楫乃作疏頭。抄斂屬官監司郡守錢物。以獻於浚。故出之。

丁未。召徽猷閣待制新知眉州郡溥赴行在。上謂趙鼎曰。朕於知名士大夫。皆欲識之。獨未識溥。故召。既溥以疾不至。乃除提舉江州太平觀。居健爲。右朝請郎高公繪辭奉使所遷官。改除直祕閣。是日。宰執大閱張俊馬軍於城西。翌日。趙鼎奏。器甲精明。照耀廣川。軍馬之盛。至於如此。皆陛下留意所致。上曰。前日俊來奏事。其言近來軍中置造兵器。已無遺功。朕因諭之。國家之力。亦盡於此矣。但欠一事爾。俊曰。不知欠何事。朕曰。所欠力戰而已。俊悚息對曰。他日若遇敵。臣當盡死以報國家。

戊申。尙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胡世將爲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上聞席益已去。因問刑部尙書胡交修。孰可守蜀者。交修曰。臣從子世將可用。遂有是除。時趙鼎亦不欲世將居中故也。自重兵聚關外以守蜀。而餉道險阻。漕舟出嘉陵江。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紹興初。靚行陸運。調成都。潼川。利州三路夫十萬。縣官部送。激賞爭先。倍道而馳。晝夜不息。十斃三四。至是。交修言。養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尙何保蜀之云。臣愚欲三月以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如此。則給守關者水運有餘。分戍者陸運可免。上乃命學士院述交修意。詔宣撫副使吳玠行之。

己酉故承議郎李新特贈朝奉郎

新已見建炎三年七月

新元符末爲南鄭丞。上書論方今之弊。權綱不在人主。責任

不及宰相。朋黨之風熾。臺諫之職輕。士不素慮而出。土木之役興。財利之臣進。西南亡備。以虞倉卒之變。

內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坐是入邪。上尤甚籍。停官羈管。至是始錄之。

壬子徽宗皇帝小祥。不視朝。

癸丑侍御史石公揆直龍圖閣。知撫州。以病自請也。

甲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任申先爲徽猷閣待制致仕。申先居秀州。以疾亟告老。趙鼎引故事

以次對處之。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言。申先險惡之性著於心。而很戾之色見於面目。考其自服章布。以至

齒縉紳。居州里。以及在朝廷。無一善可稱。而驕兜共。誣之惡。則兼而有之。望賜追奪。以爲凶人之戒。不報。

而申先已卒矣。

日歷正月甲寅。秀州奏集英殿修撰任申先風疾發動。乞守本官致仕。有旨任申先已除徽猷閣待制。特轉一官致仕。而不見除特制之日。秀州去建康不遠。今申先止繫修撰。則其餘命只在此數日間也。安節劾疏亦不見其本

日疏中有云。豈宜通前年勞服以峻職異之。當是朝廷

引此故事降旨。今撥取附見。更須求他書參考增入。

乙卯詔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新江南西路兵馬鈐轄馬欽令疾速之任。欽本隸淮西軍。

欽初見建炎四年五月戊申

劉

光世爲宣撫使。以欽爲親兵副統制。及張俊代爲宣撫使。欽與俊有隙。上聞之。御筆有此授。俊堅欲留之。上諭俊曰。卿必欲留無害。萬一欽病死。人必謂卿殺之。於卿便乎。俊悚然謝曰。臣慮不及此。新除四川

制置使胡世將乞四路漕司差注不當從吏部下本司依法究治仍許士人赴本司陳訴從之 金主亶

既免喪改元天眷

楊氏編年紹興七年金主烏奇遇死二太子之子亶襲位改元天眷誤也今不取

立費摩申氏爲皇后夏國主乾順遣武功郎穆齊好

德高麗國王楷遣衛尉少卿李仲衍奉表賀正金主改燕京樞密院爲行臺尙書省以三司使杜充簽書

樞密院事劉筭並簽書省事時左副元帥魯國王昌右副元帥藩王宗弼皆在監中薩里千屯長安右都

監布爾噶蘇屯鳳翔以新取河南陝西故也

以兩國編年松漢紀開參修二國賀表記開不書其年然俱附費摩申氏對表之後而夏國表中有更新謹始之語則必改元之年故附著於此

二月丁巳朔尙書兵部侍郎王庶試兵部尙書庶自京南入對奏曰今十年而恢復之功未立臣請言其

失蓋在偏聽在欲速在輕爵賞是非邪正混淆誠能有功則賞有罪則罰其誰不服苟委其權於大臣而

非其人則身受其欺而國罹其禍昔漢光武以兵取天下不以不急奪其費不知兵者不可使輕言兵他

日又見口陳手畫奏蜀利害上大嘉之即日遷尙書武顯大夫宋超爲淮南西路兵馬都監

戊午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使公事劉錡對於內殿錡言淮北兵歸正者不絕今

歲合澠度可得四五萬衆翌日上謂趙鼎等曰朕每慮江上諸將控扼之勢未備若上流有警岳飛不可

下則江池數百里邊面空虛得錡一軍遂可補此闕矣鼎曰更須措置荆南事若就緒則沿流上下形勢

相接不同前日矣上曰如此經營人事既盡若功有不成則天也左迪功郎夔州州學教授李昌言應

詔撰成中興要覽十篇自始至終行之將永享治安措斯民於仁壽之域不止恢復疆土而已詔本州取

索實封投進。詔四川制置司屬官右修職郎韓詔、右迪功郎闕夏並先次轉一官，仍與支賜以道里遙

遠故也。日歷無此，今以紹興十一年六月一日吏部狀修入。自後都漕司及成都帥司屬官亦用此例。李迨、張濂。

庚申，少保鎮南軍節度使判臨安府兼行宮留守呂頤浩為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充江南東路安撫

制置大使，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仍命中使符輔之宣押之鎮。頤浩之除，日歷不載，但於初七日書勅會建康府已除行宮留守，今以會要修入。權刑部

尚書胡交修權臨安府行宮留守。此除日歷亦不載入。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張澄為集英殿修撰，知臨安府，先往措

置澄受命星馳而至，不數日，前所闕者率皆辦焉。戶部尚書章誼權知建康府。誼此除，日歷不載，但於四月己卯正除時始書之，建康知

府題名章誼二月四日到任，即此日也。時呂頤浩以疾辭，召故趙鼎奏用之。秀水開居錄稱趙鼎以一執政死二從臣事，見六月丁丑并注。太常少卿李本中試中書

舍人，資政殿學士富直柔知衢州。

壬戌，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增兵，上曰：上流地分誠闊遠，寧與減地分，不可添兵。今日諸將之兵已患難於分合，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今之事勢雖未至此，然與其添與大將，不若別置數項軍馬，庶幾緩急之際，易為分合也。飛又奏為荆湖北轉運判官夏珙陞職，鄂州守臣趙士瑗、鄧州守將韓適、均州守將格臚進官，上曰：可作直旨行下，監司守臣朝廷所用，不當令盡歸大將，乃詔珙、士瑗職事修舉，珙陞

副使再任。士璠直祕閣。適。禮措置宣力。皆進一官。

徐夢莘北盟會編八年三月韓世忠岳飛來朝日歷全不見恐此即飛來朝所請當求他書參考

詔建康府會

得解舉人並與免文解一次。是日六宮先發。上詔淮西宣撫使張俊至宮中。從容與論邊事。俊曰。臣當與岳飛。楊沂中大合軍勢。期於破敵。以報國家。上諭之曰。卿能如此。甚副朕意。然此乃卿之所職。朕更有一二事戒卿。朕來日東去。卿在此。無與民爭利。勿興土木之功。俊悚息承命。俊見地無磚面。再三歎息。上曰。此事非難。但艱難之際。一切從儉。庶幾少紓民力。朕爲人主。雖以金玉爲飾。亦無不可。若如此。非特一時士大夫之論。不以爲然。後世以朕爲何如人主也。

癸亥。上發建康府。殿前都虞侯楊沂中。主管侍衛步軍兼權馬軍司公事。解潛以其軍從。是日。次東陽鎮。詔行宮留守司合行事。並依西京體例。自孟庾。秦檜兩爲留守。皆得行尙書省常程事。故申明焉。

甲子。上次下蜀鎮。殿中侍御史張絢乞車駕所過州縣。量免租稅。上曰。自古人主所過。皆有蠲復。當議使實惠及之。又絢乞疏決。上曰。此事則不須。父老望幸之意。不可不有以慰之。若罪人有罪。無可恤也。

乙丑。上次鎮江府。

丙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充寶文閣直學士。賜銀帛三百匹兩。安國以衰疾乞致仕。上將許之。乃詔以安國解釋春秋成書。進職加賜。翌日。詔安國進一官致仕。命未下。而安國卒矣。安國風度凝遠。言必有教。動必有法。燕居獨處。未嘗有怠慢。而與人談論。氣怡詞簡。若中無所有。性本剛急。晚更沖

澹年浸高。加以疾病。而謹禮無異乎平時。家居食不過兼味。病中值歲大旱。所居岑寂。膳羞不可致。子弟或請稍近城郭。便藥餌。安國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移不費之軀哉。雖轉徙屢空。取舍一介。必度於義。少從游。酢謝良佐。鄒浩游。與向子韶。曾開。唐恕。朱震情義最篤。又嘗曰。四海神交。惟君曼一人。君曼者。清和劉弈也。震被命。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機。如人飲食。其饑渴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故其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自登第及休致。凡四十年。在官實歷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其愛君之心。遠而逾篤。由中興以來。諸儒之進退。最合於義者。安國與尹焯而已。

戊辰。上次呂城鎮。

己巳。上次常州。

庚午。上次無錫縣。

辛未。上次平江府。

右正言李誼論非次闕不當改爲集注。上曰。士大夫羈旅之中。必使待集注。僉以爲不便。又聞受闕者所費甚多。何以責其清廉。先是御史中丞常同爲言。故上有此論。趙鼎曰。比聞一縣令居官無過。將代去。乃集諸吏以情告之曰。我在此無俸餘。今當赴調。而無以爲資。吏哀三百緡賂之。上曰。祖宗時。賊吏多乘市。朕欲法之以禁姦賊。若情理如此。則又可憐也。鼎曰。俟至臨安。議定取旨。其後令都省榜部門約束而已。

常同奏疏及榜部門。並在三月甲申行下。

甲戌。上次吳江縣。

乙亥。龍圖閣直學士四川都轉運使李迨罷。用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也。迨與玠以職事間積不相能。會給軍踰期。利州營婦遮其馬首。悻冒迨不自安。乃求去。及是玠章亦聞。趙鼎奏曰。二人不成如此。萬一吳玠更失體。則朝廷難處。迨累奏乞祠。且從之。上曰。迨在帥府。朕熟知其爲人。性實不通。然能任怨。乃奉公吏也。可且與宮祠。時議應副玠軍須。或言宜付之四路漕臣。或言宜總之制帥。右正言李誼言。蜀都五十餘郡。歲贍玠軍近四千萬緡。四路漕臣各自爲家。豈能通其有無。況又權輕。安能與之抗衡而抑其冗濫。帥臣雖重。而體貌不可削。乃令兼領錢穀。則必坐受羈繫。彼方且約其期會。斥其逋欠。帥臣之威。亦稍損矣。又帥臣與主兵之官。尤不可不和。兩者皆非所責。則都漕之職。豈可闕乎。李迨雖究心所職。不避仇怨。然其人少恩。喜與物忤。今必得忠直之士。知開闔之權。識取與之方。然後爲得。望早求其人而用之。無可疑者。時宜撫司參議官右文殿修撰陳遠猷已兼四川轉運副使。乃命直祕閣主管四川茶馬張深兼權副使。與遠猷共事。祕書省正字兼權左司郎官孫道夫嘗言。四川自來元無都漕。自宣司以隨軍漕兼總領財賦。俾措置茶鹽酒息。通融贍軍。令都漕司但四分歲數以付西路而已。非有所措置。願罷之以寬民力。不從。

張深攝大漕。日歷不書。四川都運司題名。李迨以今年三月十八日替。張深以今年三月十八日到。必同日降旨也。李誼。孫道夫所言。未見本日權附。此俟攷。

丙子。上次崇德縣。

丁丑。上次臨平鎮。

戊寅。上至臨安府。留守刑部尚書胡交修升輦奏事。畢。上還宮。

己卯。百官純吉服。用太常議也。上服淡黃袍如故。戶部尚書權知建康府章誼充端明殿學士。江南東

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宋鑿非秀水同唐錄曰。先是戶部尚書章誼。禮部尚書劉大中。翰林學士朱震皆可遷執政。趙鼎知呂頤浩必不赴。乃請以誼權守建康。泊頤浩改

命誼遂即真。悒

悒得疾。兩月卒。

庚辰。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成國公呂頤浩充

醴泉觀使。免奉朝請。頤浩見上於平江。力引疾求去。故有是命。

壬午。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趙鼎充徽猷閣直學士。知袁州。以御史中丞常同論鼎頃任遺補。遂長諫垣。

汲引羣邪。中傷善類故也。先是徽宗几筵還行在。而鼎迎拜不及。自劾待罪。上欲黜之。趙鼎救而止。後二

日。同即疏其罪。鼎乞奉祠。詔如其請。同又論頃年田如鼈上書。力排善類。乃鼎陰與之謀。使其自請而去。

不知何以待之。需聞復辭職名。乃除顯謨閣待制。

需改待制。在是月辛卯。

祕書少監蘇符試太常少卿。仍兼資善堂

贊讀。祕書郎尹焯試祕書少監。仍兼崇政殿說書。祕書省校書郎李良臣爲工部員外郎。

甲申。中書舍人李彌遜試尚書戶部侍郎。

是月殿中侍御史金安節以家艱免。

三月。按是月丙戌朔。

丁亥廣西經略司奏得安南都護府牒當道郡王薨謝。今有遺進表章及綱運。詔使人免到闕。

就命直龍圖閣本路轉運副使朱芾充弔祭使。賜絹布各五百匹。羊五十口。麪五十石。酒五十瓶。仍以敕

書諭其嗣子天祚。安南與廣西諸司通問訊。其王不列銜。而列其將佐數人。有稱中書侍郎同判都護府

者。印文曰南越國印。

安南行移體式以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增入他書未嘗見也。

己丑皇叔祖濟州防禦使知南外宗正事仲偃爲檢校少保鄴德軍節度使。封嗣濮王。仲偃景王宗漢子。

生長富貴。而性不慧。既封入見。至榻前則慟哭。上驚問故。曰見十五哥。言我皇似上皇。上問爲誰。曰姓馮。

上曰馮益耶。仲偃曰是也。上由是不樂。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張致遠試給事中。中書門下省檢正諸

房公事林季仲直龍圖閣。主管洪州玉隆觀。以御史中丞常同言其貪憚邪佞也。季仲嘗因對上奏曰。臣

聞古語有曰。乳彘搏虎。伏雞搏狸。夫彘非虎之敵。雞非狸之敵。其能搏之者。發於感憤之誠也。金人肆爲

貪虐。以吞噬中夏。自今觀之。誠強矣。然中原之地。尙數千里。帶甲之士。無慮百萬。亦何至如是之弱哉。嘗

試號於衆曰。金人殺爾父兄。繫爾妻子。燔爾廬舍。奪爾財寶。實爲不共戴天之讎。必思有以報之。則俯仰

之間。氣必百倍。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今世之說者不然。曰天命如此。其如彼何。而釋老報應之說。又從而

蠱之。縉紳士大夫。率以爲然。往往束手受囚。引頸待刃。爲之甘心焉。嗚呼。能洗是恥。猶有餘恥。能雪是冤。

猶有餘冤。若歸之命而聽其自然。可爲善自寬矣。且人事盡而後可以言命。四裔交侵。必因小雅之廢。小雅之廢。命耶。人耶。外攘強敵。必由政事之修。政事之修。命耶。人耶。如以命而已矣。則賢才不必求。政刑不必用。將帥士卒不必選。練車馬器械不必修。備以待命之將興。斯可也。故李泌以謂君相不可言命。惟當修人事而已矣。吳王闔廬之敗也。謂其子曰。夫差爾忘越王之傷爾父乎。卒能破越於夫椒。越王勾踐之敗也。喟然歎曰。吾終乎此。卒能滅吳於姑蘇。區區吳越。激於感憤。猶能以危爲安。以亡爲存。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乘其怒心而爲之。何違不爲福乎。建炎二年冬。蒙恩召赴揚州。聞諸道路。未知信否。且云。陛下中秋對月。酒初行。愴然泣下。乃命徹酒。臣以是知陛下之心。無一日不在北也。舉斯心以感衆人之心。赫斯怒以激衆人之怒。養以沈潛。待時而動。則克復宗社。取舊物以還中原。夫亦何難之有。臣未填溝壑。庶幾或見之。

季仲此疏。不得其日。因刪去附見。

既而同又請黜季仲職名。以戒作僞之士。季仲坐奪職。

季仲奪職在是月丁丑。

庚寅。禮部尙書劉大中。參知政事兵部尙書王庶充樞密副使。庶爲尙書時。嘗論制外國之道。在於愛民。周文王問太公以爲國。太公曰。愛民而已。兵書無不本諸愛民者。今縉紳無一言及民者。何也。敵之強弱。吾無與也。願在我者何如耳。古之已衰而興者。未有不由於威令行。紀綱立。既盛而衰者。未有不由於威令不行。紀綱不立。求古之言。不若論今之事。羣臣有言。虛合聖心者。願略煩文。爲簡易。與之反覆。圖成敗。上嘆曰。大臣之才也。遂拜樞密副使。庶私念軍不可專。專則難制。兵不可驕。驕則不用。命賞罰不可不公。

不公則人不服。今此可爲乎。我於爵賞不濫。人多以我爲吝。於罪無所貸。人多以我爲刻。今此可行乎。辭其位者三。不聽。遂論江西、淮南、廣東盜發四十餘輩。出於凍飢。宜蠲平賦役。治部使者守令貪虐。以慰安其心。且曰。負陛下恩德。壞陛下天下者。彼則去矣。陛下爲宗廟社稷主。何所之乎。其言激切類此。

辛卯。詔刑部增郎官一員。大理寺增丞二員。直祕閣新知劍州馮檝落職。御史中丞常同再論檝。以爲四川自靖康以來。七年以上。皆爲軍興諸處。截用檝策張浚。再行科斂。會朝廷訪問降旨。而罷蜀人恨之切骨。故黜之。故靜海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安南都護上柱國交趾郡王李陽煥。贈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南平王。

壬辰。樞密使秦檜守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前一日。趙鼎留身奏事。上曰。堂中必無異議者。又曰。秦檜久在樞府。得怨望否。鼎曰。檜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陛下爾。況自有闕。是夕。鎖院制下。朝士皆相賀。惟吏部侍郎晏敦復退而有憂色。曰。姦人相矣。給事中張致遠。祕閣修撰魏矼聞之。皆以敦復言爲過。其後乃服。三省奏。台州有匿名書。稱常平官李椿年刻薄等事。欲率衆作過。言頗不遜。上曰。兵火以來。官物多失陷。懼官檢察。若稍留心。便生誣毀。此必州縣吏所爲。萬一作過。當遣兵勦殺。後卒無事。左宣教郎監西京中嶽廟李栻守監察御史。采自祠官召對。上疏言營田之法。可爲備善。然奉行峻速。或抑配豪戶。或驅迫平民。或強科保正。或誘奪佃客。給以牛者。未必可用。付以田者。或瘠鹵難耕。由官府有追呼之勞。監莊有侵漁之擾。鬻己牛而養官牛。耕己田而償官租。種種違戾。不可概舉。其間號爲奉

法不擾者。不過三數縣而已。盡江淮西路。以紹興六年秋收計之。雜色稻子共三十一萬餘石。公家所得。纔十一萬餘石。使皆征出田畝。亦少資助軍食。柰何皆奪民之力哉。蓋營田上策。宜行軍中。乃古人已試之效。今以閒田付之。有常賦之民。官吏希賞畏罰。其患彌甚。欲望申飭有司。無開民則闕。而不置使。江淮之民。安土樂業。均被實惠。詔領營田監司約束。左宣義郎知常州無錫縣許忻爲祕書省校書郎。忻以再召對。故有是命。

甲午。左中大夫參知政事陳與義罷爲資政殿學士。特遷左太中大夫。知湖州。仍加恩。與義本張浚所引。故稱疾而有是命。與義在政府未滿歲也。詔建國公聽讀尚書終篇。本閣及資善堂官吏以下並減二

年磨勘。先是翊善翰林學士左朝奉大夫朱震贊讀左奉議郎太常少卿蘇符皆用例進秩。已賜告。復改命之。自是恩始殺矣。日歷書此事。無首尾。按震去年十一月戊辰。轉左朝散大夫。符轉左承議郎。已有告詞。會要。易贈官在紹興八年六月。翰林學士左朝奉大夫朱震贈四官。日歷八年十一月甲辰。左奉議郎試起居郎蘇符乞免充國信

計議副使。以此知二人嘗改命也。方囑稽山錄所稱趙鼎相後。論鼎者專以資善堂藉口。及林泉野記所云。秦檜不欲宗強等事。恐可以移附此說。中書舍人李本中兼侍讀。直寶文閣。知湖

州。宇文時中移知遂寧府。從所請也。起居舍人勾龍如淵言。戶部非擊剽財賦之地。宜置一路。以總諸路。蓋諸路漕臣權勢分。但覺一路利害。若一使總之。則能通有無。審虛實。爲朝廷久長之計。又言。此事當以戶部長貳判諸道水陸度支轉運等使爲名。如蘇如洪。可以置司。若以外官爲之。則事必掣肘。不能久矣。上然之。詔平江府曾得解舉人。依臨安建康府例免文解一次。以鄉貢進士陳長方等言。自建炎以

來四經巡幸故也。

丁酉中書舍人勾濤兼史館修撰。尚書左司員外郎范直方進秩二等。以直方自川陝撫諭還故也。先是潼川兩路歲輸糶本水腳錢一百八十三萬餘緡。直方與大使司共議減三分之一。又奉州縣官治狀。

以右朝奉大夫知榮州史煒爲首。會煒又爲近世所薦。上命召之。

二事日歷皆不見。減水腳事以紹興十年并度申宣司狀修入。史煒事以鄧博所撰煒墓誌修入。煒

明年十月癸酉差知全州。

既而殿中侍御史張絢劾直方自爲宰屬。私有附麗。間諜廟堂。乃復以直方直祕閣。主管洪州

玉隆觀。

己亥制授故南平王李陽煥嗣子天祚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封交趾郡王。其階勳及檢校官憲銜食

邑功號。皆如陽煥初封故事。

日歷無此今以會要修入。

辛丑太常少卿蘇符言。景靈宮神御見在温州。將來四孟朝獻。乞比附國朝諒陰故事。行在設位。分命大臣行禮。從之。尚書吏部員外郎蒲贊知簡州。比部員外郎鄒柄知台州。以御史劾柄貪饜。而贊諂事張

浚也。柄尋卒。趙鼎奏柄貧甚。無以歸葬。忠賢之裔。理宜優恤。乃賜其家百緡。

賜帛在五月壬申。不知柄以何日卒也。

祕書省著作

佐郎高闈爲尚書祠部員外郎。李彌正爲都官員外郎。仍並兼史館校勘。校書郎胡珪。朱松並爲著作佐郎。祕書省正字徐度爲校書郎。左承事郎汪應辰爲祕書正字。詔龍圖閣直學士提學江州太平

觀汪藻賜冷錢如史館修撰。右從政郎李景山特改右宣義郎。景山、濟州人。爲江州司理參軍。先是黃州獲漁人二十餘人，以爲強盜。其後誣服者十三人，斬二人首。餘悉流之遠郡。朝廷聞其枉，命景山劾之。皆平人也。上命江東提點刑獄公事韓膺渭覆實。與景山同。故有是命。此據會要。

壬寅，詔故相韓忠彥配饗徽宗皇帝廟庭。用從官議也。張浚之未去也，請命從官詳議。至是卒行。事初在七年九月己未。

左朝奉郎潘良貴試中書舍人。良貴初免喪，故申前命。

甲辰，徽猷閣待制兩路都轉運使向子諲試尙書戶部侍郎。用御史中丞常同薦也。子諲言：安民固圉，必資儲蓄。江西宜於洪州置糴，於江州置轉般倉，以給淮西。湖南於潭州置糴，於鄂州置轉般倉，以給襄漢。湖北於鼎州、淮東於真州，仍多造船，則遣戍出兵，無往不利。又言：今天下急務，在考兵籍，就戶版，汰老弱，升勇健，創簿正名，使諸軍上帳於兵部。諸將上帳於樞府，著鄉貫，書事藝，季申歲考，所以除詐冒也。凡說名挾戶，典買推招，進丁退老，分烟析生，田畝升降，值殖盈虛，必以時覆實，所以革欺弊也。此其大略爾。推而行之，則在乎人焉。監察御史閻邱昕守尙書右司員外郎。先是詔右司員外郎馮康國爲直顯謨閣。知夔州。因命康國往吳玠軍前計事，故以昕代之。

康國之補，日歷不載。都司題名亦闕之。日歷此月十三日戊戌，新知夔州馮康國申乞添差路分都監一員，則康國之除，必在此前矣。今因事

附書之。

尙書兵部員外郎張戒守監察御史。用中丞常同薦也。

戒之除，日歷亦闕。兵部及御史臺題名，並在此月。今因閻邱昕改除附錄之。當求他書攷其本日。

之待次嚴陵也。同與戒遇。問之曰。諸將權太重。張丞相既失。今當何以處之。戒曰。茲甚不難。但當擢偏裨耳。吳玠既失。而曲端受死。楊沂中建節。而張俊勢分。自然之理也。同大喜曰。此論可行。既而同被召。首薦戒焉。御史中丞常同言。蜀漢之師。艱於運糧。從古已然。今吳玠屯師興利。而乃取糧西川。水陸漕運。是民力未有息肩之期也。玠頃年講營田於漢中。亦諸葛亮分兵屯田之意。朝廷嘗降詔獎諭之矣。願陛下再以蠶書存問。大意謂兵不可不養。糧不可不足。而財匱民困。亦不可不恤。今日蜀中糧運。在趙開爲都漕時。其數幾何。在李迥爲都漕時。其數幾何。自講營田以來。積穀幾何。減損饋運之數。復幾何。俾制司都轉運司同宣撫司條具以聞。庶幾遠方軍實。朝廷得以盡知。然後寬民之道可得而議。詔吳玠。馮康國同共條畫聞奏。

丙午。趙鼎奏。近積雨恐傷蠶麥。欲詣天竺寺祈晴。上曰。朕於宮中亦養蠶一箔。要知農桑之候。久雨葉溼。豈不有損也。

丁未。詔江。浙州縣回蹕所嘗過者。民間欠紹興六年歲終稅賦。皆除之。詔小使臣因泛濫及應奉祇應

有勞等補授名目之人。雖已經關陞。不許注授親民等官。靖康元年十一月九日指揮泛濫補官。若自來祇應奉有勞之人。並在武舉等人名次之下。不得通比分數。仍先注遠地。

差遣若用諸般恩數。亦不許入近地差使。至是又有此命。其指揮。日歷不載。今以紹興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臣僚劄子修入。

戊申。右正言李誼言。金人入居汴都。西北之民。感恩戴舊。襁負而歸。相屬於路。此殆天所以興吾宋。臣願

於淮南、荆襄、僑建西北州郡分處歸正之民，給以閒田，貸以牛具，使各遂其耕種之業，而又親戚故舊，同爲一所，相愛相卹，不異於閭里，將見中原之人，同心效順，敵人之謀，當不攻而自屈矣。詔諸路宣撫司，依累得旨措置。尚書右司員外郎薛徽言，試左司員外郎，降授左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次翁爲兵部員外次翁，秦檜所引也。

己酉，右正言李誼言：川陝換給付身，自紹興三年至今，凡二千三百七十八員，所轉官資，共計一萬六千三百一十四員，有自選人而爲員外郎者，有自借官而爲遙刺者，有自副甲頭而至於橫行者，有自白身而至於大使臣者，夫張浚得專黜陟，僅踰三年，而遷補如是其衆，議者以爲是非分揉，虛實混并，不可不審也。望自今後換給真本，除軍士外，其餘文武官員，並令吏長貳郎官更加考覈，如是冒濫尤甚，卽乞重與折減。詔吏部措置。熊克小歷載此事於去年九月壬申，蓋不詳致也。

庚戌，尚書戶部員外郎薛弼直龍圖閣，知荆南府。尚書兵部員外郎程克俊守右司員外郎。福建路轉運判官范同爲吏部員外郎。

辛亥，端明殿學士知福州折彥質奏知州起發禁軍弓弩手乞發回。趙鼎曰：昨得旨呼楊沂中到堂商量，欲朝廷應副錢物，招收填闕，可以久長使用。諸路弓弩手欲節遺還，上曰：甚善。鼎曰：此亦是感召和氣之端，上曰：然。觀文殿大學士知宣州朱勝非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壬子故朝散故大夫滕康劉珪並追復龍圖閣學士。

癸丑殿中侍御史張絢稱病乞間慢差遣。上不許。劉大中曰：絢實病。陛下當從所請。況絢臣所薦。今在言路。臣備執政。不無妨嫌。上曰：絢佳士。必不附麗。可降旨不允。直祕閣主管江州太平觀張九成試中正少卿。制曰：朕於敦厚廉退之士。知之惟恐不盡。用之惟恐不至。庶幾丕變貪懦之俗。而一洗澆薄之風。向之論者。曾不恤此。顛倒白黑。務逞其私。以迎合一時之好惡。朕既聖議說而遠壬人。則名節之士。宜其復用矣。爾以深厚之詞。蚤魁多士。止足之操。嘗致爲臣。風節凜然。士林推重。宗卿之貳。其選甚高。庶使天下之士。靡然向風。以自振拔於苟賤不廉之地。豈無助歟。錄故天章閣侍講胡瑗之孫滌爲下州文學。用湖州諸生請也。

是月宣州觀察使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董旼卒。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九

【紹興八年】夏四月丙辰朔。輔臣奏以尙書比部員外郎周聿、刑部員外郎周三畏並爲大理少卿。上曰：須仁恕老成者爲之。宣政間作此官者皆觀望以成獄事，深可戒也。龍圖閣待制鄧襄追奪職名，先是有詔襄弟直龍圖閣齊直徽猷閣高並奪職，而御史中丞常同論襄以父洵仁秉政而叨侍從，如鄭修年等之比，詔落職。同又言如此則是襄本當得職名，因臣僚論列降黜，將來卻有可復之理，乃改爲追奪焉。己未，太常少卿蘇符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至今未聞諱日，乞權於聞哀日依祖宗忌辰禮例，建置道場行香，從之。右從政郎張祁特改右宣教郎，上以其兄邵久使未歸，故引對而有是命。尋以祁主管官告院。

庚申，輔臣進呈言者請選文武臣子弟有材武者充衛郎。上曰：掄材正當如此，朕親加教督，彼必樂爲之也。可速條具。先是蔡京爲政，嘗置三衛郎，皆用世族之子弟，後劉豫亦倣爲之。故言者以爲請，後不果行焉。直祕閣新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劉子翼罷，御史中丞常同論子翼兄弟姦險，昨守撫州，竭倉庫所儲獻之督府，而軍糧不繼，幾至生變，故罷章再上詔奪職。是日初置戶部和糴場於臨安，其後又增於平江，歲糴米六十萬石。

十八年閏八月甲子詔平江一場臨安二場共糴此數。

辛酉右宣教郎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參議官李若虛爲軍器監丞。

壬戌命樞密副使王庶暫往沿江及淮南等處措置邊防。詔曰：朕臨遣樞臣協濟軍務，按行營壘，周視山川，乘斯閒暇之時，經畫久常之利。凡爾監司羣帥郡縣之官，各盡乃心以康庶事，儻或弛慢失職，已令王庶密具以聞。先是御史中丞常同言：今去淮益遠，邊民多不自安，宜遣重臣出按兩淮田荒，縱民耕之，勿收租稅。數年之後，百姓足而國用足矣。至是上命庶行視東關，且調諸路兵預爲防秋計，因以同奏付庶行之。時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楊沂中怒其統制官吳錫收繫之獄，戶部侍郎向子諲力言於庶，謂錫可用，庶奏釋之，使統兵屯淮西。

丙寅庶辭上戒以張俊待諸將多用術數，且狎昵自取輕侮，呂祉以傲肆自大，取敗皆可爲戒。上因論王伯之道不可兼行，當以三王爲法。今之諸將不能恢復疆宇，他日朕須親行，不殺一人，庶幾天下可定。庶奏以大理少卿周聿尚書金部員外郎晁謙之並主管機宜文字，軍器監丞李若虛樞密院計議官方滋左承奉郎通判臨安府朱敦儒並爲樞密行府諮議參軍，謙之任城人也。自鄧瓊叛，張俊擅棄盱眙而歸，諸將稍肆，庶素有威嚴，臨發勞師於都教場，軍容嚴整，庶便服坐壇上，自楊沂中而下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自多事以來所未有。

庶辭官屬奏下在是月戊辰，改幹辦公事爲諮議，在丙子，今併書之。蘇克小歷稱三衛大將而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庭趨。

〔按〕此事行在統兵官無爲使相者克小誤也。

丁卯協忠大夫華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兼馬軍司公事解潛落階官爲宣州觀察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權主管馬軍司公事戶部侍郎李彌遜權刑部侍郎曾開給事中吳表臣張致遠中書舍人句濤呂本中奏建州進士劉勉之學有淵源行可師法閩中士人無不推仰伏望特賜錄用詔召赴行在勉之建陽人少得易象之學於謹定又嘗從劉安世遊故本中率同寮論薦焉

己巳尙書邢部侍郎曾開試禮部侍郎左迪功郎楊光疑上書論三國形勝攻守詔循一資

庚午徽州布衣王悱獻孝經解義詔賜帛三十四匹

辛未少保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成國公呂頤浩固辭兩鎮及遷官之命且言本朝自有國以來文臣未嘗除授兩鎮在昔兩朝定策如韓琦四朝大老如文彥博皆不敢受況臣何者乃越彝章望改授一階官詔許免定江軍節度使既而頤浩又辭少傳許之

頤浩許免少傳在七月癸巳

壬申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尹焞留身求去時已詔焞免兼史事

四月甲子

上曰待與卿在京宮觀焞力辭

且云士人若不理會進退安用所學翌日上以諭輔臣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中若得老成人爲之領袖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

癸酉徽猷閣待制新知承州胡寅試尙書禮部侍郎兼侍講焞又兼直學士院徽猷閣待制知明州仇愈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潭州

丁丑戶部侍郎李彌遜言。祖宗之法。有便於國。利於民。可行於今者。發運一司是也。其治始於太宗淳化間。而備於仁宗皇祐之後。大概不過權六路豐凶。以行平糶之法。然今日之宜。比昔少異。不必盡循舊制。當師其意。損益而行之。臣愚謂當於經營之外。給糴本數百萬緡。復置一司。廣行儲積。分毫不得取供。近用三年之間。當有一年之蓄。臣謹條具發運司建置廢罷。及今日可以依倣置使之因。伏望特加聖覽。參酌利病。斷以不疑。而力行之。不勝幸甚。詔吏戶部條具申省。

戊寅詔尹焞解論語書成。特賜六品服。

己卯詔上殿人曹匯與改合入官。

匯未見。

庚辰翰林學士兼侍讀朱震乞在外宮觀。趙鼎之免相也。自劉大中、范冲、林季仲、呂大中已下。皆相繼補外。震獨居近侍如故。至是震乞祠之章。以謂夙夜自竭。圖報上恩。不敢雷同。上專任使。知臣者以臣爲守義。不知臣者以臣爲守株。自非陛下斷而行之。則如愚臣黷已久矣。今則大明垂照。公論漸伸。旣俊又相。率而在官。則支離豈煩於攘臂。不許。

朱勝非秀水聞居錄稱震聞劉大中參政。卽病累章求去。詔罷與大中當是指此。詳見今年六月戊寅注。

辛巳太常少卿蘇符言。今歲當行給享。而在諒闇內。乞用熙寧故事。移就來年孟冬。從之。

壬午命翰林學士朱震知貢舉。是歲增參詳官二員。翌日禮部言參詳官左司員外郎程克俊。點檢試卷官左宣教郎黃豐。嘗考太學秋試。乃命官之。祕書省著作佐郎朱松守尙書度支員外郎。校書郎徐度。

爲都官員外郎。前數日。上召二人入對。而有是命。

癸未。詔三衙管軍依舊通輪內宿。惟殿前都虞候楊沂中許選統制官一員代之。諸班直宿衛親兵。並聽節制。

是月。徽猷閣直學士王倫見金左副元帥魯王昌於祁州。時韓世忠、岳飛、吳玠軍各遣開招誘中原民。金得其蠟彈旗榜。出以語倫曰。議和之使繼來。而暗遣姦謀如此。君相給且不測。進兵耳。倫言。所議靖民。乃主上之意。邊臣久而無成。或乘時希尺寸爲己勞。則不可保。主上決不知之。若上國孚其誠意。確許之。平則朝廷一言戒之。誰敢爾者。諸帥相視無語。

熊克小歷附此事於今年春末。又云。達賈、烏珠皆在祁州。按。張匯節要。紹興八年夏。達賈自東京北歸祁州。留烏珠。大托卜。妻守東京。克所云。差不同。今移。

附四月。仍去烏珠字。

更當求他書參考。

五月 (按)是月
乙酉朔

丙戌。祕書郎錢乘之、錢觀復並爲尙書戶部員外郎。樞密院編修官鄭剛中爲考功員外

郎。將作監丞呂弼中爲駕部員外郎。弼中好問子。觀復平江人。趙鼎所薦也。後旬日。以弼中提舉福建茶

事。弼中補外。在是月戊戌。乘之。鄂州防禦使。晦曾孫。紹興四年十一月特旨改官。

左朝請郎何鑄行祕書郎。秦檜薦之也。翌日。上問鑄何如人。檜曰。曾除

諸王宮教授。上因曰。朕爲親王時。見翊善等到宮學。只講書。一授茶湯而退。不款留。一日。令具酒食以待。張勸賈安宅。與之從容論文。次日。主管內侍見白云。鄆王諸公無此例。恐不便。自後更不復講此禮。宮中

雖欲與儒士講習不可得深以爲恨。詔曹覲趙師旦耿傳忠節昭著可尋訪其家錄用存恤。

案覲師且之後久已不見。

此似爲耿自求也。

戊子監察御史張戒入對因言諸將權太重上曰若言跋扈則無迹兵雖多然聚則強分則弱雖欲分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世致淮西之變今雖有善爲計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上曰朕今有術惟撫循偏裨耳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則大將之勢分上曰一二年間自可了戒曰陛下既留意臣言贊矣戒又曰國家機事小臣不敢知然備員御史義當憂國王倫使事如何上曰去歲上皇計至朕若不遣使天下謂朕何因令倫與金四太子言河南之地大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既而金人廢豫遣人齎四太子書來言當歸河南及梓宮淵聖太后四太子者乃朕使令時素所職也戒曰中原萬里之地今竭兵力十年取之一日無故復還此非堯舜不能載籍亦無此事陛下爲金棄中原何意上曰不能守戒曰金據中原久矣山東陝西皆傳檄聽命以臣觀之金蓋能守上曰和議成否姑置勿論當嚴設備爾戒曰去歲淮西之變失精甲四萬張浚用呂社誤國至此但社欲得簽樞耳然亦緣將相不和頃者國威稍振外卻金人內平湖寇乃趙鼎張浚協和之時上曰時鼎與浚協和如兄弟戒曰去歲若非浚逐則鼎未去必不令浚違罷劉光世而用社也光世雖號爲怯然累世將家豈社書生可比上曰浚但惡光世溺於酒色戒曰此亦將家之常也

己丑禮部侍郎曾開兼權直學士院。時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胡寅以父憂免。故命開代之。左宣
教郎王居修爲太常丞。

庚寅詔衢州布衣柴宗愈與解文免一次。宗愈獻中興聖統。大略謂夏少康。漢光武可爲標準。周宣王、漢
宣帝、晉元帝、唐元宗、憲宗可爲鑑戒。後省奏其言有補。故錄之。

辛卯降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黃叔敖卒。詔追復徽猷閣學士。直顯謨閣新知夔州馮康國
丁母憂。癸巳詔起復。仍趨往吳玠軍前撫諭。

乙未祕閣修撰知建州魏矰權尙書吏部侍郎。祕書省正字范如圭兼史館校勘。御史中丞常同奏
寶文閣學士知潭州劉洪道疏狂誕妄。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胡舜陟凶暴傾險。並罷之。洪道仍奪職。

丙申詔韓愈昌黎集中有佐佑六經。不抵牾於聖人之道者。許依白虎通說文例。出題以取士。用翰林學
士知貢舉朱震等請也。震尋以病出院。遂臥家不起。

丁酉端明殿學士江西南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洪州李光陸本路安撫制置大使。御史中丞常同言徽猷
閣待制劉子羽猥浮刻薄。傾險殘賊。自其父時。奴事童貫。及張浚用事。以狂誕不根之說感動之。遂居上
幕。專權妄作。排斥異己。生殺廢置。在其一言。但知有浚。不知有陛下。浚在川。陝。下視朝廷。而子羽號爲心
腹。專主富平之戰。使浚一舉而喪師三十萬。失地六十州。罪一也。斬趙哲之後。旣赦諸將。自慕容洵以下。
方列告於庭。而子羽曰。爾等頭亦未牢。洵遂首以環慶兵叛。金人乘之。因以大潰。其後諸將揭榜僞境。自

126、4A

以不負朝廷。專數浚與子羽之罪。罪二也。浚以聖旨便宜一切稱制。改敕肆赦。無復人臣之禮。子羽身在幕府。實爲謀主。罪三也。浚憤陛下差王似爲副。而自差子羽與程唐爲判官。子羽被受不疑。遂行宣判事。罪四也。教浚於梁洋敗亡之際。兵將普轉十官資。使之邀留於朝。罪五也。興元。川陝之咽吭。王庶爲守。積穀至百餘萬石。教義勇六萬人。正兵萬餘人。城壁一新。子羽嫉其功。譖庶於浚。而已代之。至郡未幾。聞敵騎有侵蜀之意。卽盡散積聚。縱火城中。遂爲邱墟。罪六也。朝廷知子羽之罪。召赴行在。次年乃始出蜀。聞浚過江南。又至信州。迓之。已而徑歸。不復造朝。罪七也。力勸浚以報怨復讐。大興軍事。加賦橫斂。欲以川陝已行之事。施於江淮。罪八也。旣以次對守泉。所至謗罵朝廷。詆毀言路。罪九也。泉州之政。貪殘凶橫。無所忌憚。聞浚旣敗。憤躁不已。遂肆毒於平人。公私囁然。罪十也。伏望盡奪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魍魅。詔子羽落職。直祕閣。專一總領明州海戰人。紅張自牧罷。初以許翰薦補官。亟用爲京東制置副使。自牧至揚州。逗遛不進。會敵騎渡江而罷。至是奉祠家居。復陳守海道之策。故以命之。右正言李誼言。自牧論兵。蓋靖康郭京之徒。今付以舟師。恐倉卒有警。爲國生事。乞依建炎三年已得旨。追還自牧見帶官資職名。詔自牧依舊主管台州崇道觀。

戊戌。知廬州劉錡奏。使臣張括等三人。自言在西京關師古手下。師古遣來申奏朝廷。乞赦其罪。自效來歸。上曰。昨背叛從僞之人。若能束手自歸。無功者朕以不死待之。若能立功自效。卽隨高下推賞。趙鼎。秦檜退而歎曰。大哉王言。此漢光武之略也。詔內侍羅竄海島。永不放還。竄爲景靈宮幹辦官。有營卒

章青告其語言指斥。温州以聞，乞送御史臺治罪。上命本州鞠實，刑寺擬私罪徒勒停。上曰：「竇素凶悖不逞，無可恕者。當竄海島，仍令發卒護送之。」温州以去年十一月己酉申到。

庚子，直徽猷閣、淮南東路轉運副使蔣璨陞直寶文閣，知揚州。詔州縣鄉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貧乏

之家，生男女而不能養贍者，每人支免役寬剩錢四千，守令滿替，並以生齒增減爲殿最之首。劉大中之爲禮部尙書也，嘗有是請。事下戶部措置。去年十二月庚申。而久之不報，至是大中執政，乃檢會取旨行之。十五年五月

月改
給米。

辛丑，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上遺表，詔賜銀帛二百匹兩。時已除安國雜學士致仕，然未受命也。已而翰林學士朱震奏：「安國正義直指，風節凜然。時晚歸衡山，講道自樂，遭遇聖明，學遂顯行。蓋其功不在先儒之下。去年有旨召其子寅於永州，寅過衡山，安國已病，徘徊不進，欲留侍疾。安國勉令如期而發，手作書遺臣曰：『寅已促令上道矣。其書具在。安國義不忘君，有如此者。夫昔人有一節可稱，猶褒之以諡。列諸史傳，況安國孝於親，忠於君，好學不倦，安貧守道，身死而言立，不可飾其終乎。伏望下太常禮官，特賜以諡，用爲儒林守道之勸。』乃諡文定。後數月，詔曰：「安國所進春秋解義，著百王之大法，朕朝夕省覽，以考治道。方欲擢用，遽聞淪亡，可撥賜銀帛三百匹兩，令湖南監司應副葬事，賜田十頃，以給其孤。」

朱贊乞賜監劄子。今年七月丁酉行下。今併於此。賜田指揮。在八月十二日乙丑。而日曆不載。故備記之。以補史闕。朱勝非秀水聞居錄云。胡寅者。凶惡躁進之士也。趙鼎薦之。詞被朝士皆畏之。以行事乖謬。衆論不容。乃稱父安國老病。遠在湖湘。乞歸省。於是差知永州。寅攜妾居婺州。久之不去。有朝士范伯憲賂書責之。寅以妾臨尊爲辭。伯憲復曰。妾產與父疾孰重。寅訴於鼎。改知嚴州。鼎旋罷。累月復相。欲召寅。議者以不省父止之。復除永守。星夜南奔。未及到家。召命已下。比見其父。疾困不能言。寅留數日。將行告之。安國攬衣垂淚而已。寅至行朝。除禮部侍郎。又兼經筵。又直學士院。尙未踰月。安國因問果至。寅匯之。伴爲父書。與交黨翰林學士朱震言。久疾垂死。寅欲免君命。以時事尙艱。遣之使行。欲蓋而彰。度其死時。寅尙猶在路耳。按安國以去年秋除京詞。兼侍讀。欲行會遺論而止。則寅除嚴州時。安國未病也。寅赴嚴州一年後。安國尙有書誨之。令作三年計。此豈病中所言耶。蓋勝非將再相時。安國嘗駭其同都督之命。指其不能死節等事。故勝非以此憾之。恐其言失實。今不取。

壬寅集英殿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張齋。試尙書兵部侍郎。齋召還。詔閣門不隔班引對。上慰勞久之。曰。卿去止緣張浚。齋曰。臣頃者備員後省。苟有所見。事無大小。不敢不盡愚忠。如內侍王鑑。乃陛下親信委任之人。其擅置御莊事。臣尙論列。不敢有隱。豈有幸相親兄自賜出身者。公論不與之。臣若不言。豈惟陛下。亦負張浚。上曰。卿交游且盡忠。若此事。主可知。因問朕圖治一紀於茲。而收效蔑然。其弊安在。齋曰。自昔有爲之君。未有不先定其規模。而能收效者。臣紹興初始。蒙召對。首以治道當先定其規模爲言。於今七年矣。所謂規模者。臣未見其有一定之說。臣竊觀方今朝廷施設之方。朝令夕改。其事大體重。不可輕舉者。莫如六飛之順動。往者前臨大江。繼又退守吳會。曾未其年。而或進或卻。豈不爲敵人所窺乎。此無他。規模不素定故也。陛下之所朝夕相與斷論國是者。三三大臣而已。而一紀之間。命相之制。凡十有四下。執政遽遷者。亦無慮二十餘人。非規模不定。任之不一。責之不專。致此紛紛乎。日月逝矣。大計不容。

復誤。願陛下以先定規模爲急。規模既定，未有治效不著。上歎息曰：「此誠方今急務。朕非不欲立定規模。緣宰相數易，未有定論耳。」遂擢廉兵部侍郎。右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子羽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御史中丞常同之以十事論子羽也。上批出子羽可白州安置。趙鼎奏：「子羽之罪，誅殛有餘。第章疏中論及結吳玠事，今方倚玠禦賊，恐玠不自安，乞且奪職。」上曰：「聞張浚之黨日夜冀浚復用，子羽尤甚，不重責何以懲姦。」鼎力請，上乃許落職。後一日，同復言子羽之罪。竄於遐荒，未爲過舉。今尙從寬典，得非以吳玠之故優假之乎？玠忠義勇烈，知事上之義，聞朝廷以公議竄子羽，豈無郭子儀與渾瑊之喜疏入，遂謫漳州，猶以其母老不欲遠竄也。」右宣教郎呂用中爲尙書駕部員外郎，時其兄弼中外補，故以用中代之。

丁未，命吏部員外郎范同假太常少卿，接伴金國人使。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帶御器械劉光遠假吉州團練使副之。先是徽猷閣直學士王倫既見魯國王昌，昌遣使偕倫至北地，倫見金主亶，首謝廢豫，然後致上旨。金主始密與羣臣定議許和，至是遣倫還，且命太原少尹烏凌噶思謀、太常少卿侍慶克來議事。思謀乃金人始與徽宗通好海上所遣之人，今再遣來，示有許和意。樞密副使王庶條上淮南耕種等事。上曰：「淮南利源甚博，平時一路上供內藏細絹九十餘萬，其他可知。」劉大中曰：「淮南桑麻之富，不減京東，而魚鹽之利，他處莫比。今荒殘可惜。」上曰：「以此知淮南不可不措置葺理。」

中興聖政。史臣曰：唐史臣謂睢陽逃衛江淮以全財用爲中興之本，今之議強

兵者必本於豐財。議豐財者必本於成賦。荆蜀之輸入於王府者無幾。而江浙閩廣民力告病。未有瘳者。淮甸利源宜在。所經理以浸還全盛之舊。況欲置邊州於度外乎。邊隅未靖之時。高宗猶不忘經理如此。況今邊鄙不寧之時乎。

湖北京西

宣撫使岳飛聞庶行邊。遺庶書曰。今歲若不出師。當納節請間。庶稱其壯節。

龜克小曆於此即書分移張宗顏。鈔軍事恐太早。今依日曆附六月乙亥。

直顯謨閣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徐林爲司農少卿。趙鼎之免相也。林自都司補外。至是復召之。

戊申。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章誼提舉江州太平觀。以誼引疾有請也。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葉夢得爲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章誼得祠。日曆不載。此據建康知府題名。

命刑部員

外郎李彌遜馳勞北使於平江。翌日上謂輔臣曰。館待之禮宜稍優厚。若是有商量。早遂休兵。得免赤子肝腦塗地。此朕之本意也。趙鼎曰。若用兵。不知所費多少。比之館待之費。殊不侔矣。上又曰。昨日士儂對勸朕留意恤民。朕諭之云。只有休兵未得。不免時取於民。如月椿錢之類。欲罷未可。若一旦得遂休兵。凡取於民者悉除之。上慨然歎曰。當時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專意保民。十數年閒。豈不見效。鼎與秦檜同對曰。陛下爲此言。神明感格。本有平定之期矣。

中興聖政臣留政等曰。語有云。這次必於是。願沛必於是。言仁者之心。必於其平居閒暇之時。語默動靜之間。不忘乎是。可也。臣觀太上皇帝凡所論

議。一語一言。未嘗不以休兵息民爲之指歸。蓋惻然常若疾痛之在其身。非僞爲之者。嗚呼。仁哉。嗚呼。聖哉。

巴西錄故御史中丞孫覺之孫衍爲下州文學。中書舍人呂本中言衍學有本源。逢時多故。未嘗少屈。舊

族子弟能守家學終久不變如衍者少故特錄之

庚戌閣門祇候趙環閣門宣贊舍人環善之孫也

宗子趙不懼江夏郡王孫也自僞地來歸詔補丞信

郎

辛亥改命徽猷閣直學士王倫充館伴使初命權吏部侍郎魏鉅館伴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閣門事藍公佐假慶遠軍承宣使副之鉅言頃任御史嘗論和議之非今難以專對奏檜招鉅至都堂問其所以不主和議之意鉅具陳敵情難保檜謂之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鉅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

日曆止書有旨
改差王倫充館

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改命焉既而又辭遂命給事中吳表臣而倫往來館中計事

伴使一句更無首尾今以相與正論增
入熊克小曆稱表臣爲太常少卿蓋誤

時左宣義郎王之道亦遣鉅書有國家自靖康以來失於議和致兩宮北

狩萬乘東巡百姓墮於塗炭迨今十有四年尙不覺悟復縱王倫賣國引賊入家頃年章誼孫近使金餘人盡留南京惟誼與近得至軍前稟請今金使之來自合用此例留餘人於韓世忠軍中令其使副造朝不惟有以視金人之魄而奪之氣亦足以示朝廷之尊乃若和議則有九不可而一可父母之讐不共戴天自徽宗皇帝寧德皇后上仙雖云厭世其實殺之又況淵聖之與六宮尙困沙漠此不可和一也彌敵之性非明誓可結二也和所以息兵而與議乃爾蓋傷弓之心猶思靖康之覆轍而懼其復蹈三也金立劉豫於濟南歲責幣三百六十萬緡豫奉之未嘗少有失墜一旦乘其不虞以計廢豫今又欲和是以劉

豫畜我四也。今從金之約而遂罷兵。則非特不能保其不叛盟。又恐朱克融之徒。變生不測。從之而兵不可罷。則不能不於養兵之外。橫賦重斂。歲供貢幣。其勢必至。陳勝吳廣之起於秦。青犢黃巾之起於漢。爲禍殆有甚於此五也。頃年以來。諸將非不進兵。終不能取淮北尺寸之地。或暫得之。復旋失之。正使舉大河以南。盡還朝廷。度其力能保有之乎。六也。今得河南之地。不足以立國。而金藉此求和。則必天地以要我。自此以後。雖復軍聲日振。有敢議恢復之事哉。七也。今天下之權。不在廟堂。而在諸將。諸將擁重兵。據要地。偃蹇自肆。倘從金盟。而不與諸將議。使金誠和。猶恐自疑。而至於潰敗。萬一挾詐。是使諸將得以有詞。而不出兵矣。八也。主上以休兵爲重。固不憚臣事金人。且以金爲君。則其使蓋同列也。若金使如李義瑛之言。倨慢無禮。不知朝廷何以待之。九也。然則所謂一可者。孰可。今金誠欲還二帝六宮。與祖宗之故地。爲德於我。而無所事賄。夫誰曰不可。爲今日計。當以此意明告使者。而俾復命焉。苟其不從。是金無意於盟。我何罪也。吏部員外郎范同論賊吏翻異。不移前勸。乞并初勸。共不得過三次。上曰。官吏犯賊。既已斷罪。多進狀訴雪。何也。比來尤多。趙鼎曰。意在僥倖改正。然須更令體究。劉大中曰。在法。雖許訴雪。都合再勘得委實無罪。須罪元勘官吏。若所訴不實。合別科妄訴之罪。秦檜言當送刑部。上可之。

壬子。徵猶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王居正知温州。

癸丑。召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知鼎州馬擴。赴行在。金使烏凌噶思謀初入境。數問擴所在。王倫奏。思謀乃海上結約之人。與擴相熟。乞召赴行在。恐須使令。故有是命。御史中丞常同言。近故知開門事潘永

思家以財與訟。本臺牒送大理寺。後得旨疏出。緣事干內侍梁珂。乞仍付寺結案。上卽批同奏。如所請。劉大中曰。陛下初不欲繁無辜。今因臺臣所論而從其請。仰見陛下未嘗容心上。曰。臨安府勸到永思幹人郭壽之用過錢三千緡。餘七人各認一二千緡。既無文約。必是壽之妄攬。可除壽之外。餘並免。於是趙鼎以下退譚上之明。曰。此一事。勝疎決多矣。蓋時盛暑。方涓日疏決故也。

是月。開封府太康縣雨冰龜數十里。首足卦文皆具。

此據松漠記聞。記聞又云。戊午夏。熙州野外深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若龍一條。良久即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爲龍

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袍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嘗以圖示劉豫。豫不悅。趙伯璣曾見之。按豫去冬已廢。當此時正在上京。熙州何爲圖示之。記聞必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

【紹興八年】六月乙卯朔。徽猷閣待制知信州程邁爲江淮荆浙閩廣等路經制發運使。專掌糴事。用李彌遜議也。

刑部尚書兼侍讀胡交修以老求去。罷爲寶文閣學士。知信州。右承直郎鄂州武昌縣令唐時特改右通直郎。以部使者列薦治狀也。旣對。復令還任。禮部貢院奏試博學宏詞合格中等左迪功郎新鄂州武昌縣尉詹叔義、右迪功郎前建康府司法參軍陳巖肖、下等左迪功郎新饒州鄱陽縣東尉王大方、詔叔義、大方並與堂除。仍減年磨勘。巖肖賜同進士出身。叔義、玉山人。大方、麗水人。巖肖、金華人也。丁巳。諸班直換校。上特御射殿。

戊午。淮西轉運判官李仲儒言。崑山場積鑿千餘萬斤不售。乞損引錢六分之一。許之。其后歲鑿六十萬。官買鑿每斤十三錢至二十錢。舊引錢每斤一百。至是損之。鑿斤分一百斤。五十斤。三十斤。爲大中小等。又有甯州峯水鑿。歲額十萬斤。信州沿山場青鹽鑿。黃鹽無定額。十四年十一月。崑山鑿增作三十錢一片。

己未。祕閣修撰知温州樓炤復爲起居郎。左朝請郎新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李授之直祕閣。授之開封人。宣政間。爲縣令。有匪人誣其有謗語。坐失官。趙鼎爲諸生。嘗從授之學。鼎相。辟爲都督府幹辦公

事擢知簡州。至是獻所著易解於朝。故有是命。中書舍人呂本中當制。頗加稱美焉。

庚申。詔廣西鹽歲以二分令雷廉高化州官賣。人戶食鹽餘八分行鈔法。尋又詔廣東鹽九分行鈔法。一分產鹽州縣出賣。皆不出嶺。

日曆無此指揮。今以紹興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戶部狀修入會要。廣東行鈔法在十二月二十五日。

廣南去中州絕遠。土曠民貧。常賦

入不支出。故往時之法。諸州以漕司錢運鹽鬻之。而以其息什四爲州用。是以州租給而民無加賦。昭州歲入買鹽錢三萬六千餘緡。以其七千緡代潯貴州上供。赴經略司買馬。餘爲州用。及罷官賣鹽。遂科七千緡於民戶。謂之糜費錢焉。敕令所請福建路人戶以子孫或同居總麻以上親與人。雖異姓及不因饋貧並聽收養。卽從其姓。不在取認之限。著爲本路令。其江浙湖廣州縣有不舉子風俗處。令憲臣體究申明。依此立法。從之。

壬戌。宗正少卿張九成權尙書禮部侍郎。衍聖公孔玠避亂寓衢州。詔卽賜田五頃。

癸亥。尙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趙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勾濤。祕書少監尹焞。著作郎兼史館校勘張嶮。佐

郎胡程。史館校勘鄧名世。朱松。李彌正。高開。范如圭等。上重修哲宗皇帝實錄。九月書成。凡百五十卷。

乙丑。御史中丞常同言。近關報右奉議郎曾惇。進曾祖曾布著三朝正論真蹟。轉右承議郎。臣聞昔者神

宗皇帝。切於求治。銳然更化。付王安石以政事。安石孤負委任。創爲新法。布於是時。實爲腹心。其政皆出於布之謀。其法皆成於布之手。故自海州懷仁縣令。一年半間。十三遷而至知制誥。安石嘗語人曰。終始

言新法不便者。司馬光也。終始言便者。曾布也。其餘出入而已。故熙寧之初。建新法者。王安石始之。曾布成之也。逮紹聖初。布與章惇。蔡卞同秉大政。元祐之法度。委若弁髦。元祐之人材。棄如斷梗。布內愧於私心。外迫於清議。乃開出一善言。引一善士。以求自異於衆。故正論之作也。雖論元祐人章疏不當編排。然至於一時忠良。竄斥無餘。而布未少假。雖論瑤華不當加妃號。至於掖庭祕獄。疑似難明。而布未略辯。雖公論爲不可廢。而以司馬光爲詆毀。以蘇轍爲訕上。雖論新法爲不可不變。而以免役爲便於民。凡所啓迪。率皆順從之言。紹述之旨。而必飾小說以文之。借一論以申之。既欲取高位於當年。又欲掠美名於後世。首鼠兩端。馴致建中之事。遂致蔡京得以乘閒而入。貽禍邦家。而朝廷尙尊其說。頒其書於史官。號曰正論。臣竊惑焉。雖增秩賜金。固未足道。而奪朱亂雅。誠爲可惜。臣願陛下明辨是非。昭示好惡。使天下之事。曉然不貳於趨嚮。復宜宣諭史官。筆削之際。毋惑其說。以至亂真。庶幾一代之典。足以垂信後世。詔付史館。

丙寅。上謂大臣曰。吳國長公主數日前到。留宮中三日。爲駙馬都尉潘正夫求恩數。朕語之云。官爵豈可私許人。須與大臣商量。況今日多事。未暇及此。上又曰。當此極暑。朕每日著衣服相伴飲食。蓋謂長主是哲宗之女。朕之姊也。趙鼎曰。陛下行人禮於宮中。所得待長主之禮。雖盛暑不廢。至於官爵。則不以私予。此帝王之公也。左金紫光祿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監修國史趙鼎遷特進。用實錄成書也。禮部侍郎權直學士院曾開當制。上批諭開。令具述宣仁保祐之功。由是制詞中載

修書本意甚悉。鼎辭不拜。時祕書省著作郎何掄論哲宗舊錄一書。不應分前後。請併紹聖。元符接續修纂。從之。左承議郎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蕭振試宗正少卿。秦檜引之也。初。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之在京師也。其妻劉氏與飛母留居相州。及飛母渡河。而劉改適。至是在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軍中。世忠諭飛復取之。飛遣劉錢三百千。

丁卯。以其事聞。具奏臣不自言。恐有棄妻之謗。詔答之。

戊辰。接伴官范同言金使已至常州。上愀然曰。太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念。欲早相見。故不憚屈己。以冀和議之成者此也。秦檜曰。陛下不憚屈己。講好外國。此人主之孝也。羣臣見人主卑屈。懷憤憤之心。此人臣之忠也。君臣用心。兩得之矣。上曰。雖然。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趙鼎曰。假使金人與我河南之地。亦維嚴備。江南前日張建壽之說是也。參知政事劉大中曰。和與戰守。自不相妨。若專事和而忘戰守。則墮敵計中耳。樞密副使王庶時在合淝。上疏曰。臣聞無故請和者謀也。究觀金國。侵軼已逾一紀。前此乘戰勝之勢。以至江淮。而我未嘗有一日之捷。逮至紹興甲寅冬。蕃僞深入。駐兵淮南。陛下親征。至使奔潰而去。又丙辰冬。敵人傾國南犯。陛下再統六師。進於江淮之間。皇威大振。蕃僞皆有所畏。於是遣使告我以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訃音。彼若果敦鄰好。則所報訃音。不應在累年之後。必畏長驅而往。故以此謀沮師。陛下天資聖孝。哀毀之中。卽遣使往。以求梓宮。往返之間。一年半矣。未嘗聞梓宮之至。固已落彼之姦。又聞去年金國以欺詐廢豫。僞庭用事之人。奔散四走。莫能自保。百姓上下。日望我兵之至。

諸師之在中都者。如屠積薪之上。而火未燃。勢之傾危。未有易於此者。若我一搖足。則中原非彼所有。所以姦謀秘計。不得不遣使也。從違之間。可不深思。而熟計之。臣中夜以思。使人之來。其甘言陷我。不過出於二策。一則以淮爲界。一則以河爲界。以淮爲界。乃我今日所有之地。而淮之外。亦有見今州縣所治。如泗州。漣水軍是也。旣爲我有。安用以和爲請。若以河爲界。則東西四千里。兵火之餘。白骨未斂。幾無人迹。彼若誠實與我。旣得其故地。非若僞豫之不恤。尙當十年無征役。以蘇其凋瘵。財賦旣無從出。所責歲賂。無慮數百萬。若欲重斂。諸路因弊已極。安可取以充糶。壑之欲。利害曉然。而不先爲之慮。則三十萬兵。宿於無用之地。假以歲月。是彼不必征伐。而我數年之間。終於自斃。彼之爲計。可謂盡善。而我之爲國。未有若是之疏也。臣願陛下先與在庭之臣。立爲一定之論。若以淮爲界。所請之賂必少。以河爲界。其所請之賂必多。或多或寡。未繫國之利害。以測弊之極。爲言。彼若以生靈爲念。當告之以河南之地。僞豫暴斂之甚。必使之蘇息。然後可漸責稅賦。其歲賂須五年之後。方能津遣。若或見從。則彼之議和。方見誠實。如或不然。則彼以計困我。旣使我不敢用兵。而又於困窮之際。重取歲賂。是彼無所施爲。而坐收成功。其謀深矣。疏入。不報。庶又言。臣聞敵中自廢豫之後。遼人與漢人上下不安。日夕思變。前此歸正者甚衆。其驗可見。彼知其屯戍不足。又旋起簽軍。以實疆場。其所起之人。又非昔日簽軍之比。老弱盡行。人心乖離。抑又甚焉。緣此岳飛近與臣咨目。稱今歲若不舉兵。要納節請祠。韓世忠亦以爲然。臣方欲到榻前。縷細開陳。今聞使人入境。彼到闕庭。必大有須索。若以梓宮爲言。則設如得歸。事在來年。又詐僞未易可保。今陵

寢皆在敵境。豈特徽宗、顯肅兩梓宮而已。若以割淮畫河議和。兩淮我見有之。以大河之南。千里邱墟。得之須兵屯守。事力支持不行。是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若果以此三說款我。亦不可遽絕之。但將歲幣多說艱難。非五年之後不可。或渠委曲見從。其詭秘尤未易可料。切望斷自宸衷。出臣此章。與大臣熟計之。無落彼姦。天下幸甚。既而庶聞烏凌噶思謀已至近境。又奏曰。臣聞前此敵中遣使人。率皆傲慢無禮。必多受金幣。方少恭順。如此人到。恐徇前轍。望陛下先遣人諭旨。以朕見在諒陰。閒使人卽至。悲慟哽噎。殆不能堪。以此爲辭。不須遽令朝見。恐有商量事。且令趙鼎等處商量。如此則少破其姦謀。又得徐觀趨向。在我乃爲得體。在彼須少挫抑爾。事與大臣議之。無所不可。惟是王倫深爲不然。彼欲朝廷曲從金人。以成一己之私。此不達大體。前日已稱有廢豫之功。如此一事。至易可見。尙敢誕謾。其餘何所不至。望深賜聖察。直祕閣奉迎梓宮副使高公繪先歸至臨安。從義郎劉鐸自僞地結官兵百餘人來歸。詔遷一官。

庚午。詔故左朝請郎直龍圖閣知虔州張巖特與遺表。恩澤一名。巖至郡。未踰歲而卒。州人言巖乘孫佑之後。諸盜周世隆等。相繼束身自歸。前後守臣實所不及。故優卹之。辛未。監察御史張戒言。今日議和。理有可得者。有必不可得者。畫大河爲界。復中原。還梓宮。歸淵聖。此必不可得者也。各務休兵。音問往復。或歸吾太后。此或可得者也。兩國之議和。猶兩家之議婚姻也。家聲不敵。雖有良媒。決不能諧婚姻之好。國勢不敵。雖有金使。決不能解侵伐之兵。金強我弱。國勢殊絕。事之可

否。豈在一使人之口。易者可得。而難者必不可得。理則然耳。又曰。我今未有以勝。金初非憚我。金一執劉豫。而自有中原。乃遣王倫回。揚言講和。且有復中原。還淵聖。歸梓宮之說。此政所謂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臣揣敵情。若非欲襲我。則恐我乘其未定耳。是皆款我之意。而奈何信之。中原之復不復。梓宮之還不還。淵聖之歸不歸。一言可決。遷延往復。事已可知。敵國愚弄。使人誕謾。臣恐不足以講和。適足以招寇。復中原。還梓宮。歸淵聖。臣子之心。孰不願然。以兵取之。則可以貨取之。則不可。非惟不可。亦必不得。設或得之。不過如董貫買燕雲之地。金人暫去復來。財與地卒兩失之爾。自古豈有兵不能勝。而貨財可以卻敵。復國者。必兵強而後戰可勝。戰勝而後中原可復。梓宮可還。淵聖可歸。苟力或未能。則勤修闕政。嚴設邊備。可也。不知務此。而聽其枝詞遊說。僥倖萬一。欲中原無故自復。梓宮無故自還。淵聖無故自歸。不勞力而坐享成功。臣竊以爲過矣。事之必不可者。臣旣力言之。其或可者。臣亦妄爲陛下謀之。物之可者。與之。其無厭之求。不可與也。禮之可者。從之。其非禮之辱。不可從也。夫強國之欲無厭。而弱國之物有限。不稍執綱紀。而一切畏懦順從。亡之道也。臣竊謂金使之來。朝廷當以大義正色裁之。而嚴兵以待之。書詞之謾。姑委曲謝之。使人之倨。可勿見也。又曰。自古伐人之國。得其家而歸之者。易得其君而歸之者。難。君之去來。係於勝負。而家則無與於事。理勢固然。金人貪婪。惟利是視。太后在彼。於金初無損益。陛下若刻意圖之。或有可歸之理。然亦須國勢稍振。兵力稍強。乃可望耳。齊弱周強。而宇文護之母遂歸。況陛下尙有大半天下。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可不勉哉。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右朝議大夫直祕閣本司主

管機宜文字高士瑰來奏事。上召見。後十日。進士瑰官職各一等遣還。

壬申。上特御射殿。引見禮部合格舉人黃公度。已下。遂以南省及四川類試合格舉人黃貞等三百五十九人。參定爲五等。賜及第出身。同出身。奏名林格。已下。出身。至助教。公度莆田人。貞仁壽人也。

癸酉。宰相趙鼎。上諸班直親從親事官轉員敕令格。是日樞密副使王庶自淮西還。行在。先是庶將還朝。未至。復上疏言宴安酖毒。古人戒之。國家不靖。疆場患生。敵人變詐百出。自滄海上之盟。至於今日。其欺我者。何所不至。陛下所自知也。豈待臣言。今也不知宴安酖毒之戒。將信其愚弄。臣不知其可也。今其誠僞。以陛下之聖。固難逃於臨照。夫商之高宗。三年不言。其在諒闇。言猶不出。其可以見外國之使乎。先帝北征而不復。天地鬼神爲之憤怒。能言之類。孰不痛心。陛下抱負無窮之悲。將見不共戴天之讐。其將何以爲心。又將何以爲容。亦將何以爲說。願陛下以宗社之重。宜自兢畏。思高宗不言之意。無見異域之臣。只令趙鼎而下。熟與計事。足以彰陛下孝思之誠。而於國體爲宜。臣恭依詔旨。見今兼程前去奏事。誠恐臣萬一未到之日。金使先已授館。陛下不疑而見之。敢布腹心。伏惟聖慈探聽。天下幸甚。又曰。言金使入境。經過州郡。傲慢自尊。略無平日禮數。接待使欲一見而不可得。官司供帳。至打造金醜。輕侮肆志。略無忌憚。臣聞自古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論。越之取吳。在驕其志而已。秦之取六國。在散其從而已。其間雖或出或入。而一定之論。未嘗易也。金人所以謀人之國者。曰和而已。觀其既以是謀契丹。又以是謀中國。方突騎陵關。初以和議爲辭。暨大兵圍城。又以和議爲辭。二聖播遷。中原板蕩。十餘年間。衣冠之俗。

蹂踐幾徧。血人於牙。吞噬靡厭。而和議未之或廢也。今王倫迎奉梓宮爾。而受金人和議以歸。且與其使俱來。此爲可信。不可信乎。劉豫雖云僭竊。正名號者七八年。一旦逐去。金人慮中原百姓。或有反側。陝西叛將。或生願望。吾一日出師。必有應者。以此設爲講和之說。仍遣使焉。所以款我者。昭昭然無疑矣。臣蒙陛下親擢。備位本兵。國之大事。不敢隱默。故重爲陛下陳其三策。上策莫如拘其使者。彼怒必加兵。我則應之。所謂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金人強大自居。一旦或拘其使。出於意表。氣先奪矣。其敗可立而待。其次願陛下念不共戴天之讐。堅謝使人。勿相與見。一切使指。令對大臣商議。然後徐觀所向。隨事酬應。最其次姑示怯弱。待以厚禮。俟其出界。精兵躡之。所謂掩其不備。破之必矣。凡此三策。臣晝夜經度。慮不出此。倘陛下採其荒唐。用濟機會。則臣於茲事。或可陪在廷之末議。或以臣言爲闕。誕不切於事。則臣之智思窮於是矣。不敢復有論說也。臣頃與邊臣大將議論。皆云。若失今日之機會。他日勞師費財。決無補於事功。至有云。今年不用兵。乞納節致仕者。觀此。則人情思奮。皆願爲陛下。一戰望陛下英斷而力行之。

乙亥。起復武信軍承宣使。行營中護軍統制車馬張宗顏。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知廬州兼淮西制置副使劉錡。以所部屯鎮江府。初。王庶自淮上歸。命宗顏以所部七千人屯廬州。命中護軍統制官巨師古以三千人屯太平州。又分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二軍。屯天長及泗州。使緩急互爲聲援。徙錡屯鎮江。爲江左根本。時朝廷以諸將權重。欲撫循偏裨。以分其勢。俊覺之。

己未月

謂行府錢糧官右通直郎新監行在權貨物劉時曰。鄉人能爲我言於子尙否。易置偏裨。似未易遽。先處己可也。不知身在朝廷之上。能幾日。庶聞之曰。爲我言於張十。不論安與未安。但一日行一日事耳。俊不悅。時秦州人也。

此以張成默記增修。但成稱大理寺丞劉時。則小誤。時今年七月方除大理也。熊克小曆。記宗顛移也在五月丁未。以前本誤。按日曆載此日所降指揮云。劉爲候張宗顛。廣州交割職事訖。前來鎮江府駐劄。則非庶五月初在淮。

上所遺可知。今並附本日庶不抵牾。

丙子。上諭大臣曰。昨日王倫對云。金使烏凌噶思謀說國書中。須是再三言武元帝海上通好事。庶得國中感動。朕因記當時如尼瑪哈輩。不肯交燕雲。皆欲用兵。惟阿古達以謂我與大宋海上信誓已定。不可失約。待我死後。由汝輩卒如約。阿古達乃所謂武元者也。以此知創業之人。設心積慮。必有過人者。初行朝聞思謀之來。物議大譟。羣臣登對。率以不可深信爲言。上意堅甚。往往峻拒之。或至震怒。趙鼎因請開密啓。上曰。陛下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乃屈體請和。誠非美事。然陛下不憚爲之者。凡以爲梓宮及母兄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非有他意。不必以爲深罪。陛下宜好謂之曰。講和誠非美事。以梓宮及母兄之故。不得已爲之。議者不過以敵人不可深信。但得梓宮及母兄。今日還闕。明日淪盟。所得多矣。意不在講和也。羣臣以陛下孝誠如此。必能相諒。上以爲然。羣議遂息。

趙鼎語。以耶事實修入。按王庶奏疏。所稱趙鼎首鼠兩端。當是指此等語也。惜哉。

詔今後除六曹尙書。未應資格人。依元祐例帶權字。俸賜如正侍郎。滿二年取旨。左奉議郎馮時行特

轉一官。時行知丹陵縣。以楊晨薦得召對。時行見上言金人議和何足深信。必緣初廢僞齊。人心未固。深恐陛下乘其機會。殄滅有期。如奉迎梓宮。在陛下之心。至切至痛。故以爲辭。延引歲月。待其撫循既定。狡計既生。然後牽其醜類。送死未遠。陛下可否逆炤其情。深爲之備。臣竊見以前備禦。尙爲疏闊。自建康以屬海道。臣非親見。不敢妄陳。自西蜀以至江東。臣請論之。吳玠一軍在梁洋之間。凡五千餘里。至鄂州始有岳飛。又三千餘里。至建康。始有張俊。陛下雖以淮爲屏障。然東南形勝。實在長江。今岳飛屯鄂渚。實欲兼備江漢。襄陽有警。比岳飛得聞。往返三千里。束裝辦嚴。非一月不至。荆襄而敵騎近在京西。輕軍疾馳。不數日而遂涉江漢。萬一舉偏師向江漢。連綴岳飛。而以大軍向襄陽。中斷吳蜀。當是時。吳玠不能舍梁洋而下。岳飛不能舍江漢而上。敵騎盤泊荆南。可以控據上流。震驚吳會。或徑趨潭鼎。橫涉饒信。可以直乘空虛。擾我心腹。備禦如此。似亦疏矣。臣願陛下先事制勝。選知兵大臣。分重兵以鎮荆襄。倉卒有警。荆襄事力足當一面。而岳飛得專力於江漢之間。若兵有統不可遽分。亦宜嚴戒岳飛。及茲無事。預思方略。上諭以爲親屈己之意。時行引漢祖故事言之。上慘然曰。杯羹之語。朕不忍聞。因擊盤而起。乃命進秩。擢

時行知萬州。

時行除郡在八月己卯。

丁丑。金國人使福州管內觀察使太原府少尹河東北路制置都總管烏凌噶思謀。中散大夫太常少卿騎都尉石慶克入見。思謀初至。行在上。命與宰執議事於都堂。思謀難之。欲宰相就館中計議。趙鼎持不

可思謀不得已始詣都堂然猶欲以客禮見輔臣鼎抑之如見從官之禮鼎步驟雍容思謀一見服其有宰相禮鼎問思謀所以來之意曰王倫懇之問所議云何曰有好公事商議鼎曰道君皇帝諱日尙不得聞有何好公事又問地界何如曰地不可求聽大金所與時執政聚廳惟王庶不之顧鼎因與思謀議定出國書之儀思謀氣稍奪將對鼎奏曰金使入見恐語及梓宮事望少抑聖情不須哀慟上問何故鼎曰使人之來非爲弔祭恐不須如此及見鼎與諸大臣洎管軍楊沂中解潛皆立侍殿上開門引思謀等陞殿上遣王倫傳旨諭曰上皇梓宮荷上國照管又問太潛及淵聖聖體安否因哽咽舉袖拭淚左右皆飲泣思謀曰三十年舊人無以上報但望和議早成上又諭曰記舊人必能記上皇切望留意思謀退遣倫就驛燕之

徐夢莘北盟會編云思謀引見禮甚備上問朝廷敢遣使議和不從今忽來和何也思謀曰大金皇帝仁慈不欲用兵恐生變軼炭上曰俟朝廷議之思謀請上自決上令思謀退館以俟按此所云與日曆不同今從日曆

翰林

學士兼侍讀兼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上奏乞致仕且薦尹焞代爲翊善夜震卒年六十七中夕奏至上達旦不寐戊寅輔臣奏事上慘然曰楊時旣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同學之人今無存者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但焞微曠恐教兒童費力俟國公稍長則用之乃詔國公往奠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例外官子孫一人又命戶部侍郎向子諲治其喪事

朱諲非秀

水間居錄云先是章誼劉大中朱震皆可選執政宰相趙鼎以誼守建康會當省試引故事以震知貢舉既領院大中遂作參知政事震聞之即病歸告出院不復供內職累章求去詆誚鼎與大初中章求外祠次章復求行在宮祠願籍可疑先是鼎初相以其姻家范仲興

震同佞衰善堂爲耶求結近聞耶罷沖亦去。震如故及其復相。震自以爲於耶有功。意圖執政。至是大失望。怨耶刻骨。月餘疾危。猶作詩詆耶。遣人傳示。遂不起。一執政死二從臣。可歎也。以事考之。此說雖不爲無據。然大中以三月庚寅除參政。而耶四月壬午方知貢舉。耶非實誤。又所云交結近聞等事。疑出於忿辭。今不取。上命國公貧震及向子誼治喪。他書不見。惟子誼奏疏及張九成家傳及之。例外與震家恩澤在八月己未。

祕書省正字孫道夫爲校書郎。道夫入

館踰再歲。至是始遷之。

己卯。御史中丞常同論新知蘄州李允武有贓。因言戶部郎官錢觀復除郎不當。上曰。郎官輕以予人。雖蔡京。王黼不至是也。趙鼎造膝具言。觀復無過。且求去。上曰。卿不須爾。言官易得。宰相難求。時同之眷已

衰矣。

熊克小曆相與八年五月中丞常同論新知蘄州錢觀復除郎不當按祕書省題名錢觀復八年三月除祕書郎五月遷戶部員外郎此云觀復自新知蘄州除郎恐誤日曆八年五月癸丑李允武蓋知蘄州替襲且年滿闕六月己卯御史中丞常同奏李允

武蓋知蘄州指揮更不施行恐

此自是二事更須求他書考之

辛巳。詔吏部審量崇觀以來濫賞比類名色九項。依去年九月辛酉詔旨施行。用本部請也。

此以王次翁劄子修入日曆無

之。起居郎樓炤。起居舍人勾龍如淵並試中書舍人。

壬午。中書舍人呂本中兼權直學士院。時將遣金使。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乃言遲暮廢學。志力俱衰。凡有撰述。動繁國體。乞免兼權直職事。上欲用勾龍如淵。趙鼎力薦本中。乃有是命。

癸未。給事中兼侍講吳表臣試尚書兵部侍郎。兼資善堂翊贊。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勾濤試給事中。

是日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因論京都舊事。其言頗及珍玩。中書舍人潘良貴故善子諲。至是攝起居郎。立殿上聞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奏金國遣使當審度情實報聘。不可墮敵計中。宜飭邊臣嚴備。又奏朱震之亡。陛下令建國公往奠師道。久廢。今陛下崇儒尚德如此。實可以風化天下。上因諭以震與楊時。胡安國皆學有淵源。深於春秋。且論先儒異同之說。及震薦尹焞爲安國請諡等事。子諲反覆良久。良貴不聞其餘語。怒甚。徑至榻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勞聖聽。上語未竟。子諲不爲止。良貴叱之退者再焉。上驚而怒。欲抵良貴罪。甲申。子諲請致仕。右正言李誼亦奏良貴罪。

此據勾龍如淵退朝錄未見章疏。

御史中丞常同

奏良貴疾子諲曼詞。衆以爲直。不可罪之。願許子諲補外。上詰同曰。子諲之貳版曹。乃卿所薦。今良貴犯分沽激。復上章稱述。何也。於是上欲併逐同。權禮部侍郎張九成爲上言。臣比聞良貴廷叱子諲。甚懼。因就問之。良貴曰。日旰暑甚。子諲久對而朝膳未進。良貴懼勞聖躬。遽前叱之。不覺聲之厲也。上曰。良貴用心乃爾。又曰。二人得無不相能否。九成曰。良貴嘗爲臣言。子諲佳士。子諲亦云。且得子賤在朝。子賤良貴字也。以此知二人初無不相得上。曰。常同嘗薦子諲。今反論之。九成曰。常同亦嘗薦臣。同之事臣不當言。然前日之薦。以子諲之才可薦也。今日之事。乃國體也。上意稍解。九成因曰。近朱震死。陛下命國公往奠。又命子諲治其喪。尊師重道。天下歎仰。且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也。今以子諲之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諲也。上批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三人卒俱罷。

秀水開居錄云。向子諲進不以道。交結北司。頗事貢獻。一日對甚久。論說

珍玩之物云云不已。潘良貴不能平叱子諍。退於是良貴罷與外祠。中丞常同言良貴忠直不應去。前此同於上前處子諍。蓋觀望北司也。至是上責其反覆。按子諍多爲善類所與。此云交結北司。未詳趙姓之遺史曰。先是秦檜向子諍。范同諍與金人議和。魏衍常同慮其詐和。請善備之。潘良貴諍戰。上命侍從官共議。子諍執諍和之說。良貴大叱之。及同奏事。子諍與良貴交爭於殿上。上知同爲子諍辟客。必助子諍也。因顧問同。乃以諍和爲非。而以良貴爲是。大忤上旨。張九成行遠云。向子諍。陸對云。翌日。公侍經筵。因奏其事。按九成今年八月丙寅方被經筵。今削去此四字。或移附八月亦可。

是月顯謨閣直學士知漳州辛炳卒。

是夏金左監軍薩里干自長安歸雲中。元帥府下令諸公私債負無可償者。沒身及妻女爲奴婢以償之。先是諸帥回易貸緡。徧於諸路。歲久不能償。會改元。詔下。凡債負皆釋去。諸帥怒。故違敕。復下此令。百姓怨。往往殺債主。嘯聚山谷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一

井研李心傳撰

【紹興八年】秋七月乙酉朔。詔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王倫假端明殿學士爲奉迎梓宮使。大理寺丞陳括爲尙書金部員外郎假徽猷閣待制副之。殿中侍御史張戒復上疏請外則姑示通和之名。內則不忘決戰之意。而實則嚴兵據險以守。又曰。自古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真宗無達賚之捷。仁宗非慶歷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曰。苟不能戰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也。樞密院計議官陳康伯充本院編修官。詔以司馬光族曾孫伋爲右丞務郎。嗣光後。

丙戌。直顯謨閣知臺州耿自求行太府少卿。尙書左司員外郎辭徽言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右司員外郎閻邱昕。程克俊並守左司員外郎。吏部員外郎范同。司動員外郎陳棗並守右司員外郎。丁亥。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開門事藍公佐假慶遠軍承宣使。充奉使大金國奉迎梓宮副使。代陳括也。先是王倫請括自副。括見輔臣言國家多事。臣子不敢辭。若朝廷遣臺省諸公。括願爲之副。如令括副王倫之行。則不敢奉命也。於是公佐代行。仍緝括監浙東州酒稅。

此以紹興正論修入。括送部與監當。在八月丙辰。徐夢莘北盟會編云。上召馬擴。既至。令人館

見思謀。因鼓海上相見之好。且屈指舉諸帥小字。詢其安否。思謀皆舉其封諱之號以答之。因取語不安。時復欲以馬奉使。思謀懼其小己也。乃諍曰。僞某舊往來奉使國中甚敬之。今若再遣。恐必見留。遂信不遣。姑附此。當考。

戊子樞密副使王庶留身言。臣前日在都堂與趙鼎等同見金使。再詢訪得烏凌噶思謀在宣政間嘗來東京。金人任以腹心。二聖北狩。盡出此賊。今日天其或者遣使送死。雖蓋醢之。不足以快陛下無窮之冤。今陛下反加禮意。大臣溫顏承順。臣於是日心酸氣噎。如醉如癡。口未嘗交一談。目未嘗少覘其面。君辱臣死。臣之不死。豈有愛惜耶。臣又竊聽其語。詭祕譎詐。無一可信。問其來。則曰王倫懇之。論其事。則曰地不可求。且金人不遣使已數年矣。王倫何者能邀其來乎。地不可求。聽我與汝。若無金主之意。思謀敢擅出此語乎。臣曉夜尋繹此語。彼必以用兵之久。人馬消耗。又老師宿將。死亡畧盡。又敵人互有觀望。故設此策。以休我兵。候稍平定。必尋干戈。今若苟且目前。以從其請。後來禍患有不可勝言者矣。設如金人未有動作。損陛下威武。離天下人心。蠹耗財賦。怠墮兵將。歲月易失。凶豐不常。所壞者國家之事力。所憂者陛下之宗社。臣下無所不可。今走道途。號奉使者。朝在泥途。暮墜侍從。居廟堂任經綸者。竊弄威柄。專任私昵。豈止可爲流涕慟哭而已哉。臣以忠憤所激。肆口所言。冒瀆天聽。乞賜誅責。臣不勝願幸。

日歷七月戊子王庶留身

奏事當即是此朝子也

後數日。庶又言。伏思大宋有天下。垂二百年矣。祖功宗德。重熙累洽。雖漢唐未易可擬。偶崇觀之後。太平日久。上倦萬機。委政宰輔。姦人弄權。橫生邊事。強敵因之。虔劉兩河。板蕩中原。凶焰醱虐。痛不忍聞。宗社幾致中絕。賴天道好還。人心思漢。戎馬之間。陛下出繼大統。天下繇然改圖。以謂喪君有君。恃此不恐。殆天意也。爾後匹馬渡江。扁舟航海。以至苗劉之變。艱難百端。終無所傷。天之相陛下。可謂厚矣。

至矣。今雖未能復兩河，取鞏洛，定山東，舉關右，而大將互列，官軍雲屯，比之前日，可謂小康矣。又據長江，以自衛，萬全計也。何苦不念父母之讐，不思宗廟之恥，不痛宮闈之辱，不恤百姓之冤，含糊澳漭，姑從謬悠，不能終始，以墜大業，非特逆天，其所以辜人望者，未可以一二數也。伏願陛下反覆前後，鑒觀天人，免思良圖，以冀善後。天下之福也。陛下之福也。庶又言金人之謀，不過有二：一則爲我，一則爲己。捨此非狂則愚也。所謂爲己者，不過乎彼內訌外叛，互相猜貳，擁兵角立，莫敢先動，故預設此謀，以待平定。徐爲後圖，此爲己之計也。所謂爲我者，必以爲金幣已足，不須多積，土地已廣，不須多占，又陛下事之至謹，心懷仁恕，懇之至切，衷憫悔禍，欲立盟好，永爲鄰壤，此爲我之謀也。陛下試深思之，若爲己謀，臣固慮之熟矣。若爲我謀，臣不敢信，惟陛下留念毋忽。

（中興聖政）上宣諭曰：朕歷覽前古治道，三五恐未易及，如漢文景，唐太宗，富力行之，豈非斥虛名而務實用之謂耶？易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臣於太上皇帝見之矣。

（中興聖政）上宣諭曰：朕歷覽前古治道，三五恐未易及，如漢文景，唐太宗，富力行之，豈非斥虛名而務實用之謂耶？易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臣於太上皇帝見之矣。

己丑，故武功大夫貴州刺史狄流特贈拱衛大夫貴州防禦使，官其家五人，流青孫也。靖康間，爲并代雲中等路廉訪使者，太原之陷，死焉。其家訴於朝，乃有是命。

庚寅，御史中丞常同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潮州。中書舍人潘良貴充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觀，免謝辭。先

是趙鼎奏向子誣無罪當留。同與潘良貴亦所以爲子誣。蓋外議猶以子誣久對爲非。良貴實出於愛君也。二人既出。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向子誣出二佳士。上怒。作色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凡再言之。鼎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與諸人善。趙鼎事實曰。時蓋有先入之言。上聞鼎奏。由是不樂。後數日。右相秦檜留身奏事甚久。既退。鼎叩之曰。上無以前日之言有語否。檜曰。上無他。但患相公不樂耳。鼎乃信而不疑。

徽猷閣直學士王倫言。兵部侍郎司馬朴見在軍前。守節不屈。乞優卹其家。以爲忠義之勸。許之。僞豫之廢也。金人欲以朴爲汴京行臺尙書右丞。朴力辭而免。金重其節。上因倫行。錫以黃金茶藥焉。錫朴黃金等事以附傳修

入

辛卯。尙書戶部侍郎向子誣充徽猷閣學士。知平江府。子誣請致仕。疏三上。乃命出守。子誣入辭。備錄榻

前奏對之語。己見六月癸未。

及所以稍久之故。且言潘良貴初不聞所論何事。輒有糾彈。陛下猶與臣畢其說而

後退。竊見良貴待罪之章。乃謂以無益之言。久煩聖聽。欲乞將上件事迹。宣付記注。庶幾不累聖德。從之。

子誣此章以八月庚申付田。今并附此。

右正言李誼試右諫議大夫。

癸巳。祕書省校書郎孫道夫知懷安軍。先是席益爲四川大帥。奏以湖南軍屯於成都。益既以憂去。道夫見輔臣論自漢唐以來。據蜀如公孫述與孟知祥輩。皆非蜀人。成都無警。益乃移軍屯之。昨幾有竊發之

變願還之舊處。以減糧餉。又比年使蜀。冠蓋相望。如劉子羽方出。而范直方又行。往來之費。公私騷然。未聞有能宣德意者。願且止之。以息浮費。

丙申。直祕閣都大主管成都等路茶馬監牧公事張源爲四川轉運副使。兼權茶馬監牧公事。直徽猷閣

川陝宣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高士瑰爲四川轉運判官。自成都移司利州。士瑰未至官。丁憂。詔起復。士瑰

以十月元日起復。此以本

司題名增入。日歷無之。

左從事郎新漳州州學教授李經特改左宣義郎。經。綱弟也。嘗除太學博士。未上

而省。至是召對。遂以爲祕書省校書郎。

經除校書在是月壬子。

丁酉。金國人使烏凌噶思謀等入辭。上每及梓宮事。必掩泣。羣臣無不感動。思謀爲右副元帥宗弼所信。動靜皆咨之。家遷沁南軍節度使。知懷州。進士及第黃公度爲左承事郎。簽書干海軍節度判官廳公

事。禮部言。祖宗故事。不策試。則榜首補兩使職官。上特命授京官。自是以爲例。

戊戌。王倫辭行。倫至都堂。稟所授使指二十餘事。一議和後禮數。趙鼎答以上登極既久。四見上帝。君臣之分已定。豈可更議禮數。二割地遠近。鼎答以大河爲界。乃淵聖舊約。非出今日。宜以舊河爲大河。若近者新河。卽清河。非大河也。二事最切。或不從。卽此議當絕。倫受之而去。此據趙鼎事實。

庚子。中書舍人句龍如淵入對。上曰。朕本用卿直學士院。而趙鼎薦呂本中。他日本中罷。則用卿矣。上又

曰。卿與樓炤皆朕親擢。中書事有常論。即奏來。如張致遠。呂本中。皆作附麗計者。人誰不由宰相進。致遠亦太甚。上久之曰。李授之進。易解。朝廷議與一職名。本中毅然欲繼。既而知授之。乃趙鼎爲諸生。時教授也。遂已。殊可怪。上又曰。近日常同。潘良貴事如何。如淵曰。良貴不爲無失。然素忠直。望陛下優容。上色不平。如淵曰。天下事未有不起於微者。比因此三人之出。朝臣中有不能安者。臣恐朋黨之議。由此起。上曰。朋黨之說。果已有之。數日前。趙鼎言。聞朕要用周秘爲中丞。陳公輔爲諫議。朕何嘗有此意。如淵曰。聞李誼亦常有章勳良貴。今陛下擢誼爲諫議。臣乃知陛下罪同者。在其論事前後相反。而不在良貴也。上唯

此據如淵
退朝錄

丁未。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充樞密院都統制。依舊鎮江府駐劄。辛亥。詔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吳錫遠行在。令本司別遣一軍往廬州。權聽帥臣張宗顏節制。先是宗顏乞令錫更戍。上曰。錫有膽勇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趣歸令楊沂中別遣軍代之。趙鼎曰。沂中已嘗有此請矣。鼎等退而語。咸服上知人善將將之明焉。

癸丑。左從是郎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范如圭特改左宣義郎。制曰。紹聖。元符之間。姦人得志。前陳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次爲廢立之議。以誣謗宣仁。傷秦陵孝治之風。失神祖勵精之意。凡是羣邪之舉措。皆非常日之本心。貽患至今。餘風未殄。載觀舊史。實駭予聞。爰命儒臣。復加筆削。以爾如圭。承外家之學。

懷疾邪之心。維此一代之書。遂爲不刊之典。改秩之寵。厥有故常。尙悉所聞。以究而事。如圭。胡安國。姊子。

也。近制三衙管軍更日內宿。事見建炎元年十月。至是殿前都虞侯楊沂中已免直。今年四月癸未。惟權馬軍司公事解潛。

與殿步二司統制官互輪。潛又言。今來無事。乞東京舊例。乃詔潛權免。只分輪統制官。右諫議大夫李誼聞之。引晉唐故事。奏且言。今萬騎時巡。宮闕非曩之壯大。禁衛非曩之衆多。內外之患。可備非一。而管軍夜居於外。是潛等之寢則安。爲宗社之慮則未安也。望令沂中與潛依舊輪宿。上嚴宸極。從之。尋命帶御

器械。韓世良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世良權步司。日歷不見。勾龍如淵退朝錄。載今年十二月取國書事。三衙內有世良名。未知以何日除。今因內宿事附見。是月。四川制置

使胡世將至遂寧府。遂會川陝宣撫副司吳玠於利州。時軍闕見糧。玠頗以家財給之。玠行至大安。軍婦人小兒飢餓者千百。擁馬首而諫。玠大怒。謂曰。吾當先斬勾光祖。然後自劾。以諭汝輩。光祖時以直祕閣爲利州路轉運副使。故也。異時宣撫副使皆文臣。而玠起行伍。不十年爲大帥。故不肯相下。誠意不通。及是。世將開懷與語。玠歡甚。語人曰。宿見胡公。開懷曉事。使我憂遽豁然。世將行。明日。玠乃械諸路漕司吏。斬於市。餘怒何如此。先是。水運沂江千餘里。半年始達。陸運則率以七十五畝而致一斛。世將與玠反覆共論。玠亦曉然知利害所在。世將又以恩義開諭。且貸閬州守將孫渥回易米數萬石給之。諸路漕臣相繼集利州。各有餉饋。軍賴以給。乃復前大帥席益轉般摺運之法。糧儲補充。公私便之。玠欲斬勾光祖事。以費士數。蜀口用兵錄增入。

或曰。玠初欲斬四路漕臣。慕容止之曰。轉運使皆上所命。而宜撫推斬之。是跋扈也。玠乃止。猶斬其郡史。

八月乙卯。

〔按〕是月甲寅朔。

宗正少卿蕭振試侍御史。

詔右承事郎陳淵爭臣璫從孫。學術通達國體。特賜同進

士出身。淵時以選人監嶽廟。召對改京秩。遂以爲祕書丞。

淵改官在七月丁亥。入館在八月。

丙辰。考功員外郎鄭剛中言。陛下臨御以來。寬仁愛物。於古有光。而臣下持法之心。頗與古異。大率有司皆不肯以身任怨。縣有罪。郡守不敢劾。留以俟監司。郡有罪。監司不敢按。留以俟臺諫。某事於法不可行也。郡猶問於監司。監司問六部。六部問朝廷。作聖旨罷之。某事於法不可得也。郡猶請於監司。監司請六部。六部宣請聖旨。作聖旨奪之。積日累月。罷之奪之。皆自一人出。而百官有司。無一拂戾人情者。苛察之怨。日歸於上。姑息之恩。各歸諸己。此豈善風俗持久之道乎。臣願陛下戒敕臣吏。各使持職奉法。凡子奪之際。自有成書。無大疑惑者。不得互相推避。其失職廢法。全身避怨者。咸按之上。納其言。令學士院降詔布告中外。

戊午。詔曰。日者復遣使人報聘鄰國。申問諱日。期還梓宮。尙虞疆場之臣。未諭朝廷之意。遂弛邊備。以疑衆心。忽於遠圖。安於無事。所以邊奔衝爲守備者。或至闕略。練甲兵。調士卒者。因廢講求。保圉乏善。後之謀。臨敵無決勝之策。方秋多警。實軫予衷。爾其嚴飭屬城。明告部曲。臨事必戒。無忘捍禦之方。持志愈堅。

更念久長之計。以永無窮之閒。以成不拔之基。凡爾有官。咸體朕意。太常謚故追復龍圖閣學士錢鏐。

曰文肅。用其子徽猷。開待制。伯言請也。

徽猷。越王安僊曾孫。元祐論林院學士。黨籍從官第一人。

己未。進士徐士龍上書論事。詔倍賜束帛。

庚申。上與趙鼎語及瑤華誣謗。因言有一內侍。頗能道當時事。所謂雷公式者。止是一漆木盤子。如今日發課。看命盤子之類。壓魅之端。實起於昭慈之妹六夫人者。一日。福慶公主病。六夫人取道家符水以入。昭慈問所從來。取符焚之。自是禁中相傳有厭勝之事。及公主疾甚。忽籬間得錢。昭慈見而惡之。或謂自婕妤所持來。自是頗有疑心。上曰。以此數事觀之。既有疑似。故姦人得以進。誣罔之說。此哲宗聖聽所以惑也。鼎曰。借使實有之。止是婦人求媚之事。與前世巫蠱咒咀不同。何足深罪。上曰。然。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韓肖胄知常州。殿中侍御史張絢試宗正少卿。絢感疾不能朝。力丐奉祠。故有是命。

左從事郎新建康府府學教授高布特改左宣義郎。以薦對也。俄召試。除祕書省正字。

布。除正字。在九月。

辛酉。輔臣進呈左朝散大夫吳說曾與妙傳輩款密。屢爲言事之臣彈劾。十年不得調。上因語宰執曰。說累赦不得自新。非朕用人之意。可諭言官。負釐被廢之人。或以嘗行遣。勿復再有論列。

壬戌。端明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章誼卒。詔以留守建康之勞。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後諡忠恪。

甲子。趙鼎等奏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馬擴將到奉使錄。記海上之盟。約金人夾攻事。上以爲人君不當

有此心。臣下不當進此說。外國之與中國。如陰陽消長。豈能偏廢。若可剷除。漢唐之君。行之久矣。時北使已去。復命擴以沿海制置副使屯鎮江。故執政及之。龍圖閣直學士新知婺州范沖提舉江州太平觀。以病自請也。

乙丑。試尚書禮部侍郎曾開兼侍讀。權尚書禮部侍郎張九成兼侍講。徽猷閣待制江淮荆浙等路經制發運使程邁入見。言劉晏爲九使。財賦悉歸於一。國朝始分爲二。而三司使居中。發運使居外。相爲表裏。今租庸分於轉運司。常平分於提舉司。鹽鐵分於茶鹽司。鼓鑄則有坑冶司。平準則有市易司。總之以戶部。而發運使徒有其名。臣恐未及施爲。而議論蜂起。上溷聖聽。上乃督邁使亟行。且諭以置場和糴。毋甚賤傷農。邁曰。臣敢不遵聖意。於是降本錢四百萬緡。令於六路豐熟之地置場和糴焉。降本錢事。日歷不載。今年十一月十七日戶部

供到狀修入。

丙寅。詔侍讀曾開讀三朝寶訓。侍講吳表臣講孟子。張九成講春秋。呂本中講左氏傳。崇政殿說書尹焞講尚書。既而本中辭兼局。乃命中書舍人勾龍如淵兼侍讀。如淵兼侍讀。在是月庚辰。九成在經筵。一日論日食。奏曰。日

食之變。本於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不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將奔騰四達。上觸乎天。則日月蝕薄。五星失序。下觸乎地。則菑及五穀。怪妖迭見。中觸乎人。則爲兵爲火。札瘥備至。則惡念之起。可不應時撲滅乎。上

聳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爲卿戒之。允進講畢。上嘗論王道曰。易牛微事耳。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朕竊疑之。九成曰。陛下不必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倪。推此心以往。則華夏蠻貊。根核鱗介。與天下萬物。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他日上謂近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多。

九成
行述

云上謂侍講陳淵云。按。淵紹興十年二月始兼崇政殿說書。今併附此。但削其名爾。

丁卯。集英殿修撰知廬州何慤。集英殿修撰知臨安府張澄。並陞徽猷閣待制。時臨安守臣任同京邑。而澄有治劇之才。甚得時譽。中書言。慤自除權侍郎。已滿再歲。故並陞之。

中興聖政。已卯。進擬柳州。南雄州知州。上曰。廣南去朝廷遠。守臣尤當選擇。前日。建南

夫。奏廣南盜賊殺戮過多。要降詔。朕以謂盜賊固當殺戮。只恐害及平人。有傷和氣。若得守令平日存撫。使不爲賊。乃上策也。如江西州縣長吏。或昏憊不職。或貪賊害民。豈可不問。臣留正等曰。太上皇帝聖明。照四海。故於江西二廣之遠。無一日不軫聖慮焉。按舉之吏。爲遠而重其權也。檢察之使。爲遠而專其選也。決獄之官。爲遠而勸其行也。周利見將濟廣南。上因臨遣諭之曰。廣南去朝廷遠。監司耳目之寄。卿到所部。爲朕悉以愛民者貪賊害民之人。卿須接勸。有體國愛民者。便須薦舉。則按舉之權重矣。又嘗論宰執曰。朕夜來思慮江西盜賊未息。使平民不得安居。州縣不能存撫。致百姓失業。不得已而爲盜。可差監察御史一員前去檢察。并降詔榜曉諭。則檢察之選專矣。又嘗因大理寺奏二廣結滯獄。欲就委鄰路選官。上曰。二廣去朝廷遠。民間冤滯。無所赴訴。尤當欽恤。正須本寺守前去。如江浙近地。苟有冤抑。不患不聞。止令帥司選守。則決獄之行勤矣。至於是以州縣長吏爲念。蓋聖心之不忘遠慮如此。

戊辰。監察御史張戒守殿中侍御史。前二日。上命戒入對。遂有是命。左迪功郎德安府節度推官張節

夫以招諭劉永壽之勞，特改左承務郎。

劉永壽事已見正月辛丑。

甲戌，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呂本中兼史館修撰、祕書省正字常明兼史館校勘。本中奏：曾祖公著、祖希哲皆係元祐黨籍，若記錄當時舊事，實有妨嫌，且使後來生事之人得以藉口不從。右朝奉郎新知滁州王安道罷，時左迪功郎袁煥章以特奏名賜第，乞爲諸州教授，許之中書舍人呂本中極論，士不知義，求利無厭之弊，請寢煥章除命。又言：故事，凡中都官自太學博士改官乞去者，皆除諸州簽判。當時已號優寵，館職太常博士寺監丞正，隨資序深淺，大抵多得通判，亦少有得郡去者。因論安道等三人資序尚淺，未有顯功，故皆寢之。

丙子，監察御史黃鏞爲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以病自請也。

丁丑，徽宗皇帝實錄開院，用故事，賜史館官茶酒。監修官趙鼎奏曰：先帝以仁厚之德，涵養天下，幾三十年，其間法令有未盡善者，皆出於羣臣貪功冒賞之私，而有司壅於上聞，非先帝本意。劉大中宣和初知如皋縣時，有旨卽隱者徐神翁所居建爲觀，而基包士民墓甚衆。大中顯有司不能決，乃具圖申省，且束裝待罪，洎取旨，先帝鄂然曰：豈可發民墳墓，卽詔移之別地。則知當時有不便於民者，使先帝悉知，未有不改之者。此羣臣之罪，而蔡京爲之首也。上深然之，以至泣下。鼎又曰：崇觀之失，不歸之蔡京，使何人任責？今士大夫力主京者，皆厚私恩而薄祖宗之人也。願陛下深察之。

戊寅。祕書省著作郎史館校勘何掄爲祕書少監。先是李彌正、高閔旣除郎。今年三月而掄與張嶠皆未遷。樞

密副使王庶疑之。以問趙鼎。曰：少需處之要職。至是乃有此授。祕書省正字凌景夏爲著作佐郎。左承務郎丁騃落職。仕騃爲上元簿。年五十餘。掛冠去。至是資政殿大學士張守言。騃學行事。皆有可觀。恬靜安貧。初無疾恙。故復令出仕。

己卯。左通奉大夫馮射厚卒。

庚辰。監察御史李寀爲江西宣諭。先是上以虔、吉等州盜賊未息。議令殿前司遣兵往捕。又慮州縣不能撫恤。致其不得已爲盜。欲先遣御史持黃榜招諭。使之改過歸業。俟其不悛。然後戮之。前三日以諭宰相。至是舉行焉。

辛巳。宰執奏禁塗金鋪翠鹿胎等首飾。上曰：宮中禁之甚急。民俗久當自化。不必過爲刑禁也。

壬午。祕書省著作郎何掄罷。掄旣遷少監。而殿中侍御史張戒言：張浚入蜀。掄爲之鷹犬。去歲浚獨相。自以黃潛善乃王黼之黨。每持邪說。以司馬光爲非。以王安石爲是。至再修神宗實錄。掄攘臂其間。略無所忌。浚敗。乃焚毀籤貼。國家大典。豈宜屢易。以徇權臣之私。右諫議大夫李誼亦言：陛下命羣儒訂正舊史。以明國論。前宰相張浚狃於習尙。遽欲取其書而竄易之。是時掄實贊其事。以掄之議論如此。今復使之參預史書。以爲非宜。而況進處中祕之長。爲東觀諸儒之冠。欲其扶持正道。不亦難乎。侍御史蕭振亦言。

掄性委佻浮。本無操守。奴事張浚。川陝十年。官爲正郎。浚作相。掄遂入館。其後攝左史。浚兄滉賜出身。公議不以爲然。中書舍人張燾。樓炤皆相繼繳還詞頭。掄當行詞。既重違浚。又恐得罪於公議。遂操兩可之說。縉紳鄙之。方浚之專政也。欲竄易舊史。掄首附其意旨。凡所籤貼。自云改字舛訛。然頗主異議。浚罷。掄不自安。遂徹去前日籤貼。焚之。掄之趨操議論。不端如此。何足以服多士。乃出掄知邳州。

日歷掄自左宣教郎入館而振勳疏

稱官爲正郎。蓋入館時猶未換給也。

詔右宣義郎李良輔已差主管臺州崇道觀指揮勿行。良輔河南人。大觀間爲零陵簿。

以告詰胡安國薦范純仁之客。由是改官。至是來臨安。得宮觀。而中書舍人呂本中論其宿負。以爲邪正之間。有傷事體。伏望特行貶竄。故復奪之。

王明濟揮鞭後錄。李良輔者。檢人也。元符末。任永川主簿。有教授李師。聯組道對中老儒。黃太史魯直之姻家。善士也。范中宣遷是郡。祖道作詩慶其生。初有

江邊問藏濟川舟之句。良輔與之有隙。遂上其本。祖道坐此削籍。流九江。良輔用賞改秩。浸至郡守。建炎初。呂元直當軸。良輔造朝。求差遣。元直舊知其事。詢所以然。良輔猶以爲績效。歷歷具陳之。元直笑曰。初未知本末之詳。正欲公自言之爾。即命直省吏拘於客次。奏於上。除其名。人皆快之。明濟所云良輔除名事。日歷不書。當求他書附本年月。以胡安國行狀考之。永川守貳教官。乃以安國舉遺逸王繪。鄧璋之故連坐。且是時范純仁之薨已久。明濟亦小誤也。

癸未。詔故贈觀文殿學士李若水特與致仕遺表恩澤。若水之死節也。上命其家五人。至是其母張氏。援陳亨伯例。有請。兵部兼權吏部尙書張燾言。若水忠義顯著。又非亨伯之比。望特從所乞。以爲天下臣子之觀。故有是旨焉。

是月御筆和州防禦使璩除節鉞封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庶大言曰並后匹嫡古以爲戒此豈可行左僕射趙鼎謂右僕射秦檜曰鼎前負曖昧之謗今不敢奏須公開陳秦檜無語翌日進呈鼎奏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恩數宜小異又曰建國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有子矣以前後恩數並同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謁太廟兩令建國扈蹕國人見者咨嗟太息此社稷大計蒼生之福也至於外間稱呼之語豈不聞之臣身爲上相義當竭忠以報陛下在今日禮數不得不異蓋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奏事亦以爲言命遂寢

此據趙鼎事實又云執政聚議之日秦檜曰陳去非在政府時已有此意但未及行不知公之意如何鼎再叩其可否而竟無一言

御問鼎意如河鼎謂已有一名雖未正意亦可知不當更使一人參之翌日進呈檜不復措辭鼎奏云云後數日劉大中參武假亦以此問陳秦檜亦嘗留身不知所說何事移十餘日鼎詰問再言之退謂檜曰朝廷惟患所見不同所以不能成事議論既一雖天意可回同寅協恭其效如此吾輩不可不勉初不疑中有異論者及鼎上章解機務上曰前日所議建國事如何鼎又如前所陳是時若能雷同相徇即留而不去矣鼎既去明年正月遂建榮國公乃知檜所舉者不然也方嚳稽山錄曰時左相趙鼎語右相秦檜曰公嘗說丙辰罷相之後議論鼎者專以養善堂藉口鼎今日當避嫌公專面納此御筆如何檜曰公爲首相檜豈敢專公欲納之檜當同敷奏也鼎約檜劉大中各將劄子至唯檜無之鼎遂參酌只作一劄子明日鼎又語檜同進呈尤好檜復曰公爲首相檜不敢專明日進呈鼎奏曰祖宗受天命當傳萬世陛下仁孝子孫千億未可謂無也但宗子某已封對國只是小國今某封吳國公卻是全吳臣欲且與建國或封一等小國上曰都是小孩兒且與放行鼎執奏再三且曰兄弟之序不可亂上意難之遂留御筆曰待三五箇月別商量既下殿樞密王庶西人氣直謂鼎曰公錯了檜曰檜明日留身敷奏明日檜留身又明日鼎留身奏曰昨所納御筆不知檜與大中有何奏上曰大中與卿一爾聽所云與鼎事實小異今並存之錄明年三月建節封公

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張九

成兼權刑部侍郎先是刑部吏斷天下死囚不以情自九成蒞職有情輕免死甚衆一日法寺以成案上

大辟。九成闕始末得其情。因請覆實。因果誣服者也。奏黜之時。法官抵罰。而朝論欲以平反爲賞。九成辭曰。職在詳刑。而賣衆以邀賞。可乎。

此以九成行述修入刑部題名。九成權侍郎。在此年而無其月。然已繫案待講銜。九成案經建在八月丙寅。故且附月末。俟考。

川陝宣撫副使吳

玠以護國軍承宣使知利州權節制利州屯駐諸將軍馬田晟知興元府。

注利州知州題名。八月九日改除興元知府題名。九月到任。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二

【紹興八年】九月

〔按〕是月
甲申朔

丁亥侍御史蕭振言近除發運使令糴米以待闕用其價雖隨時低昂當使

官價高於民間仍不加耗及即時支錢則有助國寬民詔從之振又言古之賢將皆協力以成功今陛下舉付之諸將使分屯近甸此係社稷之安危攻之與守全在諸將協力昔何充所謂將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蓋事同者忌功功同者忌賞自古有之望明詔諸將俾首尾相應唇齒相依庶幾人人協謀大功克舉也是曰振又劾參知政事劉大中身爲大臣而不以孝聞於中外乞賜罷斥疏畱中不下振本趙鼎所薦後以秦檜引入臺其劾大中蓋以搖鼎也

趙鼎事實云初監察御史蕭振力求外補且託其鄉人吳表臣諫言爲請其切懇從之遂除郡而去及秦檜拜相一語

即來始振以親年七十求去至是不復以現爲辭尋除南康是必有薦爲臺天者也未論月論

劉大中至三章不已鼎謂不在大中行且及臣矣振去年十二月除浙西憲此云除郡小誤

戊子尚書禮部員外郎方庭實考功員外郎鄭剛中並爲監察御史

己丑起復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沿海制置副使馬擴罷爲荊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時和議將成大臣忌言兵事擴遂巡求退許之

徐夢莘北盟會編載擴
此除在明年三月恐誤

庚寅給事中兼史館修撰勾濤充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殿中侍御史張戒論濤陰附張浚四川監司守倅

多出其門及浚敗事又顯立同異反覆無恥如何掄不端宰執畏輿言初不敢擬而濤攘臂自任欲引躡禁從若不逐去則濤之植黨不特一掄而已疏畱中不出濤聞求去章四上乃有是命上遣內侍諭令入對奏事踰八刻濤言戒擊臣趙鼎意也。因力詆鼎結臺諫與諸將上頗以爲然。成都丁記景山遷給事中繼敏不避權貴王庶除樞密胡世將制置

四川皆濤所引一日太上親書金闕清溪四大字以賜又面諭當以濤爲相王庶仍佐濤西府因爲時宰所忌屬言路彈擊景山濤字也今附此仍當以他書參考

太常少卿蘇符守起居郎仍兼資善堂

贊讀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辭徵言守起居舍人直顯謨閣知常州劉一止試祕書少監直龍圖閣知撫州石公揆罷時江西提點刑獄公事趙渙至部半年而移獄四十餘處殿中侍御史張戒論公揆病廢全不任事渙銳意按察而不能安詳過猶不及乞委宣諭官李窠究實乃黜陟之後窠奏公揆貪殘而渙偏見自任詔渙奉祠而公揆奪職。十一月癸未公揆落職庚子渙主管台州崇道觀理作自陳潮州進士夏侯晏上書論海陽令柯權自醫學入官其不法凡十二事詔憲臣究實以聞

甲午史館上續修哲宗實錄左迪功郎樊光遠爲祕書省正字

丙申詔知桐城縣魏持已降轉官指揮勿行以御史張戒論其營田殃民也持本張宗元所薦至是代還入對故戒論之。事初在去年八月初

己亥尙書兵部員外郎王次翁遷吏部員外郎太常丞王居修爲觀部員外郎大理寺丞丁則爲工

部員外郎。祕書著作郎兼史館校勘張嶠。左朝奉郎林叔豹並爲福建路轉運判官。何掄既以簽帖神錄得罪。嶠不自安。亦求去。故有是命。尙書禮部員外郎李良臣知簡州。張浚既得罪。蜀士相繼外補。惟勾龍如淵。施庭堅擢用。祕書著作佐郎胡理爲著作郎。時左奉議郎喻樗免喪。趙鼎奏以著作郎召。給

事中張致遠獨袖堂劄還之。除著作。又還之。除正字。復還之。乃已。鼎忿曰。差除簿當送後省耳。

此以張致遠記修入祕書

省題名。樞紹興六年七月以正字丁憂。當是十月一日從吉。今因著作有關樞附此當考。

左奉議郎楊椿爲祕書省校書郎。椿。彭山人。舉進士禮部第一。累官

州縣。用趙鼎薦。召對。椿勸上行仁義。建學校。收人材。擇將帥。去賊吏。卹民力。凡二十餘事。遂有是除。

庚子。武經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知襄陽府武糾進秩一等。用岳飛請也。

辛丑。輔臣奏以武功大夫王默知均州。武功大夫康州刺史邢舜舉知光州。上曰。今日邊壘。內則撫綏。外則斥堠。二大事未易得人。宜精擇之。左迪功郎温州州學教授葉琳。上書請興太學。其說以爲今駐蹕東南。百司備具。何獨於太學而遲疑。且養士五百人。不過費一觀察使之月俸。又言。漢光武起於河朔。五年而興太學。晉元帝興於江左。一年而興太學。皆未嘗以恢復爲辭。以饋餉爲解。誠以國家之大體在此。雖甚倥傯。不可緩也。事下禮部。既而右諫議大夫李誼言。今若盡如元豐養士之數。則軍食方急。固所未暇。若止以十分之一二爲率。則規模削弱。又非天子建學之體。況宗廟社稷。俱未營建。而遽議三雍之事。豈不失先後之序。望俟回蹕汴京。或定都他所。然後推行。從之。

乙巳。上諭大臣曰。近張戒有章疏。論備邊當以和爲表。以備爲裏。以戰爲不得已。此極至之論也。趙鼎等言當力守此議。

此據日麻蓋戒本舉客。故主守日麻。又言王庶與趙鼎等亦以此說爲然。當力守此議。按庶所奏每稱趙鼎劉大中持兩端不應自叛其說。臣嘗細考日麻紹興七年八月所載和議本末。凡遣使議論悉是趙鼎所奏。七年十二月丙子上日。金人備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校。鼎曰。仰見陛下孝心焦勞。檢以屈辱爲憤。八年六月己酉。上曰。節待之禮宜稍優厚。鼎曰。若用兵。不知所費多少。八年六月戊辰。范同申金使已到常州。臣見人主卑屈憤憤之心。此人臣之忠也。十二月戊申。秦檜劾子沆遣官往前路與金使計議。使名未正。當改江南爲宋。詔諭爲國信。據此則屈己之事皆鼎贊成之。檜實無預。天下後世果可欺哉。臣詳考其故。蓋紹興十二年己酉日麻。皆成於檜子沆之手。張孝祥嘗乞改之。知言王庶當力守此議。恐亦近諷。今削庶名庶不失實。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開落職。初開被召未行。乃錄進舊所爲軍務機密三事。其一謂蜀與荆洛爲根本之地。朝廷措置在所當先。其二謂兵視國勢爲強弱。蜀之民未蘇。其勢未可輕動。乞速止蜀關大將牽制之謀。以除根本之禍。復近關梁。祥階。成。鳳。五郡之稅賦。使其民皆歸業。無殺傷秦。鞏僞地之民。使民有後后之心。則國勢強而兵自強。其三謂招懷歸業之民。當罷官營田。專用張全義治河南故事。其效可見於期月。會張浚得罪。開亦乞奉祠。

今年二月

至是殿中侍御史張戒論遠方壅蔽之患。且言臣頃在蜀

中事皆目覩。大抵張浚欲之。而趙開與之。張浚惡之。而趙開和之。二人罪惡。四川疾苦。朝廷不盡知。壅蔽之害。一至於此。開之罪狀。陛下既已灼知。自浚敗以來。開獨未嘗被責。端居自若。至今爲待制。伏望聖慈。特加貶竄。少謝蜀民。故有是命。

丁未。左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同史趙鼎遷特進。以哲宗實錄成書也。中

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呂本中草制有曰謂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而去非惟爾一心與予同德右僕射秦檜深恨之左朝奉大夫段拂知大宗正丞拂江寧人也

戊申宰執言自時多艱朝廷思屈羣策以齊庶務緣此法度多有改易上因曰經久之制不可輕議古者利不百不變法卿等宜以蕭規曹隨爲心何憂不治

壬子上諭輔臣曰昨日浙東漕梁澤民奏今秋糴買事朕嘗諭以錢給之於民宜戒減尅穀輸之於倉無取羨餘則公私兩便糴數雖多亦恐無害時已命發運使程邁專掌和糴故上訓及之

癸丑復置皮剝所以掌鬻官私倒斃牛馬之事其可爲軍器之用者撥赴本所餘入內藏歲爲錢二千四百餘緡是秋金人徙知許州李成知冀州徙知拱州鄺瓊知博州悉起京畿陝右係官金銀錢穀轉易北去蓋將有割地之意也劉豫之未廢也僞齊府路經略使折可求因事至雲中左監軍薩里干密諭以廢豫立可求之意及是左副元帥魯王昌有割地歸朝廷之議薩里干恐可求失望生變因其來見置酒酖之可求歸卒於路

此據張國節及兩國編年修入熊克小麻附折可求之死於去年十一月恐太早

冬十月

〔按〕是月甲寅朔

丙辰尙書右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上紹興重修祿秩敕令格及申明看詳八

百十卷右朝奉大夫主管夔慶府仙源縣太極觀邵博賜同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校書郎博奉祠居健爲以趙鼎薦得召對上諭曰知卿能文大臣亦多言卿能文者明日願二相曰邵博不止劄子好語言皆

成文乃詔博祖父雍道德學術爲萬世師父伯溫經明行潔博趣操文詞不忝祖父故有是命

此指博以會要修入日麻

無時博病新起上又命近臣往問賜以禁中金嬰神丹

何麟撰博墓誌稱上顯二相除校書郎可不試〔按〕此時校書郎亦多不試非但博一人也

丁巳參知政事劉大中充資政殿學士知處州初侍御史蕭振勳大中與父不睦人所共知平日分鑿而食異屋而居頃自官所歸單騎省父相值於門不交一語而去及爲執政乃建議民間生男女官支錢五貫欲邀一時姑息之譽而不恤國用如此去年其父病危棺槨已具其家遣書報之中大久不答蓋待降命爾大中取異姓之子爲長子不與婚宦其子積憤所致遂失心一日欲刺刃於大中賴羣卒解救而止大中所以治家者如此何以爲國所以事父者如此何以事君伏望明正典刑以厚風俗又論大中選調改官本因童貫詭祕刻薄衆所指目疏三上大中乃求去遂有是命

朱壽非秀水間民錄云劉大中素不養父未嘗同居與父久別或責其不省勉強一語見於門

首再拜立談頃刻而退大中爲趙鼎黨魁避禮部尙書鼎許以參政父居處州家信至報其父病不知人已具棺斂大中匿其書鼎力驚果參大政已而父稍問亦不問也其子不平操刀逐大中欲殺之衆救護免事頗喧以此罷政天下聞而惡之按壽非所云卽振羣疏中語然大在朝中其父歷官州縣故當不同居劾疏所言未必一一皆實更須參考

左宣教郎朱翌爲祕書省正字

戊午左朝奉郎提點洪州玉隆觀林季仲知婺州

辛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續收到僞知鎮淮軍胡清等官兵千一百八人詔歸官並補正

甲子詔自今從官上殿令次臺諫在面對官之上。

乙丑中書舍人兼侍講勾龍如淵兼值學士院。

丁卯侍御史蕭振言朝廷支降見緡令經制司糴米而發運使程邁一例拋與諸州則諸州不免拋下諸縣科之百姓卽非創司寬民之本意宜令官自置糴場從之右諫議大夫李誼嘗言祖宗時發運所領乃轉輸東南之粟以實中都又制茶鹽香礬百貨之利今皆所不及惟是給以本錢使之糴買然後與一司豈專爲此哉如營田經理之制市易懋遷之法又州縣錢物之限無所拘賦斂之橫無所考監司廢格詔條漫不加省宜有稽考臣願俾總六路而調其盈虛內與戶部相爲表裏則劉晏之策可展而不爲虛文不然則糴買一事自可責之諸路漕臣何必創此司哉望下臣之說於三省講而行之。

辛未上諭大臣曰江西盜賊在朝廷可治者三一擇帥憲以厭服其心二任守令以勸課其業三蠲科役以優給其力如此尙或爲盜朕未之聞也於是右諫議大夫李誼言漢光武時盜賊羣起則慎擇人以臨千里如潁川則七年以寇恂爲守九年以郭伋爲守故卒能掃清以知其所本故也今盜賊之處在江西則虔吉筠安南在廣東則潮梅循惠南雄在閩則汀在湖則郴此數郡之守未有能設方略息盜賊以安民者迂儒不才往往皆是願詔三省科條其人如不任職卽選強明之吏以代之庶以分陛下南顧之憂焉。

壬申皇叔登州防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奎同知大宗正事。

甲戌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趙鼎罷爲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初侍御史蕭振旣擊劉大中謂人曰如趙丞相不必論蓋欲其自爲去就也時傳語紛紛今日曰趙丞相乞去矣明日曰趙丞相般上船矣蓋秦檜之屬以此撼之鼎猶未深覺其客敕令所刪定官方疇以書勸之曰見幾而作大易格言當斷不斷古人深戒鼎乃引疾乞免殿中侍御史張戒上疏乞留鼎不則置之經筵

戒奏疏全文見十一月己丑

時檜力勸上屈己議和鼎持不可由是卒罷

林泉野記云王倫自金還敵復遣人

來議和右相秦檜請送臣之鼎爭不從乞罷乃以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徐夢莘北盟會編云金人許和上與二相議之趙鼎執不可一日奏事退秦檜留身奏以講和爲便上曰講和之議臣僚之說皆不同各持兩端長首長尾檜曰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陛下英斷獨與臣議其事不許羣臣干預其事乃可成不然無益也上曰朕獨與卿議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精加思慮三日然後別見奏稟又三日檜復奏事知上意欲和甚堅猶以爲未也乃曰臣恐復有未便望陛下更思慮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奏事知上意堅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不許臣下干預上欣納鼎遂罷相鼎事實云鼎上章乞解機務上曰前日所議權建節事如何鼎又如前所陳是時若能留相御留而不去矣此段詳見今年八月末並注

鼎入辭從容奏曰

臣昨罷相半年蒙恩召還已見乎宸衷所向與鄉來稍異臣今再辭之後人必有以孝悌之說脅制陛下矣臣謂凡人中無所主而聽易惑故進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聖質英邁洞見天下是非善惡謂宜議論一定不復二三然臣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聖意非羣臣敢建言而未幾復修此爲可惜臣竊觀陛下未嘗容心特旣命爲相不復重違其意故議論取舍之間有不得已而從者如此乃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鼎行檜奏乞同執政往餞樞密副使王庶謂鼎曰公欲去早爲庶言鼎曰去就在樞密鼎

豈敢與檜至鼎一揖而去。自是檜益憾之。

徐夢莘北盟會編云：鼎首檢之日，檜奏乞備禮錢鼎之券，乃就津亭排列別筵，率執政以待鼎相揖罷，即登舟。檜曰：「已得旨錢送相公，何不少留鼎？」議論已不協。

何留之有。遂登舟。叱篙師離岸。檜亦叱從人收筵會而歸。且顯鼎言曰：「檜是好意，舟已開矣。自是檜有憾鼎之意。」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傅崧卿、黎確皆卒。詔贈官

推恩如故事。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言：「確乎昔高談忠義，號爲正人。一臨變故，遂失臣節。北面邦昌之庭，又請邦昌修德以應天。察其姦心，欲置吾宋宗社何地哉！諸路帥臣領勤王之師，將次京城，邦昌求奉使以上軍者，確慨然請行。遂奉邦昌手書持僞告，擁黃旗以往。其罪抑可知矣。陛下龍飛，嘗加黜責，而范宗尹當國，力挽僞黨，布列朝廷。故若確輩，亦參法從。忠義之士，憤疾久矣。今又曲加贈卹，使賞延於後，何以示天下萬世亂臣賊子之戒乎？爲國之道，所先政刑。政刑不明，何以立國。詔確追奪徽猷閣待制，其贈官恩澤，依條施行。」（按）確此時階官左中大夫，依條仍得致仕遺表恩澤二資。

乙亥，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孫近爲翰林學士承旨，端明殿學士知洪州李光試吏部尚書。前二日，上召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勾龍如淵、草趙鼎免制。如淵奏：「陛下旣罷鼎相，則用人材，振紀綱，必令有以聳動四方。如君子當速召，小人當顯黜。」上曰：「君子謂誰？」孫近、李光上曰：「近必召如光，則趙鼎、劉大中之去皆薦之。朕若召，則是用此兩人之薦，須他日自用之。」如淵曰：「此鼎大中姦計也。兩人在位時，何不薦光及罷去而後薦之，意謂陛下采公言必用光，故以市恩耳。」上又曰：「小人謂誰？」呂本中上頌之。如淵因奏：「臣向

聞陛下言。本中與張致遠蓋專爲附離計者。今觀本中眞小人也。致遠似不然。如近日喻樛除著作佐郎。臣親見其與宰相辨久之。樛鼎腹心士也。臣恐陛下過聽。以致遠與本中同科。則實不然。願陛下察之。

張戒

歐陽曰：趙鼎再相。除喻樛爲著作。給事中張致遠獨袖堂制選之。除著作。又選之。除正字。復選之。遂致仕。趙鼎忿曰：差除簿當遂後者耳。然致遠猶以朋附趙鼎罪去。

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兼崇政殿說書

尹焞試太常少卿兼職如故。焞再辭不許。自渡江以來。惟天地宗廟之祭用牲牢。他悉酒脯而已。至是右諫議大夫李誼言。社稷尙稽血食。乞命禮官參酌舊制。裁定從之。

丁丑。京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乞赴行在奏事。先是徽猷閣直學士王倫。旣與烏凌噶思謀至金庭。金主竄復遣簽書宣徽院事蕭哲等爲江南詔諭使。使來計事。世忠聞之。上疏曰。金人遣使前來。有詔諭之名。事勢頗大。深恐賊情繼發。重兵壓境。逼脅陛下。別致禮數。今當熟計。不可輕易許諾。其終不過舉兵決戰。但以兵勢最衆去處。臣請當之。因乞赴行在奏事。馳驛以聞。上不許。

（按）史。此年張選古爲使蕭哲副之。而明年王倫答金主乃云。簽宣蕭哲持國書許歸地。或者

選古乃元帥達資輩就行臺所遣。亦未可知。故先書金主遣哲。後乃行選古。

戊寅。樞密副使王庶言。聞者金使之來。大臣僉議。或和或戰。所主不同。臣忠憤所激。輒爾妄發。不量彼此之勢。不察時事之宜。屢奏封章。力請謝絕。專圖恢復。謂敵情不可以仁恩馴服。王倫之往。必致稽滯。今聞奏報已還近境。和議可決。臣謀不逮遠。知昧通方。伏望速賜降黜。或以適此執政關員。未便斥去。卽乞特

降處分。遇有和議文字，許免簽書。庶逃前後反覆，有失立朝之節。己卯，詔不許。庶復上言：人各有能有不能，臣生於陝西，其風氣漸染，耳目所聞見者，莫非兵事。禍亂以來，嘗欲以氣吞強敵，則所謂講和者，非臣之所能也。強使之，則恐誤國家之大計。故臣願陛下惟責臣以修戎兵，不以講和之事命臣。則緩急之際，可以支梧。縱使金人知陛下專命臣以此，則姦謀不得肆，而和好易成。雖曰治戎兵，其實促使和也。又况臣賦性愚魯，嘗言金人不可和。今若預此，是臣身為大臣，自爲二三，何可使也。唐渾瑊、馬燧、李晟將之忠賢，古所未有，德宗能用之，吐蕃君臣大懼，尙結贊謀曰：唐之名將，特此三人，去之必爲吾患。於是甘辭厚幣，以申勸懲。朝廷然之，會盟於平涼。李晟以言不可信罷，渾瑊以被劫罷，馬燧以爲所賣罷。果如其計，而無一人留者。願陛下察臣孤忠，特留聖念。又言：臣前次所上章疏，及與王倫議論，實有嫌妨。陛下亦當洞照底裏，今若不自陳稟，又如趙鼎、劉大中轄首鼠兩端，於陛下國事何益。兼臣備數樞庭，自合辭職，不合辭事。乞除臣一近邊州郡，願效尺寸，不許。

魏拔之戊午，騰議以庶此疏爲第六第七。劉子在烏滸嘴，思謀至教堂之前，誤也。按此疏言王倫遷及近境，又言趙鼎、劉大中首鼠兩端，當在二人罷政之後。

與王倫未至，行在之前。庶劉子云：今月二十六日，奉御筆不許辭免。己卯十月二十六日也。故附於此。

辛巳，秦檜奏北使約仲冬上旬至泗州。上曰：所議殊未可解，但可和卽和，不可和則否。兵備不容少弛，可徧諭諸將以爲之備。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兼直學士院呂本中罷。侍御史蕭振言：本中外示樸野，中藏險巖，父好問受張邦昌僞命，本中有詩云：受禪碑中無姓名，其意蓋欲證父自明爾。趙鼎以解易薦李

授之除祕閣。本中初不知授之鼎所薦，遂怒形於色，欲繳還詞願，已而知出於鼎，乃更爲授之命美詞，其
朋比大臣無所守如此。望罷本中，以清朝列。詔本中提舉江州太平觀。
壬午，故武翼郎吳近贈宣州觀察使，以才人之父特優之也。



著者(宋)李心傳撰

Author

書碼 625·2102
5425

Call No.

書名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二百卷：七

登錄號碼

Accession No. 007868

月日 Date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月日 Date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5/6/1	李心傳		

國立中央圖書館

625·2102

書碼 5425

登錄號碼

007868

双